

第38年

34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陰差陽錯」巨型小說。「聚寶幫」專以搶掠致富，幫主喬萬石聽說揚州怡香院來了兩個二世祖，揮金如土，幫主欲挾持二人，便派出手下六個副幫主去執行任務……宋子莘乃第六副幫主，奉命進駐怡香院監視，詎料被捉入獄，而「聚寶幫」亦烟消雲散……欲知被判入敖洲鐵獄的宋子莘有何意料之外的機遇呢？他不惜萬里奔波，調查告密者的動機，結局却讓人大爲驚歎。

*　　*　　*

史金先生又有新作「綠林紅粉傳」刊登了，新故事仍不失爲引人入勝之作。魏力先生撰著之偵探故事之「海底火龍」亦一併刊登，且看女黑俠木蘭花又有何驚心動魄的重大案件可破呢？

司空羽先生的長篇故事「神劍」在本期續刊完，洋洋數十萬字的長篇故事已到最關鍵時刻，神劍之名何來？千祈莫錯失精彩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高峯先生撰著的「獨臂魔女」故事之二「毒龍妖燕」，請垂注。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陰差陽錯（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宋子莘被「聚寶幫」幫主派去「怡香院」執行任務，却被告密判入敖洲鐵獄……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堡恩仇（湖海恩仇倫理故事）
受恩反噬　伏誅劍下……石磊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綠林紅粉傳（綠林山東響馬故事）◀一▶
官逼民反佔衙門　金兵攻城出賞格……史金 63

古桃源傳奇（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午夜打鬥非桃源　循踪發現天毒針……東方玉 73

九手抓鬼（江湖踩雲生故事）
追踪殭屍大發現　鏢頭未死邀相見……霍去病 81

海底火龍（現代奇俠偵探故事）◀一▶
買回古董木人頭　引來德國納粹黨……魏力 92

彎月刀（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收買人心控生死　再訂計劃殺鏢客……辛彥五 10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情未了（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現場誘導果生效　脫去毒皮獲重生……辛棄疾 109

神劍（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袖內紫芒如匹練　飛劍斷頭除惡梟……司空羽 119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34期
（總號194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陰差陽錯



敖洲監獄 發生動亂

十月初，天仍未冷。

那日，晌午時分，本應是烈日當空，可是，一陣狂風吹過之後，天空便開始暗下來。

敖洲，本已是一處非常荒涼的地方。

敖洲監獄更是荒涼。

這地方，可以說是人跡罕到，踏入這地方的人，祇有兩種。

第一種是已被判處重刑的囚犯。

第二種便是押解這些重囚前來服刑的衙吏。

通常，押解重囚的衙吏，把囚犯交與敖洲監獄，立時，辦妥所有手續之後，便會離開，一刻也不願停留。

衙吏都害怕這監獄，害怕這裏的煞氣。

而被押來的囚犯，通常很少會被押離，除非是再接地方命令，秋後處決，押出斬首。

當然還有第三種人常駐這監獄，是那些獄卒。

這裏的獄長與獄卒，也並非普通人。

這時的獄長名叫「九轉紋龍」毛敵。

毛敵本也是個江湖人，他曾經為了自己的利益，替衙門當了一次臥底，搗破了一個黑幫堂口。

可是，毛敵的臥底身份終被人發現，他已是不容於江湖，假若他再出現，隨時也有可能被人分屍。

衙門對毛敵所立的功勞，雖然重大，但他本身早年曾犯案，當然不能正式給他任何公職。

因此，毛敵可以說是一個黑白兩道均不討好的人。

不過，衙門的師爺，終於找到一處可以安置毛敵的好職位——敖洲獄長。

這個職位當然是個公職，可是，根本沒有人想爭這個公職，也沒有人非議他當這個公職。

結果，毛敵當了這敖洲獄長八年。

八年內，倒也是相安無事。

毛敵手下祇有五十多人，不過，他們自是武功精湛的江湖人，而且身份與毛敵有些相近。

其中兩人是毛敵得力助手。

一個外號叫「劊子手」杜殺。

其實，杜殺的外號「劊子手」也是他在敖洲監獄中的另一個職位，這人外號嚇人，身體粗壯，使一柄大板刀，胸口有一撮黑毛。

假若有日你見到了他，不用介紹，你也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他是一個劊子手！

另外一人，外號「黑手」施煞。

施煞的確是有一雙黑手，那並非他雙手不潔，而是他非常好潔，常常戴上一雙黑色手套。

他這一雙黑手，有兩樣厲害，其中一樣是他的「黑煞掌」，另外一樣是他下毒手法。

「九轉紋龍」毛敵有兩個如此厲害的手下，很多人都暗中稱他們為「無敵雙手」。

所以，敖洲監獄人手雖然不算多，但八年以來，從來沒有人敢來劫獄。

一來是懼於「無敵雙手」的威名。

二來這地方荒涼，形勢又險要。

敖洲監獄是依山而建，後面是一個巍峨峭峻的斷崖，崖上寸草不生，因此，既不可以從上攻下，也不可以從下向上逃走。

監獄的前面是一個大湖，湖水表面平靜，但有無數暗湧漩渦，乘船來攻，也不是易事。

要來這個監獄，祇有一條山路。

山路狹小，祇容兩匹馬擦肩而過。

毛敵可在獄中碉堡監視這條來路，附近有甚麼動靜，也逃不過他的眼睛。

這八年來，沒有人膽敢前來劫獄，也沒有人有本領逃出這個監獄。

毛敵每日的工作非常簡單。

大清早，他與兩個助手杜殺與施煞，一起巡邏整個監獄一次，發覺有需要辦的事情，他吩咐兩個助手去做，到了黃昏，也再巡一次，兩個助手回報發生過的事情。

日子是刻板而簡單。

＊　＊　＊

那日，毛敵與「雙手」巡完了整座監獄。

狂風吹起之後，天空開始黑了下來。

毛敵道：「是甚麼時候了？」

「黑手」施煞道：「已接近晌午！」

「為甚麼突然這麼黑？」

杜殺道：「天氣可能有變化！」

三人仰望着天空。

忽然，四方八面的黑雲却似乎湧向他們這一邊，不一會，整個天空也黑下來。

接着，另一陣狂風又起。

不一會，竟有些像小石子的東西自天急降。

毛敵道：「是甚麼東西？」

杜殺伸出手來，接了一些，道：「是冰雹！」

「冰雹？」毛敵也伸手來接，其中有一些竟然與核桃一般大小，冰冷異常。

冰雹降落地上，「劈劈卜卜」，發出異常的聲響。

施煞道：「十月天時下冰雹，

不會是好預兆。」

毛敵道：「施煞，你總是那麼悲觀！」

杜殺道：「無論是好是壞，總會有些事發生！」

毛敵並沒有太大的反應。

施煞道：「我也不是悲觀，要發生的事，無論好壞，始終也要發生的。」

毛敵的臉孔似笑非笑。

他並不想有甚麼壞事發生，他祇希望安度餘年。

＊ ＊ ＊

冰雹過後，天氣却又晴朗起來。

毛敵回到他住的碉堡之內，內心有些忐忑不安，他坐在窗前，望着前面那條狹窄的路。

遠處，一陣濃塵湧起。

毛敵站了起來。

這是極不尋常的現象，這陣濃塵除了馬匹可以使之湧起之外，別無他法。

再等一會，他終於看見馬匹，不是一匹，也不是兩匹，而是幾十匹。

八年，八年以來，毛敵從來沒有看過這場面。

他急忙轉身，從碉堡走出，來到一處露天，那裏有一面大銅鑼。

這個大銅鑼是用來作警報用的。

可是，毛敵從來沒有用過，他決定立時把銅鑼敲響，一刹那之間，鑼聲響徹了整個敖洲監獄。

毛敵走下了碉堡。

杜殺與施煞二人，早已領了廿多個獄卒，分排兩邊，嚴肅挺立。

毛敵道：「甚麼人？」

杜殺道：「看來有百人之衆！」

施煞道：「我看見當中有一個是穿紅衣的人！」

「紅衣？」毛敵上了一處較爲高的地方，引頸遠望，果然，一列馬匹當中，果眞有一個穿紅衣的人。

「劫獄？」毛敵道。

杜殺與施煞却笑了起來，不過，這一次的笑容却有些勉强。

膽敢穿紅衣來劫獄，當然並非無名之輩。

毛敵道：「準備得怎樣？」

兩人齊聲道：「一切都準備好了！」

毛敵再望望其他獄卒，道：「你們呢？」

其他人也齊聲應道：「準備好！」

＊ ＊ ＊

過了一會，第一匹馬終於來到，但並沒有一直衝進來，祇盡量把馬拉在一旁，讓其他馬匹進入。

其他馬匹也來得極快，也像第一匹馬一樣，盡量往兩旁去，目的當然是讓穿紅衣的首領來到當中。

那紅衣首領，騎在馬上。

原來這人竟是一位巾幗英雄！

她一身紅色勁裝，肩頭披着的也是紅色的披肩，連馬匹上的飾物，也是紅彤彤，十分刺眼。

她一舉手，衆人都靜了下來。

「請問獄長毛大人……」

毛敵稍踏前一步，道：「尊駕是……」

「在下是聚寶幫喬丹丹！」

毛敵道：「是聚寶幫幫主喬萬石的掌上明珠喬丹丹，綽號『赤焰彤袍』？」

喬丹丹道：「毛獄長果然是見多識廣，那麼，這兩位定是你的左右手——『劊子手』杜殺及『黑手』施煞？」

她朝兩人微微頷首。

毛敵道：「喬姑娘遠道前來，有何賜教？」

喬丹丹道：「探監！」

非常簡單的兩個字。

毛敵道：「來探監也這麼陣容鼎盛？」

喬丹丹道：「把禮物獻上！」

她身旁一個頭目從懷中掏出一個飾盒，下了馬匹，走上前來，恭敬的把錦盒奉上。

但那人並沒有把錦盒打開。

毛敵也是個相當精明的人，道：「慢着，喬姑娘，既是來探監，咱們並不收禮物的。」

「啊啊！毛大人果然……」

喬丹丹轉向那頭目，道：「爲甚麼不打開錦盒，讓毛大人過目？」

那頭目慢慢的打開錦盒。

毛敵早已提高警惕，不過，錦盒打開，並沒有甚麼，祇見黃澄澄一片，是五錠黃金。

毛敵見了，竟然笑了起來，笑聲並沒有甚麼喜悅，喬丹丹似是有點明白。

喬丹丹道：「這祇是小小的見面禮，假如毛獄長通情達理，讓我們看到要探的人，那麼……」

毛敵道：「喬姑娘，你未免小覷在下，如果我要黃金白銀，珍珠寶貝，在下爲何不奔投令尊麾下？反而要守在這個人跡罕到，荒涼孤寂的敖洲監獄？」

很明顯，毛敵表明自己是一個並不受賄賂的人。

喬丹丹道：「在下還以爲天下所有人都有一個價錢，難道毛獄長眞的沒有？」

毛敵道：「有……不過，那是以前的事，到了我這個年紀，但求靜度晚年，不求其他！」

喬丹丹道：「毛獄長修心養性，撫今追昔，實在令人敬仰！」

毛敵道：「喬姑娘，金銀不能動我心，讚美恭維之詞對我亦無用。」

喬丹丹道：「兩手下又如何？」

「劊子手」杜殺道：「在下自入敖洲之日，便是以獄長馬首是瞻。」

「黑手」施煞道：「『雙手』向來同心！」

兩人表明了忠心耿耿。

喬丹丹道：「好極，好極，敖洲監獄之所以這麼牢固，並不是那些銅牆鐵壁，而是上下同心。」

毛敵道：「好了，喬姑娘，你要探的是誰？」

喬丹丹道：「毛獄長可否網開一面，在下要探的是敝幫一個副幫主宋子萃。」

毛敵向旁邊「雙手」道：「有這一個犯人嗎？」

杜殺想了一下，搖了搖頭。

施煞也想了一下，也搖了搖頭。

毛敵道：「喬姑娘，你也看到，咱們這裏並沒有一位叫宋子萃的犯人。」

喬丹丹道：「三個月之前，宋子萃在揚州一間妓院，被著名的捕頭——金牌捕手曲磊所捕，立即在揚州受審，不及幾天，已判發放敖洲監獄。」

毛敵道：「喬姑娘既然知道整件事情來龍去脈，沒理由會弄錯的。」

喬丹丹聽毛敵語氣，似乎有些改變，非常有自信地道：「當然！」

毛敵望了兩位左右手，似乎在徵求他們的意見。

兩人同時望着毛敵，不用說話，從他眼神中他們已知道毛敵的意思。

兩人同道：「無此人！」

這話實在出乎喬丹丹意料之外，一時之間，她實在不知如何再說下去。

喬丹丹的下屬似乎有些煩躁不安，連幾匹馬也似忍受不住，發出了嘶叫聲。

喬丹丹道：「毛獄長，請再想清楚，宋子萃是咱們聚寶幫第六副幫主，他被發配敖洲之事，人盡皆知，怎會獨是你們不知？」

毛敵道：「咱們祇是負責接收上頭派來的人，因此並不清楚……」

喬丹丹一直忍耐着，至此，她也有些按捺不住，道：「毛敵，你沒有理由不知道所收囚犯名字、身世、來由，我再請問一句……」

她的下屬也立時靜了下來。

「可否讓咱們探宋子萃？」

毛敵道：「根本並無此人！」

他說得斬釘截鐵，看來是再無轉寰餘地。

喬丹丹突然高舉右手。

那個一直站在前面，雙手仍然捧着那個裝了五錠大黃金的錦盒，向五個不同方向飛射而出。

杜殺與施煞一直注視着這個頭目，提防他會使詐，可惜，兩人並沒有那頭目那麼快，也估不到他會把五錠黃金擲射出來！

登時，五響「轟隆」。

接着看見到處煙霧瀰漫，伸手幾乎不見五指。

而聚寶幫的喬丹丹早已一手把絲巾蒙面，其他下屬，也戴上了口罩，在喊聲之中，分五路攻入敖洲監獄之內。

毛敵萬萬也想不到，喬丹丹一直非常有禮與自己對話，其實那祇是先禮後兵而已。

毛敵在煙霧之中，叫道：「各守崗位！」

「雙手」並沒有離開，一直護着毛敵。

「赤熖彤袍」喬丹丹已不見踪影，她第一個乘着煙霧，先入了監獄之內。

她早已探聽清楚，這監獄共有三層。

第一層與地面平列，上面再有一層。

第三層並非在上面，而是在地牢。

喬丹丹早已分配了人手。

她手下五個頭目，護着她直闖地牢，其餘的人，分作兩批，一批直入地面那一層，另一批却用繩索，從外面攀上，上了屋頂，再由天窗墜入。

因此，他們行動極爲迅速。

毛敵與「雙手」一齊追入。

那些獄卒，開始的時候，被五錠黃金的爆炸，一時煙霧瀰漫，是亂了一些陣脚。

不過，他們都是訓練有素，聽了獄長大叫各守崗位之後，立時趕回自己的崗位。

這時，聚寶幫幫衆已攻入監獄之內。

獄卒衝入，立時展開一場大廝殺。

聚寶幫有心來劫獄，自然都是精英份子，武功出衆，因此，殺了不少獄卒。

可是，毛敵與杜殺及施煞三人，一可擋十，也殺死了不少聚寶幫幫衆。

毛敵見上面兩層，互有攻守，一時之間，並沒有甚麼問題，因此毛敵示意，杜殺與施煞同時跟着，一齊往地牢去。

地牢比上面的監牢，更爲堅固。

這裏當然是囚禁一些重犯。

當三人一進來，前面便撲了兩個又高又大的犯人出來，他們手脚都有鐵鍊鎖着，不過，他們神威勇猛，直向三人攻來。

毛敵當然不懼，不過，他的心

中也暗暗叫苦，因爲這處牢獄一開，跑出了這些犯人，實難控制。

這些人俱是亡命之徒，本已打定了主意，再難重見天日，而今一旦有機會，他們焉有不再拚命之理？

杜殺上前，他的大板鋼刀一揮，立時把那個一頭長髮的犯人，削去了半邊頭髮。

那個本來以爲靠自己身形，已嚇怕來人，那知杜殺一招，已把他嚇得雙脚發軟，倒了下來。

施煞也不是庸手，他沒有武器，却有一雙黑手，那雙黑手其實是用鯊魚皮所製的手套，指尖之處，藏有刀尖，平日不見，但一動手，刀尖隨時出現。

另一個又高又大拖有鐵鍊的囚犯也向他攻來，他稍一矮身，避過了他雙手齊砸，趁這一刻，他已閃身靠近那犯人胸前。

那犯人非常高，施煞走近，眞像一個小孩跑近一個巨人，施煞擧起雙手，指尖從下面向那人的臉頰劃去。

那人祇覺臉頰一凉，發出了咆哮之聲，接着，有血自他臉頰滴下。

施煞早已一竄而離開那人。

那人用手袖一抹，抹去血滴，幾滴血水，那犯人也不介懷，又再來攻施煞。

施煞幾個縱身，躍了開來。

突然，那犯人嚎叫起來，往後退去。

他雙手掩臉，血自他手指溢出，當他放開雙手，人已倒地，後面本有其他囚犯，又再衝上，不過，當他們見了這倒地犯人那臉孔之後，沒有人敢再衝上。

因爲那人的臉孔，再不像一個人的臉孔，而像一隻死豬的臉！

他整個臉腫脹，而且發黑。

很明顯他是中了劇毒！

他躺在地上，突然又用手抓自己的臉，不消一刻，整個臉孔已完全抓破，皮肉爛成一團，並有血水溢出，實在是非常可怖。

施煞叫道：「有誰想敢再試？」

他揮動那雙戴了黑皮手套的手，當然，沒有人再敢多闖一步，他們想退，却又退不得。

因爲他們後面有人追來，那人一身紅衣，正是「赤熖彤袍」喬丹丹。

她本想利用囚犯，搗亂整個地牢，趁這混亂，可以把她心目中的人——宋子萃劫了出去。

本來，這是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

一切都依計劃進行。

她與五個武功最好的頭目衝入地牢，先爆破一些牢房，讓犯人闖出。這樣，可以阻住毛敵與「雙手」來攻。

毛敵來攻這地牢，並沒有喬丹丹想像中那麼快，因此她與五個手下，有足夠的時間，爆開所有牢房。

可是，與她計劃不符的，當中並沒有發現宋子萃的踪影！

她找遍了整個地牢，連她自己也不相信，但事實是如此，並沒有宋子萃！

她衝了出來，本以爲外面已亂得不可收拾，却又想不到衆囚犯都往後退。

她看到毛敵與「雙手」守着大門。

地上躺着那個中毒的人，已無聲息，但臉孔更加可怖，因爲本是胭紅的傷口已變成黑色，並發出了惡臭。

想不到毛敵根本不用動手，祇是他麾下「雙手」各出一招，便已震懾這些狂囚。

赦洲監獄，穩如鐵塔，並非虛名。

喬丹丹一躍而過了那個躺在地上的中毒囚犯，向毛敵怒道：「你把宋子萃囚在那裏？」

毛敵道：「早已說過，根本無此人！」

喬丹丹更怒，道：「你再隱瞞，我今日就把你這監獄爆爲平地！」

毛敵道：「喬丹丹，你已是大逆不道，在下念你聚寶幫也是天下一大幫，你若速速離去，還可……」

喬丹丹紅披風一揚，人像一團火熖，撲向毛敵，「雙手」上前。

毛敵道：「你們退開，讓我也見識一下這位巾幗鬚眉！」

喬丹丹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

毛敵依然是赤手空拳。

喬丹丹一劍刺出，毛敵雙掌一拍，看來他要以雙掌夾喬丹丹的劍，硬奪她劍。

喬丹丹突然把手撤開，火紅的披肩又再一揮而上，毛敵害怕她有古惑招數，不敢直攖其鋒，也躍開去，喬丹丹也趁此良機，奪回長劍。

這時，她手下五個頭目也一湧而上。

杜殺的大板鋼刀力量非同小可。

施煞的黑皮手套也是不遑多讓。

其中兩人，一個被大刀砍中，受了重傷，另一個受了施煞一抓，立時中毒身亡！

喬丹丹見形勢不對，又確實找不到宋子萃，她爲了避免幫衆受傷，立時虛晃幾招，引領了三個頭目，出了這個地牢。

外面的情形仍然混亂。

聚寶幫幫衆並沒有取得多大好處。

喬丹丹發出了一個命令，可以離開的幫衆，立即上了馬匹，全面撤退。

喬丹丹道：「既然宋子萃不在，咱們算是打擾一場，送上十個金錠作爲賠償！」

有幫衆上前，向毛敵、「雙手」與其他獄卒拋出十個金錠，他們見了立時退下。

因爲他們已吃過一次虧。

可是，他們等了一會，十個金錠並沒有爆開。

施煞上前，以黑皮手套觸及金錠，再小心檢視一番，道：「是眞金錠！」

杜殺也上前，他以大板鋼刀試斬金錠，居然可以斬崩一角，並露出實心的金子。

杜殺也道：「的確是！」

毛敵也上前，看了一下，道：「收拾起來！」

有獄卒上前，收下了十個金錠。

毛敵道：「先看看各位手足，有傷治傷，無傷的收拾監獄，把囚犯鎖上！」

杜殺道：「毛大人，你先休息一下，這裏有咱們，一切不用擔心！」

施煞也道：「收拾妥當之後，咱們再來稟告！」

毛敵道：「不，宋子萃呢？」

＊　＊　＊

宋子萃當然還在赦洲監獄之內。

對於這麼一個重要的囚犯，上頭當然早有密令，要强加監管，小心防範。

宋子萃也一直被囚在地牢之內，因爲地牢最堅固，劫獄最不容易。

就算以今日喬丹丹來犯，也並不一定有能力把宋子萃劫走。

這地牢監獄，祇有一個出口。

有杜殺與施煞守着這個出口，可算是萬無一失，不過，若被喬丹丹發現了宋子萃，這一場斷殺當然比今日的斷殺，兇狠不知要增加多少倍。

杜殺與施煞領着毛敵再來地牢。

這時，那兩個欲逃的囚犯，一個被杜殺削了大半頭髮，嚇得呆了，早送回監牢之內。

另一個中毒的，屍首早已被搬離，也有獄卒在洗刷地方，免毒血遺下。

他們一直領了毛敵進到監獄最盡頭之處。

那道鐵栅已被爆開。

本來宋子萃是被單獨囚在這個監牢之中，可是，而今却見監牢空空如也。

毛敵道：「去了那裏？」

杜殺指指下面。

施煞道：「昨日，宋子萃顯得心神不安，而且大發脾氣，精神似乎是有些問題……」

杜殺道：「爲了安全起見，我推了他往下面！」

毛敵道：「這麼巧？」

杜殺道：「如果不是這麼巧，也許今日……」

施煞道：「獄長，我也不敢想像！」

毛敵道：「事情已經過去，再提無益！」他頓了一頓，道：「我還是要見他一眼，那才放心！」

杜殺道：「好極。」

杜殺與施煞一起入內，來到這小小囚室盡頭，這地方有一些削平的岩石。

一塊十分平滑的石板，這石板看來本是一塊大石，被人工削平。

兩人上前，同時用力一推，居然露出一個缺口。

缺口之下，是另一個地牢。

這地牢是地牢中的地牢，設計異常巧妙！

毛敵上前，蹲了下來，俯身望去。

下面是一片漆黑。

忽然，毛敵看到兩點似綠非綠，似藍非藍的光，這兩點光閃爍不定，接着，一聲咆哮自底下傳來，夾雜着一些鐵鍊碰撞拖曳的聲音。

這聲音從上面聽來，非常微弱，但如果在下面，一定是震耳欲聾！

毛敵知道，那兩點光便是宋子萃的眼睛。

毛敵道：「你們加了鐵鎖鐵鍊！」

杜殺道：「是的，爲了安全計，我們加了手鐐脚銬之外，還有一些鐵鍊！」

毛敵似乎是欲言又止。

施煞道：「我們擅作主張，在他肩胛骨處，穿了兩條鐵鍊，並把鐵鍊鎖在牆扣之上！」

毛敵雖然看不到宋子萃的眞實情形，但他也可以想像得到，道：「那麼，他肩胛處會痛極！」

杜殺道：「只爲安全之計！」

施煞也道：「是萬無一失之法！」

毛敵似是舒了口氣，道：「我明白，這麼重要的一個囚犯，我們也只是奉命而行！」

杜殺與施煞也舒了一口氣，因爲他們擅作主張，因禁宋子萃的方法，已經是並非用來對付人的方法，而是對付極度危險的猛獸。

毛敵道：「暫時不要讓他上

來！」

兩人同道：「是的，獄長！」

毛敵不再細看，站了起來，示意他們再度把這塊石板蓋上。

兩人合力，把石頭板蓋好。

毛敵道：「這是地牢中的地牢，我也幾乎忘記了！」

杜殺道：「宋子萃自從來到這裏之後，似乎是痛定思痛，緘口不言！」

施煞道：「不過，昨天有些變化！」

「甚麼變化？」

施煞續道：「他突然發狂似的咆哮起來，聲音遠傳外面，這對其他囚犯甚有影响！」

毛敵點頭，表示明白。

杜殺道：「我們曾勸過他安靜，他並不接受，反而在這囚室之中，動起手脚來！」

「打你們？」

「當然不能，他向石牆、地上，拳打脚踢，既似發洩心頭之恨，又似要毀壞一切！」

「你看……」施煞指着石牆上、地面上，一些新近才受損的痕跡。

毛敵道：「他功力也不弱！」

杜殺道：「假若與這些堅硬的花崗石來比較，那無疑是以卵擊石！」

毛敵道：「因此，你們把他推了下去！」

施煞道：「也許眞是天意，我們昨天推了他下去，今天便發生了這件事！」

杜殺道：「獄長，這事似乎是敖洲監獄有史以來的第一遭！」

毛敵想了一下，道：「是的，如果我的記性不差的話！」

施煞道：「獄長的記性當然不差！」

毛敵笑道：「爲了安全起見，以後還是讓他囚禁在這個地牢中的地牢！」

杜殺道：「聚寶幫也許會再來。」

毛敵道：「天知道！」

施煞道：「再來也是一樣！」

毛敵道：「這件事……我們損失也不少……不過，這只是一件小事，你明白嗎？」

「一件小事？」杜殺道。

「一件小事！」施煞接口，並輕輕碰碰了杜殺一下，杜殺才明白過來。

* * *

對於宋子萃來說，這當然不是一件小事。

劫獄事件發生前一天，他突然感到異常煩躁，煩躁得使他無法安坐。

他站了起來，無法平復心中那種鬱悶的情緒。

那是一種件風雨欲來的感覺。

可惜，他並不明白這種感覺的因由，他開始咆哮、狂叫，然後，他用手脚，向石壁、地上，瘋狂亂打，但手上有手銬，脚上有脚鐐，腰間也有一條粗鎖鍊，使他無法伸展自如。

宋子萃野獸般的嘶叫，驚動了杜殺與施煞。

其他囚犯，也因這獸性的聲音，而有所感染。

本來，囚在這地牢的人，都身負重罪，完全沒有重見天日的希望，因此，這裏一向十分平靜。

不過，宋子萃的聲音激起了他們平靜的心湖，泛起了一絲絲漣漪。

作爲監獄的看守人來說，他們當然不願看見一個小小的漩渦，否則，這漩渦會變成一個小浪，一個小浪會變成一個巨浪，因而一發不可收拾。

杜殺與施煞同時來到。

宋子萃仍在咆哮。

宋子萃來到這裏已有兩個月，他來之時，精神還算好，雖然頭已被剃光，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他英俊的輪廓，身體仍然粗壯硬朗。

單獨囚禁，不見天日的生活實在並不易捱。

只是囚了兩個月，宋子萃已有了很大的改變。

他雙頰深陷，兩顴高聳，雙目也是陷了下去，頭髮已長出了很多，看去已像一個四十歲的人。

天，他而今只有二十五歲！

宋子萃自小便跟隨聚寶幫幫主喬萬石，從一個小嘍囉做起，一直到被捕之前，是聚寶幫的第六副幫主，是聚寶幫中最年輕的副幫主。

聚寶幫是道上一個响亮的名字。

幫主喬萬石幹的打家劫舍的勾當，但一直堅持一個大原則：「盜亦有道！」

他們並不濫殺無辜。

他們的對象是貪官汚吏，奸商巨賈。

因此，聚寶幫在這三十多年，一直在發展，幫主喬萬石，爲人也頗公正，奉行有獎有罰之法，有功者，無論出身如何，定有獎賞；犯誡者，無論在幫中地位如何，也要受罰，一向有規有矩。

宋子萃可以從嘍囉的地位，擢升至第六副幫主，當然是在幫中立了不少汗馬功勞。

他人緣甚佳，雖然是幫中最年輕的副幫主，並沒有人妒忌他，反而是處處助他。

杜殺與施煞站在囚房之外，兩人俱是一言未發。

宋子萃對二人似是視若無睹，仍然是咆哮，那聲音異常刺耳。

杜殺終於忍耐不住，道：「宋

爺！」

他居然這樣稱呼一個死囚。

宋子萃並沒有靜下來。

施煞也道：「宋爺……你想怎樣？」

宋子萃突然撲向前面，這一撲之勢，使杜殺與施煞也嚇了一跳，退了兩步。

他們並不是害怕，因爲前面有一道鐵柵，每支鐵柱都有兒臂般粗，宋子萃並不能傷及他們。

不過，他實在威猛之極。

宋子萃雙手抓着鐵柵，叫道：「我想出去！」

杜殺道：「宋爺，職責在身，我做不到！」

宋子萃又再咆哮。

施煞道：「宋爺，我們都明白……可是，宋爺也是個明理之人……」

他似乎不知如何去安慰這人。

宋子萃又再咆哮。

杜殺向施煞道：「也許宋爺要喝些酒！」

施煞道：「對，這是個好主意！」

杜殺走了出去，不一會便拿了一個小瓶進來，並且打開了木塞，一時之間，芬芳撲鼻。

宋子萃也嗅到了這酒香，安靜了下來。

杜殺把小瓶放在鐵柵裏面，兩人不再多說一句話，離開了這囚房。

宋子萃並不是想喝酒，而是希望喝了這些酒之後，可以安靜下來。

他其實也想安靜。

* * *

他喝了一口，猛然想起被捕的那一天……

那一天，他在揚州著名的怡香院，也同樣地正在喝酒，而且比這酒更香更濃更烈，不過，酒香仍未過，他已倒了下來。

然而，這時，他也倒了下來，他身上鐵鍊的聲音，碰在鐵柵鐵柱上，發出了鏗鏘的聲音。

杜殺與施煞立時從外面進來。

他們手中多了兩條幼鐵鍊，身後也多了兩個獄卒。

杜殺道：「快！」

兩個獄卒開了鐵柵。

施煞也加一句，道：「快！」

兩個獄卒，一人一手，接過了那幼鐵鍊，然後拿出了一個小錐子。

他們用非常熟練的手法，一個在右，一個在左，輕按宋子萃的肩胛，然後一錐。

宋子萃居然沒有甚麼大反應。

那瓶酒並不是單純的烈酒，而是混有痲醉藥，因此，他才可以醉得那麼快，醉得那麼全無感覺。

兩個獄卒，再把幼鐵鍊穿進了宋子萃的肩胛骨內。

杜殺道：「施兄，我們移開石板！」

施煞立時蹲下，兩人合力移開石板，向二獄卒道：「穿好了沒有？」

「穿好了！」

「抬他下去。」

這地牢中的地牢，進口極小，而且要靠竹梯下去，非常困難。

杜殺道：「讓我抱他下去！」

他把宋子萃抱了起來，往竹梯旁滑下。

施煞也下來。

他們迅速把那兩條穿過了宋子萃肩胛骨的幼鐵鍊鎖在石牆之上，那裏早已有兩個金屬扣子。

杜殺道：「好了！」

施煞道：「走！」

兩人迅速離開了這地牢中的地牢，把石板蓋了上去，才舒了口氣。

杜殺望着地牢，道：「宋爺，咱們只是職責在身！」

施煞也道：「宋爺，好好安靜地休息一下！」

他們這兩句話，其實並沒有甚麼意義，只是安慰自己，表示情非得已。

想不到，宋子萃被推入地牢中的地牢的第二天，「赤焰彤袍」喬丹丹便來劫獄。

外面翻天覆地，宋子萃却是一無所知。

因爲他醒來後，只是移動了一下，便覺痛入心脾，痛楚來自肩胛。

他仍然咆哮：「好狠毒！」

肩胛處是雙手發力所在，也是極痛所在，加上鐵鍊穿過肌肉，那痛楚實在非常人所能忍受。

這時，他連咆哮也痛，他只能安靜下來。

宋子萃又再把事情非常有條理的想一遍。

事情發生在半年之前。

那日，喬幫主聚集了六位副幫主，並不是在聚義廳內，而是在幫主私人密室之內。

這情形是絕無僅有。

除非是非常機密的事情。

喬幫主道：「近日在揚州，出現兩個闊客，他們在一間妓院之內，比鬥家財！」

衆人聽了，都覺得異常有趣。

喬幫主續道：「這兩人都是紈袴子弟，不知世事艱難，我打算把兩人綁了回來，然後叫他們父親來贖！」

原來是一宗擄人勒索的勾當。

據說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富家公子，一個是朝中大官的長子，另一個是鹽商的幼子，兩人在妓院

包下所有姑娘，甚至叫家人運錢來，要把整間妓院買下來。

那間妓院名叫怡香院。

怡香院的主持人並非善男信女，而是一個非常懂得做生意的人，他不讓他們任何一個把整間怡香院買下來，祇是利用他們的好勝之心，盡量把他們的金錢賺了過來。

這主持人實在聰明。

假若一下子把整間怡香院讓了給他們其中一人，那麼，祇是一次過賺了他們其中一人一筆銀兩，但過後再沒有甚麼好處，可是，不讓他們買下，却讓他們爭，這樣可以有源源不斷的金錢可賺。

喬幫主又道：「這兩人手下也有能人，並不是那麼容易對付，可以把他們擄回來，就算擄了回來，勒索他們家財也並非容易，不過，祇要我們做成了這一宗買賣，那麼，聚寶幫將是名副其實！」

參與這件事的人，全是幫中最高的負責人。

喬萬石幫主當然是主謀之人。

另外是六個副幫主，那包括了宋子萃自己，其餘的有老大「鐵傘鋼鈎」都慶朋，六人中他年紀最大。

老二是「密底金算盤」初家賢。

老三是「白日蝙蝠」郭中旋。

老四「瀟湘翠竹」宋鐵義。

老五「浪裏飛狐」原祖澤。

這五位副幫主當中，原祖澤與宋子萃年紀相若，也是最好的朋友。

聚寶幫當中還有一人會知道這一宗買賣，便是喬幫主的女兒「赤熖彤袍」喬丹丹，當日她並沒有參加這個秘密會議，可能是因為她是幫主女兒，不過，可以肯定的，她是非常清楚這宗買賣的計劃。

密議之後，他們便開始行動。

喬幫主的計劃極端周詳，每一位副幫主都有他自己的工作。

宋子萃負責先到揚州，打探一下怡香院的形勢，然後入住怡香院內，準備裏應外合。

宋子萃先到了揚州，果然聽到這兩個富家公子鬥得沸沸揚揚，兩人不單大灑金錢，而且他們手下的能人也鬥，既有文鬥，也有武鬥。

當時入住怡香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他們早已想買下怡香院，怎會再讓其他人入內？不過，喬幫主與怡香院的主持人有交情，他出示聚寶幫一個令牌之後，便安排了宋子萃入內。

他入住怡香院，並非以一個嬌客身份，根本上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在怡香院之內。

他住在一間早已有些荒廢的小樓之內，祇有一兩個丫鬟傭僕知道，也沒有服侍宋子萃，祇是每日送來飯菜酒食。

宋子萃因有任務在身，日夕祇是監視怡香院內的動靜，他也沒有出外。

可是，當他入住怡香院的第十五天。

他非常清楚的記得，那是第十五天，因為那剛巧是他們決定行動時間的一半，換句話說，再過十五天，喬幫主與其他五位副幫主，便會正式行動。

那夜，天氣非常好，月明星稀。

初更時分，怡香院內還傳出笑語笙歌，宋子萃已上床就寢。

突然，他發覺窗外似有人影閃過。

他也不敢怠慢，坐了起來，侍在床角，等候可能有人來襲。

可是，等了半個時辰，仍沒有異樣。

他以為自己太過敏感，便躺了下來，朦朦朧朧將睡之際，突然聞到了一陣香氣。

他吸了兩口，便已省悟，不過，已是遲了，他知道自己已中了毒，身體發軟，不省人事。

當他再醒來的時候，手腳已被上了手銬脚鐐，人在揚州的衙門捕房之內。

過不了兩天，他便被提上公堂，那時，他才知道，自己是被「金牌捕手」曲磊捉了。

聚寶幫向來都是做大案的，喬幫主與六位副幫主都是通緝榜上有名人物。

雖說是審訊，宋子萃也沒有說過甚麼話，更沒有自辯的機會，便被判了入敖洲監獄，終生監禁。

衙府的人，上至官爺，下至捕快，都知道聚寶幫是非常難纏的幫會，因此，他們用快刀斬亂痳的方法，不由分說，便押解了宋子萃來敖洲監獄。

這一連串發生的事，實在非常突然，連宋子萃自己也覺得有點糊塗。

宋子萃當然不甘被捕，更令他心有不甘的是，自己本有一身武功，也有非凡的頭腦，却糊裏糊塗被捕，糊裏糊塗被送進敖洲監獄。

開始的時候，他無法接受這現實。

因此，他一入敖洲監獄之內，大吵大鬧，大叫大嚷，用盡了辦法，拳打脚踢鐵柵，亂砸手上手銬，脚下脚鐐，希望衝出這牢籠。

漸漸，他開始明白，這樣胡亂亂拚，祇會傷到自己，因為這監獄的設計，已是對付一些非一般的囚犯，舉凡獄中一鐵一柱，都是用精鋼打成，無論一個人武功如何厲害，也是枉然。

他索性絕食起來。

絕食使他腦筋反而清醒過來，自己這麼一死，那是死得不明不白。

這次聚寶幫的行動，其實是非常秘密，知道自己行踪的人祇有七個人，其中一個當然是喬幫主，另外一個是喬丹丹。

喬丹丹與宋子萃是青梅竹馬，並且差不多已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那麼，出賣自己的肯定不會是她。

加上自己行踪秘密，那個拘捕宋子萃的捕頭曲磊，雖然外號是「金牌捕手」，但如果以武功謀略來說，他並沒有能力拘捕宋子萃。

那一定是有人告密。

曲磊收到告密之後，明知拘捕宋子萃是一件非常辣手的事情，因此，他也不敢直接動手。

他一接近怡香院，發現了宋子萃所居的小樓之後，稍一接近，便被宋子萃發覺。

祇是閃身一過，便被宋子萃發現。

曲磊知道不能冒險，索性以「花香千里」的迷香，使宋子萃先中毒，才下手拘捕。

拘捕之後，更用快刀斬亂痳之法，把宋子萃送入了敖洲監獄，以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

既想到有人告密，宋子萃不再絕食。

其實，他絕食也沒有甚麼意義，那些獄卒見他不吃東西，索性連飯菜也不送來，讓他餓死，免了他逃獄，累了自己。

雖然，在敖洲監獄來說，逃獄並沒有可能，不過，祇要他有生命的一天，這個可能仍有實現的機會。

宋子萃不再絕食，他不斷的想：誰是告密者？

他越想越是煩躁。

喬幫主對自己一向不差，他沒有理由告密，就算突然有一件事情發生！他也不用向官府告密，來拘捕自己，這樣對聚寶幫聲譽極有損。

他何必這樣轉轉折折？祇要他下一個命令，說宋子萃叛變也好，說他犯了甚麼幫規也好，是可非常輕而易舉除了他！因此，喬幫主當然不是告密者。

喬丹丹當然更加不是。

宋子萃並沒有做過任何事對不起她，並且兩人早已約定，完成了這宗買賣，便向幫主提出成婚。

算下來，祇有其餘五位副幫主有嫌疑。

宋子萃第一個要剔除的名單，是「浪裏飛狐」原祖澤，他與宋子萃年紀相若，氣味相投，也可以算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他怎會告密？

另外四位副幫主，雖然沒有原祖澤那麼好朋友，可是，他們都是看着宋子萃由一個嘍囉，一個小嘍囉升為副幫主，他們對他看重，也有扶持。

他們又怎會告密？

宋子萃越想越是煩躁，因此，他又開始大吵大鬧。

杜殺與施煞二人，為了不讓他影響其他囚犯，把他推入了這個地牢中的地牢，並再用鐵鍊穿了他的肩胛骨，以防他有變。

宋子萃也因這一次情緒的突變，而錯過了這一次由「赤熖彤袍」喬丹丹率領的瘋狂劫獄。

如果他沒有被推入那小地牢之內，喬丹丹是大有可能把他劫了出去。

可惜，天意弄人。

宋子萃並不知道喬丹丹來過。

＊　＊　＊

宋子萃的肩胛骨被鐵鍊所穿，使他極痛，又再一次令他頭腦清醒。

他告訴自己，絕不能死去！

他要活下去，而且有一個目標：找出告密者！

不過，他想到這個所謂目標，也忍不住發出一下呻吟——他知道要逃出敖洲這個監獄，比登天更難。

再加上這肩胛骨的鐵鍊，幾乎是廢了他的武功，他在這小地牢之中，甚至移動的空間也不大，怎能再想逃獄？

一時之間，他心灰意冷。

淚水自他眼中汨汨流下，一發而不可收拾，他一直哭，哭至再沒有淚水流下。

他倦極而睡，睡醒了一想起自己將會終生被困在這個小地牢之內，他又再哭。

他不知道自己哭了多少天。

忽然，宋子萃聽到了一些像蚊蚋一般的聲音：「你不再哭了？」聲音非常輕微，但却非常清晰。

宋子萃每一個字都聽得非常清楚，他起初還以為是做夢，不過，當他聽到自己背部肩胛骨處鐵鍊的聲響，加上肩胛骨處的痛楚時，他知道那絕不是一個夢境。

登時，他全身發熱。

接着，也全身發冷。

宋子萃叫道：「你是誰？」

這地牢中的地牢，丁方不及百尺，四壁是岩石，根本沒有躲藏的地方。

並沒有人回答。

宋子萃又道：「你是人……」

說出了這句話，他才感到一股寒意自他背後升起，一直傳到他的頭頂，而頭皮開始發痳。

「我當然是人！」

依然是聲音輕如蚊蚋。

「你在那裏?」

「在你跟前!」

這地牢而今緊閉，並沒有燈光，簡直是伸手不見五指，雖然宋子萃早已習慣這黑暗，但仍然看不見任何東西。

「那裏?」

「你先把心境平靜，然後再看!」

宋子萃這時又驚又怕，那能平靜?

不過，他盡力把心境平靜下來，開始並沒有收效，但過了一會，似乎開始有些效用。

一個小小的黑影，似在咫尺。

那黑影並不像一個成年人。

「我看見了……你是……」

那黑影移動了一下。

宋子萃道:「是的，我眞的看見你，你剛才移動了一下，向右移的。」

「對，你果然能夠心平氣和，好，你一心平氣和，可以做很多事了。」

宋子萃並不太明白這人的話，不過，在這個時候，他也不想深究。

他祇想知道眼前是個甚麼人。

宋子萃道:「你是誰?」

「這是甚麼地方?」那人反問。

「是……是敖洲監獄!」

「是監獄中的死囚，是死牢中的死囚!」

「是的，你怎會……你究竟是誰?」

「這地方既是死牢，我當然是個死囚!」

「死囚?」

「我記得我是昨天被他們推了下來，你似乎……你似乎一直都不在這裏!」

「我剛回來!」

「你剛『回來』?」宋子萃把「回來」兩字加重了語氣。

那人若無其事的道:「是的!」

宋子萃道:「你眞懂得開玩笑!」

那人語氣平淡，道:「我並不是開玩笑。」

宋子萃聽了，有點驚惶，有點錯愕，道:「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裏，怎會再回來?」

「是的，我以前也跟你一樣，有同樣的想法!」

那人似是越說越奇怪，不過，他並沒有任何誇大、做作，一切都像閒話家常似的。

「後來……」

「後來又怎樣?」宋子萃問。

「後來，我偶然出去一下，但結果也是回來。」

「怎會如此?」

「我希望你可以一去不回。」

宋子萃道:「假若我可以出去，我當是一去不回，有誰這麼笨，還會回來……」他發覺這話似乎是開罪對方，因此，他不再往下說。

「好極，我希望你不是個愚笨的人，一飛冲天，永不回來!」這話似是有感而發。

宋子萃這時，似乎看得較清楚，前面那人，身體細小，非常瘦弱似的。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是誰?」

「我姓公孫，單名一個佳字。」

宋子萃雖然身有重傷，但腦筋仍然可以用，可是，搜盡枯腸，在當今武林中，從來沒聽過這一個名字。

公孫佳道:「小朋友，你叫甚麼?」

宋子萃道:「在下姓宋，宋子萃!」

公孫佳想了一會，道:「你是在揚州被捕，被判終身監禁，發配敖洲。」

宋子萃有點奇怪，道:「你怎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最近也去過揚州，我還有很多事情都知道，你是聚寶幫的人。」

「你怎知?」

「你在揚州怡香院被捕之後，聚寶幫幾個副幫主分別在各地遇到京城來的捕快追殺……」

「他們有沒有事?」

「沒有!」

宋子萃聽了，才稍安心下來，這些事情，自他被拘捕之後，與世隔絕，這些事情，他完全不知。

「他們已銷聲匿跡!」

宋子萃這時才相信，公孫佳的確是從外面返來，否則他也不會知道這麼多連他也不知道的事情。

立時，宋子萃對公孫佳大爲改觀。

宋子萃道:「你怎有本領離開?」

公孫佳道:「你眞的相信我了。」

「你帶我離開!」宋子萃有些激動，登時，他的肩胛骨上兩條幼鍊，發出了輕響的撞擊聲。

公孫佳道:「不用激動，這裏不是很好嗎?爲甚麼你要出去?」

宋子萃更加激動，道:「我要報仇!」

公孫佳道:「想當年，我也是如此!」

「你要報仇?」他追問。

「報甚麼仇?」他再追問。

公孫佳仍然不回答。

宋子萃身上的鐵鍊，手銬腳鐐，互相碰撞，發出更大的聲響。

公孫佳道:「如果你仍然這樣，心不平，氣不和，你不單沒有出去的可能，而且很快便會死的

了。」

「爲甚麼?」

「你身體受創越來越深，你的求生意志越來越低沉，你祇有死路一條。」

這是觸到痛處最有力的過來人之語。

宋子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不過，他暫時仍無法安靜下來，因爲他剛才也是心灰意冷，而今却是有了希望，有了出去的希望，有了復仇的希望。

他的人生又再充滿了鬥志。

「快帶我出去!」宋子萃聲音有些發抖。

公孫佳道:「你這個樣子，讓你出去，也無濟於事。」

「我怎樣?」

「你肩胛骨被穿了兩條鐵鍊，你肩胛之處，永遠都有一個傷口，很快便會腐爛，那時，你雙手無法運動，漸漸血脈不通，成了一個廢人。」

「那我怎麼辦?」

公孫佳並沒有回答。

宋子萃又再激動起來，道:「公孫先生，公孫大俠，請救我!」

一時之間，宋子萃可以想得到的稱呼都說了出來。

「我爲甚麼要救你?」公孫佳問。

宋子萃道:「你要甚麼報酬?」

公孫佳道:「宋子萃，我看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其實是個非常愚蠢的人。」

「我不明白!」

「我既然要回來這死牢，我還需要甚麼?我要甚麼報酬?」

宋子萃道:「我實在蠢，那麼……我拜你爲師?」

「我從不收徒。」

「請師父破例。」

「不。」公孫佳的語氣是斬釘截鐵。

「我替你做牛做馬。?」

「我不懂被人服侍。」

「那……那我認你做我乾爹。」

公孫佳聽了，似乎感到興趣，道:「我這麼大年紀，從來沒有人叫過我爹爹。」

宋子萃不待他說完，已道:「爹爹，爹爹，爹爹……」

公孫佳哈哈大笑，道:「好極，好極，兒子，兒子，兒子……」

「爹爹，你救我出去。」

「可以，不過，先要弄開你身上的鐵鍊，尤其是肩胛骨處!」

那人慢慢移近。

然後，他拿起那幼鐵鍊，稍一用勁，鐵鍊便斷，登時，宋子萃感到舒服。

其實扯斷那兩條鐵鍊並非難事，不過，宋子萃被穿肩胛骨，無法用力，那才要活活受罪。

公孫佳道:「鐵鍊斷了，不過，你仍要作狀，被鐵鍊穿着，尤其是送飯來的時候，你一定要作狀，否則，他們又來，這一次也許要穿你琵琶骨了。」

「謝謝爹爹!」

公孫佳有點不大高興，道:「你根本不當我是你爹!」

「怎會?」

「爹爹爲你解開鐵鍊，不用謝謝!」

「爹爹，謝謝!」

「你又來了?」

宋子萃道:「對，咱們是一家人，兩父子!」

「對，這樣才對!」

公孫佳道:「你張開口。」

宋子萃依言，祇見公孫佳手臂一晃，他立時覺得有幾粒丸子入了口中。

公孫佳道:「你拿着!」

宋子萃伸手出來，竟然是個牛皮水袋，他開了塞子，喝了一口，把丸子冲了下去。

公孫佳道:「你好好休息一下。」

功成逃獄　尋找捕頭

宋子萃挨着石壁，竟可以安然的睡着，差不多三個月了，他是第一次眞眞正正的睡着。

當宋子萃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手上的鐵銬，脚上的脚鐐，完全沒有了。

他感覺身體也好得多了，血脈運行暢通，呼吸亦是均匀，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

他看看四週，並沒有公孫佳的影子。

「爹爹，爹爹!」

「不要吵!」又是蚊蚋似的聲音。

宋子萃這時才發覺，公孫佳伏在那塊大岩石之上，像一隻蜷伏着的貓，因此不易發覺。

「你牽着那兩條吊着的鐵鍊，否則送飯來的人發現你沒有鐵鍊，麻煩又來!」

「你怎知有人送?」

「你聽!」

宋子萃把耳伏在石壁之上，果然，有輕微的聲音傳來，不一會，上面果然開了一個天窗似的缺口。

缺口處吊下一個竹籃，上面並且有光照下來。

光線並不强，但對於一直處在黑暗中的宋子萃，却使他睜不開雙眼。

上面那人道:「快拿!」

宋子萃伸手入籃內，祇覺有一包東西，他用雙手捧起，感覺上是用一些葉子包着一些微暖的飯菜。

他把那包東西拿起來，那竹籃便立時被吊了上去，接着，缺口也關閉了，石牢之內回復了完全黑暗。

公孫佳道：「吃吧！」

宋子萃道：「爹爹，你吃！」

「不，我不用吃。」

「你不用吃，你是個神仙？」

公孫佳道：「我吃甚麼也可以，而且不多，你不用理我，你好好吃，讓筋骨回復正常，我才能教……」

「教我？教我甚麼？」

「你先吃再說！」

宋子萃也感覺到飢餓，也是差不多三個月以來，眞正飢餓的感覺，過去那些日子，食不知味。

公孫佳突然道：「宋子萃，我想……」

「爹爹，你想甚麼？」

「你年紀多大？」

「二十剛出頭。」宋子萃一邊吃，一邊回答。

「那麼，我跟你不應是父子。」

「爲甚麼？」

「因爲我年紀與你相比，我實在太老了。」

「你多大？七八十歲？」

「我記不起來，應該有一百。」

「一百歲？」

「不，是一百二十歲了。」

宋子萃幾乎咬到了自己的舌頭，道：「甚麼？」

「因此，我絕不能與你父子相稱。」

宋子萃聽了，以爲他反悔，不想教他離開此地的法門，道：「爹爹！」

「你應該叫我爺爺！」

宋子萃立刻改口道：「爺爺！」

「對，這才像！」公孫佳似是非常滿意，半晌才道：「乖孫！」

宋子萃道：「這飯菜用甚麼包着？」

「夏天是荷葉，冬天是蕉葉！」

「爲甚麼連筷子也沒有？」

「他們不想你逃獄！」

「那怎麼吃？」宋子萃道。

公孫佳並沒有回答。

當然，宋子萃最後也可以吃到那些飯，這時，他才知道，他剛才問這個問題，是多麼的愚蠢。

當宋子萃吃完這包飯之後，才發覺自己完全沒有理會這位爺爺，便有點慚愧道：「爺爺……你不吃？」

「我不吃，你吃得那麼狠吞虎嚥，我覺得很開心！」

「爲甚麼？」

「因爲你想生存才吃得那麼高興，只有渴求生存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

宋子萃聽了這話，覺得公孫佳的話常常都是哲理。

宋子萃道：「你不吃，怎能生存？」

公孫佳道：「我並非完全不吃，不過，我不會像你吃得那麼多。」

「你甚麼時候吃過？」

公孫佳似乎需要想了一下，回答道：「應該是十日之前！」

宋子萃道：「十日之前？吃過些甚麼？」

「吃過一些素菜，也吃過一些丸子！」

「丸子？」

「對，你也吃過那些丸子，那些丸子是用珍貴藥材研製而成，你覺得怎樣？」

宋子萃醒過來之後，開始腹如雷鳴，吃過了飯後，更覺血脈舒暢，身體非常舒適。

「咦？我身上的傷……」

「不會完全康復，因爲那些並非仙丹！」

其實宋子萃想說：「那些是否仙丹？既可以把我身上的傷治好，還可以飽肚？」

公孫佳道：「假如你再吃一些丸子，又再學我這樣調息，那你的傷一定快好一些！」

「怎樣調息？」

公孫佳道：「乖孫，你讀過多少書？」

宋子萃道：「爺爺，說來慚愧……」

「那不重要，你聽我說，你見過龜嗎？」

宋子萃點了點頭，隨即道：「見過！」

「你點頭我也看到——龜可以長時期不吃不喝不動，仍可生存下去，你知是甚麼原因？」

宋子萃搖搖了頭。

公孫佳道：「龜因不吃不喝不動，使血脈的運行減少到最低，因而所耗精力也減至最低；當血脈運行接近靜止之時，連呼吸也減至最少——那時，天地萬物，處於永恆靜止，也是永恆的存在！」

公孫佳示意他盤膝打坐。

宋子萃也盤膝打坐。

公孫佳先授他呼吸之法，漸漸，宋子萃只覺自己體外體內都靜下來，那種靜如止水的感覺，使他整個人進入了一個新的境地。

這樣的練習，漸漸，宋子萃不單感覺到，而且是眞正的進入了新的境地。

他不用吃那麼多，也不用每餐都吃，但不會覺得手腳無力。

他開始覺得自己越來越耳聰目明。

特別是「目明」。

他已可以清晰的看到公孫佳的眞正的面目，他是一個非常瘦削的老人，眞像神話故事裏說的仙風道

骨之人，他說自己已有一百二十歲，不過，他看來只有五六十歲，童顏鶴髮，眞神仙中人！

「耳聰」方面，也有特別的感覺。

這地牢是地牢中的地牢，對外是絕對隔絕，連外面的聲音也不能傳進來。

不過，他近日常常聽到來自不同地方的聲音。

他忍不住問公孫佳，道：「有很多人在附近不斷的走動？」

公孫佳道：「當然，你知道是甚麼地方？」

「敖洲監獄！」

「他們絕對不容逃獄或者劫獄發生，因此要多派人手巡邏，那自然是有很多人在附近走動！」

「不過，當中又有幾個脚步特別輕巧的人，你有沒有聽到？」

公孫佳並沒有回答他。

宋子萃立時又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因爲他可以聽到，公孫佳怎會聽不到，他改口道：「我聽到是兩個人！」

公孫佳道：「不，是三個！」

「其中一個較其他兩人更輕——是誰？」

「那兩個脚步較重的是『雙手』！」

「『雙手』？是誰？」

「是外號『劊子手』杜殺與『黑手』施煞，他們是獄長毛敵的兩個得力助手，他們三人合稱『無敵雙手』，使天下英雄豪傑，沒有人敢來，也沒有人能走出去！」公孫佳道。

宋子萃道：「爺爺是例外！」

公孫佳顯然是一個無慾無求的人，聽了這一個簡單的讚美，居然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公孫佳道：「你在不久將來也是！」

宋子萃不語。

公孫佳道：「你對爺爺沒有信心！」

宋子萃道：「我立即便要出去。」

「不，不可以！」

「爲甚麼？」

「因爲你只學了我的『龜息功』，而且還要時日，苦練才有成！」

「爺爺，你還有甚麼功要教我？」

「當然有……」

宋子萃道：「甚麼功夫？」

公孫佳慢條斯理，道：「你可以利用這『龜息功』忍受任何惡劣的環境，不過，你要出去，單靠『龜息功』並不足夠！」

宋子萃道：「還有甚麼功？」

「你要好好再練這『龜息功』，到了適當的時候，我自然會再教你！」

宋子萃雖然心急，也是無奈。

他也明白，武功之道，並無速成之法，他只好不斷練習，在這黑牢之內，其實也不分晝夜。

當有飯菜送來，他才知道過了一天。

宋子萃漸漸也吃不多。

公孫佳有時，也選擇吃一些疏菜。

不知過了多久，宋子萃身體已完全復原，甚至肩胛上那傷口也漸癒合。

這些傷口，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痊癒，那是要感謝公孫佳的那些丸子，那些丸子既可療傷，也可以使人體魄健壯。

一日，不知是日還是夜，宋子萃醒了過來。

突然，他一張開眼睛，便看到了一個奇景……

公孫佳也睡在離他不遠之處，只見他並不是躺在地上，而似是飄浮在半空似的。

開始，他還以爲自己是眼花。

他閉上眼睛，又再張開，公孫佳依然是離地飄浮，實在是一個奇景。

他忍不住發出了一些聲音。

公孫佳醒了過來，慢慢落在地上。

宋子萃道：「爺爺，你會飛？」

「飛？」他想了一下，才道：「你看到我身體在半空飄浮？」

宋子萃道：「是的，你睡着會飛？」

「你也懂！」

宋子萃道：「我怎會？」

「你試試看先調息，心無雜念……漸漸……你會感到你不再是你，你不再存在……」

公孫佳好像在唸咒語。

宋子萃依着他所說，其實那是他平日所練之「龜息功」，只是更進一步，一種無我無物的感覺。

突然，他自己也看到自己似浮在半空。

他心念一動，「砰」的一聲，竟墜了下去。

公孫佳道：「心無雜念，無我、無物、無存、無無……」

宋子萃又再試了一次，這一次更加好一些，不過，依然是一有雜念，一切都控制不住。

公孫佳道：「這是『龜息功』另一個性能，你好好練習，好好加以運用，對你日後，好處說之不盡！」

宋子萃當然明白，其實這種可以飄身的功夫，是一般輕功的進一步，當運用自如之時，飛簷走壁，登萍渡水，也非難事。

這對於報仇的事，當然有大大的幫助。

一想到報仇，他更加努力。

＊　＊　＊

自從「赤焰彤袍」喬丹丹來過劫獄之後，獄長毛敵日日與兩個手下來巡視。

漸漸，他們已再沒有聽到宋子萃的叫嚷聲音，他們也沒有想過把他從小地牢拉上來。

每日飯菜放下，都完全吃了，後來，飯菜吃得不多，再過了一些時日，飯菜似乎並沒有動過。

毛敵估計，宋子萃日漸瘦弱，連吃飯的胃口也沒有，他們也不理會，對於這些重犯，他們向來是讓他們自生自滅，不加理會。

再過些日子，毛敵也不再來。

杜殺與施煞仍然巡了兩個多月，甚麼聲息也沒有，最後，連他們也不來。

宋子萃在敖洲監獄，似已被遺忘。

＊　＊　＊

忽然，有一天，不知是早晨還是夜晚，宋子萃醒來的時候，不見了公孫佳。

這石牢並不大，並沒有躲藏的地方。

宋子萃正在奇怪之時，忽然見對面石壁之處，有一個影子，自石壁迫了出來。

並沒有說錯，他是被「迫」出來的。

可是，石壁並沒有破裂。

公孫佳也沒有受傷。

宋子萃道：「爺爺，你出去了？」

公孫佳點了點頭，並沒多言。

宋子萃道：「你為甚麼不帶我一起出去？」

「你還沒有此能力……」

「我的『龜息功』？」

「你而今大概可以勉強出去……」

「好，我立即走！」宋子萃興奮地道。

公孫佳道：「慢着，你而今出去，到了外面，已是筋疲力盡，那你出去幹麼？」

「筋疲力盡？」

「是的，你出去之後，成了半個死人，既不可以多走遠，也不可報仇……」

宋子萃十分失望。

公孫佳道：「除非……」

宋子萃心間又燃起了希望。

「除非你學了『龍象功』！」

「甚麼是『龍象功』？」

「『龍象功』可以裂石開碑，開天劈地！」

「是拳脚功夫？」

「也可以這麼說，不過，『龍象功』配合了『龜息功』……可以使你飛天遁地！」

「飛天遁地！飛天！我已可以飄浮半空，那算是飛天吧！」

公孫佳點了點頭。

「『龍象功』可以使我遁地？」

「『龍象功』是內家功夫，是上乘心法，要練成功，非要三五十年不可！」

「三五十年？我練它作甚麼？」

「因此，我才為你出去一次！」

「出去做甚麼？」

「內功心法加上特製靈藥，事半功倍！」

「你出去為我配了靈藥？」

公孫佳點了點頭。

宋子萃想說話，一張開口，公孫佳已一彈指，一顆藥丸便已入了他的口中。

以前，宋子萃也試過這樣，那一次，丸子一入口便溶化，這一次却是不同。

那顆並不是一枚小丸子，而是一顆有核桃子那麼大的藥丸，一口咬下，味道極苦。

宋子萃幾乎想吐了出來。

公孫佳道：「這丸子用了非常名貴的藥材，有些甚至是在皇宮的藥庫內找出來的。」

宋子萃當然不敢吐出來。

「苦口良藥！」

宋子萃勉強吞了下去，不過，藥丸下肚，却有一股異常感覺，似熱非熱，似冷非冷，自丹田上升，向體內各處流竄。

公孫佳道：「緊攝心神！」

宋子萃開始並不明白，但覺體內的那股力量四處流竄，如果不加以控制，會使自己心神搖動，他立即深深吸了一口氣。

公孫佳又道：「力貫雙臂！」

宋子萃居然能夠把那股內力控制在雙臂之上，他祇覺雙臂有如被拉緊的弓！

「挺胸收腹！」

宋子萃依言的挺胸收腹。

「雙龍出海！」

這是普通拳脚非常簡單的一招，宋子萃雙臂向前，狠狠的擊出了雙掌。

「轟隆」的兩聲。

霎時之間，前面一陣閃爍的火花，塵埃四起，石屑橫飛。

宋子萃武功本來不弱，但這一招「雙龍出海」却是他出招以來的最厲害的一次。

公孫佳道：「不差，不差！」

宋子萃道：「我怎會有這樣的力量？」

「這是『龍象功』的第一課！」

「『龍象功』！」

「對，『龍象功』其實是集中你體內的力量，使你平素的武功增加了無可估計的威力！」

「無可估計的威力？」

「是的，那要看你自己的練習，配合靈藥。」

「要練多久？」

「沒有一定，那要看你自己的修為──一年不多，一百年也不多！」

「你練了多久？」

「直到如今，並沒有停過！」

宋子萃道：「謝謝爺爺！」

由這日開始，宋子萃一邊練習，一邊吃那些公孫佳所配的靈藥，漸漸，他已經可以把體內的力量加以控制，而且內力越來越强。

宋子萃自己也不知練了多久，但覺自己神清氣爽，雖然處在這一個小小石室之中，但他再沒有鬱悶的感覺。

＊　＊　＊

那日，公孫佳與宋子萃都練完了功。

公孫佳道：「乖孫，你可知你困在這石牢之內，已過了多少時日？」

宋子萃搖了搖頭。

「差一天便是兩年了。」

「兩年？」宋子萃突然有一種歲月如飛的感覺。

「是的，兩年了，你也應該出去看看。」

「出去？」這個念頭，以前常常在宋子萃的腦間閃現，但自從練習了「龜息功」與「龍象功」之後，雖稍有想及，但隨即消失。

一想到外面，他便有點心猿意馬，不能控制自己。

這是練功的一大忌，假若不能好好控制這意念，很容易走火入魔，因此，宋子萃一直避而不想。

可是，而今是公孫佳提出來。

「怎樣出去？」

「這是個鐵獄，你也知道！」

「天下那一個人不知，敖洲監獄鐵壁鋼牆，沒有一個人，不，祇有一個人，爺爺你才能超越。」

「而今你是第二個人！」公孫佳並不是在開玩笑，他坐言起行，道：「跟我來！」

宋子萃覺得奇怪，這丁方小地方，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去，可以跟他去哪裡？

說也奇怪，公孫佳一站起來，那瘦小的身體，便向前面的牆「攝」了入內。

所謂「攝」便是把身體像紙一樣，迫入了石牆之內，立時便不見了。

那實在是非常神奇的一回事。

突然，公孫佳從石牆之內，把頭伸了出來，道：「你不想出去？」

宋子萃道：「不！」

他站了起來，向公孫佳那石牆走去。

這石牆其實有一個缺口，不過，在宋子萃那邊，是看不到的。

不過，這缺口並不大，就算把身體打橫，也擠不進去，可是，當宋子萃真的把自己身體往這個缺口擠去，却是出乎意料之外──可以！

他再一用力，整個人也沒入了石牆之內。

腦海突然閃了一閃：「『龜息功』！」

原來「龜息功」可以把身體擠成一片，他向前移動了幾下，突然，前面稍為寬闊了一些。

公孫佳已站在前面，道：「可以嗎？」

宋子萃道：「可以！」

「跟着我來！」

宋子萃當然是亦步亦趨。

原來這石牢中的石牢，竟有這一個出口，宋子萃本想追問公孫佳如何發現這通道，不過，快要重獲自由的那種興奮感覺，使他不想說話，祇想往前走。

不一會，前面有些流水聲。

公孫佳道：「你的『龜息功』又可發揮作用了。」

宋子萃並不明白，但當他看到前面有個洞，洞外透入了一些閃閃的光線，而流水聲更响。

公孫佳走近洞口，道：「這是外面的湖底，潛過這湖底，便成功了一半。」

「成功一半？」

公孫佳已一閃，進了洞口，直撲水裏。

宋子萃也跟着進洞入水。

冰涼的湖水使宋子萃頭腦清醒起來，因為水使人不能用鼻呼吸，宋子萃已閉氣，身體並沒有不適的感覺。

前面的公孫佳竟然像一隻龜一般，向前迅速游去。

普通人祇能入水一瞬，但宋子萃與公孫佳却可在水中閉氣，這當然也是「龜息功」的功勞。

湖水之內，有很多游魚，並不害怕二人，有些游近，並沒有惡意，但二人稍一揮手撥水，牠們便游開去。

過了一會，湖水越來越淺。

公孫佳首先爬上了一塊大石。

宋子萃也跟着上去。

從石上前望，竟是一個大石室。

宋子萃忍不住興奮的道：「到了？」

「還沒有……」

公孫佳自那石塊向前一躍，這一躍並非一般人的一躍，竟然可以橫飛過另一邊。

「飛！」

宋子萃記得，公孫佳說過，學了「龜息功」與「龍象功」之後，可以「飛天遁地」。

他也想試一下。

他爬上了石上，雙腿一撐。

實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也

可以橫身的「飛」過另一邊，不過，他知道，那當然並不是小鳥般撲翼的飛過去，而是他的輕身功夫，的確已到了另一境界。

他們到了石室另一邊，那處有巨石無數。

公孫佳似乎有些倦意，索性躺在一塊大石之上，蹺起了雙腿。

這時，石室之內，非常光亮。

宋子萃也不覺得刺眼，不過，日久長處在黑暗之中，而今回復正常，反而不十分習慣。

公孫佳望着宋子萃，宋子萃也望着公孫佳。

兩人對望了一會，竟然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公孫佳道：「你笑甚麼？」

宋子萃也道：「你笑甚麼？」

「我的乖孫果然是個俊俏郎君，我沒有選錯。」

宋子萃摸摸自己的臉孔，這時，他才記起，自己滿臉鬍鬚，不，不是滿臉鬍鬚，而是頭髮與鬍鬚糾纏在一起，經過游了水，更是亂作一團。

公孫佳其實也是如此。

不過，他頭髮較爲稀疏，鬍子也祇是疏疏落落的五綹，濕了水之後，也並不太亂。

宋子萃道：「你比我還俊俏，而且，你比我還年輕！」

「你到了我這種年紀時，你也會如此！」

兩人又互相端詳了一會。

宋子萃道：「這究竟是甚麼地方？我們怎會來到這裏？又怎樣繼續走出去？」

公孫佳道：「你先休息一下！」

「我不倦！」

「好極，你的『龜息功』已不錯，不過，無論你武功到了任何境地，也祇是一個血肉之軀，你仍要好好休息一下，這地方不錯！」

「不錯。」

「這是湖底的一個山洞，不知是否有一個頑皮的神仙，無意丟下了一隻翻轉了的碗，這碗非常沉重，沉下了水底，但周圍四面的湖水不能入侵，便成了這石室。」

公孫佳這麼一個簡單的解釋，來解釋這湖底的石室，宋子萃也算明白。

公孫佳道：「其實這也是建造這監獄之時，那些匠人的聰明，他們都知道，很多匠人爲人建了一些秘密建築之後，因爲要使秘密成爲眞正的秘密，那些建築匠人往往連性命也沒有了。」

「因爲祇有死人才能眞正的守秘！」

「對，而建造這個敖洲監獄的匠人，在建造了那個地牢中的地牢之後，竟開鑿了這一條通過湖底的通道，以前，也許可以讓三兩個人通過，不過，日子久了，石塊脫落，泥土鬆脫，把這通道自動封閉了。」

「你却學了『龜息功』，來去自如？」

公孫佳點了點頭，道：「人在地牢久了，心明眼亮，有時可以悟透很多玄機。」

「我們還沒有走完這通道？」

「沒有，不過快走完了。」

公孫佳躍過了幾塊大石，來到了一塊非常大的石頭前面，那石頭像一道門。

公孫佳道：「開了這一道門，你便可以自由了。」

宋子萃聽了，十分興奮，走近那塊大石，用力要把它推開。

可是，這石頭就好像在地上「生」出來似的。

公孫佳道：「『龍象功』！」

宋子萃立時運氣，全身充滿了勁力。

公孫佳道：「我以前出這道門之時，尤較困難，而今有了你幫忙，希望易一些。」

宋子萃與公孫佳合力，不一會，才推開了一條小罅隙，公孫佳道：「可以了！」

宋子萃似並不明白。

公孫佳道：「趁我再運力，那小罅隙一現，你便要攝身而出。」

「你呢？」

「我？我不走了！」

「爲甚麼？」

公孫佳似乎不想解釋，也似是不知如何解釋才好，半晌才道：「你自己出去，以後的日子要靠你自己，我不希望你回來！」

「我不會回來……爺爺，你與我一起走！」

「不，我早已出過去……我不喜歡，我還是要回來，如果有一日，你認爲需要回來，你也可以……」

宋子萃道：「爺爺，你保重！」

他又再與公孫佳合力，那小罅隙一現，他立時閃身而出。

前面是草地、綠樹、紅花。

上面是一片蔚藍的天空。

天地眞的是這樣廣闊。

他暗自對自己道：「我發誓永不回去那鬼地方！」

＊　＊　＊

從敖洲監獄出來，宋子萃並不像個人，連附近山崖幾隻猴子看到了他，也嚇得驚惶逃走。

他往湖面一照。

祇見湖水中有一個似人的人，頭髮與鬍子糾纏在一起，衣衫襤褸，污穢不堪。

宋子萃首先在湖裏洗了一個澡，湖水本是十分冰冷，但他並不害怕，兩年未曾洗過澡，他身周的湖水泛黑，連他自己也覺太髒了。

然後，他來到一個小村莊，走了進去，在一間民居裏找到一柄並不鋒利的剃刀，先剃去了鬍子，再削短一些頭髮，又找了一套粗衣，勉强穿上。

離開這村莊，他決定直奔揚州。

揚州是宋子萃被捕的地方，別了兩年，市面上似乎並沒有多大變化。

到處仍是人頭湧湧，熙來攘往。

怡香院仍在，仍是鶯聲婉轉，夜夜笙歌。

一切看來都沒有太多的改變。

宋子萃先來到衙門。

這時，他作了一個儒生的打扮，在附近與人閒聊，打聽一下衙門內的消息。

衙門內變動最大，判他有罪那個府老爺已經不在，不知是改調他處，還是告老還鄉。

幸好，「金牌捕手」曲磊仍在。

當然，曲磊已成了這揚州衙門的第一捕頭，相信也是因爲拘捕了自己，立了大功。

宋子萃首先找到了曲磊的住宅。

那居然是一間非常寬敞的四合院，門口一對石獅子，非常威猛，雕刻精細，栩栩如生。

門檻之處，竟然掛了一個御賜的匾牌，上書：金牌捕頭。

曲磊的外號是「金牌捕手」，但經聖上品題，已成了名副其實的「金牌捕頭」。

這時，宋子萃已換回了勁裝。

他來到這位金牌捕頭曲磊的大宅，推了那兩個金光閃閃的門環。

有僕人自裏面出來。

「請問找誰？」

宋子萃道：「找金牌捕頭曲大人！」

「可有名帖？」

想不到曲磊而今竟有這樣大的派頭。

宋子萃道：「名帖却是沒有！」

「那麼……」僕人似乎連通傳一聲也不願意。

「在下倒有一個口訊——你說是敖洲來的！」

「公子貴姓？」

「姓宋的！」

「請等一下。」

僕人扣上門，然後入內，從大門到曲磊的大宅，也有一段不短的路，兩旁是古雅盆栽，也有嫣紅姹紫的花朵，曲徑通幽，香氣四溢。

曲磊正坐在大廳之內。

僕人道：「老爺，外面有一位自稱姓宋的人找你！」

曲磊道：「是個甚麼模樣的人？」

「一個結實漢子，他還說是來自敖洲！」

「敖洲？」曲磊似乎有些驚愕。「敖洲姓宋的？我並沒有這麼一個朋友！」

「有，你有一個這樣的朋友！」

那僕人回過頭來，吃了一驚。

原來宋子萃已站在他身後，不遠之處。

僕人道：「你不能……」

曲磊上前，打量了宋子萃一番，起初，他還是記不起，因爲宋子萃實在有些改變。

忽然，他似是記得起來，道：「閣下是聚寶……」

「曲捕頭仍然好記性！」

「你……」

「我從敖洲來。」

曲磊一時之間，有點不知如何是好，但宋子萃已來，而且站在面前，再無退縮之理。

曲磊向僕人道：「快奉上香茶給這位宋公子！」他一邊說，一邊打眼色向僕人示意。

僕人似也明白。

不一會，僕人奉上香茗，曲磊亦已誘了宋子萃入內，僕人也向曲磊回了一個眼色。

曲磊這時，才稍覺安心。

「請坐！」曲磊道。

宋子萃道：「曲爺，你知我是從敖洲來，一別兩年，捕頭的生活實在不錯！」

曲磊道：「托賴，托賴！」

「你可記得在怡香院拘捕在下？」

曲磊臉色驟變，想不到宋子萃那樣開門見山。

「記得！」曲磊也不諱言。

宋子萃站了起來。

曲磊立時也站了起來。

宋子萃道：「你可知敖洲監獄的非人生活？與曲爺比較，那實在是天壤之別！」

曲磊道：「在下祇是奉命行事！」

宋子萃道：「奉命行事？上頭豈有叫你使用迷香，用那下三濫手法？」

曲磊聽了，臉色變紅。

良久，曲磊才道：「宋爺，你武功如此精妙，若我不用此下三濫手法，我……」

宋子萃心想：你這人倒也爽快，並無推諉責任，也算是條漢子。

曲磊道：「在下是兵，宋爺是……賊，咱們地位對立，那是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就是你這四個字，我便一輩身陷黑獄，不見天日？」宋子萃說到這裏，一時之間，心中氣憤。

突然，大廳兩邊湧出了十來個人，其中有護院，也有家僕。

衆人齊聲道：「老爺！」

曲磊擺擺雙手，衆人站立一旁。

宋子萃見了如此場面，心下衹覺好笑。

曲磊道：「宋爺，你究竟想怎樣？」

宋子萃看看那些人，又再看看曲磊，道：「這次我有幸自敖洲脫險而來，你當然明白我是爲了甚麼而來！」

「在下衹是奉命行事，你也怪不得我！」

「那我應怪誰？」

曲磊實在無法回答。

突然，宋子萃一拍身旁那張酸枝雲石小几。

「嘩啦」一聲，几子突然散了！

宋子萃其實並非想以此示威，不過是心頭怨憤，一時之間，不能自己。

那些護院僕人，以爲他要動手，也不理會甚麼，一齊攻了上來。

有刀有棒，向宋子萃橫掃直劈下來。

宋子萃以手護頭，橫掃一掌。

非常簡單的一招，十多個僕人護院，竟像被狂風掃落葉一般，退了開去。

曲磊見宋子萃如此厲害，嚇了一跳。

雖然，他早已知道宋子萃武功高强，否則他也不會以堂堂捕頭身份，使用迷香。

可是，一別二年，宋子萃武功變得更爲厲害，衹是輕描淡寫的一掃，十多個大漢竟是如此不堪他一擊！

曲磊猛退。

衆僕人護院站了起來，護着曲磊。

曲磊道：「宋爺，所謂寃有頭債有主，在下衹是個奉命行事之人……」

宋子萃也不言語，突然一晃，衆人也看不清他是如何動身，已迫開了衆人，站在曲磊前面。

他們衹覺一道罡氣使他們無法接近。

曲磊見他如此厲害，可是，再無可退之路，他爲了自保，毅然出手。

一連幾招，猛攻宋子萃胸前幾個大穴。

宋子萃却沒有防衛，任他攻來。

曲磊可以成爲揚州這地方的「金牌捕頭」，其實也非僥倖得來。

可是，他出手時，已蓄了八九分內勁，打在宋子萃胸前，却像泥牛入海，半點也傷他不得。

若在平時，受攻的人不口吐鮮血才怪。

宋子萃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也雙掌挺出。

這雙掌隱含風雷之勢，赫然是「龍象功」。當然，他衹是用了三四分內勁。

可是，曲磊無法避開，衹覺身如刀割，五內翻騰，幾乎忍不住要吐血出來。

不過，他仍然忍住，叫道：「你們讓開！」

衆僕人護院看見這人武功如此厲害，連主人也無法與之抗衡，衹好退開。

曲磊一躍，來到大廳中心。

宋子萃如影隨形，也站在他跟前。

曲磊又再出掌，衹是虛晃，然後想再以一脚，直鈎其下陰，是非常狠毒的招數。

宋子萃一聲也不吭，一手接了他的來腿，反手一翻，把曲磊整個人倒轉過來，然後一拋！

這一拋，若是以內勁拋出，曲磊即時非死即傷。

可是，曲磊衹覺一下天旋地轉，但隨即似被人一扶，却又穩站下來。

他一定神，却不見了宋子萃！

突然，他肩上有如千斤重擔壓下。

原來宋子萃已在他後面，雙手按着他雙肩，假若他不按雙肩，而是一掌打出，曲磊早已命送黃泉。

曲磊知道，自己的武功根本不能與宋子萃相比，想到這裏，反而覺得輕鬆。

宋子萃並沒有再施壓力。

曲磊道：「你們出去！」

衆人似有猶豫。

曲磊再叫：「出去！」

衆人衹好離開。

宋子萃也走回自己的椅子，坐了下來，端起香茗，喝了一口。

曲磊一臉羞愧之色。

宋子萃道：「曲爺……」

「自知學藝不精，要殺要剮，悉隨尊便！」

「曲爺倒是個有朗朗骨風之人！」

曲磊見宋子萃改口讚自己，又不知他想如何。

「我此來，並非要曲爺之命，你也說得對，你衹是個奉命而行的人！」

「是……」

「咱們聚寶幫來揚州之事，非常秘密，我在怡香院之內，更是密上加密，你當然不是自己查探出來！」

「不是！」曲磊明知多說無益。

「有人告密？」

曲磊不言。

「誰？」

郭中旋對宋子萃道：「戴鯊皮手套豈僅我一人？」

曲磊道：「咱們捕頭有個行規，絕對不能洩露告密的人，你也知道。」

這的確是個行規，曲磊骨頭也硬。

「我此番前來，衹是想討回一個公道，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

曲磊道：「宋爺，你打死我好了。」

「你爲甚麼要維護告密者？」

「不是維護，而是……若我向你透露了告密者，將來我在捕快這一行業中，再沒有地位，也不是地位問題，而是根本不能見人，不能立足。」

「曲爺太過誇張！」

「不，衹是事實。」

宋子萃道：「好了，你不肯說，我也不强迫你，在我心目中，其實早也猜測有幾個告密之人的可能性！」

曲磊道：「既然知道，你又何必……」

「那人甚麼時間來告密？」

「那時天已黑！」

「是男是女？」

「老實說，當時那人在我背後，我根本未曾看到他的臉。」

「那麼他怎向你告密？」

「那時我並不住在這裏，而是在另一個較小的住宅，內有一個小書齋，他進來之後，站在我身後，我發覺之時正想站起，那人已把我按了下來。」

「按你雙肩？」

曲磊點頭，道：「正是！」

「好極，那人雙手如何？總可以瞥見？」

曲磊想了一想，道：「鯊皮手套！」

宋子萃心胸有如被一支鐵枝一撞，道：「你沒有看錯？」

曲磊斬釘截鐵道：「沒有！」

「那人再說了甚麼？」

「怡香院……聚寶幫宋副幫主。」

「衹是那麼簡單？」

「就是那麼簡單！」

「那你怎樣？」

「我立時帶了隊伍，圍住了怡香院，然後，我自己翻入怡香院，拘捕了宋爺！」

「下迷香！」

「那是我自知武功不及宋爺，而且此事不容有失，衹望宋爺明白。」

宋子萃苦笑了一下。

若當年曲磊不是用迷香這下三濫手法，宋子萃認爲自己一定不會被捕。

這一下迷香，換來兩年非人生活，如果不是遇上公孫佳，那麼，自己早已恨骨長埋，無人知曉。

想到這裏，那種憤恨之心按捺不住。

宋子萃看見曲磊已是年紀一把，在自己面前，頹然若失，强忍驚懼。

他抬頭一看，祇見大廳之內，那中堂處掛有一幅「猛虎圖」，猛虎威風凜凜，有君臨天下之勢。

他再忍受不住。一掌揮出。

那幅中堂之牆，立時「嘩啦嘩啦」的塌了下來，那幅猛虎圖也立時散了，有如紙蝶，四處飛揚。

這「龍象功」實在厲害。

曲磊早已被嚇得跌下了椅。

外面僕人護院，站在牆外，不知如何是好，幸好仍見主人坐在地上。

曲磊站了起來，但見宋子萃心胸起伏，道：「沒事，沒事，你們走開。」

衆僕護院，祇好離開。

宋子萃道：「多謝曲爺！」

曲磊見宋子萃心情已回復了平靜。

宋子萃道：「曲爺，在下仍有幾個問題，可否一一告之？」

曲磊點頭，道：「如果知道，定然……」

「近兩年，聚寶幫如何？」

「自從宋爺被捕，那次聚寶幫來揚州之大計，似乎因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怎會？」

「詳細情形我當然不知，不過，揚州再沒大事發生，而且，在一年之後，聚寶幫已散了。」

「散了？喬幫主呢？」

「我不知道，也沒有聽說過他的行踪。」

「其他的人？」

「據說你們有副幫主，連宋爺在內是六位？」

「正是。」

「聽說聚寶幫散後，五位副幫主各立門戶！」

「各立門戶？」

「而今已各具聲名，各據一方！」

宋子萃嘆了口氣，心想：人道是十年人事幾番新，但而今祇是兩年，已經……

曲磊道：「如果你要找他們，並不太難。」

「這點我自己可以辦得到。」他頓了一頓，又道：「曲爺，打擾了！」

曲磊站了起來。

宋子萃道：「不用送了。」

他說完此話，自己離開了這間「金牌捕頭」的府邸。

衆僕人護院進來，問候曲磊。

曲磊道：「我沒事了。」

雖然，他是如此向手下說，但在第二天，他已與他家人收拾細軟，離開了揚州，不知影踪。

他知道江湖之上，將會有一陣腥風血雨，以自己這樣的武功，他知道再不能擔這個「金牌捕頭」的金漆招牌，自己遠離是非，總比被人迫離好得多。

昔日同僚　各自爲政

宋子萃也是在第二天便離開了揚州。

他第一個目標，是曲磊口中所說的「鯊皮手套」，戴這種手套的人，一定是擅於用毒。

而在聚寶幫中，最擅用毒的人，倒也有一個。

他便是「白日蝙蝠」郭中旋。

當時，他在聚寶幫中排名第三。

郭中旋爲人沉默寡言，對宋子萃來說，說不上親近，也不算疏離。

他對宋子萃也算有過提携，教他懂得不少下毒的功夫，宋子萃不想下毒殺人害人，不過，懂得下毒，也便是懂得怎樣去預防別人下毒。

對於行走江湖，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不過，宋子萃實在想不到，這個自己視若兄長之人，竟然便是告密者。

他當然還未敢肯定。

不過，除了他之外，幫中沒有人戴鯊皮手套，這種「鯊皮手套」也並非容易獲得。

那日，他來到蜀中。

宋子萃一直未來過，在路上向人打探，自己已查到了一些線索，據說郭中旋已自創了「蝙蝠幫」。

蝙蝠幫的總部在蜀中西樂縣。

蜀中已是險地，西樂縣更是險中之險。

郭中旋性格難測，他在西樂縣設這個蝙蝠幫總部，更形神秘。

到達西樂縣之時，已是入夜。

宋子萃向當地人打探，但毫無線索，因爲當他一提起「蝙蝠幫」，那些人都走開，避而不答。

很明顯，蝙蝠幫在西樂已有了一定勢力，普通市民百姓，不稍敢多言。

既然如此聲名顯赫，要找也並不難。

那些茶樓酒館，賭坊妓院，一定有蝙蝠幫的幫衆。

宋子萃先到了一間賭坊，這間賭坊叫作「衆勝賭坊」，那個金漆招牌之上，居然在右角上面，鑲了一隻小小的黑蝙蝠。

換句話說，這間賭坊若不是蝙蝠幫擁有，也大概是由蝙蝠幫支持的。

這間衆勝賭坊，也許是名字改得好，衆勝衆勝，人人都勝，那自然人人歡喜。

當然，是否衆勝，天知道。

宋子萃入內，可能因爲是陌生人，很快便被人注意，不過，他祇是小注怡情。

賭坊之內，那些都是頭腦精靈的人，一看便知道這人並非普通賭客。

有個荷官模樣的人，走近宋子萃，輕聲道：「大爺，嫌小？」

宋子萃不以爲意道：「這裏有限紅，沒有意思。」

「限紅？其實那是讓一般人……小注可怡情！」

「我却不想限紅。」

「不想限紅……」

宋子萃早有準備，他在懷內，抽出一叠看似銀票的東西，在那人面前一揚。

那人立時知道，這是個豪客。

「那麼，我可以帶你進去，那裏沒有限紅。」

宋子萃作了一個非常高興之狀，跟着那人，掀起門簾，進了另一間大廳。

這裏並沒有外面呼么喝六的聲音。

賭大錢的人比較冷靜。

「大爺想賭甚麼？」

「最簡單的，我不想多想。」

「易極！」

那人帶了宋子萃來到一個「大小」攤檔，在賭的人並不多，祇有四五人。

他們下注，用的祇有兩種：一是黃金金塊，另外一是銀票。

「請坐，隨便下注！」

宋子萃看了一會，祇覺莊家平均，有勝有負，那個骰盅發出的聲音非常响亮清脆。

宋子萃突然覺得，自己的「龜息功」大有用場。

「龜息功」講求寧靜，靜則心境澄明。

他抽出了一張銀票，似乎有些猶豫，不知放在那裏才好，那個打骰荷官見他遲疑，本想開口，但一瞥之下，是一千両銀票，他不出聲。

宋子萃想放下「大」處，但一猶豫，又改放在「小」處，但銀票未離手，又改放……

他終於把銀票放下「圍骰」之處。

這「圍骰」之處，是一賠二十四，祇要三顆骰子同一數目，那便算贏。

賭額這麼大，當然是機會極小。

那荷官見宋子萃如此，心中也覺此人，實在是非常笨，怎會一下注便是圍骰。

荷官道：「離手！」

骰盅打開，衆人立時嘩然。

因爲三顆骰子，竟然是「三眼華光」，三顆骰子皆現了「一」。

宋子萃一注便大勝。

一千両便成了二萬四千両。

荷官臉色一變，不過，他也並沒有怎樣，堆笑臉道：「這位大爺，福星高照。」

二萬四千両並不是小數目，已有人通知賬房，既要賠上銀票，也賠了一些金錠。

黃金也有四千両。

宋子萃道：「這四千両，你們拿去喝些酒水。」

這麼大手筆的打賞，使在場的人也嘩然，那些賭坊伙計，當然是高興不已。

那荷官正想伸手拿金錠。

宋子萃道：「不過，先要答在下一個問題。」

「甚麼？」

「我想見見『白日蝙蝠』郭中旋。」

那荷官有些愕然，手也僵住。

「你不知如何回答，那麼……」

宋子萃想拿回那些金錠。

那荷官似不願，可是並無他法。

忽然，外面傳來聲音，道：「大爺要見幫主？」

有人掀簾入內。

宋子萃道：「我不知甚麼幫主，我祇是要見『白日蝙蝠』郭中旋！」

那人非常魁梧，臉上表情，似笑非笑道：「大爺高姓？」

「見到郭中旋，他自然知道。」

「啊，那是郭幫主故人！」

宋子萃沒有再加以解釋。

那人道：「好極，有朋自遠方來，我想郭幫主也會不亦樂乎！」

這人居然懂得拋書包！

宋子萃站了起來。

旁邊有個賭客向宋子萃道：「公子，你賭運這麼好，可否告之，下鋪應買甚麼？」

宋子萃皺皺眉頭。

那荷官已開始把骰盅搖動。

聲音是清脆響亮。

宋子萃道：「你不怕我連累你，大可以多買一鋪『圍骰』！」

剛剛開了一鋪「圍骰」，又再開一鋪？

似乎沒有人敢相信。

那個開口問他的人，也是不相信，不過，他爲了顏面，既開口問人，又不信人，怎說得過？

他在「圍骰」之處，祇放下一個金錠。

一個金錠祇有百両，在這裏來說，根本是一個非常小的數目。

看來那人祇是爲了維持自己一些顏面。

宋子萃也不理會他，轉身離開了賭桌。

那人道：「請！」

宋子萃也拱手，表示禮貌。

兩人還未步出賭桌，後面已傳來一陣嘩然。

那人忍不住回頭，原來果然開了另一鋪「圍骰」，在場的人都在自怨自艾！

連那個祇像應酬的放下一個金錠的人更是把自己罵了一頓！

一百兩成了二千四百兩！

假如放下一張銀票——他不想再想下去，不然連自己的祖宗十八代，也想罵下去。

那人道：「公子非常人也！」

宋子萃道：「今日比較幸運！」他當然明白，那並非幸運，而是「龜息功」之功！

那些賭客大叫：「大爺，再給咱們一個機會！」

宋子萃回過頭來，笑道：「天機不可一洩再洩，在下祇能祝各位好運！」

他已隨那人出了賭廳之外。

那人並不帶他從正門出去，反而是走後門，出了後門，是一條狹長的後巷。

宋子萃也不以爲意。

突然，那人回過頭來，怒道：「你究竟是誰？」

「我早已說過，郭中旋一見了我，你自然知道！」

「郭幫主的名諱，豈是你叫的！」

那人話未說完，一拳打出。

宋子萃一閃道：「我不叫他郭中旋，叫他甚麼？」

那人又再一拳，再添一脚。

宋子萃又是輕描淡寫的一避再避。

「也不尊稱一聲郭幫主！」

「原來郭中旋貴爲一幫之主，那究竟是甚麼幫？是蝙鼠幫？」他故意以「蝙鼠」來輕蔑他。

那人更怒，又再一連出了五招，可是，沒有一招能沾及宋子萃的衣邊。

宋子萃道：「我早說過，天機可以一洩，而不可再洩，郭中旋是你甚麼人，值得你這麼忠心？」

那人又再出掌。

「蓬」的一聲，那人雙掌打個正着，宋子萃一動也不動，有如泰山！

可憐那人，被宋子萃這一掌反彈之力，被震開了五十丈之外，幾乎到了窄巷的盡頭。

那人駭極，起身便走。

那知道，人一轉身，宋子萃已在他前面，他更是大驚，因爲無論如何他萬萬想不到，宋子萃用了甚麼手法，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來到自己跟前。

他又再轉身。

但宋子萃又在他跟前出現。

那人驚極而不斷喘氣，他龐大的身軀漸漸軟了下來，好像一個洩了氣的大皮球。

「帶我去見郭中旋！」

那人慢慢站起來，他知道，再不服從，自己不會再是一個洩氣的大皮球，而是一個被人打破的大皮球了！

「蝙蝠幫」的總部在半山之上，高門大宅，非常有氣派，門外站有持刀勇士，氣勢如虹！

衆人見宋子萃押着這人回來，大爲驚訝，却是不敢有所行動。

宋子萃知道，這人在蝙蝠幫地位不低。

「請郭幫主，有位故人來訪！」

那人領着宋子萃入內，祇是表面的守衛，也是極爲森嚴，十分肅穆。

他們來到了大廳，中堂處懸了一隻不知用甚麼雕成的蝙蝠，十分詭異。

不一會，有聲音自內堂傳出：「那一位故友良朋，竟賞臉來訪？」

宋子萃一聽到那聲音，立即認得是「白日蝙蝠」郭中旋的聲音，一別兩年，聲音並沒有改變。

當他出現大堂，郭中旋外貌也沒有多大改變，後面跟着有六人，護着這位蝙蝠幫幫主。

那人一見郭中旋出來，立時閃身，向郭中旋拱手道：「在下未得幫主同意，帶了一位自稱幫主故友前來拜見，望幫主恕罪！」

郭中旋並沒有理會那人，祇是望着宋子萃。

宋子萃的打扮，與昔日當然已是大大不同。

經過這兩年多不見天日的生涯，他變得蒼老瘦削，不過，外貌雖然有些變改，但他的氣度仍在。

「是你？老六？」

宋子萃聽了，冷笑道：「郭幫主，好親熱的稱呼！」

郭中旋有些愕然道：「老六，我想得你好苦啊，你究竟去了那裏？」

「你還記得起我？」

「當然記得，咱們是兄弟，怎會把你忘記？請坐，請坐！」

宋子萃見他如此客氣，心中更爲氣憤，不過，他在這次人生考驗之中，已學會了小心謹愼，因此，他也依言的坐下。

那人拱手對郭中旋道：「郭幫主，這位果然是你的故友！」

郭中旋道：「宋兄弟不單是好友，簡直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兄弟，你說是嗎？」

宋子萃冷笑。

郭中旋立時覺得有些不妥，道

：「劉守，你冒犯了我六弟？」

原來這人叫劉守。

劉守道：「我在衆勝賭坊……」

郭中旋道：「劉守，你不用說了，如果眞有冒犯我六弟，那麼，你先向我六弟賠罪！」

劉守倒也是個聰明人，見郭幫主如此說，已認爲自己曾冒犯這位客人，依此可知，幫主與這人交情定是十分深厚。

劉守轉身向宋子萃，拱手道：「在下劉守，向宋公子賠罪！」

宋子萃道：「這個不必！」

郭中旋道：「六弟，我這位兄弟，負責在下面打點一些賭場雜務，假若開罪了你，六弟你大人有大量，想你不會怪責！」

宋子萃道：「沒有，我反而要感謝劉兄弟帶我到這裏，否則也難見到郭幫主！」

郭中旋道：「劉守，難得我六弟寬洪大量，今晚罰你多喝三杯，以示謝罪！」

劉守道：「遵命！」

他退過一旁，不再多言。

宋子萃看在心裏，知道郭中旋領導下的蝙蝠幫，實在不差。

郭中旋道：「六弟，你過去兩年，去了那裏？」

宋子萃望着郭中旋，見他表情十分自然，並不是做作，心中大惑不解。

他並不立刻回答。

郭中旋道：「這六位都是我幫的兄弟，老弟，你有甚麼話要說，即管說，不用介懷！」

宋子萃本來想單獨與郭中旋對話，但見他如此說，也不再加以理會，道：「我去了那裏，你當然知道！」

郭中旋道：「我一直爲這件事打聽……想起當日，我們各接到了喬幫主的命令，你先去揚州，而我被幫主派上了京城！」

「京城？」

「是，你也知道，我們那次所要做的案，是一件大案，喬幫主爲了安全起見，派我到京城，打探京城中刑部人手調動，以防破壞我們的計劃！」

宋子萃道：「這計劃……」

郭中旋嘆了口氣，道：「這計劃自你失踪之後，立時變得七零八落！」

「七零八落？怎會？」

「京城內氣氛也十分嚴峻，他們也收到風聲，知我們聚寶幫會犯此大案，派了很多著名捕頭南下，我收到了這消息，立時回來。」

「你並不是回總部，而是去揚州！」

「到揚州？我到揚州作甚麼？」

宋子萃簡單而直接的道：「告密！」

「告密？告甚麼密？」郭中旋反應極大。

「當然是向曲磊告密！」

「曲磊？是甚麼人？」

「金牌捕手曲磊，你怎會不知？」

「我聽過此人……不過，我並沒與他接觸過，更沒有向他告甚麼密！」

「你還抵賴？」宋子萃站了起來。

郭中旋也站了起來，他身旁的人也分別站了起來，一時之間，大廳之內，氣氛變得異常緊張。

郭中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道：「六弟，假若你要指責我甚麼，請即祇管開口！」

宋子萃道：「你向曲磊告密，使我被捕，衙門立時判決，把我發配敖洲！」

「甚麼？」郭中旋的表情是絕不相信的表情。

他頓了一頓，似乎是要好好整理一下宋子萃所說的每句話，才道：「六弟，你被捕而且發配敖洲？」

「宋子萃福大命大，在牢裏熬過了兩年！」

「據說敖洲監獄……」

「你也知道，你一定以爲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出來，你便可以安枕無憂！」

郭中旋聽了，十分惱怒道：「六弟，自你進來，我一直忍讓着你，一來因你是我們以前聚寶幫的兄弟，也曾出生入死，二來我們多年不見……你爲何一直指責我，誣蔑我向捕頭告密，你有何證據！」

宋子萃道：「我當然是有證據！」

「快說！」

「郭中旋，你是下毒高手，這點你不會否認？」

「當然不會！」

「你一直戴着的鯊皮手套，爲甚麼而今又不戴在你手上？」

郭中旋看看自己雙手，道：「而今我在自己的幫會之內，爲甚麼我還要戴手套？」

「對，但你出外，尤其是在江湖走動，你一定戴這鯊皮手套？」

「當然。」

「好極，你既承認，還有甚麼話好說？」

郭中旋仍不明白地道：「六弟，我的鯊皮手套，與我去告密，兩者之間，有何關係？」

「我去找過曲磊！」

「他說是我？」

「不，他也是個吃江湖飯的人，他並不會供出告密者，不過，他示意，那個告密者曾雙手按在他肩膊之上，而那雙手戴有鯊皮手套！」

郭中旋呆了一下，半晌却大笑

起來，道：「六弟，天下人戴鯊皮手套的人只有我一個？」

宋子萃聽了，一時為之語塞。

「好了，假若你懷疑我，應該並不單從一雙鯊皮手套便下定論，我為甚麼要向衙門告密，拘捕了你，使你下獄，我有甚麼好處？」

宋子萃兩年不見天日，心裏只有一股怨氣，並沒有仔細想清楚。

郭中旋見他不答，又道：「請再想一下，我郭中旋在聚寶幫之時，可曾待薄你？對你生了嫌隙？」

宋子萃自然而然的搖搖頭。

事實上，當日在聚寶幫之時，郭中旋對宋子萃，雖然說不上十分要好，但他對宋子萃也像兄長一般，只因年紀不同，當然不像他與「浪裏飛狐」原祖澤那麼投緣。

宋子萃被捕，甚至被殺的話，對郭中旋實在沒有甚麼好處。

郭中旋道：「再說，我當時在京城，與揚州之間，相差十萬八千里，我怎能告密？」

宋子萃道：「你說你北上京城，有誰知道？」

這話實在令郭中旋無以為對。

忽然，後面六人之中，有一人挺身出來，這人是六人之中，年紀最大的一位。

「我知道！」那人道。

宋子萃望着那人。

「在下叫閔子勝……」他向宋子萃拱了拱手，又道：「以前我也是在聚寶幫，只不過身份低微，宋副幫主，你當然不認得我！」

宋子萃對這位閔子勝眞是沒有印象。

閔子勝續道：「宋副幫主排行第六，是第六位副幫主，與第五副幫主『浪裏飛狐』原祖澤副幫主極為投契！」

這話無疑是證明他自己早已投身聚寶幫。

「兩年之前，郭幫主——當時他是聚寶幫的第三副幫主，奉喬幫主之命，北上京城，我也隨行！」

郭中旋點了點頭。

閔子勝續道：「宋公子，閣下來蝙蝠幫，我們完全不知道，因此，我並沒有與郭幫主商量夾過口供來騙你，這一點你當然明白，不過，還有一個重要的證據……」他走上前來，向宋子萃伸出了手臂。

只見閔子勝手臂之上，有個刺青。

那並不是一個普通刺青，而是一個虎頭，是京城衙門拘捕了犯人之後，刺青在犯人手臂。

這個刺青，是京城獨有，幫會中人，人人皆知，而且這個刺青顏色仍十分新鮮。

閔子勝道：「當年我在京城，一時不小心，在京城的街道上，被大內密探發現我是黃榜之上有名的人！

「聚寶幫從事的都是非法勾當，很多幫眾根本是身有重罪，被列上黃榜通緝。

「本來，我是脫身不得，尤其是臂上被刺了這個東西，幸虧郭幫主不知費了多少人力物力，黃金白銀，才可以把我弄了出來，這事我一直感激幫主！」

郭中旋道：「你不用再說，照顧下屬當然是我的職責！」

「那時，我實在害怕連累幫主，也就誤了幫中大事，這件事情，幫中很多兄弟也知道！」

郭中旋道：「六弟，這事我沒有提出來，是因為我不想你誤會，如果你仍不信，可以再查！」

宋子萃聽了這一番言詞，也覺郭中旋實在無可懷疑，他既沒有告密的動機，而且有人證，而他當時根本不在揚州，他並不是告密者。

郭中旋又道：「六弟，還有一點，你有沒有想過？」

「甚麼？」

「假如我是那個告密者，我會否仍戴着鯊皮手套前去，好讓我這特殊標誌顯示在人們面前？我是否這麼笨的一個人？」

宋子萃聽了，臉有愧色。

郭中旋道：「六弟，你還有甚麼懷疑？」

宋子萃搖了搖頭。

「好極，好兄弟，你對三哥沒有懷疑，我才安心，今晚你要好好跟三哥喝一頓！」

宋子萃道：「老六開罪三哥，請三哥原諒！」

「老六，再說這些話，就不是好兄弟了！」

這時，整個大廳氣氛才鬆馳下來。

宋子萃道：「三哥，請問你又如何立了這蝙蝠幫？」

「說來話長，兩年之前，自你失踪之後，我們所策劃那件事，已完全散了，喬幫主召了眾人回到總部，單獨是你沒有回來，喬幫主開始性情大變！」

「怎麼？」

「我們也不明白，喬幫主一向十分愛惜他的女兒喬丹丹——你當然知道！」

「丹丹發生了甚麼事情？」

「喬幫主似乎曾罵了她一大頓，並且禁錮着她。」

「禁錮？」

「是的，不准她出門，但後來，她悄悄離開，以後，甚至不知所踪！」

「丹丹出了甚麼事？」

「我不知道。」

「幫中又如何？」

「幫中情形更壞，喬幫主失去

了女兒，又與各副幫主賭氣，我們向他多番相勸，他也不聽，他很多時候，似是挑撥幫中兄弟，弄得人心惶惶，後來，喬幫主也死了！」

「死了？」宋子萃實在想不到。

「喬幫主一死，聚寶幫便散了！」

「因此，你們各自為政！」

「是的，我與一些手下，來這裏組成了『蝙蝠幫』，日子也算不錯！」

「其餘的兄弟？」

「老大組了『鐵掌幫』、老二是『金算幫』、老四是『翠竹幫』，還有你的老友組了『飛狐幫』。」

「他們在不同的地方？」

「老大在湖南、老二在河北、老四在浙江、老五在甘肅！」

宋子萃道：「我們各兄弟，可算是各散東西了！」

郭中旋也嘆了口氣，道：「各人遠離也好，這樣互不侵犯，還免强可以保留一點昔日兄弟之情！」

宋子萃聽到郭中旋的口氣，都明白他們是口和心不和，也暗自慨嘆，人在這江湖，並不容易。

郭中旋道：「六弟，你又如何走了出來？」

宋子萃把自己被捕的情形說了一遍，但在獄中情形，並沒有說得清楚，更沒有說遇到奇人公孫佳的事情，只是說因為獄中突然大赦，才有機會出來。

郭中旋聽了，道：「老弟總算是命大，很多人進了敖洲監獄之後，永無翻身之日。」

宋子萃黯然。

郭中旋道：「六弟，你不要走了，在我幫中，就做我的副幫主吧！」

「多謝三哥愛護，我想我暫時仍沒有心情，我一定要找到陷害我入獄之人，我才會罷手！」

「我明白你的心情，而今你找到了我，也明白了事情的眞相，你會再找誰？」

宋子萃並沒有回答。

郭中旋也明白，不再追問，只道：「無論如何，你要在這裏多盤桓幾天。」

「不，我會盡快離開！」

郭中旋道：「你至少也要好好在我這裏喝一杯，兄弟一別兩年，我們應該好好共謀一醉！」

「謝謝三哥！」

那夜，郭中旋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宴會，又介紹他蝙蝠幫中得力兄弟，一一與宋子萃見面。

看來蝙蝠幫在這兩年的崛起，做得不錯。

在宴會之中，宋子萃特別向那位叫劉守的謝罪，與他喝了幾杯，劉守也沒有介懷，只是大讚宋子萃武功，郭中旋也沒有甚麼，只以為宋子萃武功一直很好，而今更進一步，也沒有甚麼特別感覺。

宋子萃在席散之前，向郭中旋敬了三大杯，並道：「多謝三哥盛情，明天一早我便上路！」

「不多留一兩天？」

「不，三哥你明白我！」

郭中旋道：「六弟，日後有甚麼需要我們的地方，大可隨時找我，或者吩咐我這些蝙蝠幫的兄弟！」

蝙蝠幫眾都同時叫好，碰杯答應。

* * *

翌日清晨，宋子萃沒有驚動人，便離開了蝙蝠山，他心中已有另一個計劃。

他決定先到湖南，找老大都慶朋。

當日，聚寶幫中有六個副幫主，雖說各人不分大小，但都慶朋在他們之中，年紀最大，跟喬萬石幫主也最久，眾人亦尊重他年紀最長，經驗最豐富。

因此，宋子萃相信，這件來揚州擄人勒贖的勾當，整件事的計劃，除了喬幫主之外，他是應該知道得最多，最詳細的了。

他買了一匹好馬，直奔湖南。

宋子萃很容易便打聽到了「鐵掌幫」。

都慶朋外號「鐵傘鋼鈎」，是因為他有兩件兵器，隨身攜帶。

那具鐵傘，眞正是用精鐵所製，並鋪上了上等天蠶絲帛，不單用來擋風遮雨，更可用來擋去一切暗器。

平日，他用這鐵傘也打敗了不少江湖豪傑，但他並不十分喜歡殺人，用鐵傘可以減少見血，不過，遇到强敵，對自己生命有所威脅，他便會出另一件武器，便是那鐵鈎，鐵鈎一出，所向披靡！

那日，宋子萃來到了湖南井山，很多人都說「鐵掌幫」的總部便在這裏。

井山並不是一個繁華的地方，反而是一個山區，相當貧瘠，「鐵掌幫」以此地為大本營，宋子萃並不覺得奇怪，早年喬幫主曾經教導眾人，組織幫會，並非一定要在大城之中，因為大城，競爭的人極多，遇到危險必然也多。

但在貧瘠之地，建立幫會總部，雖然沒有氣勢，但比較安全，只要幫眾肯為本幫多效勞，幫務就算在貧瘠山區，也一樣大有可為。

都慶朋也許便是這樣一個人，他為利多於為名，因此，他的「鐵掌幫」建於井山之上。

有過了上次「蝙蝠幫」的經驗，宋子萃不想再多生枝節，只望早日見到都慶朋，立時把事情弄清楚。

鐵掌幫的總部在井山之上。

那列古堡形式的建築，雄霸了整個山坳，外面並不是非常有氣勢，但處於險要之地，十分安全。

總部門前，並沒有甚麼守衞，只有兩個嘍衆。

宋子萃上前，拱手道：「在下想見貴幫幫主！」

那嘍囉道：「請問閣下是誰？」

「在下姓宋……」

另一個嘍囉聽了，打量了宋子萃一番，也不再多問，便進了門內。

宋子萃正覺得奇怪，心想：連我名字也不知道，便急忙入內，究竟有甚麼事？

不一會，那嘍囉出來，道：「宋大夫，請！」

「宋大夫？」宋子萃覺得奇怪。

那人恭敬迎入，宋子萃經過大門，覺得這大門非常厚重，看來這「鐵掌幫」外表平凡，裏面並不簡單。

來到一個院子，院子內草木凋零。

宋子萃再往前走，却不見了那個引路的嘍囉。突然，院子四角，有人奔出來。

幾十條漢子手持刀劍。

宋子萃並不以爲意，祇道：「這是貴幫待客之道？」

那些漢子也不理會，一同撲了過來。

宋子萃起初以掌震開了幾人，他們後排的人又再攻來，刀劍齊來，招招殺着。

宋子萃一邊以掌撥開他們，一邊道：「我祇想見貴幫幫主，別無他意！」

有人道：「你想見幫主？沒有那麼容易！」

宋子萃道：「那麼，我怎樣才能見到幫主？」

一排人又湧過來。

很明顯，這羣人的意思是，祇要打敗這一排而來的人，才有機會。

宋子萃左右手齊翻，連奪一刀一劍。

他左手持刀，右手持劍。

衆漢子根本看不清他使的是甚麼招式，祇見刀劍在他們眼前閃過，便有七八個漢子，滿身鮮血，躺在地上。

衆漢子見宋子萃如此厲害，不敢再上前。

突然，有兩個人上前。

左邊一個，手持一柄鐵傘，十分威武。

右邊一人，手持一個鋼鈎，非常勇悍。

宋子萃心想：「都慶朋外號是『鐵傘鋼鈎』，是他著名的武器，怎會一分爲二？」

宋子萃道：「我要見幫主！」

兩人同道：「咱們便是幫主！」

「你們……」

「我是鐵傘……」那人把鐵傘揮動，然後把鐵傘一張，「蓬」的一聲，十分威武。

「我是鋼鈎……」他把閃閃發亮的鋼鈎，在空中劃了幾下，發出破空的聲音。

兩人武功並非上乘，不過，與剛才那些嘍囉相比，當然是大有差別。

宋子萃想再說話，二人已急不及待，一齊攻來。

那個手持鐵傘的，從左邊攻來，宋子萃前後閃避，一連躲了他十來招，氣得他越使狠勁。

手持鋼鈎的，向着宋子萃臉龐鈎來，似乎要使他面目全非，宋子萃也是利用巧妙的身形，一一避過這些異常狠毒的招數。

宋子萃突然向左右發出兩掌，兩掌勁力普通，但也震得二人虎口發痲，不過，他們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反而攻勢更凌厲。

尤其是那持鋼鈎的，一招狠似一招。

宋子萃突然想到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他突然虛晃一招，持鐵傘的那人，看得清楚，以爲有機可乘，持傘便進，宋子萃正是誘他深入。

登時，宋子萃一手扣下，已握了他持鐵傘的手腕，那人手臂一痲，已沒有了感覺，宋子萃已遙遙控制了他的手臂，而那持鋼鈎的又已攻來。

宋子萃便控制着那持鐵傘的，與持鋼鈎的互相對峙起來，並且鐵傘與鋼鈎碰着，發出鏗鏘的聲音。

在旁觀看的嘍囉幫衆看得奇怪，本來是二人猛攻宋子萃，而今却成了鋼鈎攻鐵傘。

持鋼鈎的也覺非常奇怪，他想把攻勢略爲減弱，但持鐵傘的那人，却招招進迫，令持鋼鈎那人大惑不解。

持鋼鈎那人見越發不對勁，叫道：「雄哥，你怎麼了？你是否……」

那個持鐵傘的，名叫雄哥，叫道：「發弟，這人……這人有點邪門，快叫……」

這個叫發弟的人，當然覺得宋子萃邪門，因爲自己本來是攻擊他的，而今却是被他控制於手上，變成猛攻向自己人。

宋子萃見已戲弄他們差不多，突然奪了那人鐵傘，把傘撐了開來，一撥之下，把「雄哥」撥向「發弟」。

雄哥被傘一撥，好像一個炮彈似的撞向發弟。

發弟當然不能以鋼鈎來迎接，他把鋼鈎向旁一偏，以自己身體接着雄哥衝來之勢。

這一擺動，宋子萃已然來到他身旁，並且又是一拍發弟手腕，反已奪了鋼鈎過來。

宋子萃這一下搶傘擲人再奪鈎，手法之快，令在旁的人眼花撩亂，似乎並未看清楚發生了甚麼事，兩人已被宋子萃控制了。

宋子萃道：「帶我去見幫主！」

「我們便是……」

宋子萃把鋼鈎在發弟面前一鈎，那個鋼鈎離他臉頰不及三分，他祇感到鋼鈎那熱辣辣的感覺，假如再接近一些，他整塊臉皮大有可能被鈎了下來。

他不敢再說話，也沒有能力再說話。

雄哥叫道：「好，好，我帶你去，你不要傷我二人！」

宋子萃道：「以你們這些微末武功，又怎能當『鐵掌幫』的幫主？」

兩人無言。

「鐵掌幫幫主是一人，外號『鐵傘鋼鈎』都慶朋，怎會成了你們兩人？」

本來是圍觀的幫衆嘍囉，都叫嚷起來。

宋子萃登時明白，這二人可能是奪了眞正幫主的地位，而其中一些，仍然擁護舊幫主，也有一些擁護這兩人，因此立時發出詛語。

他們甚至互相毆鬥起來。

宋子萃對那兩人道：「帶我往見都慶朋！」

兩人無奈，領着宋子萃，往大宅內而去，轉了幾個彎，路上一直有嘍囉把守，他們見了宋子萃，也見到兩人被控制，有些人想動手，也被二人喝止。

終於，他們來到一道門，大門緊閉。

「他在裏面了！」

宋子萃道：「他？他是誰？」

「是以前的幫主！」

「甚麼？是以前的幫主？他怎麼了？他是否授權你們二人當新幫主？」

二人似乎不知如何作答。

宋子萃知道，當中一定有一些奇情曲折，不過，祇要見到都慶朋，一切都會清楚。

爲了安全起見，他推了二人上前，讓他們在前，作擋箭牌。

二人全力把門推開。

門後面是一個大房間，裏面却是十分陰暗。

宋子萃不敢這樣入內，祇叫道：「都幫主！」

裏面並沒有人回應。

「都幫主！」

裏面傳來一陣咳嗽之聲，然後是一陣沙啞的聲音，道：「你們又弄甚麼花樣？我不是幫主了，你們要做甚麼也可以，不要再來煩我！」

「都幫主，我是遠道而來，拜會幫主的！」宋子萃提高了聲音。

「而今一切不關我事，你去找『鐵傘』亞雄，『鋼鈎』亞發……」

宋子萃快手點了亞雄亞發二人的穴道，然後一人一脚，踢了二人入內，他自己也跟了入內。

這個房間倒也十分大，却祇有一燈如豆，非常黑暗，不過，宋子萃却看得一淸二楚。

祇見盡頭處有一張大床，床上躺着一人。

宋子萃走近那油燈，剔起燈花，立時，整間房光亮起來，躺在床上的正是都慶朋！

都慶朋並不習慣這亮光，用手遮眼，不過，他仍然一眼便瞥到，有兩人似跪非跪的在他床前。

他似乎有些吃驚。

宋子萃忍不住叫道：「老大！」

「老大」這兩字，並非一般人叫的，都慶朋有些緊張，抬眼一望，人呆了半晌。

都慶朋臉容憔悴，臉有病容，道：「是你……是你……我是不是病憎了？」

「老大，是我！」

「你是……老六！」

宋子萃道：「正是，老大，你還認得我，證明你並沒有甚麼大病！」

都慶朋坐了起來，似乎有些吃力，道：「你怎麼會來這裏？」

宋子萃道：「我們的事稍後再談，這兩個自稱幫主的人，怎樣發落？」

都慶朋看着二人，怒道：「你這兩人，狠心狗肺，給我殺了！」

二人驚駭之極，因爲他們知道，祇要宋子萃聽都慶朋的話，要殺二人，便像捏死兩隻螞蟻一樣，

宋子萃踢開二人穴道。

亞雄叩頭道：「義父，饒命！」

亞發也道：「義父，咱們知錯了！」

宋子萃聽了，立時明白其中故事。

都慶朋怒道：「你們還認我作甚麼？殺了，殺了……」

兩人立時叩頭如搗蒜。

宋子萃知道，他們當中定有很多恩怨，他不想插手其中，道：「老大，押了二人入牢，讓你身體好些，才再發落，如何？」

都慶朋道：「既然老六你如此說……」

宋子萃又再點了二人穴道，叫道：「你們二人守在門外！」

兩人動彈不得，但暫時逃過了被殺，倒也不迭地點頭，宋子萃又再一人一脚，踢了他們出外，並且讓他們守着門口，宋子萃關上了門。

都慶朋想下床，但全身無力，根本下不了床。

宋子萃立時上前，道：「老大，你不用下來！」

都慶朋道：「老六，多謝你來救我性命！」

「不用客氣。」

都慶朋嘆了口氣，道：「老六，你究竟去了那裏？」

宋子萃聽了這話，便試探道：「老大，你怎會不知我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我問過幫主，他一直支吾其詞！」

宋子萃非常小心觀察都慶朋的臉色，看來他並不是做作。

「喬幫主已死？」

都慶朋點了點頭，表情有點傷感。

「事情究竟是怎樣的？」

「自從我們與喬幫主策劃那大勾當之後，你先去了揚州，我被派往金陵，你知道嗎？」

宋子萃搖了搖頭。

「也許，當時喬幫主太過謹慎，雖然我們是兄弟，他並不把每一個細節都告訴我們，我被派赴金陵，是爲了去監察那兩家大富豪！」

「那兩個在怡香院內二世祖的父親？」

「正是，這兩家人大概太有錢了，竟然這樣荒唐，要運錢往揚州，支持兩個敗家仔！」

「你的責任是……」

「當時，我接到幫主的命令，假若事情沒有甚麼變動，我便監視他們，他們已約了鏢局，護送金銀，前去揚州，到了揚州，我們便依照原來計劃，但假如其中有變，我們便在途中，先下手爲强！」

「結果呢？」

「我在金陵監視了七天，突然，我接到了幫主飛鴿傳書，召我回去！」

「爲甚麼？」

「據說是事情有變！」

「怎麼變？」

「我不知道，回到聚寶幫總部，喬幫主正在大發脾氣，而師妹喬丹丹亦不知去向！」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一直向幫主打探，可惜，他心情極壞，稍一不如他意，大喝大罵，連我也沒理會！」

都慶朋可算是喬幫主得力助手，也是與他一起開山劈石打天下的夥伴，爲何喬幫主突然會如此對他。

「後來，幫中謠言四起，你又沒有回幫，我們聽得謠言多了，也各起疑心。」

「於是，後來……」

「後來，喬幫主也死了，他死後，更是羣龍無首，我們便四分五裂了。」

「這事我也略有所知。」

「那麼，老六，你知老大爲人，你可以告訴我，你究竟去了那裏？」

「敖洲！」

「敖洲？那地方並不是個甚麼出名的地方，除非……」

「正是！」

「敖洲監獄？」都慶朋似是驚叫起來。

宋子萃仍然一直在小心觀察都慶朋的表情，表情告訴他，都慶明並非做作，他實在不知道自己進了敖洲監獄。

「怎會？」

「事實是如此，我赴揚州，住進怡香院之內，幫中知道的人，祇有我們兄弟。」

「是的，還有師妹，幫主當然知道。」

「那麼秘密，我竟被人出賣、告密，結果我被金牌捕手曲磊拘捕了。」

「他武功不及你。」

「一來是事出倉促，二來他也害怕敵不過我，使了下三濫的迷香，那才得手。」

「他手段太卑劣。」

「卑劣的並不是他，而是向他告密的人。」宋子萃厲聲的大叫，震得都慶朋耳膜幾乎聾了。

都慶朋道：「老六，你懷疑我？」

宋子萃並沒有說話。

「你找過曲磊？」

宋子萃點了點頭。

「他怎麼說？」

「他是個有名氣的捕頭，他不會揭發告密者，這一點你也明白。」

「他不怕死？」

「他在我面前，寧死也不說。」

「一點也沒有透露？」

宋子萃點了點頭。

都慶朋有些緊張，道：「透露了甚麼？」

「鯊皮手套！」

都慶朋道：「他？不會是他！」

「你也知道？」

「當然，幫中常戴鯊皮手套的，祇有『白日蝙蝠』郭中旋，一來他並不是那些沒有義氣的人，二來，他去告密，也不會戴鯊皮手套。」

都慶朋仍然是頭腦清晰。

「那麼，你認爲是誰？」

「我不說是誰，我先說我自己，當日我在金陵，離揚州有七天以上的快馬路程，我去告密，時間上並不許可，當時，我身負重任，監視兩富豪的金銀財帛，他們已托了金陵鏢局，我正忙於監視他們的

鏢頭。」

「這些事情，老大，不要怪我，有甚麼人可以作證？」宋子萃道。

「我不怪你，老六，我一時好心，也是好心有好報。」都慶朋道。

「我不明白！」

金陵鏢局七個鏢頭，後來因爲一次失鏢，沒有面目再回金陵鏢局，却投靠了我『鐵掌幫』，他們並不是七個都來，祇有四個，在這次篡位之中，他們一直站在我這一邊，可惜……」

宋子萃道：「可否找他們來？」

「可以！」都慶朋又想站起來，不過，仍是力不從心。

宋子萃道：「老大，不用勞動你。」

他走向大門，亞雄亞發依然像兩隻狗守着大門。

宋子萃踢了亞雄一下，道：「你去找……」

「他們四個分別叫杜飛、孟全木、伍然，還有陸高。」都慶朋道。

宋子萃道：「聽到了沒有？」

亞雄道：「聽到，我立刻去找他們來。」

「不過，你千萬別弄花樣，否則，我先殺亞發，你明白嗎？」

「明白！」

亞發道：「好好依從這位英雄，你要顧着小弟的命才好。」

亞雄唯唯喏喏，轉身出去。

宋子萃爲了使亞雄不起異心，他等了一會，讓亞雄轉了一個彎，才一閃身，來到他面前。

宋子萃的身法，眞是快如閃電，嚇得亞雄臉如土色，道：「你怎會……」

宋子萃道：「我祇想告訴你，我要找你，要殺你，是易如反掌。」

「是的，是的，我立刻往找那四人。」

宋子萃一閃，便不見了人。

亞雄當然不敢弄些甚麼花樣，不一會，已帶了四人入內。

宋子萃當然不讓都慶朋與他們交談半句，便問道：「兩年之前，都幫主去過金陵？」

四人同時點頭。

「其間有沒有離開？」

四人也同時搖頭。

其中一人道：「他一直監視我們，也就是在這段期間，我們認識了都幫主，後來，我們來投靠。」

宋子萃道：「我明白了！」看來這些口供，全都屬實，並沒有半點作僞。

「你相信了嗎？」都慶朋問。

宋子萃點了點頭。

都慶朋道：「我吩咐他們辦一些事，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們再召集幫衆，告訴他們，亞雄亞發想奪我位，已徹底失敗，我仍是『鐵掌幫』幫主！」

四人同道：「是的，幫主，幫主！」

「一切拜托你們了！」

「幫主放心！」

四人退出了，宋子萃又再踢了亞雄出外，點了他穴道，仍然與亞發二人，像狗一樣守門。

宋子萃有點頹然的坐在都慶朋的床邊。

都慶朋道：「有些失望？」

「沒有，我在慶幸，不過，我還是會繼續查下去，一直找到那個出賣我的人爲止！」

都慶朋道：「我希望那告密者並非出自我們五位兄弟之中任何一人。」

「老三『白日蝙蝠』郭中旋不是，老大『鐵牢鋼鈎』也不是……對了，老大，你外號『鐵傘鋼鈎』怎麼會使這兩種兵器落在這兩個孽徒的手上？」

「這事說來話長——自從喬幫主死後，喬丹丹也失了踪影，我們六個副幫主中，你失了踪影，我們五個聽了謠言，也都散了，各自建了自己的幫會。」

「這事郭中旋已告訴過我。」

「我在這裏，經營也不錯，附近方圓百里，對我們『鐵掌幫』敬畏有加，我知道幫會最重人手，收了這兩個嘍囉——亞雄與亞發，他們開始之時，幫助我穩定幫會，出生入死，也算不錯，可惜……」

「他們好高騖遠？」

「正是，我認他們作爲義子，並教他們學了我的兩種武功，他們天資較差，不能兩樣皆學，因此，一人學了一種，這樣也好！」

「不過，他們二人合起來，武功也大大不及你。」

「其實武功是否高强，也不太重要，祇要幫中人齊心合力，勢力自然會壯大，他們却趁我這半年得了一個怪病，才篡奪了我幫主之位，幸好老六你趕來，救我於水火之中。」

宋子萃道：「這兩人恩將仇報，讓我替你……」

「不用，待我病好，再召集幫中所有人，當衆把他們殺死，以警效尤。」

「對，這也是個好辦法。」

「你還有甚麼打算？」都慶朋問道。

「我不知道，我會到河北。」

「找老二？」

宋子萃點了點頭。

都慶朋似乎有些話欲言又止。

宋子萃試探道：「老二怎樣了？」

「聽說他的『金算幫』也不錯。」

「老二外號『密底金算盤』，是個非常精明能幹的人，他自己組織幫會，當然興旺！」

「你以爲他……」宋子萃祇是脫口問道。

都慶朋却沒有出聲，祇是稍爲搖頭。

宋子萃有些緊張道：「他怎樣？」

都慶朋仍然沒有出聲。

「有甚麼話，老大何妨直言？」

「你與喬師妹感情很好，對嗎？」

「是的，這事亦是整個聚寶幫也差不多知道的事實，我當然不會否認。」

「但有兩個人應該不知道。」

「誰？」

「喬幫主。」

「他不是不知道，他可能對我有些嫌棄。」

「不是嫌棄，而是……他看得起你，認爲你應該以事業爲重，不應太看重兒女私情。」

「也許是，喬幫主曾經對我說過，他自己因爲有了家室，甚至有了女兒，因此局限了他聚寶幫的發展。」

「其實，當年咱們聚寶幫也不錯，已經有了六個副幫主，將來前途應是無可限量。」

「不過，他認爲仍然未足夠，如果沒有家庭拖累，他的發展更加……這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要求，喬幫主對自己要求極高而已。」

「你怎打算？」

「當時我打算完成這宗買賣之後，便與喬丹丹一起，向幫主提親。」

「結果……」

「結果當然沒有了。」

「你可知喬丹丹去了那裏？」

「不知道，你可有她的消息？」

都慶朋搖了搖頭。

忽然，宋子萃想起都慶朋剛才說過一句，追問道：「還有誰不知我與喬丹丹青梅竹馬？」

「既是青梅竹馬，更是兩情相悅，那會有人不知？」

「不過，你說仍然有一人不知，誰？」

「老二！」

宋子萃笑了起來，道：「老二怎會不知？」

「當然，他應該知道，不過，他曾經……我也是聽說來的，不能作得準。」

「甚麼？」宋子萃緊張起來。

「據說老二在你失踪之時，曾經向幫主提親。」

「甚麼？」宋子萃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都慶朋沒有再說下去，也許，他認爲宋子萃對他有救命之恩，因此，把自己道聽途說之言，也告之宋子萃。

「不會？不會吧！」

「我實在不清楚。」

宋子萃雖然有些氣憤，但當時，他有了另一個想法，道：「他會不會一直暗戀喬師妹，爲了要娶喬師妹，他不惜向喬門告密？」

「我不敢說！」都慶朋道。

宋子萃心頭升起了一陣火焰，憤怒的火焰。

都慶朋道：「老六，這事事關重大，你還是查清楚才好！」

宋子萃站了起來。

「你要走了？」

宋子萃點了點頭。

「不，不！」都慶朋掙扎起來，但身體虛弱，一時心急，幾乎跌下了床。

宋子萃扶了他起來。

都慶朋喘氣道：「你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上路也不算遲，初家賢在河北，他的金算幫也在河北，他若有罪的話，也逃不了！」

「但我非常心急要找他！」

都慶朋又再喘氣。

這時，宋子萃因爲扶着都慶朋，感覺到他的氣脈似乎有些怪異，便先扶他坐好，然後爲他把脈。

宋子萃以前並不懂得岐黃醫理，不過，在黑牢中兩年，與公孫佳日夕相對，研究學習「龜息功」之時，很多時也要談及脈理，因此，他而今對脈理也有一些心得。

都慶朋喘着氣，道：「老六，你也學會治病？」

宋子萃道：「不，不過，我按你脈息，你似乎並不是患了甚麼病！」

「我也不知患了甚麼病。」

「你看過大夫？」

「有，但大夫都說我內臟有些問題，加上年紀大了，身體大不如前！」

「誰爲你請大夫？」

「亞雄亞發！」

「你日常生活，他們爲你打點？」

「一直如此。自從我收了他們爲義子後！」

宋子萃道：「這兩個眞是狠心狗肺的人，你對他如此好，他們竟……」

「他們怎樣？」

「他們可能一直在你食物內，下了一種慢性毒藥，因此，你的身體慢慢衰弱下來！」

都慶朋聽了，十分氣憤。

「幸好還沒有殺死他們，否則要找解藥也難！」

「叫他們進來，讓我一傘打死一個，一鈎鈎死一個！」

宋子萃道：「老大，你冷靜一點，讓他們知道，以此來要脅你，那更麻煩！」

「那怎麼辦？」

「讓我來試試，拿回了解藥，你自己再作決定！」

都慶朋道：「好，一切拜托你了！」

「你先躺下。」

宋子萃走到門處，那個亞雄和亞發，仍伏在門外，他們穴道不能自解，滿臉頹喪。

兩人一見了宋子萃，齊道：「請高抬貴手！」

宋子萃道：「你們對不起幫主，應向他認錯！」

二人見可以活命，也不計較甚麼。

宋子萃推了二人入內，二人跪在都慶朋床前。

「還不叩頭認錯？」宋子萃喝道。

二人立時叩頭如搗蒜。

宋子萃在他們後面，突然一人加了一脚，兩個人沒有防，翻了兩個觔斗。

一時之間，他們身上的東西都跌了在地上。

宋子萃眼快，一手便撿起了一個小瓶。

亞發見了，臉色大變。

宋子萃道：「亞發，這是甚麼？」

「是……是一些金創藥！」

「金創藥？可以外敷內服？」

亞發點了點頭。

宋子萃轉向亞雄，道：「亞雄，你身上也有不少傷，特別這一脚，你一定有內傷！」

「我……我不……」

「我便用這些『金創藥』……」他强調這三個字。

亞雄登時臉色大變。

「不，不必了！」

「怎會不必，你吃了你這位兄弟的藥，一定藥到病除，沒有積患！」

「不，不……」

「爲甚麼不吃？」

亞發並沒有說話，但表情十分焦慮。

亞雄已掩着自己的口，表示他不會吞服。

宋子萃問道：「爲甚麼不吃，你不相信你兄弟？」

「不，不，這……這是毒藥！」

「毒藥？」宋子萃故作驚奇之狀。

「是他用來向義父每日下毒！」

亞發聽了，非常憤怒。

宋子萃道：「亞發，我不會理他的話，好，你來，你自己服下！」

亞發聽了，猛然後退，也用手掩了口。

很明顯，這小瓶之內，正是毒藥，用來毒都慶朋的。

「解藥呢？」宋子萃道。

亞發並沒有回答。

亞雄道：「亞發，你還不拿出來？」

亞發從身上拿出了一包用紙包成的藥粉，因爲只是一小包，緊貼他身上，所以剛才被踢翻了兩個觔斗，沒有被抖了出來。

宋子萃道：「我怎知是眞是假？」

亞雄與亞發答道：「是眞的！」

「你怎能證明？」

兩人當然都沒有辦法。

都慶朋起來：「我有一個辦法，你們兩人，都先吃下這毒藥，然後，我再把這些解藥給你們吃，如果沒有毒死的話，那麼，便可證明這是眞解藥！」

兩人面面相覷。

亞雄道：「幫主、義父，我知我錯了，請你大人有大量，原諒我們！」

亞發也哀求道：「義父，我們一時貪心，我們……我們不是人，不是人……」說到這裏，竟然大哭起來。

都慶朋道：「你們都認錯了，好極，不過，仍然先服毒藥，以便證明這是眞解藥！」

二人似是無奈。

宋子萃道：「你們張開口！」

亞雄道：「大俠士，這毒藥非常厲害，如果多服，立時七孔流血，我一服下，你便要餵我解藥！」

宋子萃道：「一日服一些呢？」

亞發道：「就只會像義父一樣，慢慢失去體力，看來好像患了重病！」

「好極！」

宋子萃也不多言，拍了兩人背後，兩人不由自主張開了口，他立時把毒藥倒入二人口中。

兩人咽了下去。

宋子萃道：「老大，由你決定！」

都慶朋道：「這兩人死有餘辜！」

二人聽了，臉色大變，跪了下來，磕不了幾個响頭，已倒了下去，果眞是七孔流血而死！

都慶朋看了，既覺身心舒暢，又覺可怖，因爲自己身上仍有那毒素。

宋子萃先餵他吃了一些解藥。

這些解藥，倒也靈效，果然整個人體力恢服了不少，至少也可以下床走動。

宋子萃並沒有立時離開，都慶朋奪回幫主之位，又解了身上的毒，非常感激宋子萃，在他總部之

內，設了盛筵，算是為宋子萃送行。

宋子萃也休息了一夜，才決定直赴河北。

＊　＊　＊

從湖南到河北，也要走一段時日，快馬加鞭也要一個月後，才到達河北崑縣。

崑縣是個小縣，但已有了「金算幫」的影响力，有一間大酒館，生意興隆，酒館之內，那幅大中堂，旁邊貼了一個小小金算盤，一望而知，是「金算幫」管轄的地方，再到另一個馬州鎮，金算幫勢力更大。

在馬州鎮內，宋子萃只是向那些金算幫的幫衆詢問一些普通問題，他立時已被人注意。

到了接近嘉穎，那是「金算幫」總部的地方，宋子萃已發現有人追踪監視他。

由此可知，「金算幫」在這一帶，人多勢衆，力量非同小可，與「鐵掌幫」比較，「金算幫」可算是非常出色，是河北一大幫派。

宋子萃以前對這位聚寶幫第二副幫主初家賢，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因他在幫中地位高，而且嚴肅，也是個管錢的人，並沒有與他有甚麼來往。

初家賢對這位六弟也沒有甚麼，他看重兩位最年輕的副幫主宋子萃和原祖澤，且訓勉有加。

在途中，宋子萃想起都慶朋的話，提及初家賢向喬幫主提親之事，他大為憤慨，覺得初家賢的確有去告密陷害他的可能！

不過，令他大惑不解的是，初家賢年紀較大，他怎會向喬幫主提親，難道他一直在暗戀喬丹丹？

可是，他與喬丹丹二人在一起時候，並沒有發覺初家賢有甚麼反應，也沒有對喬丹丹有甚麼企圖。

初家賢這人，一直只對金錢有興趣，他外號「密底金算盤」，早已道盡他的為人與性格，他怎會對喬丹丹突然起心，又怎會要告密謀害自己？

他越想越覺難以明白。

到了嘉穎之處，都是茶樓酒館，街上人如潮湧，熙來攘往，十分熱鬧。

那時已是入黑。

一間大酒樓上，酒旗正迎風飄揚。

宋子萃並不想喝酒，只想飽餐一頓，於是，他來到那間大酒樓，上面那牌匾寫着「太白樓」。

這酒樓有兩層，前面有酒旗之外，還有幾個大紅燈籠，早已點燃，照得酒樓十分光亮。

可是，這麼一間大酒樓，却沒有客人。

裏面一層，空空洞洞，桌椅排得很整齊。

上面一層，因為看不到，但見燈火通明，看來有很多人也說不定。

宋子萃也不理會，直入太白樓。

幾個打扮整齊的小二上前道：「宋大俠，請上樓去！」

宋子萃覺得奇怪，問道：「你怎知在下姓宋？」

「當然知道！」

聲音來自樓上，雄渾而有力。

宋子萃覺得有些耳熟。

幾個小二拱手送他上二樓去。

宋子萃上了二樓。

整個酒樓大堂，竟是空空如也，當中只有一張大桌，桌上早已擺滿了貴重的食具，金碧輝煌。

那聲音便是來自那個胖胖的漢子，他臉孔一直掛着笑容，親切慈祥，後面有幾個高大漢子。

宋子萃忍不住道：「老二！」

「老六，原來你仍然記得我這個老二！」

這人正是當年聚寶幫第二副幫主「密底金算盤」初家賢！

宋子萃道：「你怎會在此？」

「在此候你的大駕光臨！」

「等我？」

「老六，你離開湖南之時，我已收到風聲，你一直來河北，我一直派人保護你！」

「保護我？」宋子萃內心當然知道，這不是保護，而是監視。

「當然，老六，你過去兩年，無端失踪，究竟去了那裏？我一直記掛着你！」

宋子萃心想：這人很虛偽！

「你記掛着我？你想我早日歸西罷了！」

初家賢有點愕然，道：「我怎會如此！」

宋子萃跨進了一步，他那來勢，有些氣度。

立時，初家賢背後的大漢，也都有些移動。

初家賢一舉手，道：「老六，我們之間可能有些誤會！」後面那些漢子按捺下來。

宋子萃道：「甚麼誤會？」

「甚麼誤會也好，你風塵僕僕，走了這麼多路，好歹也讓二哥為你洗塵接風！」

初家賢仍是一臉和氣，好像要接待一個大客一般，他仍是一派生意人本色。

宋子萃心想：看你弄些甚麼花樣出來！

初家賢上前，為他拉開了椅子。

宋子萃坐了下來，心想：既來之，則安之，看你又有甚麼解釋？

一個小二上前，為兩人斟酒。

初家賢立時拿起酒杯，道：「

老六，咱們先乾了這杯。」

宋子萃拿起了酒杯，心下却不想乾，因為從見面時第一刻開始，一切都是由初家賢主動，他以老二的身份，叫宋子萃甚麼也拒絕不得。

宋子萃突然手指一鬆，酒杯跌在地上。

本來這是大大的不敬，連後面的漢子似乎也想有所行動。

初家賢立時道：「落地開花，咱們都富貴榮華，小二，快另拿酒杯來。」他仍然是堆着笑臉。

初家賢實在是個商家本色。

不過，宋子萃不想再與他這樣虛與委蛇下去。

「老二，當日聚寶幫密議之後，你可會知我去了那裏？」宋子萃聲音嚴肅。

「你去了揚州。」初家賢仍不以為忤。

「然後呢？」

「然後……」初家賢頓了一頓，才道：「你失去了踪影，我正想問你。」

宋子萃笑了起來，道：「老二，你何必惺惺作態？」

「我惺惺作態？」

「當然，你也跟着來了揚州，然後往衙門告密。」

「告密？」初家賢一臉狐疑之色。

「向衙門那個著名的『金牌捕手』曲磊告密，逮捕了我之後，立時判了我入敖洲監獄。」

「你被判入了敖洲監獄？」

「如果你說不知道，那麼，你就是說連你自己手中那個金算盤是否密底，你也不知道的一樣。」

初家賢臉上微微變色。

不過，很快他又回復了笑臉，道：「好極，老六，你指我向衙門告密，有甚麼憑證？」

宋子萃道：「這告密之事是見不得光之事，怎會留下憑證？」

「那麼，你沒有憑證，有沒有人證？」

「我早說過……」

「我去告密，至低限度，也會有過收買……收買那個捕手，你當然找過曲磊。」

「當然找過曲磊……哈哈哈……你知道曲磊，認識曲磊，你不能再抵賴。」

「老六，你冷靜一點，我認識曲磊，與這件事毫無關係，我認識的人很多，甚至朝中宰相，我也認識有交往，那麼，我是否與當朝宰相也有密謀，也有串通？」

這話令宋子萃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初家賢續道：「當年我們聚寶幫，是江湖上重要幫會之一，與官府中有認識，並不出奇，而你也知道，我一直管錢的，認識很多衙門中人，我並不否認，難道曲磊親自指證我？」

「沒有。」

初家賢聽了，似鬆了一口氣，道：「他沒有指證我，誰指證我？」

宋子萃搖了搖頭。

初家賢道：「你被判敖洲監獄，這監獄是天下聞名的鐵獄苦獄，你又怎樣能逃出來？」

「你不用理我如何逃出來。」

「老六，你是個成年人，你絕不能孩子氣處事，你可以懷疑我，我也一樣可以懷疑你。」

「懷疑我甚麼？」

「懷疑你辦事不忠，揚州被捕，是你早露了行藏，被衙門中人拘捕，壞了我幫大事。」

這個反指責，令宋子萃啞口無言。

「你在誣譭我！」

「你可以憑空說我，我為甚麼不能？」

「我並不是因暴露行藏而被拘捕，因為我住在揚州怡香院內，並沒有人知道，而且，拘捕我的曲磊，知我武功高强，不敢用正統手法，而是先用迷香，使我失了知覺，才下手拘捕。」

「用迷香？一個金牌捕手，竟用這下三濫的手法，可鄙！可鄙！」

「十五日後，我即被解敖洲，這麼短的時間之內起解，一定有人從中施手法，使我無處伸冤。」

「對，你這個猜測極合情合理。」

「當時聚寶幫聚會密室，知我行踪的衹有我們幾個副幫主，我已見過郭中旋、都慶朋二人。」

「啊！原來如此！」

「他們兩人，都有人證物證，證明他們與我這件事全無關係。」

「然後，他們指證我？」

「沒有！」

「當然沒有，他們根本就沒有真憑實據，不能指名道姓的指證我，不過，雖沒有明示，也許有暗示。」

宋子萃不語。

初家賢續道：「老六，其實你也可以想得到，自從聚寶幫幫主死了，咱們各人，四散東西，除了你失踪之外，各人自組幫會，你已去過鐵掌幫、蝙蝠幫，那一個幫會有我這麼興盛？」

初家賢並沒有誇大。

單是宋子萃一出現接近他範圍之時，已有「金算幫」幫衆監視，這一點已足以說明「金算幫」人力、物力、財力都非常充裕。

初家賢道：「不招人妒是庸材！」

這話非常明白而簡單，他沒有

指責老大與老三，但已把一切心聲表達出來。

初家賢拿起了酒杯，自己猛飲了一口，又道：「老六，你不用介懷，祇要開誠佈公，我會一一解答你心中疑問，有錯我自承擔！」

宋子萃道：「好極，另一個問題……」

「請說！」

「你會向幫主提親？」

初家賢聽了，臉色一沉。

「這消息你沒有理由知道。」

宋子萃見他無解釋，怒道：「老二，你一向知道我與喬師妹自小青梅竹馬，你還向喬幫主提親？」

初家賢笑了起來，道：「老六，你失踪之後，了無聲息，難道你要你的喬師妹爲你一生一世也守寡？不，不是守寡，因爲她沒有過門。」

「當然不……」

「你是個明理之人，那時你不在，沒有消息，喬師妹也要嫁人，我向幫主提親，是合情合理之事。」

宋子萃仍是一臉憤怒。

「假若當你仍在時，我不理會你，騷擾喬師妹，盲目向喬幫主提親，那是我不對，可是，我向喬幫主提親，是在你失踪之後。」

「你早知我與喬師妹……」

「老六，你喜歡一個女人可以，難道我也喜歡一個女人便不可以？」

「那是你一廂情願。」

「一廂情願也沒有甚麼，也不是罪，你絕不能怪我，你可以問任何人。」

宋子萃不言，喘着氣。

「老六，其實有很多事情，你也並不知道，你何嘗不是一廂情願？」

「甚麼？」

「當我向喬幫主提親之時，他斷然拒絕。」

「當然。」

「你以爲是甚麼原因？」

宋子萃道：「他知道我與喬師妹……」

「不，他絕不知道。」

「你亂說！」

「不，喬師妹雖與你青梅竹馬，兩情相悅聚寶幫所有人都知道，但祇是幫主一人不知，你想想，你有沒有向幫主提過親，也沒有在他面前與喬師妹出雙入對對不？」

宋子萃道：「沒有，幫主十分嚴肅。」

「對！你以爲他知道……第一，喬師妹女兒家，她總不能向父親提起；第二，其他人也絕不敢提起；第三，你在喬幫主面前，與其他人有甚麼分別？」

「他老人家眞的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而且，他拒絕我的提親，並且對我說，他的女兒沒有這麼快便嫁人。」

對宋子萃來說，這果然是他從不知道的事情，他還以爲把這一宗買賣幹完，然後向幫主提親，幫主早已明白一切，順理成章！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自以爲是而已。

初家賢道：「其實，你明白我向喬幫主提親的原因是甚麼？」

「喬師妹天生麗質。」

初家賢道：「天下女子多的是，祇要有心有財，怎會找不到一個合意的，要多美也有多美。」

「那爲了甚麼？」

「當時我是這樣盤算的，以我的數口……」他頓了一頓，又道：「這點我也不諱言，如果成爲了喬幫主女婿，他信任我，讓我發揮這專長，那麼，日後聚寶幫一定是天下第一幫會。」

「這是你一盤如意算盤？」

「是的！」

「一宗買賣而已。」

初家賢似乎臉有愧色，道：「老六，我不懂甚麼兒女私情，我祇懂得有財便有勢，有了財勢，天下何事不可爲？好了，我們乾了這杯。」

宋子萃一直沒有喝過一口酒，而今聽了這位老二一番解釋，倒也是合情合理，而且其中道理，也可使自己茅塞頓開。

初家賢見宋子萃肯喝酒，知道事情有了轉圜，道：「再乾一杯！」

宋子萃又喝了。

這時，小二已把非常精美的菜餚送上。

宋子萃仍有些心不忿，道：「喬師妹知道這事之後，有甚麼反應？」

「反應極大。」

「怎樣？她惱了你？」

「是的，她之後見了我也不打招呼。」

「你看，喬師妹鍾情於我，我並非一廂情願。」

「對，這點我不會否認，而且，她爲了這事，與喬幫主吵了一大場。」

「怎會？」

「他們父女不單大吵了一頓，而且後來……」

「發生了甚麼事？」

「喬丹丹失了踪影。」

「她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後來，你也知道，我們幾位副幫主，各自爲政，各組自己的幫會。」

「你廣交天下，喬師妹的去向，你一定知道。」

「有人告訴過我。」

「快說！」宋子萃緊張起來。

「我不敢說那是事實，聽說喬師妹到過了敖洲。」

「她到敖洲，幹甚麼？」

「我不知道。」

「找我？」宋子萃想到這一點，心裏有些感動。

「之後，她便失去了踪影。」

初家賢似乎也有一些惋惜，半晌才道：「老六，快吃些東西，這些不合你口味，可以立時換過，或者，你自己喜歡吃些甚麼，隨便說出來！」

宋子萃道：「不用了，這些都非常好。」

初家賢又回復了他生意人的本色，熱情招待。

宋子萃喝了幾口酒，又舉杯道：「老二，我開罪你的地方，喝過這一杯……甚麼也忘記了。」

「那麼，你對我被人誣害下獄之事，可有一些甚麼想法？這一口冤氣，叫我……」

「我明白你的心境！」初家賢想了又想，顯得非常謹慎，半晌才道：「你找過我，也找過了老大老三，還有兩位……」

「對，還有老四宋鐵義，老五原祖澤！」

「老四宋鐵義去了浙江，他那個『翠竹幫』，據說也弄得有聲有色！」

「還有老五！」

「老五原祖澤與我情同手足，他不會誣害我……那麼，而今祇有一人宋鐵義！」

初家賢並沒有表示意見，不過，最後，他仍然忍耐不住，道：「老六，我還有一個忠告，有時，所謂兄弟之情，並不一定……」

宋子萃道：「多謝，我會記在心上。」不過，事實上，他並不以爲原祖澤對自己會有甚麼存心誣害。

這一頓飯總算是吃得開心，因爲宋子萃知道自己距離事實的眞相又近了一步。

初家賢力邀他回金算幫總壇一住，但宋子萃爲了早日找到宋鐵義，他婉拒了他的好意。不過，初家賢還是贈了最好的馬匹給他，還有非常充裕的盤川。

有時，宋子萃也不覺暗裏喟嘆：天下事，實在非財不行！

查明因由　再回地牢

從河北到浙江，宋子萃一直是快馬加鞭，他祇有一個希望，早日找到宋鐵義，看他有甚麼好說。

宋鐵義年紀比宋子萃大五六年，說大其實並不大，但在聚寶幫的時候，他已踏入成熟期，而宋子萃却仍然是開始進入成人階段。

因此，宋鐵義與宋子萃並不投契，可是，他們却沒有甚麼爭執，有時候，甚至也可以一起玩。

宋子萃與原祖澤二人年紀相近，志趣相投，因此，常常聚在一起，談論武功，談論江湖上所見所聞，有時，可以一齊醉倒，肆意輕狂一下。

宋鐵義會認爲他們兩人並不懂世情。

反過來說，宋鐵義亦被都慶朋、初家賢與郭中旋三人視作年紀較輕，不合他們所好。

在這情形之下，宋鐵義成爲六個副幫主當中特殊的一個，他既不合年紀較大的三人，也不合年紀較小的二人，所以，他向來比較沉默。

一個並不多說話的人，最難猜測。

有所謂：無聲狗，咬死人！

不過，宋子萃一路上在想，宋鐵義如果要加害自己，會有甚麼動機？

爲了師妹？沒有可能，他一直知道自己與師妹喬丹丹的戀情，亦表示過非常看好他們這一對。

爲了幫中地位？也沒有可能，他的地位早已在自己之上，他是幫中排行第四，比自己的好友原祖澤還要高。

爲了金錢？也沒有可能，是個副幫主都是在通緝黃榜之上，喬門出的酬金，宋子萃並非最多，如果宋鐵義爲了錢，他應該去告發喬幫主，就算不敢告發喬幫主，該屬老大都慶朋，收穫應該更加豐富。

宋子萃一直無法想到成立原因。

宋鐵義外號是「瀟湘翠竹」，是個十分優雅的外號，原因他使用的兵器，是一管竹笛，這管竹笛並不是眞的用竹做成，而用精鐵鑄成，不過，外形却是與竹笛十分相像。

不祇相像，而且眞眞正正可以吹奏的。

宋鐵義吹笛也極有造詣，一曲「滿江紅」，悲壯動人；一曲「百鳥朝鳳」，模仿不同的小鳥叫，也是唯肖唯妙，非常悅耳動聽。

宋鐵義那管笛，也震懾過不少英雄豪傑，他既可以把笛當劍，又可把笛當判官筆作爲點穴之用，在危險關頭，可以作爲吹管，吹出暗器，百步之內，取人性命！

聚寶幫解散了以後，他在浙江一帶，建立了他的「翠竹幫」，這一帶地方，有很多商旅漁民，他的收益不錯，雖不及「密底金算盤」初家賢的「金算幫」，但也算是沿海一帶最出名的幫會之一。

＊　＊　＊

那日來到浙江海寧，已是日落時分。

宋子萃來到錢塘江，見到很多船隻，無論大小，都插有一支青竹。

稍爲打聽，宋子萃便知道那是「翠竹幫」的記號，插有這支青竹，其他流氓地痞，不敢騷擾。

忽然，宋子萃看到江中有一艘大船，佈置得堂皇華麗，忍不住道：「這是一隻甚麼官船？」

在旁一個老丈道：「後生小子，你一定是初來到埗，這船並非官船！」

「那是甚麼豪門大宅的船？」

「也不，這艘船的中桅是一支非常粗壯的青竹，難道你看不到嗎？」

宋子萃小心一看，才發覺老丈所言非虛，並不是宋子萃大意，而是整艘船佈置得華貴異常，很多彩旗彩帶，以及其他五彩繽紛飾物，把青竹桅遮蓋了。

「青竹桅？」

「正是，那是本地『翠竹幫』幫主的大船！」

「翠竹幫？這是幫主的大船？那麼，幫主一定在這大船之上！」

「這點我却不知道！」

宋子萃立時有些緊張起來，道：「有沒有船可載我上那艘船上？」

老丈打量了宋子萃一下，見他祇是個普通衣着的江湖中人，便道：「除非你有甚麼特殊身份，否則，就算幫主在船上，也不一定見你！」

「爲甚麼？」

「翠竹幫近年在這裏一帶，如日中天，幫主日理萬機，聽說還要出海，到台灣那邊去，假若他甚麼人也見，那樣他豈不是太忙？」

宋子萃道：「不，他一定見我！」

老丈也不理會他，走了開去。

宋子萃首先找了個船家，問一問可否載他上大船，那船家打量了他一下，搖了搖頭。

宋子萃又再找另一個，也得到了相同的回答。

他索性用一錠黃金，吸引那些船家。

金光閃閃，照理沒有人不願賺，可是，那些船家祇是搖了搖頭，也把船搖了開去。

不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是亘古不滅的定理，終於，有一個年輕的船家，把那小艇搖近宋子萃，道：「客官，我搖你去也可以，不過，祇能搖到大船附近，怎樣上船，你自己想辦法好了！」

宋子萃見有人肯載他，已是求之不得，一躍而下那小艇，年輕人見他身手那麼好，道：「客官，你懂武功，那便易辦，我把小艇搖近，你自己一躍上去！」

宋子萃道：「好極！」

「那錠黃金！」

原來他忘記了最重要最吸引的東西，他把手一揚，黃金已落在年輕人脚前。

年輕人也加大氣力，很快便把小艇搖近那豪華大船，不過，他實在不敢搖近，而船上也有很多幫衆模樣的人，他們個個壯健如牛，手持大刀，陽光映在閃亮的刀背上，的確叫人既敬且畏。

宋子萃道：「你挨近一些！」

那年輕人無奈，搖近了一些，上面那些守衛似乎已有些不悅之色。

宋子萃看看附近，以自己的武功，躍上去並不是難事，便道：「謝你送我一程！」

他說罷此話，整個人飛了上去。

大船上，早已有人監視這艘想靠近的小艇，這時，見有人從小艇飛上來，立時大爲緊張。

有人叫道：「刺客！」

這話一出，船上守衛更多，個個持刀，圍着站在甲板上的宋子萃。

宋子萃也想不到這些人反應這麼大。

四個大漢已上前，不說一句話，齊來攻向宋子萃，宋子萃兩三下巧手，已奪了其中一人的大刀。

他拿着大刀，一個橫身旋轉，已把其餘三人打倒在地上，在旁的人哄叫喧嘩起來。

這四人不濟，並不嚇怕其他人，又有八個大漢，持着不同的武器來攻宋子萃。

宋子萃道：「我要見你們幫主！」

那些人並不理會他，因爲他一上船，已打敗四人，這一口氣使他們難以咽下。

其實，宋子萃並非要挫他們銳氣，祇不過是心急，希望立時可見到宋鐵義。

這八個大漢，武功比剛才那四人高得多，一齊攻上，宋子萃一掌挺出。

「隆」的一聲，三個迎面而來的大漢竟然被震開丈外，其中一個衝力很大，反彈之力也較他人爲大，竟然被震至船緣，一時站不穩脚，「噗通」一聲，跌下了海。

這時，船上人聲更爲沸揚。

在上面一層較高的甲板之上，有一人出現，此人一身綠色勁裝，身邊還有幾個漢子陪伴，看他氣度，應該是「翠竹幫」的幫主宋鐵義。

「停手！」那人排衆而出，喝了這一聲，聲音在船上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

那七個漢子，立時停了手。

宋子萃往上一望。

站在上面那個，豈不正是當年聚寶幫的第四副幫主宋鐵義！

「是你，老六？」宋鐵義叫道。

「是我宋子萃這呼叫，宋鐵義！」

衆人聽了這呼叫，都覺他非常無禮，可是，宋鐵義反而並不覺得，向下一躍，下來宋子萃跟前。

「老六，你甚麼時候來了，爲甚麼不通知我一聲，讓我派人接你？」

宋鐵義非常熱情，並不是以幫主身份見宋子萃，他上前，分開雙臂想擁抱，表示歡迎。

宋子萃退後道：「你萬萬也想不到會見到我？」

「萬萬也想不到……」他停了下來，因爲他發覺宋子萃的語氣並非友善。

宋子萃瞪眼望着他，態度也非友善。

宋鐵義向船上所有人道：「這位是我六弟，他來探我，使我驚喜……」

衆人聽了，也各自散去，回到自己的崗位。

宋鐵義道：「老六，有甚麼要事，也請入船艙之內細細詳談！」

宋子萃看看附近，眼色似有所懷疑。

宋鐵義道：「我翠竹幫上下，向來敬重來訪客人，六弟遠道而來，我當然是倒履歡迎！」

他拍了兩下手掌，下層甲板那個船艙，立時大門打門，兩旁有人魚貫而出，並都作了恭迎的架式。

這一下，翠竹幫的氣氛、氣勢，都顯現了出來，假若宋子萃再作他言，反而顯得他惺惺作態！

宋鐵義拱手道：「六弟，請！」

進了下層甲板的船艙，裏面有一道樓梯，通往上層甲板，上面那個船艙，更是裝飾豪華，美侖美奐！

當中一張八仙桌，上面放了紅桃綠李，還有其他不知名水果，十分鮮艷奪目。

兩人對坐，立時有人奉上香茗。

宋鐵義拿起茶杯，道：「六弟，請恕四哥不知你駕臨，就先以此茶，向你道歉！今天晚上，再爲你洗塵接風，那時，再敬以酒，以表四哥心意！」

宋子萃發覺宋鐵義改變了很多，以前少說話，而今却滔滔不絕，但十分得體。

他這番話，已令宋子萃無法不拿起茶杯，「咯」的一聲，與他乾了。

宋鐵義放下茶杯，道：「老六，自你上揚州之後，一別兩年多！」

宋子萃也不想再轉彎抹角，道：「老四，我也正是爲了此事來找你！」

「對，其實你應該盡快找我！」

「爲甚麼？」

「因爲我一直覺得你是個人才！」宋鐵義一臉非常誠懇的神色。

「我來，只想問一個問題！」

「請問！」

「爲甚麼你向衙門告密，供出了我在揚州怡香院，結果我被拘捕，判決發敖洲？」

「甚麼？」宋鐵義聽了，非常愕然，非常詫異，站了起來。

宋子萃說這幾句話，早已作好準備，小心觀察宋鐵義有甚麼反應。

他的反應極大，但驚愕詫異之情，並非做作。

這也是出乎宋子萃意料之外！因爲他心目中，宋鐵義已是他心目中的仇人，幾乎斷送了他的一生。

除了他去告密，還會有誰？」

宋鐵義終於鎮定了下來，道：「老六，你說我去告密，使你下獄？」

「事實是如此！」宋子萃斬釘截鐵道。

宋鐵義也有些氣忿，道：「老六，你憑甚麼？」

宋鐵義道：「當時我赴揚州，只有喬幫主、喬丹丹和五位副幫主知道！」

「你不懷疑其他人。

「當然懷疑，不過，都慶朋、初家賢與郭中旋有足夠的人證物證，證明他們當時並不在現場揚州！」

「還有一人！」

「原祖澤？」

「當然，他也有可疑。」

「他是我生死摯交兄弟，怎會向衙門告密？」

「這點我不與你爭辯，不過，你有沒有查過，我當日是否在場？」

宋子萃並沒有回答。

「當日，聚寶幫開會之後，各有任務，你赴揚州，因爲你責任在監視那兩個二世祖，而我們五位副幫主，各有任務，你早出發，因而不知，當日我被派往關外！」

「關外？這件事發生在中原，幫主怎會派你出關外？」

「我開始也覺得奇怪，後來，幫主解釋，這兩個富豪與關外異族通商，他們才有這麼多金銀財寶給他們兩個敗家子揮霍，而他們與幾個異族的可汗有大交情，幫主害怕他們找可汗幫忙……」

「這件事情怎會牽涉外族人？」

「喬幫主就是這麼小心，他命令我監視關外異族，稍有異動，便

飛鴿傳書，通知幫主！」

「結果？」

「我無功而還！」他頓了一頓，道：「你在揚州失踪之事，我是從關外回來才得知！」

「甚麼人與你當時在一起？」

「當然有，但你也不會相信！」

「爲甚麼？」

「他們都是我的親信手下！其實，關外與揚州，相拒十萬八千里，我怎能告密！」

宋子萃沒有說話。

「人證你不相信，物證却有！」

「甚麼物證？」

「我還日夕帶在身上！」宋鐵義伸手入懷，竟然拿出了兩隻白玉羊脂雕成的小擺件。

「這是甚麼？」

「這是在關外所購一雙羊脂白玉雕成的『四不象』，我預算送給你們作大婚禮物！」

「甚麼？」

宋鐵義道：「當日我在關外，想起你說過，這宗大買賣一完，你便會向幫主提親！」

「是呀！」

「我在關外時，其實並沒有甚麼好做，我在關外的墟場，發覺了這一雙『四不象』，通透無瑕，非常可愛，中原的玉却是綠色翡翠，並沒有如此通透白玉，我想，用作賀你大婚——一雙璧人，那最好不過！」

「是呀！」

一連兩句的「是呀！」回答，使宋鐵義明白，宋子萃其實並不相信。

「眞是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爲了衷心表示向你們祝福，特別叫了那個雕玉工匠各刻上你倆的名字中一字在這『四不象』的腹部之上，這樣既不影响玉雕，也有意義！」

宋鐵義把玉雕翻了過來，讓宋子萃看看。

果然，這「四不象」的腹部上面，各雕有一個名字，可是，並不是宋鐵義所言，是他名字中的一個字，而是一些外族的文字，他看不懂。

另外一隻，也是有一串文字，看不出是甚麼文字。

宋鐵義一看宋子萃眼神，已經知道他並不相信，笑道：「老六，我知道你在懷疑我，怎會這麼湊巧，把這一雙『四不象』擺在懷內，又說有甚麼文字，用來騙你！這當中的文字，並非漢文，而是外族文字！」

宋子萃仍是一臉茫然之色。

宋鐵義道：「我這裏有幾個關外武士，我召他們前來，你便明白！」

宋鐵義擊了幾下掌，立時有侍衞進來。

宋鐵義道：「請那五位彎刀武士進來！」

侍衞恭敬道：「是，幫主！」

不一會，五個身佩彎刀的武士進來，他們有外族人的臉孔，不過，仍是身穿「翠竹幫」武士的裝束。

「拜見幫主！」五人齊聲道，口音有些不同。

宋鐵義道：「老六，你隨便召一個上前，問問他們！」

「問甚麼？」

「問甚麼也可以，當然是關於這白玉『四不象』！」

宋子萃隨便叫了一人上前，並把那「四不象」給他細看，問道：「這是甚麼玉？」

「羊脂白玉，中原很少見，關外却有！」

宋子萃示意他把「四不象」翻過來，指着上面那些文字，問道：「這是甚麼字？」

那人看了，道：「看來並不是一個字，而是一個譯音！」

「譯音？甚麼音？」

「這個……」他詰屈聱牙地把他語音自切，才道：「這個是……單……單！」

「這個呢？」

那人看看另一個「四不象」腹上那字，又再把語音自切，半晌才道：「這個較怪……我意思是字音怪，是衰……衰落的衰同音！」

宋子萃聽了，臉色驟變，對武士道：「謝謝！」

「怎麼？」宋鐵義問道。

「請五位武士……」

宋鐵義道：「退下！」

五位彎刀武士退出船艙。

宋子萃道：「謝謝四哥！」

「只要你明白便好！」

「當然明白，當中一個是『丹』字，當然是代表喬丹丹師妹，另一個『衰』，是我名字中的『萃』字，這字音韻較爲古怪！」

「我便是特別購了這對『四不象』，並雕上你們名字，希望你們早日玉成好事！所謂物輕情意重，只望你能領略四哥對你……」

「四哥，眞對不起！」

「沒有甚麼對不起，也難怪你有所懷疑，而且，我並不是第一個被懷疑的人——這對羊脂白玉『四不象』，你收下！」

「我收了也沒有甚麼意義！」

「怎會？」

「喬師妹已不知所踪！」

「當日，喬師妹曾與喬幫主大吵一頓，這事你可知道？」宋鐵義問道。

宋子萃道：「知道，是爲了老二初家賢向喬幫主提親之事！初家賢已向我解釋。

「你認爲當中沒有甚麼可疑之處？」

「你知初家賢是個密底算盤，他甚麼事也只計較效益，這事也難怪！」

「初家賢是個生意人，甚麼事都是從生意角度考慮，你能明白便是最好！」

「喬師妹與幫主吵架後，好像是去過敖洲？」

「對，她是去過，並有幫中兄弟與她同去！」

「爲了甚麼？」

「我想當然是爲了你！」

「劫獄？」

「敖洲監獄是個鐵獄。」

「是的，我一直不知道！」宋子萃並不知道，只是差了一天，若他遲一天才被送入那個地牢下的地牢，這件事情可能完全改寫。

「你在獄中，當然不知。」

「事後她去了那裏？」

「沒有人知道，她先遣散了跟她的兄弟，一人單騎絕塵而去！」

「她究竟去了那裏？」宋子萃自言自語。

宋鐵義道：「老六，其實你怎樣被人陷害、告密，發配了敖洲，又怎樣出來？」

宋子萃嘆了口氣，把事情簡單的述了一遍，至於何以越獄出來，他只是說賄賂了獄卒，並沒有提及公孫佳。

宋鐵義又再問及他出獄以後，所找過的兄弟，看來，他在宋子萃眼中，應該是最後一個。

宋鐵義道：「老六，你還有甚麼打算？」

「我不敢想像！」

「你還是要面對現實的！」

這話說來，已一臉茫然的宋子萃的臉上，更添茫然之色，他低下頭來。

宋鐵義道：「對於喬師妹，我却有一個小道消息！」

宋子萃聽了，整個人似彈了起來，道：「甚麼？」

「這個消息，只是道聽途說，無法證實，因此，我一直未敢向你提及！」

「快說！」

「聽說有人在峨嵋山上見過她！」

「峨嵋山？她往那裏做甚麼？」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是她，你會怎樣？」

「她曾劫獄，找不到我，竟然是心灰意冷，她……她會自盡？」

宋鐵義道：「不會，喬師妹也是個十分堅强的人，你一天沒有死，她不會死！」

宋子萃嘆了口氣，道：「如果不是自盡，上峨嵋山，峨嵋山上多庵觀……」

「對，這是我一個猜測！」

「甚麼？她出家？」

「可能是！」

「不過，峨嵋山上幾千幾百間庵觀，她會在那一間？」宋子萃茫然道。

宋鐵義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對，一日找一間，只要她在，總可以找到的！」這時，宋子萃似乎回復了信心。

「老六，而今時間也不早了，可以跟我開懷暢飲？讓我們久別重逢，一聚……想當年，咱們六人與師妹，同甘共苦，出生入死，想不到兩年，只是兩年……」

宋子萃也忍不住，淚水自他眼角滴了下來。

他的眼淚，爲了過去，也爲了心中的隱痛。

「浪裏飛狐」原祖澤！

這位本是推心置腹的兄弟，竟然是……

他不敢想下去，也不願想下去。

宋鐵義拚命挽留宋子萃，不過，最後他去意堅決，才送了他上岸。

岸上早已備了兩匹最好的馬。

宋鐵義親自送行，道：「老六，你眞的先上河套，再入甘肅？」

「是的，我一定要找到原祖澤。」

「我怕你……」宋鐵義眞不知如何安慰他。

宋子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大丈夫恩怨分明，誰陷害我的，誰便要付出代價。」

* * *

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好的朋友竟然是自己最大的敵人，宋子萃一直都不相信。

由始至終，他一直沒有把原祖、澤計算在內。

可惜，最後，他竟然像歷史上很多個故事一樣，被最好的朋友出賣了。

他不想這事情發生，但事情終於發生了。

他這時，祇想一見到原祖澤，便一掌把他打死。

宋子萃實在不明白，爲甚麼原祖澤會出賣自己？原祖澤在入聚寶幫之時，與宋子萃都是一個小嘍囉，他們之可以在幾年之內，爬上副幫主的職位，除了二人努力不懈，抓緊機會之外，互相扶持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那年，原祖澤因爲一時大意，曾經在路途上失去了聚寶幫一個金牌。

幫主頒下的金牌，非常重要，假若幫主不在，幫衆見金牌便有如見到幫主，可是原祖澤却遺失了這

個金牌，這叫他如何敢回幫見幫主？

宋子萃當日也在場，他立刻安慰原祖澤，兩人回頭，沿途搜索，也回到曾經投過棧的地方，幾經辛苦，才在一家客棧之內，找回那個金牌。

那夜，他們便在那間客棧再度宿一宵，打算翌日一早返回幫中，那知道，那夜客棧突然失火，他們經過連日找尋，筋疲力盡，正當睡得香甜，大火燒到他們房間，他們才起來，甚麼也沒帶走，祇帶走那個金牌。

兩人在火災之後，見對方祇穿着內衣褲走在人羣之中，那個狼狽的樣子，笑得連腰也挺不直。

這一切都是歷歷在目。

原祖澤也曾捨命而救過自己。

那次他們趕路回聚寶幫，天氣非常酷熱，經過一段非常崎嶇的山路，兩人倦極，忽聞水聲，非常高興，祇見前面有一個大水潭。

兩人跳下了水潭，水潭非常清澈，潭水涼快，兩人又越玩越高興，兩個人却是孩子心性，時而互相撥水，時而在水中追逐。

這水潭看似不深，但當中竟有暗湧，並有下吸的水漩渦，宋子萃一時忘形，沉了下去。

宋子萃並不熟水性，祇覺那漩渦，不斷下扯，扯了他下去，宋子萃驚極，叫也叫不出來，祇拚命舉手。

原祖澤起初以爲，他在玩把戲，但越看情形越是不對，他自己雖是十分懂得水性，在漩渦內却無用武之地，但爲了宋子萃，他不顧一切，跳了下去，救他上來。

宋子萃被淹得半死，一見有人下來，也不理會是甚麼，死命抱着不放，這樣，幾乎把原祖澤也箍死在水潭當中，幸好有石塊突然滾下，那石塊剛好落在他們着足之地，他拚命一撐，才把宋子萃抱了起來。

這一次，兩人幾乎同時溺斃。

他雖然沒有說過甚麼，但心中感激對方之情，實在非言語可以表示。

可是，現實却是如此。

當時聚寶幫這個秘密會議，祇有喬幫主本人，加上六個副幫主，還有喬丹丹知道之外，再沒有人知道。

那四位副幫主，都提出了强而有力，合情合理的證據，證明並沒有陷害自己。

難道喬幫主會陷害自己？

難道喬丹丹會陷害自己？

不，實在不可能，喬丹丹還在事後，曾經往敖洲劫獄，她更加是沒有理由陷害自己的愛郎。

那麼，祇剩下原祖澤了。

宋子萃從浙江出發，北上黃河，直奔甘肅。

原祖澤據說也建立了他自己的幫會，他外號「浪裏飛狐」，因此他們的幫會叫作「飛狐幫」。

沿着黃河，宋子萃問了很多船家，也問過陸路上的商旅，甚至本地人，並不知有飛狐幫。

宋子萃心下覺得非常奇怪。

幾個副幫主，從聚寶幫散了之後，各自組了自己的幫會，都相當成功，可是，原祖澤看來是一個例外。

那日，宋子萃來到一個渡頭。

這個渡頭，是附近唯一可以過去對岸的渡頭，平日人熙來攘往，可是，那日竟沒有一個人。

宋子萃也不以爲意。

他一直往渡頭去，忽然，有人在旁，喝道：「小子，快走，這渡頭沒有船的了。」

那個人獐頭鼠目，宋子萃也不理會他，而且，在河的另一邊，正有一艘渡船前來。

宋子萃走出渡頭，坐在一個石躉之上，等待那渡船到來。

渡船慢慢駛近。

但船並沒有泊岸，突然，有人自船上飛躍上來。

也同一時候，岸上殺聲四起。

宋子萃當然不會害怕，回頭一看，祇見四個大漢，勁裝打扮，各人手持不同的兵器。

爲首的一個，手持一雙利斧，第二個是一支狼牙棒，第三個是一雙流星錘，第四個是一雙有鋸齒的利刄。

他們都是使用這些帶有邪門的兵器，宋子萃心想：這四人大概也不是甚麼好人。

那個從船上躍上來的漢子，轉瞬之間，被四個邪門大漢包圍着，無法脫身。

宋子萃看去，突然，整個人震動起來。

眼前被圍毆的漢子，豈不正是自己日夕盼望見到的原祖澤？

眞想不到，竟在如斯場合，遇到這個大仇人。

四個漢子，如狼似虎，看來是要置原祖澤於死地不可，宋子萃也不再猶豫，一躍而起。

他躍入人叢之中，雙掌挺出，「轟隆」一聲，前面拿着狼牙棒與流星錘的兩漢，吃過正着，被轟了出去。

原祖澤本在危急之中，有人相助，也不理會是誰，道：「多謝好漢相助。」

宋子萃道：「你用甚麼來謝我？」

原祖澤這時，才發現來助的人，竟是自己多年好友，叫道：「老六，怎會是你？」

這時，一雙利斧劈來。

宋子萃一個虛晃，一脚踢出，那人的利斧被踢甩了手，他心下一慌，竟把另一利斧甩向宋子萃。

宋子萃看見利斧飛來，也不閃避，運氣再發一掌，竟然把那利斧來勢改變過來，反而向那漢子回劈，嚇得那漢子抱頭鼠竄。

那個手持一雙鋸齒利刄的漢子，見三個同伴吃虧，不敢攻向宋子萃，而攻向原祖澤。

原祖澤手上已拿着一柄砍馬刀，迎着來勢，與那漢子對打起來，他的武功，與這個漢子不相伯仲，一時之間，勢均力敵。

宋子萃也不插手。

他祇在旁，看着其餘三人，有沒有再圖暗襲，祇要他們一動，宋子萃絕不留手。

那個持鋸齒利刄的，久攻不下，却又不見其餘同伴前來助攻，急道：「殺這兎崽子！」

那三個漢子實在領教過宋子萃的厲害，不敢再妄動，另外一個漢子道：「扯呼！」

原祖澤知他們暗語，是要逃走，便道：「我有這兄弟在，你們逃不了！」

宋子萃却仍不出手。

那三個漢子仍在猶豫。

宋子萃竟然作勢又要出掌，那三個人，早已嚇得魂飛天外，各自散去。

拿着鋸齒利刄的漢子，稍一分神，便被原祖澤的砍馬刀重重的砍了一下，登時肩膊之處，血如泉湧。

那人驚叫，一個晃身，立時逃離。

原祖澤也不追趕，喜孜孜上前，道：「老六，怎麼會是你？假若沒有你，我大有可能死在這渡頭之上。」

本是故友重逢，應該是非常歡喜，可是，看着原祖澤那個興奮樣子，宋子萃反而越覺其虛僞。

宋子萃稍爲退後，冷冰冰的道：「老五，是嗎？」

「這四人叫『黃河四妖』，受了『維揚幫』收買，在此渡頭伏擊我。」

宋子萃木然的道：「這叫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原祖澤聽了他的語調，大爲詫異，道：「老六，你怎麼了？」

「我沒有甚麼！」

原祖澤道：「你來便好了，我的飛狐幫，幾乎被『維揚幫』迫進了死巷，永難翻身，幸好你來了。」

宋子萃並沒有甚麼表示。

「你從很遠來？咦！你失踪了，你過去兩年究竟去了甚麼地方？」

宋子萃突然提高了聲音，道：「老五，這幾句話你當然知道答案，爲何反要問我？」

原祖澤似乎是摸不着頭腦，道：「老六，這不是說話的地方，維揚幫一定有人在附近，我們找個地方，好好一談。」

宋子萃道：「你的飛狐幫總壇呢？」

原祖澤有些靦覥，道：「飛狐幫總壇……」

「難道你害怕帶我去？」

「害怕？怎會？咱們是兄弟。」

宋子萃聽了，發出刺耳的冷笑。

原祖澤雖然十分不安，但仍道：「好極，返我總壇，我會好好的招呼好兄弟。」

渡頭上這突然的打鬥，早已令上船的人鷄飛狗走，不過，那艘船仍在，划船的梢公躲在船上。

「快划！」原祖澤叫道。

那梢公聽了吩咐，也不多言，把船划向河中。

宋子萃一直沒有說話，臉上神色凝重，原祖澤見他如此，也不敢再多問。

不一會，船已到對岸，岸邊有一排棚屋，有幾個漢子守着。

「幫主回來了，幫主回來了。」

宋子萃起初以爲這些棚屋，是附近一些漁民居所，想不到竟是「飛狐幫」的總壇！

原祖澤領着宋子萃進了棚屋，幾個幫衆，見了幫主，也恭敬招呼。

他們進了一間較爲寬大的棚屋，裏面陳設非常簡單，祇有一條板椅。

如果這地方也算是一個幫會的總壇，那麼，「密底金算盤」初家賢的「金算幫」總部，可以算是皇宮，甚至是瓊樓玉宇，廣寒宮殿。

宋子萃這才明白，原祖澤不願帶他回來的原因，看來他的境況欠佳。

有幫衆奉上香茗，原祖澤道：「不要茶，不要茶，我與老六兩年不見，快拿酒來！」

幫衆似乎有些猶豫。

原祖澤道：「雖然我說過日間不能喝酒，但今日不同。」

宋子萃道：「原幫主，你說過的話一定要算數。」

原祖澤聽了，有些不安，道：「好極，咱們先喝茶，今天晚上，才來一次不醉無歸。」

那幫衆退了出去。

宋子萃道：「老五，你身爲一幫之主，說話可眞算數？」

「當然算數，不過……」

「大丈夫做事，要當機立斷，當仁不讓，怎能這麼婆婆媽媽，不過不過……」

原祖澤聽了這話，臉有愧色。

宋子萃道：「好了，你自己有甚麼話說？」

「甚麼話說？」

「兩年之前，聚寶幫那宗大買賣，你可會記得？」

「當然記得。」

「當日密室之中，六位副幫主，各有任務，我被派到揚州，你可否記得？」

「當然記得！」

「咱們自小投進聚寶幫中，從一個小嘍囉，一同升上去，當了副幫主，你當然更加記得。」

「當然記得！咱們意氣相投，出生入死……」

宋子萃道：「不要再說昔日兄弟之情，你爲何向曲磊告密，害我發配敖洲監獄，幾乎這一輩子不再見天日？」

原祖澤聽了，越聽越覺憤怒，站了起來，雙手發抖，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作答。

宋子萃冷笑道：「你無話可說了？」

「老六，假如你不是剛才打退了『黃河四妖』，救我一命，我一定以爲你是發瘋了！」

「發瘋？發瘋的是你，你利慾薰心，你被金銀財帛掩了雙眼！」

「如果我陷害你，向衙門告密而得了甚麼好處，我原祖澤今日的飛狐幫，又怎會在這水邊，在這些棚屋之內？不要說咱們昔日兄弟之情，就算是一個普通朋友，我又豈是一個告密的小人？宋子萃，你太看低我了！」

「不是我看低你，而是事實！」

「甚麼事實？」

「當日密室之中，由喬幫主下令，我的行踪祇有你們五人知道——我已一一見過四人，每一位副幫主，皆有人證物證，證明他們並沒有告密，而今，祇剩下你一人！」

「那麼一定是我？」

「如果不是你，難道是喬丹丹？」

「喬師妹？當然不會，你也告訴過我，做完這宗大買賣之後，會向幫主提親的！」

「原祖澤，你不用扯開話題！」

「我不是扯開話題，喬師妹與你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當然不會出賣你！」

「那麼，你還有甚麼話說？」宋子萃也站了起來，看情形，祇要原祖澤一旦承認，他便會採取行動。

原祖澤怒道：「我自從聚寶幫解散以後出來，才知道自己是一個百無是處的人，組織飛狐幫……不提也罷，可是，我在小兄弟眼中，竟也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這點……」他突然一掌劈下，把那張木桌的一角劈了下來。

原祖澤這一劈，懷中有一物件跌了下來，他立時拾起，道：「宋子萃，我不懂自辯，但我可以向你發誓，假若是我向人告密，有若此枱角！」

宋子萃與原祖澤相處多年，未曾見過他動氣如此。

一時之間，他也不知如何再說下去。

原祖澤道：「這錦盒是喬師妹臨離開聚寶幫之時，拿來給我，說要我交給你的！」

「喬師妹給我的？」

宋子萃接過了錦盒。

原祖澤道：「我並沒有打開過，也不知裏面是甚麼，我原祖澤一生忠人之事……」

宋子萃把錦盒打開，祇見裏面是一塊金牌，是聚寶幫的金牌。

「怎會是塊金牌？」宋子萃把金牌拿了出來。

金牌的正面，鑄有聚寶幫的幫號，並有十分複雜的圖案，當年聚寶幫叱咤風雲，喬幫主的這一個金牌，十分隆重，並且說過，見金牌如見幫主！

而今，聚寶幫已是風流雲散，人生變幻，實令人欷吁低嘆！

這個金牌後面，也會刻有個令字。

原來，聚寶幫幫主下令之時，他會出示金牌，或用口頭，或用書面下達命令。

宋子萃把金牌一翻了過來。

他一看之下，整個人呆了！

原祖澤也未看過，不知金牌下面究竟放有甚麼，也上前一看，他也立時呆了。

宋子萃叫道：「怎會如此？」

頓了一頓，他又再看，似乎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看完之後，又大叫道：「不會的，不會的！」

原祖澤突然有如從夢中驚起，恍然大悟的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你看，這字條上面，寫着你的名字！」

原來這字條上面是寫了「宋子萃」三個字，並且有一個「殺」字！

「那是喬幫主親下的密令，要殺你！」

「殺我？爲甚麼殺我？」

「接令的人，竟是喬丹丹！那是喬幫主命喬丹丹殺你！」

「喬丹丹怎會殺我？」

「她當然不會，也不願意，不過，接金牌如見幫主，喬丹丹雖是幫主的女兒，但她也要守聚寶幫的幫規！」原祖澤坐了下來。

宋子萃也頹然的坐了下來。

兩年以來，最大的疑團終於揭開，不過，這個謎底他連做夢也沒有想過。

他覺得心緒極亂，對這件事情，似懂非懂，似明非明，一時不能自己。

原祖澤比較冷靜，道：「事情可能是這樣——喬幫主下令要殺你，喬丹丹接令，晴天霹靂，可是，她不能不接受命令。因此，她想了一個既可不辱幫主之命，而又可以不殺你的妙計！」

「告密？」

「對，當時沒有人知你去何方，祇有五位副幫主知道，喬師妹當然知道，她未到怡香院，先向衙門告密，爲了使你一定被捕，因此向那個『金牌捕手』曲磊告密！」

「爲甚麼！」

「她知道你武功高强，並不是一個普通衙門捕快可以把你逮住！」

「這也是道理！」

「連曲磊本人，也害怕不是你的敵手！」

「是，他拘捕我之時，先用迷香，我一直奇怪，曲磊也算是個成名人物，怎會持此下三濫手法，看來喬師妹曾經叮囑！」

「爲甚麼要告密？」

「你被逮之後，一定被送入衙門拘押！」

「當然！」

「那麼，你人在衙門，沒有人可以殺你！」

「喬師妹用心良苦！」

「是的，假若你並沒有被逮住，走了出來，那麼，其他的人，可能也接金牌，一見了你，便要殺你！」

「喬師妹害怕我被殺！」

「是的，她對你一番情意……爲保你性命，這一計算實是天衣無縫！」

宋子萃道：「可是她的計算出了意外！」

「甚麼意外？」

宋子萃道：「如今想來，她應該計劃在我被判之後，便立刻劫獄，可惜……」

「可惜甚麼？」

「想不到揚州衙門，用快刀斬亂痲之法，不及幾天，判了我重罪，並且發配敖洲！」

「發配敖洲？敖洲是個鐵獄，天下人皆知！」

「正是，假若我判處甚麼監獄也可以，祇是判了發配敖洲，那是出乎了喬師妹的計劃之外。」

「看來，她會認爲你應判充軍！」

「如果充軍，那是十分理想，她可以在押你出關途中，甚麼地方也可以救你出來！」

「是的，但人算不如天算！」

宋子萃回憶起來，道：「其實師妹也來過敖洲監獄，來了一次百人大劫獄！」

「她失敗？」

「應該是沒有失敗，失敗的是我！」

「怎會？」

「在敖洲監獄之內，我是個重犯中的重犯，他們把我囚在地牢！」

「地牢也可劫！」

「據說她也來過！」

「怎會找不到你？」

「我想……我那時被推入了地牢內的地牢！」

「甚麼？」原祖澤並不明白。

宋子萃解釋了一番。

原祖澤聽了，嘆了口氣道：「這實在是天意弄人，假若你不是早一日被踢入地牢中的地牢，那麼，整件事情也會改寫！」

宋子萃也嘆了口氣道：「老五，我錯怪了你！」

原祖澤道：「那也怪不得你，就算是我，問了四個大哥，有證有據，證明他們沒有誣陷你，怎會不懷疑我這個老五？」

「對不起！」宋子萃語調充滿眞誠歉意。

「你一早把我列入無懷疑之列，這點，其實我應該感激你，這才算是好兄弟！」

宋子萃千辛萬苦，打聽誣告陷害自己的人，而今找着，得了結果，卻令他整個人變得更加頹喪。

原祖澤道：「老六，喬師妹這樣做，定是爲了你，如果不是這樣，你可能死在其他幫衆手中！」

「是的！」

「那麼，喬師妹是你大恩人！」

「是的，那你怎能這麼頹喪？你還不去找她！」

「找她？她在那裏？」

原祖澤也未能回答這話。

忽然，宋子萃想起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爲甚麼喬幫主要殺我？」宋子萃問道，他似乎在問自己，也在問原祖澤。

原祖澤搖搖頭道：「我實在不知道！」

「爲甚麼？我是一個得力的副幫主，他一向對我也十分看重，否則，他也不會委派我到揚州！」

「是的！」原祖澤也非常同意，頓了一頓，又道：「喬幫主已死，要找他問個明白也不能！」

宋子萃一直以爲，祇要找到告密的人，便可以明白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而今，告密的人是找到了，但那人並不是陷害自己，反而是救自己一命！那實在是大大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想不到還引出另一個可能千古也不能解開的謎團。

原祖澤道：「還有一個人，可以解開……」

宋子萃接口道：「對，是喬師妹！是她接到父親的命令來殺我，她當然要問清楚！」

「聽說在你失踪之後，他們父女兩人曾大吵了一頓！」

「爲了甚麼？」

「不知道，你逃獄出來，有沒有找過喬師妹？是否聽人說過她在甚麼地方出現過？」原祖澤道。

宋子萃道：「有人對我說過，喬師妹曾上過峨嵋山！」

「我陪你去找她！」

「你怎能放下這個飛狐幫？」

原祖澤道：「飛狐幫？不說也罷！」

「這幾年你怎樣度過？我看過幫中由老大至老四，他們各自組幫，都非常成功，但你呢？」

原祖澤道：「這兩年我眞是倒霉之極，我在聚寶幫之時，與你投緣，咱們年紀最輕，也不怕那些老大哥來欺負咱們，但你不在，我一個人，他們都看我不在眼內，對於他們很多互相攻擊的事情，我沒有出聲，但最後我成爲他們衆矢之的！」

「是的，你可能不能與他們合羣，加上沉默寡言，又沒有經驗！」

「來到這些貧乏荒涼之地，組起幫會來，又沒有甚麼油水，加上人生路不熟，就是猛虎也不及地頭蟲！」

「那維揚幫是本地的幫會？」

「是的，維揚幫有些勢力，又有些錢，這些年來，迫我離開此地，無所不用其極！」

「好像今早在渡頭伏擊你？」

「正是。」他想了一想，道：「也是邀天之幸，否則我會被那『黃河四妖』斬成肉醬！」

「你沒有了信心？」

原祖澤嘆了口氣，道：「當年我不想再與幾位大哥週旋，我曾誇下海口，一定要成爲一個出色的幫主，而今，幾位大哥，既有名聲，又有勢力，我實在沒有面目再見他們！」

「也不用灰心！」

「對，我再見你之後，我又有了信心，老六，我與你一起上峨嵋山，找到喬師妹之後，你我一起，再戰江湖！」

宋子萃只微微的點了頭。

原祖澤道：「明天我們便上路！」

那天晚上，原祖澤找了幾個手足，交託了幫中事情，其實也沒有甚麼可以交托，便一起與他們吃飯，這一頓飯，既是原祖澤與宋子萃聚首的一頓，也是飛狐幫幫衆餞別幫主原祖澤的一頓。

洗塵接風與餞別送行，在同一時間舉行，也同一時間完成。

宋子萃知道原祖澤其實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他本身武功不弱，頭腦也算精明，但敵不過命運的安排，兩年間，別人是風生水起，他却是一事無成！

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這話對原祖澤來說是對的，宋子萃自己來說，又何嘗不是？

＊　＊　＊

宋子萃與原祖澤二人，來到峨嵋山，已是兩個月後的事情。

峨嵋山上，道觀極多，這樣漫無目標找尋喬丹丹，實非易事，不過，宋子萃却極有信心。

原祖澤與宋子萃一路南下，談及他進了敖洲監獄，無端被踢入了地牢中的地牢，錯過了喬丹丹的劫獄，却又遇到了公孫佳，才逃出了這個「鐵獄」的地方。

原祖澤聽了，忍不住的道：「子萃，其實我應該羨慕你！」

「羨慕我？你沒有嚐過被人用鐵鍊穿過肩胛骨的滋味，那種痛苦，相信比入地獄還難受！」

「可是，你學到了這些『龍象功』、『龜息功』曠世難逢的絕學，也是上天給你的補償！」

宋子萃道：「我甚麼也不要……只要可以找到喬師妹，我甚麼也可以不要！」

「逃出敖洲鐵獄那麼絕無可能的事，也可以說奇蹟發生在你身上。」

兩人一邊上山，一邊詢問，特別是那些較小的道觀尼庵，他們都沒有錯過。

那時，天氣已入深秋，滿山紅楓葉，有時金風送爽，非常怡人，有時却是秋老虎肆虐，非常悶熱。

他們這樣邊走邊找，轉眼已過了半個月，却完全沒有消息，宋子萃開始有些擔心，也有些懷疑，懷疑喬丹丹是否眞的上了峨嵋山。

如果她沒有來，豈不是白走一趟？白走也沒有問題，只怕誤了時光……

那日，來到一間道觀前，有個小道姑正在掃落葉，宋子萃上前問道：「小師傅，你有沒有見過有一個身穿紅衣的女子上山？」

其實這話他近日已來，已問了數百遍。

那小道姑搖了搖頭。

宋子萃嘆了口氣。

原祖澤道：「也許她已換過衣裳，不再是穿紅衣上山去！」

小道姑突然道：「我看過一個女子上山，身上並不是穿紅色衣服，但包袱裏却有一套紅彤彤的紅衣服！」

宋子萃立時雙眼發出光芒，道：「她去了那裏？是否在你們道觀之內？」

這話嚇怕了那小道姑，她想跑

回道觀。

原祖澤急忙上前，輕聲道：「師傅，你不用怕，請把你當日所見告訴我們！」

小道姑定了定神，才道：「那位姑娘，路過我們這小道觀，一時倦了，進來找杯茶喝，我剛巧捧茶出來，看見她包袱之內……其實出家人不應窺人之袍，不過，那套衣服，血紅一般，就是在包袱之內，也映了出來！」

「她是個甚麼模樣的姑娘？」

「大約二十歲出頭，我師傅也招呼過她！」

「那你師傅呢？」

「貧道在！」聲音來自他們背後。

宋子萃與原祖澤當時轉過身來，只見一個女道姑，合什道：「善哉，善哉！」

宋子萃道：「師傅，那個女子……」

「她曾求我，讓她入道！」

「你有沒有……」宋子萃非常焦急。

「沒有……修道並非避世，貧道見她愁眉深鎖，臉容憔悴，便向她略略問了一下，那姑娘姓喬……」

這話一出，宋子萃整個人已震動起來，急道：「師傅，師傅，我找的正是她，她在道觀內嗎？」

「不在，貧道並沒有收她入觀，貧道看到她包袱之內有一套火紅衣裳，只說：你凡心未了！」

「她怎麼說？」

「她說：我想救一個人，却害了他一生！」

宋子萃聽了，更爲激動，道：「對，她說的是我，是我！」

原祖澤道：「師傅，後來怎樣？」

「貧道曾言，出家是需要非常大的決心，假如她眞有意，可以直上峨嵋山金頂去找我師傅！」

「她上了金頂？」

「貧道不知道，那只是半年之前的事，貧道師傅也沒有下來，不過，貧道知道，這位喬姓姑娘，眞有出家修道的大決心！」

「師傅怎知？」

小道姑道：「三天之後，我在山上發現了一套紅色的衣服，完全撕碎，掛在崖邊的樹上！」

宋子萃道：「她……她是否……」

原祖澤道：「老六，你不用擔心，喬師妹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她受了師傅點化，聲明決心，先把那套紅衣拋棄了，撕碎了，表示不再留戀凡塵！」

「善哉，善哉！」

宋子萃道：「那麼，我們還不走？」

「往那裏？」

「當然是金頂！」

道姑道：「上金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講究機緣，講究運氣，但如果她上到了金頂，那麼，她一定會被我師收爲徒的！」

宋子萃已是急不及待。

道姑道：「上金頂也有一段路途，兩位也應準備一下，這個時候，山上已經開始飄雪了，你們要多備衣裳，否則難以上山。」

宋子萃實在不能再等。

道姑見他如此心急，道：「咱們道觀之中，有幾件棉袍，是一些善信佈施的，你們可以拿去，希望你們有緣再會！」

小道姑引領兩人入內，一拿到了棉袍，宋子萃立時要出發。

原祖澤也明白他的心情。

從半山上金頂，一般人要個多月才可以到，而且還要遇到良好的天氣，武功高强的人，也要半個月才可以上到，可是，宋子萃的「龍象功」，竟然可以攜着原祖澤，在三天之內，來到了金頂。

原祖澤一路只覺山嶺飛過，雲霧在兩旁飄而過，他也想不到，宋子萃的武功，已到了如此境地。

他心中也覺高興，找到了喬丹丹之後，兩人下山，要建成一個名震江湖的飛狐幫，一定不是一件難事，甚至不叫做飛狐幫，叫做「子萃幫」(萃澤幫)……也可以。

宋子萃的心情與原祖澤一樣的興奮，他當然不是爲了幫會，而是可以見到喬丹丹，可以知道喬幫主爲甚麼要下令殺自己。

據說，在峨嵋山金頂，在日出之前，可以見到佛光，不過，宋子萃與原祖澤到達之時，山上却是迷霧一片，羣山在雲霧飄渺之間，幾疑是置身仙境。

忽然，他們看見一個老道姑，在另一邊山上出現，並且似想再上另一邊山上去。

宋子萃與原祖澤立時追上去，這山上其實再無道觀，如果喬丹丹的確入了道，那麼，這老道姑定是她師傅。

宋子萃道：「師傅，師傅，請問喬……幾個月之前，是否有一位姑娘上來求你收她爲徒？」

老道姑看看二人，並不言語，只繼續上路。

宋子萃再追問，老道姑依然不語。

原祖澤道：「老六，冷靜一點，跟着她去，定然可以知道！」

兩人跟着老道姑，竟來到一個非常簡陋的墳前，泥土新翻，似乎是下葬不久。

墳前也無石碑，老道姑燃了一些香燭，才道：「兩位，你們來遲了！」

宋子萃道：「喬師妹死了？不會的……」

原祖澤道：「不會的，師傅……她怎會……」

老道姑道：「她凡心未了，日夕懺悔，埋怨自己，貧道多番勸解，她却抑鬱成疾……」

「她懺悔甚麼？」宋子萃問道。

「貧道不理塵世俗事，貧道勸過她若塵凡未了，可以下山，但她不肯，却又放不下……」

宋子萃哭道：「怎會如此？」

原祖澤也哭了，兩個大男人，涕淚滂沱，老道姑雖說不動心，但也有惻忍之心。

「如果你們早半個月來……」

「早半個月？半個月之前，我們已到了峨嵋山脚，可惜，我們不知道她在這裏！」

「那是緣份！」

宋子萃哭道：「咱們是有緣無份……」

老道姑從帶來的盤子中，掏出了一些東西，接着她拿出火摺子，似要燒毀一些東西。

宋子萃道：「師傅，喬丹丹去世之時，有沒有留下甚麼話？」

老道姑搖了搖頭。

「請你想清楚！」

「善哉，善哉，她去得十分平靜，當時貧道也在她身邊……」說到這裏，一直非常冷靜的老道姑，語調也變得悲淒，眼角也帶淚光。

原祖澤道：「喬姑娘有甚麼東西遺留下來？」

「修道之人，那有甚麼身外物？不過……」老道姑頓了一頓，又道：「今早貧道在她修道的房中，發現了一些書信似的東西，打算來她墓前燒了……」

宋子萃道：「可以給我看嗎？」

老道姑是無可無不可。

宋子萃把那些碎散的紙張打開來看，其中似有些日記的殘篇。

「……爹爹大發脾氣，因爲他發現我與子萃是兩情相悅……甚至回來之時會向他求親……

「爹爹說我絕不能下嫁老六……我多番追問原因，但他却不肯說出來……我與爹爹吵了一頓，我從來沒有見過爹爹如此憤怒……

「……我以死要脅爹爹……如果他不讓我下嫁子萃，我會自殺……爹爹怒極……我再追問，爹爹才說他打算把我下嫁那些著名的武林世家，不單讓我過豪華的生活，也令他在江湖上地位提升……我死也不依從……

「爹爹突然以幫主命令，下了金牌，要我去殺子萃，殺了子萃，使我完全沒有希望，我當然立即拒絕！

「隨即我想到，假如我不執行幫主命令，爹爹一定會禁錮我，不讓我離開聚寶幫，但是，爹爹並不會因此而罷手，他一定會繼續下令殺子萃……

「我決定接受命令……並且在出發之前，把這一個金牌交給老五，讓他交給子萃，因爲我害怕我不能完成任務……我這一次一定會萬無一失……」

斷章殘篇，到此便完結。

宋子萃道：「師傅，可還有沒有？」

老道姑搖了搖頭。

原祖澤看了，大惑不解道：「原來幫主看不起咱們兄弟，要師妹下嫁入豪門，他身爲聚寶幫一幫之主，早已有了榮華富貴，怎會仍把女兒作貨物！」

老道姑道：「人心不足！」

宋子萃道：「師妹一直是爲了我，她爲了保護我一定不會被他人所殺，便通知衙門，使我被捕，只有在衙門捕房之內，那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她爲何要這樣做！她可以直接來找我，把事情告訴我，這豈不是……」

老道姑又再嘆道：「關心則亂！」

原祖澤也道：「當時師妹的顧慮實在太多，一來她害怕你不相信，二來她害怕你要回來聚寶幫與幫主理論，三來其實師妹計劃周詳，無懈可擊……」

「可惜的是，陰差陽錯，功虧一簣！」

宋子萃再沒有說話，只是跪在墳前。

過了不知多少時間，他才聽到原祖澤在他耳邊道：「老六，咱們走吧！」

宋子萃似從夢中驚醒。

這時，原來已近黃昏，暮色四合，他跪在墳前，已過了大半天。

原祖澤道：「走吧！」

宋子萃見原祖澤把那些喬丹丹留下來的斷篇殘章收了起來。

宋子萃道：「老五，你收了這些東西？」

「我爲你收的！」

「不，把這些……全都燒了。」

「爲甚麼？」

「這樣，喬師妹才會知道，我已明白整件事情，我也不能再讓她在九泉之下，爲此而抑鬱！」

宋子萃索性自己把那些紙張燒掉，一時之間，紙灰飛揚，像一隻隻蝴蝶在墳前飛舞。

宋子萃與原祖澤下了峨嵋山。

宋子萃道：「我不想陪你回去，也不能與你一起建立你的『飛狐幫』！」

「爲甚麼？」

宋子萃並沒有回答，一縱身便失了踪。

他一直奔往敖洲。（全文完）

湖海恩仇倫理故事

石磊・文
可飛・圖

龍堡恩仇



受恩反噬　伏誅劍下

一年一度的八月中秋佳節又降臨了，今晚的圓月格外明亮。

這時，「聚賢山莊」一片嘈聲，氣氛顯得格外熱鬧，有人大聲暢談，也有人把盞傾談。

「聚賢山莊」的莊主「一劍擎天」冷天星是個中年人，國字臉，濃眉亮睛，白臉無鬚，使人初見頗有好感，但又予人一種「不易太親近」的感受。

約在十年前他初出江湖，曾以手中一劍怒闖「威武寨」，十招以內劍斬「威武寨」寨主「霹靂鞭影」崔勇，繼後又劍劈「關外雙鬼」、「黃山一霸」，更以一身絕學登峯直闖崑崙，力挫「崑崙雙雄」，自此之後，一般江湖上的人都對他敬畏，並封其爲「一劍擎天」！

五年前，他集聘了天下名匠，爲他建築此座「聚賢山莊」，並廣結天下英雄名士。這多年來，「聚賢山莊」也就無形中成爲武林的一股大勢力，更可以說成爲天下武林聚集商議大事之總樞紐。

今夜時值中秋佳節，「聚賢山莊」的客人也較平常超出數倍，在一片熱鬧聲中，適時，莊主冷天星由內廳龍行虎步行至大廳。

廳內一片嘈吵之聲也因爲他之出現而變成沉寂，他笑容滿面地向四面一掃之後，一拱雙手，清清喉嚨，然後才以不快不慢的聲調沉沉說道：「各位英雄好漢，承蒙不棄，光臨敝莊，小弟無以爲謝，就以杯中水酒相敬，以表寸心……」

莊外，這時有一個身形頎長，一身藍色儒服文質彬彬的年輕人，騎着一匹白馬，緩緩的向「聚賢山莊」前進，在莊前一棵大樹下他才勒住了馬，翻身而下，從馬上取下一背包，由背包裡抽出一把劍，直向莊中門口走去。

却不料才到莊門口，突然有兩名大漢由內裡一閃而出，攔住了他的去路，喝着問道：「你是甚麼人？」

年輕人眼中閃出一抹精光，慢吞吞的抬頭一望，道：「在下龍君俠，不知兩位……」

那兩名大漢既高傲又冷酷地打量了他一會，見他只是一派寒酸，冷冷地道：「管你是龍是鳳，走，走！」

龍君俠一呆，搖着頭，道：「在下乃是從遠地到來，何以兩位竟然攔着路不讓我進去呢？」

那兩名大漢其中的一個，面露不耐煩地道：「叫你走你就快滾，

還囉唆些甚麼?你也不看看，此時何時，此地何地?裏面是些甚麼人?」

一絲怒意閃在龍君俠的臉上，但他還是用不卑不亢的聲音道：「既然如此，那就煩勞這位大哥，替我轉告一聲，就說十年前的『龍家堡』少主人龍君俠求見，並面陳數言。」

那漢子吃了一驚，但仍然狐假虎威地喝道：「那你就在此等候吧！」一面說着一面向裏頭走去。

一會兒，又見那大漢從裡面走了出來，但神情上有了一絲笑容道：「剛才不知尊駕是莊主朋友，得罪之處，請你老兄多多包涵，莊主有請。」

「不敢，不敢，煩勞之處，謝了。」說着一拱手，直向廳內沉步直進。

大廳裏面，近百名武林豪客都投以驚異的眼神，就連莊主「一劍擎天」也凝神觀察此不速之客，他剛剛開聲道：「閣下是……」

但龍君俠把手一揮，打斷了他的問話，眼中兩道精厲光芒投射在冷天星臉上，沉聲道：「姓冷的，今晚的月色比十年前的中秋月色是否更見明媚，更是可愛得多?」

「你這是甚麼意思?龍……」冷天星心內一驚，便不由自主的從座上站了起來，帶着滿腔又是驚慌又是憤怒的心情。

「冷天星曾記否?十年前的中秋佳節，你在『龍家堡』幹的好事，每年的中秋你有沒有捫心自問，對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淒涼的回憶，慘死不瞑目的雙親及龍家上下多條性命遭害的情景又重新浮現在這位年輕人的眼前，肅殺的光芒從他的眼中射出，他接着又道：「『龍家堡』的五十七條人命，在你魔掌下慘死，你冷……天……星簡直是禽獸不如的畜牲！」

「住口，窮酸鬼可是前來找死，快滾出去！」一個馬臉漢突然伸手一掌，「叭」地一聲拍在桌上，喝道：「眞是自找死路，豈有此理！」

龍君俠沉若山嶽的向馬臉漢子一打量，道：「在下與你素不相識，希望你在言語上放尊重些爲妙！」

那馬臉漢子忽然一聲怒吼：「窮酸鬼找死，勿怪我心狠手辣。」

他的動作也眞快，一句話才剛出口，身子便霍地站了起來，身形一動，反手一抓，便向龍君俠的肩頭抓去，但是龍君俠的身形步法更疾快，只見他輕輕一閃，便避過了那一抓，跟着以右手劍鞘連揮數下，已在那馬臉漢子的手骨關節上劃了幾下，手骨關節上便現出了幾條紅線。

那馬臉漢子連忙縮了縮，但臉上已成猪肝色。

龍君俠傲然笑道：「常言皆道，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動手乃是小人行徑，望你切戒，切戒之哉！」

那馬臉漢子當着無數武林人面前栽了個觔斗，已是怒不可遏，此時一聽此般訓言，更是火上加油，只見他翻手間，發出了十多枚飛刀直向龍君俠上、中、下三路電射而去，這時他們兩人相隔只是十多尺，那十多枚飛刀又是突如其來，在全無準備情形之下，龍君俠眼看是躲不了，但是他沉着應付，左手一拽背包，右手的劍以極速的速度一揮，在他面前就如一道劍牆，那些飛刀只碰得四處橫飛，一時之間，廳內的人爲了閃避那些被碰飛的飛刀，有人用掌風，有人用提縱術，秩序大亂。

跟着，龍君俠一聲清嘯，劍光如長虹，一刹那就閃到馬臉漢子的臉上連揮，然後才插劍入鞘，從劍光開始到收劍，其間的疾快，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當龍君俠收劍入鞘時，那馬臉漢子才開始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吼叫，只見他蹬蹬蹬的一連退了五六步，額中心正被劍尖劃下「小人」兩個字，鮮血淌滿臉上，更是形同魔鬼！

「哼！」龍君俠瀟洒地一揮劍鞘冷冷的道：「暗箭傷人，非大丈夫所爲，今日饒你一命，『小人』兩字只是懲戒你，希望以後切莫以小人行徑暗箭傷人。」

行家一伸手，便知高深，龍君俠這一出手，從開始到結束，都是那麼沉着、瀟洒，就如書生揮筆題詩那般優閒，但其速度、時間與位置卻天衣無縫，絲毫不錯，更難得者，便是傷人於不深不淺間，否則那馬臉漢子縱然有十條性命也要報銷了。

全廳的武林豪客各被龍君俠的出手震駭了，就是「一劍擎天」也不例外，本來他開始時見龍君俠劍一出鞘時，便爲那馬臉漢子擔心，但他剛拔劍時，那如山的劍影，杳如黃鶴，接着就聽到那馬臉漢子的一聲慘叫……

他強壓怒火，更心驚此年輕人的快劍，一拱手，裝着笑臉道：「這位朋友，原來是個會家，哈哈……眞人不露相，難得，難得……哈哈，佩服，佩服……」

龍君俠冷「哼」了一聲，臉上不帶表情的道：「不敢，不敢！」

「曾聞閣下姓龍，名君俠，不知在此佳夜駕臨敝莊有何指教?」

龍君俠俊目一閃，一股怨恨的眼光直冲而出，忿然以劍鞘指着冷天星道：「姓冷的，我們廢話少說，今天我之所以不出手對付你，只因你死期未到，但一月後我在括蒼山『龍家堡』等候你的大駕，望你勿失約，到時我們也好清算一下多年的恩怨，告辭了，後會有期！」

話一說完，身形已杳，留下的是給人一片猜疑與不安。

莊外，蹄聲已遠……

冷天星喃喃自語道：「『龍家堡』，龍　君　俠……　啊……　龍　人　傑……」

*　*　*

時光倒流，那已是十餘年前的事……

晨光曦微，薄霧罩山，離開括蒼山約莫三十里外的一個大鎮，在此鎮中，右臨東南面有一大戶人家，在晨曦照耀下，是那麼壯麗、寧靜，內間一片茂盛的青竹旁，有一間依山而建的樓閣，樓閣的形格雖不大，但雕欄曲廊，十分精緻，從閣樓上向下俯望可以看到一大片奇花異草，好一幅人間仙境，而此仙境之地名爲「龍家堡」。

「龍家堡」主人龍人傑是位淡泊名利的中年人，但一身絕藝非同凡響，出師闖蕩江湖以來，敗在他手中劍及掌法之下的江湖羣魔與豪客不知凡幾，但令人佩服的是他勝而不驕，待人彬彬有禮，更是義薄雲天，只要江湖朋友有難，雖赴火坑也在所不辭，他這種精神眞使人肅然起敬，故此「儒俠」龍人傑的德名就此傳遍武林。

數年前，他單人匹馬追踪「漢北人妖」梅殘弄，從中原一直追到邊疆，終於在邊疆的寃魂崗上以一身絕學跟「漠北人妖」梅殘弄相拚，這一拚，直殺得日月無光，但「儒俠」一身的功力竟不能快意平亂，這使他心中不無驚嘆與感觸，終於在近千招之下，才用險招殺了「漠北人妖」。

但他本身也爲「漠北人妖」的獨門暗器「破血殘骨釘」所傷，後「儒俠」雖然當場用他的絕頂內功硬迫毒釘排出體外，但本身的功力深受損害，比不上原來的功力一半。

人生本如朝露，旦夕便化雲烟，「儒俠」龍人傑深受此種打擊之下，本來淡泊名利的他更加厭惡江湖上的生涯，隨而興起一種歸隱的心情，他一直隱居「龍家堡」裏，對於江湖裏的爭端事件不問不聞。

他的妻子溫雪鳳是一位美麗溫純，賢淑的大家閨秀，她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但卻是當世有名的「洛陽才女」，對於琴、棋、書、畫，俱有擅長。

新婚後，「儒俠」龍人傑便時常爲了鋤强扶弱的事而馳馬吟嘯於江湖中，把嬌妻冷落閨帷中，但她從來沒有半句怨言，祇是勸丈夫勿以殺止殺，應賜人悔過之機會及警惕之訓，因爲在此人世裡，盡是險詐奸狡，勾心鬥角，弱肉强食，人與人之間，或親朋之間，有時祇會憑利害關係，而絕對沒有道義可言，更不要爲那空虛無聊的「名」所誤，以致遺恨終生。

這雙少年夫妻，郎才女貌，自結合後膝下祇得一子，名君俠，年才十歲，既聰明伶俐，也承受了先天父母之性格，對文對武都有天賦，每天晨曦初露時就在嚴父督促下勤練上乘武功，每晚在燈光下由慈母導教之下，學習經文，故年紀雖小，但成就非凡。

這天暮色已近，夕陽慢慢西沉，「龍家堡」門外的大路上，遠處正有一條黑影，以極踉蹌的脚步艱難地向前慢慢的走來，看情景，是一位受傷極重的江湖客，當他極吃力地行到離「龍家堡」門前十丈左右，祇見他張口連吐鮮血，頹然倒在地上，在一刹那間，從側面看去可以約略此人年紀大約廿七、八歲，英俊非凡……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當他長長吐了一口氣，身軀移動了一會，眼皮子終於緩緩睜開，他撐開眼睛的動作上顯得十分沉重與艱辛，但是，他總算又見到世間上的陽光，極警惕與驚慌的用眼光一轉，見自己正處身於一間十分精緻的書房，室中設有一几一榻，桌上殘燭將盡，更流了一桌面蠟油，在他睡榻前正有一位身穿白色儒衫的中年文士，痴痴地站着，祇見此中年文士一雙朗目清澈異常，兩道劍眉濃而不俗，丰神俊逸，意態軒昂，然而，在他眼裡卻顯有深重的愁緒，但他的愁緒因傷者的轉醒而消失，隨着便是一片關懷誠實的笑意，口中並低聲道：「老弟，這裡是括蒼山南方三十哩的一個城鎮，在兩天前的黃昏，發現老弟獨自躺在離在下的家門十丈外的路上，受的傷異常沉重，因此我們救老弟回來，並施以醫診，天保佑老弟你醒了過來，才使在下放心，老弟，你已經昏睡了兩天了。」

沉默了一會兒，中年人待傷者逐漸適應了眼前的環境後，他和善的笑了一笑，接着道：「在下是『龍家堡』主人龍人傑，老弟，請問貴姓！」

傷者灰白的臉上浮起了一絲微弱的紅暈，愕然的記憶起，混沌不清的事，如今，他想起了那是怎麼一回事，閃雷般的，他底瞳孔中掠過一抹痛苦無極的痙攣，但這種痛苦的痙攣很快融合化解於此時的安適與平靜中。

艱難的顫動着口唇，他慢慢用沙啞的聲音道：「小弟冷天星。」

歇了片刻，龍人傑又溫和道

：「冷兄弟，目前你處身於寒舍內，沒有甚麼危險，更不會有人前來找你爲難，冷兄弟，在下極度明瞭你此刻的心情，因爲我們都是武林同道中人。」

躺在榻上的冷天星，喘息孱弱地道：「大恩大德不敢言謝……龍大俠……我冷天星……會永遠記在心頭……」

「不用客氣，冷兄弟，你我同是武林中人，又何必去計較那些不必要的俗禮？你且休息一會，我爲你煎藥去，不必憂心，你的傷勢在月內必可痊癒，但另一方面就必須靠你自己的毅力了。」

說完，龍人傑爲他理好了被褥後就離開了書房。

室內又歸於沉寂，這使冷天星不由自主想起在四天前，他由於攔劫「永勝鏢局」的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當他力挫鏢師後正想挾走珠寶時，便給「威武寨」寨主「霹靂鞭影」崔勇一班高手圍截韋擊，他雖然不凡，但前後經過了拚命的打鬥，氣力方面總是大不如前，故戰不多久，他就身受多處刀傷劍傷，但他還是猛如虎，連挫多名高手，最後他肩頭受了一掌，適時「威武寨」寨主崔勇的霹靂鞭以極快之勢擊在他的背心上，這一鞭打得他連吐鮮血，受了極重的內傷，他踉蹌地用劍撐於地上，以半跪的姿勢支持着軀體而不致倒下。

處於四面楚歌的險境中的冷天星，不由興起了一股英雄末路的感觸，但基於他堅強的勇狠的性格，於是毫不猶豫地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匣嬌小玲瓏、價值不菲的珠寶，盡力向西面天空一拋，一時之間，祇見天空上滿是珠光寶氣縱橫，那班「威武寨」的高手們都齊聲高呼，同時向西南的方向撲去。

於是，冷天星在此情形之下，就奮起餘力，帶着滿身創傷從相反的方向踉蹌地縱起奔逃而去。

「這一掌一鞭之仇，我要加倍索取，崔勇，你等着吧！」冷天星恨恨的在心中發誓說。

* * *

時光流逝悠悠，冷天星在「龍家堡」養傷不知不覺已過了二十多天了，他的重傷不但痊癒，在內力方面比以前更旺，他對此大感驚奇，在多方面的猜測與追問之下，龍人傑才表示曾以六片千年人參王滲入藥中賜服，故他的創傷才如此迅速痊癒。

一絲的貪念在冷天星的腦海中泛起，因爲千年人參王乃是武林人所夢寐以求的夢想恩物，它不但能夠治傷，更能增添玄功內力，以冷天星目前一身功力，如果有了此物輔助，那以後的功力放眼天下江湖，又有幾許人能夠與他並駕齊驅？故他潛意識底內的貪念在腦海中翻騰着，但在行動及言語上毫不動聲息，更用虛偽的態度探知龍人傑剩着大半枚參王。

這天，他向「儒俠」龍人傑與溫雪鳳告別。

「儒俠」龍人傑想挽留他多住數天，但見他去意已決，祇好嘆息道：「老弟，你我朋友，總是有緣，如不厭寒舍簡陋，希望你有空時，常來相聚晤談。」

冷天星在心中暗道：龍人傑，我必定重臨貴堡，到時希望你能夠使我的願望實現。臉上露出笑容，意態慇懃地道：「龍大俠與嫂夫人，小弟重獲新生，這都是龍大俠厚德寬仁所賜，正所謂大恩不敢言謝，但願龍大俠與嫂夫人，後福無量，告辭了，咱們後會有期！」

說着，一步跨上馬背，便揚長而去。

* * *

光陰在無聲中逝去，又是另外的一個黃昏，當晚霞夕陽在西山隱去時，「龍家堡」的大廳內，坐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僧，雖滿面風塵，仍然蓋不住他滿臉紅光及出塵脫俗的超然風度，他正想舉盞欲飲時，一抬頭見「儒俠」由內廳走出，於是他把茶盞放下，對着「儒俠」笑着道：「老衲幻影，冒昧打擾之處，還望龍施主恕罪！」

龍人傑心中一震，急忙道：「原來是神僧佛駕，眞使寒舍增輝不少，迎迓來遲，萬祈勿怪，晚輩龍人傑拜見神僧聖安！」

一面說着欲拜跟前，但神僧雙手輕輕一抬龍人傑的雙臂，龍人傑祇覺跟前一片柔勁抵着，怎樣也不能跪下，耳邊的一片慈祥聲音：「勿多禮，龍施主！」

龍人傑忙謝過起身就座。

天邊幻影神僧，威名遠揚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他平生從沒有殺過一人，雖然他的武功是如此深不可測，但他却有一片仁慈好義的心腸，博得天下之人尊敬，更者他的行踪到處飄浮不定，好比天邊的幻影一般，神龍見首不見尾，故人稱之爲天邊幻影神僧。

「龍施主，老衲今日到來打擾清修，是爲了一件事情而來，更希望施主多多援助。」

龍人傑恭敬的問道：「神僧有何事，欲晚輩效勞，祇要晚輩力之所及，必定遵命。」

「如此，老衲這裡謝過！」緩了緩，才目露慈光沉聲接着道：「十天前，老衲經過『黃嶺崗』，在一鄉中，無意發現一個身懷絕症的女孩，她年齡祇有八歲大，父母俱是讀書人，爲了自己的骨肉，他們散盡了家財遠近求名醫替女兒醫治絕症，但結果都是徒然，更慘者就是

此女孩在這樣的年紀却忍受着成年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與折磨。」

龍人傑聽了一時不禁滿懷感嘆：「可憐天下父母心，但是難道此女孩的病症就沒有一種藥物能治癒麼？」

神僧臉現佛光，莊嚴地道：「有的，但是此種珍貴罕絕之靈藥，既可遇而不可求，曾於多年前，老衲在天山雪峯上無意中見施主以重金買得一支參王，故老衲今日代表那絕症纏身的女孩來相求施主，望施主以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份上，賜與一小片參王片，作爲治療此女孩的主藥。」

龍人傑一聽此言，不由對神僧的慈悲爲懷肅然起敬，一面却急急地答道：「神僧眞是言重了，靈藥參王雖是珍貴，但人命更是重要，慢說神僧祇是要些許，就算整枝人參相贈又有何不可呢？神僧敬請稍候，晚輩就去取來。」說着起身告罪一聲，就向室內走去。

當龍人傑手持人參出廳時，他那十歲大的愛兒也恰巧由花園走入廳內，見有客人在座，便收緩脚步，向龍人傑行了一禮，並說道：「爹，今日的功課孩兒已做完了。」

龍人傑向他一招手，道：「君俠，快來叩見神僧。」

龍君俠年紀雖小，但却極玲瓏聰慧，他見父親臉上一片恭敬之色，就知道眼前此人必是非凡人物，他聽後一整衣衫，快步行至神僧面前，神色尊敬地拜倒地上，有禮地道：「小龍君俠叩見神僧，願神僧福體聖安！」

神僧瞳孔中閃出一抹精光，暗忖道：此子光華內蘊，再者骨格清奇，正是一副練武的上上奇材。口中慈藹道：「孩子免禮，起來，讓老衲看看你。」

他邊說邊向龍君俠全身仔細打量，像是名家欣賞一幅罕世的圖畫一般，越看越覺得可愛，更覺得此子實在是一個可造的上上之選的人材，一抬頭，見「儒俠」龍人傑笑容滿面的站在一旁，刹那間也覺得臉上一陣發熱，歉然道：「施主有子如此，眞是可喜可賀。」

「神僧如覺得小兒堪造，還望神僧不吝教導。」說罷便把手中包好的參王片雙手送上。

「老衲飄浮於四海，行踪不定，怕孩子不能捱這等苦楚。」伸手接過參王片，接着說道：「老衲代表那女孩的父母向施主敬謝。」

「那裏，那裏，神僧眞是太客氣了。」龍人傑在答話的時候，向愛兒一頷首，在神色中透露出一片期望與關懷。

聰敏的龍君俠，已從父親的眼光中領略到啓示，於是毫不猶豫地在神僧面前再次下跪，尊敬地道：「君俠不怕吃苦，如神僧不以爲君俠愚蠢的話，請受徒兒君俠叩拜。」

神僧極其讚賞此子的聰敏，老懷大慰地道：「孩子，你與老衲總算有緣，你且起來，這拜師禮容後再舉行，現在並不急於一時，但記着爲師一句話，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君俠必恭必敬的應着道：「弟子謹記在心，師父不必憂慮。」說完起身肅立一旁。

幻影神僧沉默了一會，對龍人傑莊嚴的道：「龍施主，憑你武功造詣來說，君俠目前的基礎必然進入深層玄功心法的軌道，老衲既然決心要收他爲衣鉢傳人，爲了他的前程着想，老衲欲在明晨就帶他起程，過些時候再回歸無情絕峯，以十年爲期，來教導傳授，同時因路途遙遠，更者爲了免他分心，所以在期內老衲不想他與外界接觸，以便專心練武，不知施主你是否能夠答應？」

龍人傑聽了這話，心中不由一痛，但爲了愛兒前程，他堅强地回答道：「這個晚輩明白，既然神僧看得起小兒，那就憑神僧作主吧！晚輩毫無怨言。」神色一正，接着又對君俠囑道：「君俠，以後的一切皆要聽從神僧吩咐而爲，知道了嗎？進內通知你母親一聲，並囑她把你的行李打理一下，以便明晨動身起程。」

君俠應道：「是！」說完急步走入內廳去。

龍人傑臉上喜容滿面道：「晚輩在當年購入此枝參王，在下本意是想用於小兒身上，以輔助他能借此物打通天地二橋，但晚輩量力而爲，自知本身的薄藝不能成事，故至今仍然遲遲不決！」緩了緩道：「現今祇剩半枝參王，晚輩欲交與神僧，這對小兒以後練功也許有幫助。」

神僧笑道：「這對君俠來說是件好事，老衲爲君俠喜，爲施主賀。」

這一夜，龍人傑夫婦及君俠就在諸多的教導、叮囑及無限惆悵的心情下渡過。

次晨，一聲「後會有期」及「珍重」，幻影神僧就帶着龍君俠取道上路。十天後的黃昏抵達了「黃嶺崗」的一個鄉村中，神僧用參王片製藥而救治那身懷絕症的女孩，因時間上的關係，這晚他們就在此女孩的家中渡宿。

龍君俠自小生長在富貴家中，正所謂是未見過世面的孩子，這趟首次出遠門，所接觸者都是如此悽慘之情景，更被那女孩的堅忍精神所感動。自此之後，他就以那女孩

做榜樣，用堅忍的精神來磨練自己的意志。

次日，神僧詳細爲女孩的病體檢查一番，見她以前差不多一切僵硬的經脈皆回復正常，現今所缺者祇是身體的虛弱而已，其它地方已無大碍，於是神僧便帶着君俠，在女孩的雙親千恩萬謝之下而離去，茫茫前程，龍君俠的小心靈中無不感觸。

* * *

光陰如箭，日月如梭，龍君俠自從拜別雙親後至今，不覺間已是十個寒暑過去了，在無情絕峯上，他在寂寞中練藝，更在幻影神僧的嚴督下長成。

當年他踏上無情絕峯時，祇是一名十餘歲的小孩子，但是時間的變遷已使他成爲一位超絕凡俗的青年，在武功上，因師承武林奇人幻影神僧，更用千年人參王輔助，故此時他已打通天地二橋，突破生死玄關，一身玄功內力已是高得不可思議。

這天，幻影神僧滿懷慈祥對他道：「君俠，自爲師帶你至此授藝，不覺已達十年了，當年爲師曾許諾答應你雙親，以十年爲期，故此你明晨就可以下山回家省親，並可以在江湖上歷練歷練。」

龍君俠聽了恩師這番話，不由跪倒恩師面前，悲感的道：「恩師，徒兒一切毫無準備，驟然之下就要離別，這……」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更者你離別父母已久，應該回家一聚，以你目前一身技藝，對任何事足可以應付裕如，但江湖上的詭計有時是防不勝防，你要提高警惕小心才好，再者服人者以德，較懾人者以武，是不可同日而言，爲師這麼多年的訓導，希望你不要忘記，今晚收拾行裝，明晨就下山取道回家去吧！」說完即從石榻下取出小囊一個，及一把古鞘紋劍一併交與龍君俠，平靜的說道：「囊內金銀，足夠途中所用，此把古劍乃是爲師之物，但爲師自從出家之後，就沒用過它，今日此劍賜與你，並不是希望你多造殺劫，以你現在所學一身功藝，爲世人而行道江湖，降魔衞道，多行善行，方不辜負爲師一心教養之恩。」

跪着的龍君俠，聽了恩師這般警世訓言，一時憂喜參半，悲傷的却是從此離別恩師闖蕩江湖，不知何時方可重歸恩師身前，祇見他眼現淚光，嗚咽地道：「恩師訓言，弟子必定緊記心中，但明晨一別，不知何時方可重見恩師慈顏？」

幻影神僧用嘉許的眼光望着君俠點點頭，嘆着道：「君俠，男兒志在四方，你切不可作婦人之態。明日一別，你可在五年後的端午節返回此地，到時爲師可以詳批你的成就。」

日頭已漸漸偏西了，西天映起了一片紅霞，一個身形頎長的一身藍色儒服，文質彬彬之年輕人背着一個背囊，身插古劍，看來，他像是一個趕考的士子，騎着一匹黑色的駿馬，在趕着路。天色漸漸黑了，他伸手輕輕的在馬背上拍了幾掌，馬的去勢因此而快了許多，不一會，便走進一個小鎮，那鎮並不大，但天色一黑之後，街上到處都是燈火輝煌。

這年輕人就是龍君俠，自拜別恩師幻影神僧下山之後，就一直歸心如箭的趕了十多天路程，他在這鎮上騎着馬慢慢地走着，直至來到了一家客棧之前，他才勒住了馬，翻身而下。

那「迎賓客棧」門外，早就燈火輝煌，一片熱鬧，店中伙計有的將牲口牽進後院去，有的招呼人客，進進出出的忙作一團。

龍君俠甫抵客棧門口，已有伙計上前招呼道：「少爺，敝店房間清潔乾淨，擺設也很講究，精美小菜與佳釀更是馳名遠近，不知少爺是留宿還是……」

龍君俠右手一伸，把手中韁繩交與伙計，笑道：「小二哥，我要一間清潔上房，再者勞煩你給馬匹上些好料，這些銀子給你買酒。」說着，把一些碎銀放在伙計手中。

那名伙計登時大喜，恭敬地道：「謝謝，少爺你請放心，請裏面坐。」

龍君俠「嗯」了一聲，掀起門簾，向內行入。

他擇了一個座位坐下，吩咐了伙計送上幾碟上菜及一碟牛肉，在熱鬧的氣氛下慢慢地吃着。

適時，外面門簾一陣閃動，一個年輕的書生已緩步行進，只見他，頭戴儒生巾，身穿白綢衫，臉如博粉，白裡透紅，眼如點漆，神態氣色儒雅，舉止瀟洒溫文，眞如翩翩濁世佳公子，他提着一個背包與一把劍，目光四下一掃，見全店座位俱都滿了，最後目光一落在龍君俠身上，他立刻臉上有一股難以形容的神色，瞬間已從容舉步向龍君俠座前站定，並笑哈哈地向龍君俠一拱手，說道：「打擾閣下清靜，未知閣下能否折節下交，是否會許小弟共同一桌？」

英俊瀟洒的龍君俠，雖然面貌似潘安，但跟那書生相較却遜了些，他心中暗暗稱讚此書生風度神采，心折不已，見對方長得如此溫文儒雅，而且眉目之間十分眼熟，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相識，但却翻來覆去也想不出有這麼一位年輕的朋友，故一時想得出神，竟呆在當場。

那書生見龍君俠猶在沉思，不由沉聲問道：「閣下怎麼啦，莫非小弟不配與閣下攀交麼？」

龍君俠這時才突然從沉思中驚醒了過來，一時不覺臉泛紅暈，趕忙還禮道：「兄台不要見怪，只因兄台面貌十分眼熟，但在下一時却又想不出來，以致貽笑大方，如兄台不嫌棄，就請坐下。」

那書生儒雅的一笑，道：「那裏，那裏，謝謝。」說着就坐了下來，並吩咐小二送上數碟佳餚，文靜地自顧自的吃着。

龍君俠見那書生始終不開口說話，一時以爲他臉嫩不慣，故爽朗地笑道：「你我相識，總算有緣，在下龍君俠，兄台能否賜示尊姓大名？」

那書生一聽此話，臉上泛起了激動的神情，並起立肅然躬身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龍公子，敬問令尊大名？」

龍君俠被那書生突如其來的行動與語言弄得迷茫異常，聽了那書生問及父親姓名，一時極尊敬地回答道：「家父人稱『儒俠』龍人傑。」

「那麼令師呢？」

「家師神僧幻影。」

「啊！那是龍公子，十年了，整整十年，十個寒暑了……」

龍君俠極是迷茫，一時不知所措，低頭猶豫了一陣，正想開口相問，但此時客棧外的道上，一片馬蹄聲，蹄聲急如悶雷響動，震蓋了其他一切聲音，蹄聲未停，一陣嘩啦聲，門簾已被人用力拉下，跟着跑進四名滿臉橫肉的大漢，左右一立，隨即走進一名年約六旬上下的老者，此人生了一張白裡帶青滲滲的喪門臉。

他剛踏腳進店，就驕狂霸道的道：「本尊主今晚在此地了結一宗私仇，無關者，快快滾出店外去。」

店內一時大亂，那些食客見這班大漢個個兇神惡煞，紛紛付了錢，便急急忙忙的從後門走了。

龍君俠也想離去，但見那書生毫無離開之意，故只好坐着相陪。

這時，那自稱尊主的六旬者，陰沉沉地向書生道：「窮酸鬼，殺本尊主的愛徒，就是你嗎？報上名來，好好速領死。」

那書生坐着不動，沉聲道：「小生薛家英。哼！有其師必有其徒，不錯，令高足吳波在靈楓縣內欲姦淫一少女，小生路過碰見，不值所爲，故替天行道，除此淫賊，爲天下婦女及尊主着想，這不是一件喜事嗎？」

此老者乃是「幽靈尊主」陰不陽，一身不凡的功力，但性格極之驕狂霸道，目空一切，作惡多端，遇上不順眼的事，只憑自己意氣好惡，有時連氣都懶得吭便動手殺人，故此兇名遠近皆知。

此時「幽靈尊主」陰不陽聽了那書生一段滿含諷刺的答話，一時被氣得鬚髮皆張，一聲怒吼：「小子，今晚本尊主就要你血濺當場，碎屍萬段，方洩我心頭之恨。」說完，惡煞地衝向那書生的桌前。

龍君俠忽然拱手道：「閣下，何必如此霸道，奉勸閣下一句話：得放手時且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更者……」

「幽靈尊主」陰不陽臉色一沉，道：「少放屁，別多管閑事，否則血濺到你身上洗不掉的！」

龍君俠道：「血？有多少深仇大恨非流血不可？此事的經過聽薛兄剛才一述說，錯在令徒，他正所謂死有餘辜，我看閣下，也像個江湖上的英雄，又何必爲了些小事，傷了和氣，而至非鬧到流血不可，我願意做個和事佬……」

薛家英見到龍君俠義插手，極感激的向他一望，道：「龍公子，用禮義對人首先要看人而異，與『幽靈尊主』陰不陽講道理，那同『對牛彈琴』有甚麼分別？此事既因小弟而起，那就由小弟來了結它吧！」

「幽靈尊主」陰不陽本來白裡帶青的喪臉，而今更加慘白，一陣跋扈嘲笑起自嘴邊，橫蠻地道：「好極，那麼小子亮兵器吧！」

薛家英緩緩的站起來，冷笑道：「不要妨礙店家做生意，大尊主，外面候教如何？」說完不等陰不陽是否置可，拿了劍鞘，就往客棧外大步的走去。

客棧外街上此時靜悄悄的連鬼影也沒有一個，十多名兇神惡煞把薛家英團團圍在中央，氣氛極之緊張，「幽靈尊主」陰不陽對薛家英冷冷的獰笑着，而當那笑聲方起，一溜強勁的銳風已那麼迅疾，那麼神不知鬼不覺的射向薛家英的雙肩，來勢之快眞是匪夷所思，防不勝防！

薛家英的神色閃起了一陣驚慌，但他也鎮定應付，只見他身軀猝然微蹲，頭向後一低，便避過此暗器的偷襲，不由怒極而道：「無恥鼠輩，看劍！」劍出鞘，劍如電光般射向「幽靈尊主」陰不陽的心胸要害，陰不陽桀桀一笑，如幽靈似的一閃，就脫出劍光之外，一拍手，發出一聲沉實的「篷」然悶响。

原來他那粗大的手掌已經不知何時已戴上了一副用「銀犀牛皮」縫製，更在上面嵌滿了尖銳菱錐的手套。

他一退猝進，閃轉之下右掌劈去，左掌拍地，狂風澎湃中，已將薛家英罩於無數銀色手影之中。

薛家英與掌影一接觸，就覺得「幽靈尊主」陰不陽的招式一施襲起來，簡直將全身空隙密封，厲害非常，再者他手中的一雙手套不怕刀劍，更能封鎖一切的兵刃，極之可怕，他一聲淸嘯，長劍揮動如電，倏東倏西，忽上忽下，左右不定，劍身與劍鞘更融爲整體，凌厲至極的向着「幽靈尊主」陰不陽全身要害進擊。

時間慢慢流逝，在打鬥中的薛家英因功力較「幽靈尊主」遜了一籌，故在二盞茶後，他已是不支之態，但仍然苦撐勇戰。

「幽靈尊主」陰不陽暴喝聲中，左掌一招「幽靈抓魂」抓住了對方的劍尖，右掌以雷霆萬鈞之勢拍向薛家英的心胸間，薛家英欲抽劍回劈，但劍遭對方抓着，一時間不能如願，就在微愕當中，敵人左掌帶着銀色尖銳菱錐的厲風，已達胸間，極不願的一鬆手向後一退，雖然避過正面如山重的掌力，但仍然爲餘力所及，一聲驚呼，他已極跟蹌的向後退了幾步……

「幽靈尊主」陰不陽得勢不饒人，手中劍光一轉，就向薛家英跟蹌的身軀擲去，口中並殘酷地說道：「孽畜，讓本尊主送你歸西！」

薛家英跟蹌後退正是身不由己，眼看長劍化一道銀虹，就要插入體內，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只聽一陣朗笑，人影一閃，龍君俠已擋在薛家英的身前，右手兩指夾着劍尖，眼中精光溢射，向「幽靈尊主」陰不陽平靜的說道：「閣下如此高明的掌法，好狠毒的心腸，眞使在下大開眼界。」一邊把指間的長劍，遞還薛家英，並慰問道：「薛兄是否受傷？你且歇會兒，待在下會會高人絕學。」

「幽靈尊主」陰不陽神色冷酷狠毒的眼光看着龍君俠，恨恨地道：「你要插手？」

龍君俠眼簾半垂，毫無表情的道：「廢話！」

「幽靈尊主」陰不陽狂吼一聲右掌倏翻，一團銀影飛舞捲向龍君俠臉上，左掌帶着刺目的銀色菱錐已像毒蛇插向龍君俠的小腹。

敵人的攻勢甫出，龍君俠已淸吒了一聲，上身突然前傾，左手持着劍鞘，右手抽出劍鋒，鋒利的劍鋒帶着「颼」嘯聲的割裂空氣，有如一抹銀虹，直飛瀉向敵人的咽喉，去勢之快，簡直無可言喩。

幾乎同一時間，「幽靈尊主」陰不陽的雙掌才擊出半途，但對方的劍尖已到達咽喉，心中一驚，顧不得傷敵，右手一招化掌爲抓，一下子抓住了急往前送的劍鋒，用盡全力才能制止劍之來勢，但龍君俠的應變更是出人意料之外，他見劍身遭抓着，於是極快的以左手劍鞘一拍劍柄，一股內力使下來，定住的劍便急急送入「幽靈尊主」陰不陽的咽喉內……

此際的「幽靈尊主」陰不陽瞪着死魚般眼睛看着面前的年輕人，他實在不能相信，這個年輕人武功如此之高，他更不甘心死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的手上。

龍君俠神色極是平靜，雙手合持劍鞘，沉靜有如一泓潭水，沒有看見他如何抽劍歸鞘，而他却在人們瞳孔的未及追攝中，用快劍在敵人的喉嚨間開了一個血洞。

對着「幽靈尊主」陰不陽，他淡淡的道：「善惡到頭終有報，殺了你，可謂爲蒼生造福，因爲你心腸太狠毒了。」

「幽靈尊主」陰不陽此時神色一片迷茫，極之古怪，他就像遇到了一件極其滑稽的事情一樣，他雙手緊握喉部，臉上透着一種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神情……腥紅的鮮血在他的指縫間開始滴落，而他的眼神也漸漸渙散……

夜越來越深，龍君俠威嚴的目光向十多名凶煞的大漢們一掃，並冷冷地道：「寃有頭，債有主！各位，在下龍君俠，如若尋覓在下行踪，括蒼山『龍家堡』就是在下臥居之處。」

那羣凶惡大漢，此時已驚得六神無主，先前的凶煞氣焰也因爲「幽靈尊主」陰不陽的死去而消逝，聽了龍君俠的話，個個都爭先恐後的騎上馬背，就欲急急離去。

但龍君俠平靜無比的聲音却響於每人耳邊：「甚麼，就這樣的離去嗎？請把那屍體也帶同離開，免得阻碍他人路過……」

那羣凶漢聽後，最後面的兩名便急急把「幽靈尊主」陰不陽屍體放置馬背上，翻身間，馬蹄聲已開始響動，一剎間便消失在夜色中。

薛家英感激的目光投在龍君俠的俊臉上，沉吟一剎，肅然躬身道：「龍公子，多蒙援手相救，小妹感謝不盡！」

龍君俠乍聽對方自稱小妹，正當微愕時已見薛家英去掉頭上儒生巾，一頭烏黑的雲絲秀髮像瀑布般瀉向肩後，在白綢儒袍襯托下，她顯得更加淸麗脫俗，淡雅宜人，沒待龍君俠開口，她已閃動着一雙淸澈的大眼睛，笑道：「龍公子，不必猜疑了，曾記否，十年前的那個絕症纏身的女孩嗎？她的生命承蒙令尊的厚德、寬仁賜贈人參王而得以重生，此恩此德，小妹已銘心刻骨，無時或敢忘，令師神僧幻影大慈大悲的胸懷，更令小妹感恩不盡。龍公子，請問令師傅貴體福安？」

啊！以前骨瘦如柴，疾病纏身可憐的女孩，如今已變成了含苞待放的少女，龍君俠幾乎以爲身在夢中，是的，那女孩子的忍耐精神及與死神掙扎的神態在這整整十年的寂寞生涯當中，時刻好像賜與他一種鼓勵的力量及堅忍模範的精神……

「家師貴體安康，請勿念，賢妹……不知妳意欲何往？」

薛家英極溫和地一笑道：「小妹自從由令師醫好了疾病之後，就爲大悲恩師攜帶回山庵處授藝，月前才歸家省親，今夜路過此地，就是欲往『龍家堡』拜訪令雙親，一來拜謝他們的大恩大德，二來也好在江湖上歷練歷練。」

龍君俠愉快地道：「那麼我們正好同路，十年了，不知家園有沒有改變，雙親是否健康。」

大路上，疾馳着兩匹快馬，一男一女，雖然日頭是那麼毒辣，但阻擋不了這一男一女的趕路。

男的俊得令人喝采，女的美得令人愛憐，他們正是龍君俠與薛家英，在這麼多天的相聚趕程同往「龍家堡」，日行夜宿，他們已經產生了互相傾慕的心情。

一陣陣朗爽的笑聲，龍君俠顯得非常高興地道：「賢妹，跑過此段路途，再多一個時辰，就可以望見『龍家堡』了……」

「龍家堡」在日光下靜靜的矗立着，龍君俠帶着心情極爲激動的薛家英在堡外翻身下馬，在感覺上，他覺得此時的「龍家堡」靜得極之可怕，他行至堡門口，用力打着門，但却久久無人相應，這不尋常的氣氛使到龍君俠心頭頓覺一陣極不祥的感受，他愕然震驚，於是毫不猶豫的雙臂一振，身形筆直而起，有如一鶴冲天，拔高達三丈有餘，便落在圍牆上，向內一掠，祇覺偌大的「龍家堡」此刻有的窗門關閉，有的隨風搖擺，花園中以前的奇花異草現在已是荒草遍地，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莫過於矗立園內的兩座巨墳。

墳墓碑石的字跡由於距離太遠，故一時之間不能看淸楚，龍君俠失魂地一舉步，已似流星般飛瀉，也不過呼吸間已站在墓前，向碑上一看，跟着悲傷欲絕的大叫一聲，便當場暈倒地上……

不知過了多久，龍君俠從朦朧中醒轉了過來，發覺自己竟躺在一間雅靜的臥室中，面前站着焦急的薛家英，近窗之處，正有一位老人長嗟短嘆，龍君俠揉揉眼睛，撐起身來，正自冥思感傷時，一聲蒼老的浩嘆已響在空間，那老人走至榻前，跪在地上，老淚滿臉悲聲道：「少爺你可回來了……」邊說邊哭極之悲慟。

「啊，原來是忠伯，忠伯，究竟我爹爹發生了甚麼事？父母親如何死去？」

那老人極悲傷的站起來，回道：「少爺，事情的發生是在你隨師離家後的第五個月的中秋節，深夜，『龍家堡』忽然來了兩個黑衣蒙面人，以極卑鄙的手段偷襲老爺及夫人，並用重刑手段逼問老爺那千年參王的藏處，老爺慘遭敵人的厲刑拷打，更令人髮指的，是一名蒙面客欲當着老爺面前侮辱夫人，以此作爲威脅，夫人掙扎無能，最後她含恨當場畢命。」沉思了一會，接着又道：「老奴是夜恰巧有事外出，當我歸堡時，全堡觸目皆是屍體橫陳，更慘者是老爺忍着重傷的煎熬，把事情的發生經過向老奴艱難地說出，並十分鄭重叮囑老奴勿通知少爺，以免令少爺學藝不能專心……」

龍君俠虎目含淚，悲傷地道：「好卑鄙，好毒辣的手段，忠伯，當時爹曾否說及偷襲者是誰？」

老人低頭沉思，語音略頓回道：「老奴記得當年老爺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說出此行禍首是冷天星，另外一位却不相識。」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這難受的滋味，如果不是身受者又怎能體會那種痛苦呢？

一聲摧肝瀝血般，悲憤至極的長嘯，由龍君俠的口內吐出，他恨恨的向蒼天叫道：「冷天星，這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我要你血債血還……」邊說邊向園中雙親埋骨之處走去。

龍君俠乃是性情純孝之人，見墳思親之下，那一腔熱淚自然便忍不住，他拜倒墳前，放聲痛哭。

薛家英先是陪同他跪倒墳前，一齊垂淚，後來因見龍君俠哭得太過悲慘傷心，遂對他善加勸解，道：「龍公子，你要節哀順變，切莫傷了自己的身子。」

一陣悲慟的痛哭過後，龍君俠向着墳前三拜道：「爹娘，孩兒不孝，不能侍奉膝前，以致今日陰陽永隔，孩兒誓以仇人之血來祭拜您們兩位老人家……」

生離，是朦朧的殘月；死別，是憔悴的落花。

朦朧的殘月也許會有一天明朗，但是憔悴的落花却永遠長不回枝頭上……

「龍家堡」昔年的風光，現今已隨風逝去，荒草萋萋的園中，龍君俠默默地跪倒墳前，口中喃喃自語地祈禱着……

是夜乃是九月十五日——和冷天星相約淸算不共戴天之仇恨日子了！

皓月，明掛在天中，月色爲「龍家堡」披上一層銀白色的光芒，看來是如此的悽淸，是如此的肅

靜！

忽然間蹄聲得得，在如此寂靜的夜中，聽來是如此的刺耳，龍君俠在蹄聲甫入耳時就緩緩站起，手持劍鞘，雙目威稜地投向大門外。

蹄聲在大門台階前靜止，跟着毫無聲息的閃入三條幽靈人影，爲首者赫然是「一劍擎天」冷天星，後面二人乃是「聚賢山莊」的二位護法，一是「生死判官」羅明，一是「斷魂手」西門德。此兩人的一身功力藝堪稱江湖上一流高手。

如此蕭條沉寂的環境，本在冷天星的意料中，當他的目光接觸到那園中的兩座巨墓時，心中竟不由自主的一震，爲甚麼？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也許是心中有愧吧！

見園中祇有龍君俠一人靜立，他狠厲的臉孔浮起一層陰澀的笑意道：「龍賢姪，自從十年前愚叔在此養傷痊癒而離開『龍家堡』之後，匆匆之間已是十多年了，今夜重睹風采，面目已是全非，昔年故友現今已是陰陽永隔，眞使愚叔慚愧。」

極度鎮定如恒的龍君俠怒極而笑道：「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冷天星，你別再假惺惺作慈悲之態了，須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桀桀的一笑，冷天星道：「賢姪，一個人處事需要小心觀察，萬事都要斟酌而爲，令尊曾有恩於我，那愚叔豈會做出這般傷天害理的事。」

冷天星語聲剛落，耳邊忽然响起了一聲輕「哼！」，那哼聲雖然不大，但响在他的心中却是鳴如悶雷，連耳鼓也在嗡嗡作响。

跟着，响起龍君俠的悲憤笑聲，同時一字一淚地道：「天在上，地在下，枉你堪稱『一劍擎天』，難道說你連幹下的醜事，也無勇氣承認嗎？」

冷天星受了這般侮譏之言，心中已是怒不可遏，但他仍是不動聲色，目中詭芒連閃而逝，陰沉的笑着道：「賢姪，愚叔已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忍受你的出言不遜的侮辱，如不看在令尊份上，嘿嘿，愚叔早已出手教訓你了。」

提起慘死的亡父，那如海的深仇，那澎湃的怒騰的恨，已是充滿胸間，一聲怒嘯，冲天而起，龍君俠怒髮沖冠，指着冷天星道：「你這不仁不義的畜牲，窮天下最醜惡的詞彙，也不能形容你的罪行，今夜，我要你血濺墳前，更要看看你的心是甚麼樣顏色的。」

「慢，愚叔再問你一句話，你才動手也不遲，是誰告訴你關於這一切的經過？」

「我！」忠伯忽然由廳中黑暗處行出，後面跟着的是薛家英。

冷天星心頭一凜，冷叱道：「你是甚麼人？」

忠伯一改蒼老之態，沉聲道：「老相識，閣下好善忘呀，難道連好友也不認識麼？」邊說邊伸手向臉上一陣揉搓，刹那間蒼老的皺紋已不復見。

冷天星見對方抹下易容物的一張臉孔，乃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臉貌平凡，祇是太過蒼白，他低頭默思一會，突然驚詫道：「啊！原來是你，巢不歸！」

恢復了身份的巢不歸，一陣陣的浩嘆，語音滄涼的道：「此姓名我已不用久矣，想當年一念之差，鑄成終身愧疚，冷天星，你那不仁不義的心，卑鄙無恥的手段，令我明白到人心的醜惡。」

「住口！」在無所遁形的情況之下，冷天星露出他那副兇相，發出暴雷似的厲吼聲，他手指巢不歸，叫道：「你過來，巢不歸，我這就爲武林伸張正義，替江湖辨明忠奸，誅除你這個出賣朋友的叛徒。」

一抬臂攔阻了巢不歸的去路，龍君俠冷冷的指着冷天星道：「冷天星，此時此地，相信你不是爲了謾罵吵鬧而來的，事情還得解決，希望你勿以瘋狗般的亂吠爲妙。」

冷天星勃然大怒，厲聲喝道：「好，以你小子之見……」

眼瞳的光輝突然變得冷硬，龍君俠冷然道：「俗語說得好，善惡到頭終有報，所欠者是時間而已，今晚，我要你這畜牲明白到『仁』與『義』二字的眞實涵意。」

冷天星左右靜立兩位護法，見龍君俠年紀輕輕，但言語上却對莊主極度的譏諷侮辱，左一句畜牲又一句畜牲，早已躍躍欲動，這時兩人再也忍不住，左右閃身而出，齊聲怒道：「莊主，這小子既然如此不知死活，請准許屬下出手教訓教訓他。」

冷天星對於龍君俠的絕技曾經目睹過，却不知他技出何人門下，這時見兩位護法欲出場相試，他也好趁此機會在旁詳細觀察，故而向他們說：「好，兩位護法却不可大意，這小子可不是省油的燈。」

兩人齊躬身應道：「是，莊主！」跟着就轉身走至龍君俠面前。

龍君俠極感意外，兩人會中途插手其間，他目射寒芒道：「兩位，今夜不是論劍比武適當時辰，望兩位勿多管閒事，那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生死判官」羅明不待對方語畢，就輕視地道：「小子，你在言語上侮辱了咱們莊主的名譽，如欲息事寧人，小子你自己自斷一臂吧！」

龍君俠本來不想多生是非，但是他處處讓人，偏偏就有些不知好歹的人來夾纏不清，他雖不想出手多造殺孽，但他畢竟是少年心性，忍耐有限，故已忍耐不住。

吁了一口氣，龍君俠道：「是非皆因多出口，煩惱皆因强出頭，你們兩人今夜的做法，以後祇怕夠你們懊悔的……」語音剛落，尚不待對手兩人有任何反應，龍君俠已暴旋而進，一溜銀燦燦的劍光直瀉向「生死判官」羅明的咽喉，左手同時一起，他左手的劍鞘已猝砸「斷魂手」西門德。

情勢的變化是迅速得無可比喻，羅明在震駭中，雙手一對判官筆已急急舞起一輪呼嘯的光弧，身形側避之下已將對方致命的一招堪堪避過，同一時間，「斷魂手」西門德也因爲龍君俠快速的出手而弄得有些手忙脚亂。

判官筆泛着黝黑的光芒，翻飛掃劈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威勢是如此雄猛，在一聲聲帶着喘息的冷笑中，「生死判官」羅明一邊招呼着西門德，邊冷叱道：「小子，老夫今夜教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在一片暴捲銀光劍影下，龍君俠猝退側旋，手中利劍劃着微小的銀線急速的反劈兩人，口中悠閒地應：「井底之蛙，又何足談論天之多大，地之多寬。」

「斷魂手」西門德怒聲厲吼着，雙掌突翻，閃電般的拍了過去，拍到半途之時，忽然雙掌上下一分，上襲龍君俠的天庭，下擊肩髎，一招雙式，快得無以復加，但也毒得無以絕倫。

龍君俠自溝通天地二橋，突破生死之關後，一身玄功內力，已高得不可思議，毫不遲疑，古紋的劍身泛動着流動光芒，在銳嘯排蕩的空氣穿織交射，而劍尖所灑抛着的瑩瑩星點却是如此準確，那般無情瀉向羅明週身要害，弧形的劍影和條條的光芒溶融着，映出一幅令人心迷神惑的耀目劍光，是那麼犀利，也那麼酷烈。

驚惶與恐懼此時正湧塞在羅明的心田，這位「聚賢山莊」的左護法現今才深切明白到對手的那一身技藝是如此驚人，更深切明白憑自己的功力是無法抵擋得住的，他拚命躍騰向空，欲逃避對方所施的劍影，但是，所遺憾者却是事與願違。

「嗆郎！」輕响中，羅明的「判官筆」已在一刹那之間被削成了四段，於是祇見劍氣閃耀，沒有人清楚地看到那是怎麼一回事，羅明已經是狂號慘叫，自半空中重重的墜了下來，而他的一雙手，齊腕以下俱被削斷，祇剩下兩條光禿禿的手仁。

絕不猶豫的，龍君俠在羅明的慘叫聲還未出口時，他已是還劍入鞘，閃電也似的右掌在封拒之間，已一連向「斷魂手」西門德擊出五掌。

「斷魂手」西門德見對方捨劍出掌，不由大喜，但甫見對方掌影翻飛舞向前，竟是無從招架，心中雖然駭愕欲絕，但欲避已是無能，迫於萬般無奈祇好全力而進。

龍君俠知道這時祇能速戰速決，當下龍吟鳳鳴也似的長嘯一聲，步孕璇璣，身形如幽靈，電閃似的身形，忽然如岳峙淵停的屹立如山，落葉繽紛的掌影忽合而爲一，如此不可思議的飛向對方胸前。

轟然的震天巨响聲裡，破空响起一陣慘嚎，「斷魂手」蹬、蹬、蹬連連退了丈餘以外，軀體才頹然跌於地上，口中鮮血吐得地上一遍腥紅，雙掌腕骨齊折，祇痛得他額上冷汗流滿臉上。

就於此時，右面响起了薛家英含怒的聲音：「好卑鄙無恥之徒！」跟着聽得巢不歸的一聲悶哼。

夜空中傳來了冷天星陰險的笑聲道：「嘿，嘿，巢不歸承領之情，無以爲報，此一掌也足可略表寸心。」

心中一驚，龍君俠極快的回頭一望，此時，祇見巢不歸身軀有如空中敗絮，飛瀉而跌落丈外地上，與冷天星交手的薛家英，此時却叱聲連連，連同冷天星的嘿嘿陰險的笑聲，交雜在一起，正打得如火如荼。

龍君俠一時祇覺得胸間充滿了暴怒，他傲然冷笑聲中，持着劍忽然平舉胸前，舌綻春雷，流星般的就撲到在交戰中的冷天星，左掌影直捲向敵人，冷天星亦在嘿嘿冷笑聲中，平胸出掌，「砰！砰！」的兩股掌風，有如驚濤駭浪，挾着無比威勢，呼嘯地直迎向龍君俠擊出的那股掌勁。

二股掌風浩厲地相撞在一起，破空爆响地「轟」的一聲，震撼天地，龍君俠的身形祇是一晃而定，反觀冷天星却蹬、蹬、蹬的連連後退不已。

龍君俠極關懷地向薛家英一瞥，跟着道：「賢妹，妳快去照顧那位前輩，看看他的傷勢是否嚴重，此處一切由愚兄處理，不必憂慮。」

薛家英嫣嫣蓮步行至龍君俠身邊，無限的關切由美目中透露，嬌聲軟語的道：「公子，望你量力而爲，千祈勿以身涉險，落得兩敗俱傷不值得。」說吧，就轉身向巢不歸倒臥之處走去！

一抬頭，龍君俠臉現殺機，喝

道：「姓冷的，以你這等無恥行為，死上十次也不為過，亮出你的利劍，讓我領教一下你那被人稱為『一劍擎天』的稱號，看看是否有些欺世盜名。」

冷天星見屬下兩位左右護法，皆都受重傷，頹然倒地呻吟於地上，更且剛才與龍君俠交掌，心中震駭者是對方年紀如此之輕，却內勁泉湧如潮般深不可測。

此時一聽對方這般侮辱之言，他幾乎氣得一下子閉過氣去，似欲爆炸般的盯視着龍君俠，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從緊咬的牙中迸出道：「小子，你只不過是武林末流，道上小醜，本莊主之名譽，你豈配侮辱？只此一端，已足夠你小子魂淪地獄，永難超生。」

龍君俠手指一彈劍鞘，「錚」的一聲沉響，神色極度肅殺的朝向冷天星道：「既是如此，那你還等待甚麼呢？在下可不能領路帶你走向地獄呀？」

突然，一聲厲叱，金色的光芒一閃，「一劍擎天」冷天星已是狂風掃落葉一般的捲過去，抖手間，劍尖已攻出八招十六式，招招擊向龍君俠的要害，式式都砸向龍君俠的致命之處。

龍君俠鎮定的霍然側轉，古紋劍鋒已是神鬼莫測的削了出去，快而狠的「噹噹」聲連響中，截封了敵人的攻勢，手肘快速的一曲，以意想不到之勢下，劍尖閃電般飛戳敵人小腹，那份準，那份狠烈，簡直是觸目驚心，防不勝防！

冷天星出手間就遭受對方猛烈的反擊，他怪叫一聲，連忙躍起倒退，幾乎同一時間，突然旋身急進，右掌手中劍影朵朵的直刺龍君俠的雙眉中心，左掌却不易覺察的趁勢猛然拍向敵人胸前，一邊怒目暴睜，大吼道：「小子，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龍君俠的古紋劍呼呼翻飛，他冷然應道：「今夜身遭報應者，定然是你無疑！」身形忽地屹立如山，不閃不動，古紋劍「錚」的一聲，一翻急晃，嗡嗡的嘯聲，突然間已幻出一片劍影，在金鐵交擊所發出的擊撞之聲還未傳來時，左手劍鞘尖已是那麼快捷的戳向他胸前。

極度無可奈何的，又是驚駭欲絕，冷天星身形一騰筆直而起，有如冲天驚鳥，拔高達三丈餘，略一騰折，便翻身猝襲而落，出手之下便是怒騰的十一劍、二十三掌，他含憤的動作如此的連貫，如此的凌厲，又是如此奮不顧身，以致他才一出手，那陣陣的劍氣與掌勁已是如此山崩地裂，密集而狂暴的自空中罩下。

沒有任何表情，龍君俠的脚步立即快捷無比，玄妙無比的挪移，隨着敵人劍尖起落間的極小空隙，那麼準確而精密，那麼優閒而從容不迫，利那間，敵人怒騰的十一劍、二十三掌全然落空，待對方身形落地，古紋劍鋒，伸縮翻飛，快斬狠戳，已是那樣神鬼莫測變化無窮，在眨眼中捲向冷天星！

雙方的接觸是迅速無倫的，似是剛剛接觸便已分開，冷天星灑着滿頭的汗水，雙手驚慌萬狀地連揮着！此時他的雙臂、胸腔，正有大量的鮮血突然冒溢而出，身上一片殷紅，而那些血液却隨着他不斷倒退的身形飛瀉，猩紅的鮮血剛剛滴落地上又為泥土迅速吸乾，變成紫黯的一片……

沒有讓敵人有一絲的喘息機會，龍君俠已長嘯如泣，古紋利劍光芒猝漲，習習寒光裡長身而進，狂風暴雨般一口氣三十七劍猛取正自大驚失色的「一劍擎天」冷天星！

冷天星此時冷汗如注，目眥欲裂，他喘着氣，張着嘴，身形像急風擺柳般急晃，手中之劍極困難的舞起一片呼嘯劍光，但眨眼間，只聽得他一聲驚心動魄的慘號，「颯」的一聲暴響，只見血光突然暴映，他左臂齊肩已是活生生的遭龍君俠的利劍削落塵埃！

這被殘體的疼痛是那樣深切與殘酷，在生死一髮之間，「一劍擎天」冷天星雖然痛得面目抽搐，齜牙咧嘴，但是當他一想到對方所欲報仇的仇有多深、多切時，他不由心中直冒寒氣！於是他絕不敢稍遲疑，右手利劍，突然脫手向前飛射而出，而他那受傷的斷臂殘軀，却不退反進，筆直的凌空而起，橫空向對方身後縱去……

那失去了人力操縱的飛劍，就如有着靈氣一般，帶着千鈞之力迎劈向龍君俠所施出的劍氣，利那間，劍氣猛然波震戰動着，冷天星所擲出的飛劍已在一連串的金鐵交鳴撞聲響中「克察」的一聲折斷，拋彈空中。

情勢的變化是如此的快速得無可比喻，當光影幻芒亂晃時，龍君俠見冷天星凌身空中，心中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在斬斷敵人飛劍後，他手中的古紋劍已狠酷的飛罩着冷天星那凌空橫縱的殘軀！

冷天星藉着擲劍阻敵，殘軀尚未落地，但對方的劍影却有如一股飛瀉暴噴的水柱般罩至。驚惶與恐懼一下子充滿心內，他此時手中劍已失，而最致命者仍是身飄空中，在避無可避的情況下，他好比一隻垂死掙扎的野獸，發出陣陣的淒號，臉上露出一片擇人而噬的獰猙神情，而他的右掌却連環向下擊出……

但是龍君俠那狠酷至極的劍

鋒，已經那樣無情地在他的殘體上準確無比的刺中十八劍，每一劍都令到冷天星皮肉翻捲，白紅混成一片，每一劍都使到冷天星肋骨白森森的露在外，而那些翻捲的皮肉附黏着一縷縷的血絲，他那被鮮血染透的殘軀因受到劍創而痛得在空中連連縱翻，在脚尖甫踏地上時，他口中才發出一聲怪異淒厲恐怖得足以撕裂人心肺的狂號，而他那滿身創痕的殘體跟蹌地向前跳躍着……

極快的，未待冷天星的狂號沉寂，龍君俠一利那之間靈台清澄，心如明鏡，他知道是時候了，就是現在，置仇人於死地便在此時！於是一翻手，掌中的古紋劍就化為一條電閃的銀虹，是這樣的殘酷的戳向冷天星的後心……

天地間一下變成沉靜，古紋劍威猛的衝勁帶着冷天星的殘軀向前飛奔，只聽得一聲輕響，古紋劍尖已把冷天星連人帶劍的釘在那巨墳的石碑上，碑頭下的泥土此時正吸收着那猩紅的鮮血……

龍君俠肅然前行，行至墳前，雙膝一跪，淒然道：「爹、娘，孩兒已經手刃仇人而為您們報仇了，仇人的血現在正為您們流着……爹、娘，您們安息吧！」沉默的跪了一會，起身向薛家英身前行去！

空氣寒瑟，四周景色如此淒涼……夜，此時已越來越深了……

仰躺在枯黃而柔軟的雜草上，此刻巢不歸正閉着眼睛默默的養神，他本來蒼白的臉上此時更是透露出慘青，如果不是胸膛有着呼吸的起伏動作，那很難相信他還活在世上！

薛家英正自焦急，見龍君俠行來，美目中不由閃出一抹喜色！

「賢妹，這位巢前輩的傷勢如何？」

薛家英帶着一股抑制的激動，輕輕地應道：「他被那姓冷的在胸間擊中一掌，剛才小妹欲為他敷藥，但他却堅持不要，他還說有話要與公子相談，雖死也無憾……」

適時，身受重傷的巢不歸突然地清醒過來，他無言的嘆了一口氣，睜開一雙沉重的眼皮……嗓子特別的暗啞，沉沉的聲音：「龍……公子，老夫為了昔年一念之差，而鑄成愧對夫人的醜行，唉……我簡直是死有餘辜……」

龍君俠悲哀的情緒現今已經漸漸開朗了，但處於目前如斯的環境之下，他又能夠用甚麼詞語來表達他此時心中的感觸，對方雖然是一個懺悔人，但他以前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幫兇啊，因此現今，唯一代表着他的語言只是一雙毫無表情的俊目。

巢不歸極艱難的挪動了一下身軀，却痛得他猛地抽搐起來，龍君俠不忍地道：「這位……前輩，不要動彈，讓在下看看你的傷勢……」

咬着唇，巢不歸極痛苦地道：「不必了，老夫內臟已碎，生存已是渺茫……這些年來，老夫讓內疚悔恨……啃嚙着心靈，讓那……無聲無盡的淚水洗刷靈魂上的污垢……為的只是等待龍公子你的歸來……咳！咳……」

頓了一頓，伸手抹了抹唇邊的血水，又緩緩的接道：「現今，我已領受了應得的報應，人之將死，又何必再去顧慮羞恥，龍公子，你……能夠……原諒……我的罪行……嗎？」

龍君俠見對方那滿含懺悔的神情，更想及這些年來他深隱「龍家堡」獨孤地生活着……這一切一切不是說明其心向善嗎，況且現今他已身受重傷，命危一時，在冥冥中，他不是遭受了報應嗎？

於是，龍君俠舔了一下嘴唇平靜的道：「世間最是無義者，莫過於以怨報德，受恩反噬！冷天星因果報應，現今已經伏誅劍下……這位前輩，常言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以這些年來，前輩一直深居寒堡一事，就足以說明前輩乃是一個知錯勇改之人，那在下還能仇恨嗎？」

巢不歸本來極度慘白帶青的面容，在聽了龍君俠這些話後，頓時紅潤非常，一絲絲慘笑浮在臉上，他激動地道：「謝謝你！龍公子……老夫縱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含笑瞑目了……最後，老夫……特向公子聲明一事，就是昔年那次夜襲……『龍家堡』，老……夫……並未傷過一人……」

聲音漸漸沉寂，臉上的一片紅光也瞬息消逝了，夜空中，傳來一男一女的輕嘆聲。

只聽得龍君俠輕聲說道：「這位前輩，你安息吧！」

另一邊却響起了薛家英那深切關懷的嬌聲：「龍公子，大仇已報了，夜寒露重，你要珍重身體啊！」

這時，月色當空，星月明亮，這一男一女互相凝視，相對無言。

（完）



綠林山東響馬故事／史　金・文
可飛・圖

綠林紅粉傳

官逼民反佔衙門　金兵攻城出賞格

這時是南宋甯宗嘉定三年（公元一二一一），金章宗泰和元年。金國轄內的山東益都（青州）發生了一連串的匪禍。

匪徒門也眞兇，打家劫舍，奸淫擄掠，無所不爲。當地的官府軟弱無能，不能保護居民。居民沒有辦法，惟有向匪徒們請求保護，這麼一來，賊和老百姓，蛇鼠一窩爲禍社禝，却把金朝的官吏放在一邊。

在一個清秋時節，益都城外的官道上，來了一騎駿馬，馬上是個年約二十來歲的青年，英姿颯爽，直奔益都城的東門而來。守城的金兵望見這青年一身的勁裝，便知道必非善類，連忙躲開了，讓這青年進城。

這一人一騎進了城後，便向城中心的鬧市奔去，在一間馬鞍店的面前下了馬。

馬鞍店的門前，雖然懸掛着一具馬鞍作爲標誌，但店門却是關上的。時間是正午，居然關門不做生意了。

那青年站在店前望了望，便用馬鞭在店門上打了幾下，高聲叫道：「喂，裏面有人麼？」

跟着，店門呀的開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在門口出現，問道：「你是幹甚麼來的？大呼小叫的。」

那青年向面前的大姑娘一瞧，祇見一張異常美麗的臉，正看着他。

姑娘的臉雖美，但眉宇之間却隱藏着一股英氣，似乎很有點威勢。腰身窄窄，更顯出身段的美妙、靈活。

「我是配馬鞍來的。」那青年向姑娘打躬作揖深施一禮。

姑娘朝他那匹馬背上望了一眼，果然沒有鞍，便笑了笑道：「據我看來，這十有九成是一匹官馬？你從甚麼地方偷來的。」

「哈哈！」那青年笑了，「姑娘眼力不錯，這正是一騎官馬，我在孫莊的兵營偷出來的，馬倒是匹好馬。」

「鞍子雖有，但我不能給你配。」姑娘說。

「爲甚麼？是嫌我的馬偷來的？」

「我不是這意思。」姑娘說：「這爿店是我哥哥開的，我哥哥出城去了，他不在家，我不懂得做買賣。」

「那不要緊，我可以等他。」

「也許他回來要很晚。」

「我可等到天亮。」

「好，倒像撒賴，你貴姓？」

「在下姓劉名全，姑娘呢？」

「我姓楊，排行第四。」

那叫劉全的青年一揖到地，說

：「原來是楊四娘。」

楊四娘也福了福，閃開身子，說：「劉相公請進來吧。」

「馬兒呢？」

「拴在樁上。」

「不怕給人偷去？」

「楊安兒的店門前，也有人敢偷？那眞是笑話了。再說這馬根本是你偷來的，丟了就算。」

劉全把馬拴好，隨着四娘進店，祇見壁上桌上，掛着堆着大大小小馬鞍。

「生意很不錯呢！」劉全說。

「楊安兒店，在益都很有名。」四娘說。

「你哥哥叫安兒？」

「本來不叫安兒，自從開了鞍店，就改叫安兒了。」四娘說着，逕往裏面走去。

劉全跟在她的後面，經過了通院就是住家了。

通院很長，兩邊放着製造馬鞍的牛皮，割皮用的刀和砧。此外還有練箭的垜子，練把式的刀槍。

進了內堂，兩旁放了幾張椅子，正面一張壁桌，壁桌底下放了一張方桌。這是普通人家的陳設。教劉全注意的是，壁桌之旁，放了一個兵器架，架上插着刀槍。

劉全心裏想。

「看來四娘的哥哥是個會家。」

「請坐吧。」四娘說：「喝茶還是喝酒？」

「四娘不必客氣了。」

「那就是說要喝酒了。」四娘微笑着，走進廂房去，一會兒端了一瓶酒，一盆肉脯出來，却祇得一隻杯子。

四娘斟了一杯酒，遞給劉全。

「你不喝嗎？」

「喝不來。」

「來一點點吧。」

「不行，哥哥回來，又要罵我糟蹋他的酒。」

「這……」劉全擎杯不飲，說道：「那末我也不喝啦。」

「怕酒裏有蒙汗藥？」

劉全笑道：「這倒不怕，祇怕你哥哥回來，要罵你亂把他的酒給人喝。」

「這却不會，我哥哥很喜客，朋友來到，論斤的奉客，一點不在乎，祇是不許我喝。」四娘說。

「他又不在家裏，你喝了他也不會知道，來，再去拿隻杯子來。」

四娘搖了搖頭，說道：「我就喝一點吧，用不着再拿杯子，這就行。」

說着把劉全的杯子搶了過來，呷了一大口，攢眉道：「這酒好辣！不喝了，還是你喝吧。」

劉全接過，祇賸下半杯，也自喝了。

四娘撕開了一塊肉脯，一半放進嘴裏，另外的一半遞給劉全道：「你嚐嚐這個。」

劉全放在口中嘴嚼，覺得味道很好，伸手在盆中拿了一塊，也是一擘兩半，分半塊給四娘。

「我不吃了。」四娘搖搖頭，「還是留給你送酒吧。」

劉全不客氣，一口把兩半邊肉脯都吃了，四娘提起酒壺又替他添酒。

「讓我自己來吧。」劉全說着，連忙把四娘的手捉住。原來四娘斟酒時，一雙妙目祇顧看着劉全，不覺斟滿，溢了出來。

四娘飛紅了臉，把壺子放下。

「不行，我眞是不能喝酒，醉啦。」她祇好這樣掩飾着說。

四娘本來是天生麗質，現在臉上添了些酒紅和羞紅，看着更教人心跳。

劉全這時，也不免把眼睛向她凝視着。

四娘從小沒了父母，靠哥哥安兒養大了她。安兒是個粗魯的鞍匠，性情豪邁，自不會把甚麼閨範教給四娘，因此，四娘也從不會害羞。

可是，今天見了劉全，害起羞來。劉全瞪視着她，她便竟羞不可抑，自然而然把頭低下。

就在這時楊安兒回來了。人未登堂，已高聲問道：「妹子，是誰來了？」

「是配鞍子的客人，他正等着你呢。」

四娘話聲才落，楊安兒已到了堂上。劉全連忙站了起來，口中還嚼着肉脯。

「哥哥，我來給你引見，這位客人叫劉全，是配鞍子來的。你和他談生意吧，我可醉了，要睡覺去啦。」

安兒錯愕地向四娘掃了一眼，然後向劉全狠狠的叱喝道：「姓劉的，你是甚麼居心？」

劉全正要和安兒招呼，却沒想到安兒會用這種態度對待他，沉着氣，把眼一翻，反問道：「你說我有甚麼居心？」

安兒跨步站在劉全面前，雙手叉在腰裏，出口便罵道：「賊娘養的，你要撿便宜，可找錯了門。也不打聽打聽，楊安兒是甚麼人？」

劉全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仰天打了個哈哈道：「我撿甚麼便宜？我是來配鞍子來的，管你是甚麼人？」

這時四娘已經回到房間裏去，外頭的事她全不管，也不提防安兒會和劉全爭吵。

安兒突然伸手在桌子上一拍，桌上的酒杯跳了起來，滿桌子是酒。

「你這賊囚囊，你趁我不在家把我妹子灌醉，他媽的，還說不是想撿便宜麼？」

「誰灌她來？」劉全說：「我說姓楊的，你這張狗嘴放乾淨些，俺劉全也不是好惹的。」

「狗雜種，我罵你了，你吹麼？」

劉全從沒有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怒氣直冲頂門，也不管安兒是多麼的粗壯，倏地一巴掌就打在他的臉上。

「好傢伙，狗雜種活得不耐煩了。」安兒跨步欺身，一記「周公揖讓」，左手抱着右拳，肘子橫向劉全撞來。

劉全向後退了一步，讓開了這一肘。

可是，安兒左手一鬆，右拳彈出，其快無比。

劉全叫了一聲「哎吔」，胸骨上已中了拳，踉踉蹌蹌，向後便跌。總算他有點本事，退了幾步，終於站定了脚。

安兒不待他站定，已追上來，向劉全攻至。

劉全在山東道上，也算是一名好漢，拳脚上很有兩下子，見楊安兒衝上來，突然飛起一脚，雖沒有踢個正着，也不得不後退。

兩人就在客廳裏纏打起來。楊安兒體壯力大，劉全看看要落敗了。

四娘聽得外頭在厮打，連忙走出房來，叫道：「怎麼啦？你們別打呀！」

劉全聽得四娘叫聲，趁此機會，向後一縱，站到四娘身後來。

楊安兒還待撲上前追打，四娘伸手一攔道：「說淸楚再打，別亂來。」

「這狗娘養的東西，灌醉你，顯然不懷好意。」

四娘笑聲振起，隨即說道：「誰說他灌醉我？」

「你剛才不說醉嗎？」

「說了，可沒有說給人灌醉。」四娘說。

「騙你喝也是一樣。」

「哥哥把我當作小孩子了，我是這樣容易給人騙的？」

「要不然你怎麼會喝起酒來？」

「你平時不讓我喝，所以我要試試，酒是我自己喝了，劉全沒有勸我騙我，更沒有灌我。」

「眞的？」

「不會有假。」

楊安兒知道四娘不會對自己說假話，錯怪了劉全，一時不知道如何是好。

「哥哥，」四娘說：「人家是慕你名而來，想結識你，你怎可以這樣不分皂白就動手打人？再說他寧可枯坐，也要等你回來一見，足見人家對你仰慕之深。酒是我拿出來給他喝的，要是你捨不得，罵我好了。」

四娘這一頓數說，更使楊安兒自悔魯莽，怔怔的站在那裏。

「還不上前給人家賠禮？」

安兒性雖躁急，却是個服理的人，明知錯在自己，便拱了拱手道：「劉兄，小弟得罪了你，這廂賠罪了。」

劉全忙在四娘背後閃出來，說道：「何罪之有，再說小弟也有錯，不該喝你的酒。」

楊安兒漲紅了臉道：「別這樣說，劉兄，你倒把我看成連酒也捨不得一杯的吝嗇小人了。來來，咱們是不打不相識，這朋友是交定啦，我請你上館子喝個痛快去。」

「好，」劉全說：「讓我來請你。」

「甚麼話，我是主，你是客，那有反而要你請之道理？」

「祇是不好意思打擾你。」

「走吧，別婆婆媽媽的。」楊安兒說着，一把拖了劉全，就往外走。

他們走後，楊四娘想着，不禁嗤的一聲，笑了出來，自說道：「這兩個寶貝，一個臉腫，一個頭青，叫人看了，不嚇壞才怪。」

＊　＊　＊

益都是青州的府治所在，市面熱鬧得很，城中的酒樓，大大小小就有十多家之多。

青州樓是最大的酒樓，前面是三層，一道飛橋，連貫後座。後座祇有兩層高，却是個妓院。因此，有人把「青州樓」減去當中的「州」字，索性稱爲「青樓」。

這青州太守叫完顏術，是金朝在位皇帝完顏璟（廟號章宗）的族叔，爲人昏瞶糊塗，喜怒無常，外加四個字「貪財好色」。

本來完顏璟這位皇帝還不算太差，祇是性耽文學，武備廢弛。所任用各州郡的太守，多半是完顏術這路脚色。在太平時候還好，一遇着有甚麼災害，便應付不了。

完顏術到任不到一年，山東境內便因天旱鬧起飢荒，各州郡盜賊蠭起。青州向來富庶，恰又有個糊塗郡守，盜賊們便大家湧到益州來，打家劫舍，無所不爲。

城中的富戶首受其禍，向官府投訴，完顏術一個不理，捕治盜賊的緝捕司，索性和盜賊串通，坐地分肥。

官府既是這樣，老百姓也祇好向盜賊投降，向賊幫繳納一定數目的保護費，以求自保。

但賊幫之中，也有大有小，强吃弱，彼此之間，時有火併之事，情形複雜得很。

楊安兒並不是强盜，可是，他

這個人武藝超羣，疏財仗義，不管是那一路上的江湖朋友，全都敬畏有加。

今天，楊安兒受城中一個富戶請托，向城外麻山的盜首張汝輯講情，願以五百兩銀子贖出被擄去的兒子。張汝輯平時敬佩安兒，見安兒親自來說，一口答應了。

不料辦妥此事回家，就碰上劉全，一時誤會，大打出手。妹子楊四娘挺身而出，說明原委，化敵爲友。

安兒帶領劉全，直到青州樓來。

青州樓的掌櫃見了安兒，連忙起立，說道：「楊大哥，請裏面看茶。」

「看鳥個茶，我有朋友同來，快給我到樓上看副座頭，弄幾樣小菜來吃酒。」安兒說。

那掌櫃拱手道：「請楊大哥包涵，二三樓都給人包了，如若不嫌，就在樓下雅座設席。」

「雅座熟人太多，不便談心。」楊安兒說。

「大哥還有幾個客人？」

「兩個。」

「那就到賬房裏去吧。」掌櫃的說：「那兒的地方雖不大，儘夠你兩位坐的。」

「也好，」安兒說：「省得又跑別處去。」

掌櫃的馬上帶了安兒、劉全走進賬房，招呼坐下，泡上好茶，這才到外面照料買賣去。

安兒向店小二說：「先來二斤牛肉，燙一斤白乾來，再給我燉兩隻嫩鷄，要燉得爛點。」

店小二答應着出去，一會兒把兩斤鹵水牛肉，一斤白乾，都拿了進來。擺好碗筷杯子，給安兒斟上了酒，然後說道：「回楊爺的話，廚下沒有鷄了，叫別的好麼？」

「怎麼啦？」安兒說：「偌大的青州樓，連鷄也沒有？」

「因爲二三樓擺喜宴，定的菜多，店裏的鷄還不大夠用的。」小二說。

「是那一個請客，那樣闊氣？」

「李提刑娶小老婆，各方送禮的人多，府裏不夠地方請客，所以到本店包了兩層樓。俺們掌櫃的實在不願意做他的生意，却又不得不應酬他。聽說他這小老婆，還是强娶的，要不是怕他的官威，誰願意把好好的黃花閨女，嫁人做小老婆？」

安兒冷哂道：「這個年頭還用官威唬人？小二子，沒有鷄就用鴨子吧。」

「鴨子有，楊爺要烤的還是燉的？」

「一烤一燉吧。」

店小二答應着，轉身去了。

「劉大哥，俺先敬你一杯，剛才的事兒別放在心上。」楊安兒端起杯子來，向劉全說。

劉全端起杯子，一飲而盡，跟着斟滿一杯，回敬安兒道：「楊大哥又提它幹嗎？」

安兒笑道：「你的眼睛愈來愈腫，小弟看着，心裏不安。」

劉全道：「我自問在拳腿上功夫不弱，今兒早上，三個韃子兵想欺侮我，都給我揍臭了。不想遇着你，教我一點也施展不來，這才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哩！」

安兒道：「那裏的話，我的拳腿自問不成家數，祇是靠幾斤蠻力。」

「大哥。」劉全說：「小弟有一句話，不知道應不應該說？」

「講吧。」

「大哥有這一身本事，就應該縱橫江湖，領導羣雄，建立一番事業，守着這小小鞍店，豈不辜負了你的身手麼？」

「這念頭我轉過了不知多少次。如我要幹，這益都馬上是我的。」

「那末，爲甚麼不放手幹去？」

「就爲着我妹子，她還沒有說定婆家，我若造反，她更別想嫁個好人家了。」

「大哥，你這句話我不懂。」

「別人會說她賊姑娘。」安兒說：「正經人家，誰肯要賊姑娘作媳婦兒？」

「甚麼叫正經人家？你說吧。」

「正經人家就是讀書子弟，家境過得去，肯上進的話，將來可以做官。」

「大哥，這念頭要快點忘掉。現在是亂世，你說這等人家，註定要受欺負的。」

「有我在誰敢欺負她？再說，我那妹子也不是容易欺負的，她在武功方面，除了膂力之外，樣樣都比我强。」

「就是沒有人敢欺負吧，嫁了丈夫，做了官宦，成爲夫人，這也不見得有甚麼好處。」

「好處不好處不說，但這終究是一條生路。」

「大哥！」劉全說：「亂世那有甚麼正途？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將來大哥創下基業，四娘就是公主了。」

安兒聽了，不覺心動，默然無語，一面喝酒，一面細細咀嚼劉全那番話。

就在這時候，門外鼓樂之聲大作。可是鼓樂之聲中，隱隱雜着女人的悲啼。

安兒聽覺十分靈敏，放下酒杯，說道：「奇了，怎麼有女人在哭？」

店小二道：「小可去看看。」

「看到甚麼，回來告訴我。」安兒說。

「是。」店小二答應着，飛奔往外去了。

不一會店小二又奔回來，喘息說道：「二位快去看熱鬧，新娘子到了門前，拚死不肯下轎呢。」

「難道她要在轎子裏住一輩子？」安兒說。

店小二道：「楊爺有所不知，這位新娘子，原是秀才爹的女兒，不甘做小，李提刑恃勢強娶，是以她寧死也不肯下轎。」

楊安兒道：「既不肯嫁，就不該上轎，既上得花轎，就免不了下來。」

店小二道：「她怕連累了父兒，不能不上轎，上了轎子，她怎麼做也不關娘家的事了。」

安兒沉吟道：「新娘子姓甚麼？」

「姓白的。」小二說：「住在西門大街。」

「姓白？我不認識。」安兒說。

劉全說道：「楊大哥，這女人哭得悽慘，俺們出去看看。」

安兒皺眉道：「這種事情要理就要麻煩。」

「行俠仗義的人，也怕麻煩麼？」

「走！」安兒霍地站起來，他給劉全一句話激起了他的俠義心腸了。

小二高興得了不得，這場熱鬧，可有得看。

安兒走到門前，祇見黑壓壓擠滿了人，把店門都擠破了。

安兒雙手不停地撥，從人叢中穿了過去。劉全在他的後面緊緊跟着。

這時鼓樂之聲已停，祇聽得花轎裏面嚎啕大哭的聲音。

安兒來到花轎前，舉目一看，祇見兩個婆子，正在要把姑娘從轎子裏拖出來。

可是，這姑娘手上拿着一把剪刀，在那兒亂刺，兩個婦人竟近她不得。

「你們退下！」安兒大聲吆喝着。

兩個婆子以為是男家的打手來了，便停了手，向旁邊讓開。

「姑娘。」安兒走到轎門前，「我是楊安兒，專替人打抱不平。你有甚麼委屈，祇管對我說。」

那新娘子瞪了他一眼道：「你是楊安兒？」

「是的。」

「你是不是有個妹子叫做楊四娘？」

「不錯。」安兒說：「妳認識她？」

「認得的。」姑娘點了點頭。

「那就更好，姑娘放心，我要沾手管這件事了。」安兒說。

「這事輪不到你管。」突然安兒背後有人暴喝一聲。

安兒回過頭望望，原來是一條粗壯大漢。

「你是甚麼人？在此呼喝？」安兒眼露光芒，直向那漢子的身上射來。

「李府的總教練金斌。」那漢子說。

「原來是奴才狗腿子。」安兒冷哼着。

那叫金斌的漢子，給楊安兒罵得七竅生烟，跨了半步，掄拳便打。

可是，站在楊安兒身旁邊的劉全，暴喝道：「狗才敢動手，去吧！」

話還未了，已給劉全一拳打去。

金斌就像斷了綫的風箏似的，飄飄蕩蕩，連退了十多步，最後啪的一聲，重重的摔跌在地。

「如此膿包，也學人做教頭。」劉全冷笑說。

那傢伙在地上掙扎了一會兒，爬了起來，分開衆人，往樓上跑，大概是告訴李提刑去了。

「劉大哥，姑娘交給你，我到樓上找李提刑評理去。」安兒說。

安兒撇下姑娘，邁步登樓，祇見李提刑正在席上，滿臉驚訝地聽金斌稟報。

安兒邁步直到李提刑的面前，指着他道：「你這狗官，膽敢恃勢欺人，強娶民女，可知罪麼？」

李提刑當着賓客前，給楊安兒這一罵，氣得臉也發黃，把桌子一拍，叫道：「反了，反了！」

「反了就反了。」安兒說：「揍臭了你這狗雜種！」

說罷，右手一出，已抓着李提刑的衣領，祇一提，便把李提刑提了過來。

坐在李提刑旁邊的書辦認得楊安兒，連忙拱手道：「楊大哥有話祇管吩咐，別把事情鬧大。」

楊安兒向書辦道：「白姑娘是俺的朋友，你這狗官却強娶她，幸而遇着俺，否則豈不落在你這狗官的手裏？」

安兒口口聲聲「狗雜種，狗官」，把李提刑罵得狗血淋頭。

但李提刑却怕得要死，不敢妄動，顫着聲音說道：「不……不是我強娶！」

「不是強娶，她怎麼不肯下轎？還在轎裏哭哭啼啼？」安兒厲聲喝問。

李提刑道：「她……她父親……親許了我……我的聘禮。」

書辦也勸安兒道：「楊大哥，你是個令人景仰的英雄好漢，好漢不要偏聽一面之詞。」

「一面之詞？」安兒哼了一聲，「我甚麼不明白？姑娘的父親白秀才，雖然窮些，也不致把女兒賣給人家作小老婆，你這狗官，恃勢凌人，強行下聘。他自然敵不過你，這是一面之詞麼？」

一頓話把李提刑說得啞了！就是那位書辦，也祇好打躬作揖，請安兒放了李提刑。

滿堂賓客，膽小的早已溜人，膽子大的，還留在席上看熱鬧。

安兒把手一鬆，說道：「不怕你這狗官飛上天，現在，你聽我吩咐。」

「好漢祇管說。」李提刑一點官威也使不出來了。

「第一件事，把白姑娘放了，以後不許你再動她，她少了一根頭髮，也唯你是問。」

「是……是。」李提刑說：「我不再要她了。」

「第二件事，你不許再上白家的門，囉唆她的父母。」

「是，下官答應。」

「第三件事，今晚的筵席費，你要全付。」

「那是一定，一定。」李提刑說。

「記着，」安兒說：「有敢違背我的話，把你的腦袋扭下來。」

說罷，大踏步走下樓來，再到花轎面前。

「都沒事了，諸位請散吧。」安兒向圍觀的閒人說。

之後，他走到轎前，對白姑娘說：「你下來吧，我們送你回家去。」

「我不回家了。」白姑娘說：「即使回去，爹娘也不會收留我。」

「為甚麼？」

「他們怕事。」

「不要怕，萬事有我。」

白姑娘搖頭道：「有你我也不能回去，他們再不會收留我。」

「這是甚麼道理？」

「嫁出女，賣出男，一出家門，依例就不能回去。」白姑娘說。

「那末，妳打算怎樣？」

「把我送到尼庵去吧。」白姑娘說。

劉全道：「年紀輕輕的，別進空門，我看不如到楊大哥家裏暫住，與四娘作伴。」

楊安兒接着道：「姑娘的意思，以為如何？」

白姑娘點頭道：「好是好，祇怕打擾了你。」

「說不上打擾。」楊安兒道：「你既和四娘認識在前，這就更不成問題了。」

於是，安兒另僱了一頂轎子，抬着白姑娘，和劉全兩人押着，回到店裏來。

四娘開門，見轎子裏走出個新娘子來，嚇了一跳，要不是安兒和劉全在旁，她真以為是找錯門。

「哥哥，這是怎麼回事？」

「進去再講。」安兒說着，打發了轎夫，和白姑娘、劉全一同進去。隨即關上店門，走到裏面屋子裏。

白姑娘其實不認得楊四娘，白家住西城，楊家在城北，碰頭的機會根本就少，何況白姑娘三步不出閨門。她祇是聽別人提過楊四娘的名字便了。

但白姑娘為人聰明機警，知道說認得比不認得好，當下便向四娘盈盈下拜道：「姐姐，你大概不記得小妹了。」

「你是誰呀？」四娘還了一禮。

「小妹白氏，小名玉兒，去年隨母親出城打這兒經過，見過姐姐一面。」

四娘笑道：「我就說麼，要是姊妹，沒有個不記得的道理，原來僅見過這樣的一面。」

說着，招呼那白玉兒坐下。

「妹子，白姑娘要在我家住。」

「是了。我收拾一間小屋子出來，把我住的大房間給你們作新房。」

「妳休得亂說，白姑娘不是嫁我，她是避禍來的。」

「瞧她的一身打扮，活像新娘了，難怪我誤會。險些兒嫂嫂沒叫出口呢？」

玉兒的臉紅了一紅，可沒說甚麼。

安兒把經過如此這般對四娘說了。

四娘切齒道：「那李提刑真混賬，哥哥怎不宰了他？」

「饒他一次也罷，反正惡人自有惡報的。」

四娘把燒好的飯菜端了出來，擺了四副碗筷，教玉兒同桌而吃，玉兒飽經刺激，那裏有胃口，略吃了些就不再吃。

飯罷，四娘把玉兒帶進房去。劉全也向楊安兒告辭。

「你也在這兒歇一宵吧。今兒太晚了，明兒我替你把馬鞍配好再走。」楊安兒說。

「祇怕打擾你。」

「沒關係，俺們聯床而睡，正好聊天。」

於是，劉全就留下了。

這晚上，劉全繼續游說楊安兒起義。楊安兒道：「這是大事，讓我多想幾天再說。」

兩人談得投機，次日楊安兒再留着劉全，不讓他走，劉全也迷戀着四娘，樂得多留幾天。

＊　＊　＊

再說，李提刑對安兒當衆辱了這一場，那裏忍得下這口氣。明知

郡守是個廢物，告訴他也沒用，便備了一份厚禮，到濟南來拜見他的恩師完顏霆。

完顏霆是山東路，行中書省，這官等於山東省一省之長，這人却有些膽識謀略，善於用兵。朝廷因爲山東一路多盜賊，所以派他來整頓。

李提刑原是完顏霆的僚屬，後來拜了完顏霆爲老師，因巴結得到，完顏霆就保薦他作青州提刑。

來到濟南，李提刑把禮物獻上，並說道：「益都城裏，簡直是强盜世界，完顏太守顢頇糊塗，甚麼都不理，郡裏自緝捕使臣以次，所有差役巡捕，都與强盜勾結，老師得想個辦法才行。」

完顏霆道：「我也知道這情形，正打算出兵征討。我且問你，益都城裏最兇的是誰？」

「誰都知道是楊安兒。」

「這就對了，我也聽到他的名聲，這人是首先要除的。」

「老師要除他容易，祇要精選一百名武藝高强的官軍，隨我回去，出其不意，就可以殺掉他。」

「你有這膽量？」

「膽量自然有，祇是沒有人可用。」

「好，我這就派人。」

李提刑三言兩語，就說動完顏霆，心裏暗喜。

次日，完顏霆果然把帳前一百名親兵，交給李提刑指揮，說道：「成事固好，事倘不成，我馬上領兵去圍剿，不怕他會飛天。」

李提刑別過完顏霆，領了這一百名帳前親兵，趕回天益都城。

將近到城，李提刑爲了免得驚動人，教這一百名官軍喬裝扮成商客，分四路入城，都到提刑衙門集齊。

到了晚上，李提刑探準了安兒在店裏，便撥了五十名軍官，在各路口埋伏。城門一關，李提刑自己帶了五十人，來找楊安兒。

這件事郡守衙門的人全不知道，安兒更加不曾防備。

李提刑把楊家鞍店包圍後，便教人上前拍門。

這時楊安兒正和四娘、玉兒在屋子裏聊天，劉全也陪着說說笑笑，忽聽得店門有人拍着，安兒站起來，說道：「三更半夜，誰在叫門。」

說着，邁開大步，便向外走。

「哥哥。」四娘一聲喚住：「把這個帶着。」說着已把刀子遞了過來。

安兒愕然道：「帶刀子？」

「以防萬一。」四娘說。

安兒一向聽妹子的話，便將刀拿在手上，到外頭應門。

拍門的聲音更急了。

「是那一個，三更半夜拍我店門？」

「配鞍子的。」門外說。

「晚上不做買賣，明兒再來吧。」

「不行，等着用的。」

「不行也得行，等用是你的事。」

「你開是不開！」

「不開。」楊安兒說。

門外一陣說話的聲音，但聽不清楚。

安兒開始有疑心了，回頭對跟在後面的劉全道：「抄傢伙，準備着。」

劉全奔進後堂找刀，四娘急問道：「是誰？」

「我猜是李提刑那廝。」

「哼，找上門來了？」四娘說。隨手取下掛在壁上的合股劍。

劉全提了刀，又到前面去了。

玉兒嚇得花容失色，顫聲對四娘說：「姊姊，我連累你們。」

「不要怕。」四娘說：「你跟定我便了。」

劉全還沒到門後，扇門已給人撞得震天價響。

安兒回頭看劉全有刀在手，便說道：「你上前拔門閂，馬上隱身門後。」

劉全才拔門閂，幾個人已撞撞跌跌的進來，手上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子。

安兒吹滅了燈，把手中刀一橫，登時砍倒了爲首的兩個。

後面的人，摸黑又衝了幾個進來，隱在門後的劉全，一刀一個都殺了。

霎時間屍體縱橫，血腥撲鼻，鞍店變成魚店。

「各弟兄別再闖。」李提刑在外面高叫：「圍着前後門，放火燒他媽的狗窩。」

一聲令下，那些官軍便紛紛把帶來的硝磺，隔着矮牆擲進後院。

霎時，前門後院，一片火光熊熊。

四娘見火燒來，這一驚非小，抄起她心愛的梨花槍，一手拖着玉兒道：「姐姐，我們走。」

來到店門，祇見滿店是火，安兒推翻了桌子，讓那些馬鞍，壓着火勢。

馬鞍是皮革製的，不容易燃燒，暫時總算把火勢壓住了。

店裏登時冒上陣陣的濃烟，夾着皮革燒焦的味兒。

門外，到處都是火頭。攔在門前，彷彿一道火牆似的，看來不容易越過。

「四娘，劉大哥快汲水來救火。」楊安兒說。

「後院也燒了，井在後院，汲不了水。」楊四娘說。

「那怎辦？」楊安兒在徬徨。

「別着急，」劉全說：「俺們把兩扇大門托下來，擲向火堆上，然後，踏門而過，管保燒不着俺們。」

「好主意。」楊安兒說着，猛然把那扇六七十斤重的大門托起，奮力向門外拋。

大門着地，發出一陣烈風，火燄隨着給風吹熄了。

緊跟着劉全也把另一扇大門托下，向火堆一扔，壓死了火。

「衝出去！」楊安兒說。

楊四娘抄起長槍，在前開路，楊安兒護着玉兒，緊隨四娘之後，劉全斷後。

頃刻間，他們已安然越過了火牆。

李提刑直跺脚，發急叫道：「圍着他們，一個也不讓逃走！」

楊四娘像出柙的母大蟲，手中的梨花長槍一緊，喝道：「要命的給我滾開！」

話聲才落，已有幾個官軍給四娘槍尖點中了咽喉，屍橫地上。

四娘這路鎖喉槍法，使得神出鬼沒，誰也敵不住。

不過，若不是李提刑要放火，黑夜之間，四娘的鎖喉槍法，也不會這樣準。

官軍雖說是完顏霆的帳前親兵，武藝高超，但他們那裏是四娘的敵手？見她一出手便殺了幾個同伴，嚇得魂不附體，叫聲「我的媽呀」，各自向後逃竄。

四娘那根梨花槍，翻江倒海，直衝到李提刑身邊，手起槍落，一槍結果了他的性命。敗落的官軍也顧不了許多，逃命要緊。連埋伏着的官軍也逃得無影無踪了。

安兒回頭一望，鞍店已在烈燄包圍中，無可灌救。便高聲招呼隣里們別讓火燄波及。然後殺奔郡守衙門來，把那位糊塗太守掉殺，佔據了郡衙。知縣聞變，急忙變服化裝，找地方逃匿去了。

郡裏的屬吏，以及兩班衙役，素來敬畏安兒，這時便齊列庭前羅拜。安兒道：「列位請起，狗官無原無故，焚燒了俺的店鋪，還要趕盡殺絕我的一家，迫得我造反。你們之中，誰人願意跟隨我的，可留在這裏，不願意跟從我的，便馬上請滾，俺並不強迫你們。」

安兒連把話說了兩遍，沒有一個肯走的。那緝捕使臣走上前稟道：「小的和手下的兩班緝捕，都願聽候指揮。」文班的書辦，糧房也都向安兒歸順了。

安兒兵不血刃，佔了益都城。次日，下令釋囚，出榜安民，埋葬了被殺的屍體。

益都市上的市井梟雄，平日對安兒崇拜之極，這時便紛紛到來投效。安兒一一接納，把他們編入行伍。

劉全對楊安兒說道：「單憑這幾百人，是不夠的，萬一完顏霆派大軍來攻，如何抵敵？不如讓小弟回去，把小弟的弟兄們全都招來，輔助大哥舉事。」

劉全這一股强盜勢力不小，由臨淄、孫莊起，東至膠州，南至泰安，全都是勢力範圍。不過，他們都是流動的，並不固守某一個地頭。劫了一城或鄉村，就馬上到別的地方去。由於他們全在馬上繫着馬鈴，所以號爲「山東響馬」。官軍方面稱之爲「偷馬賊」。劉全是他們的大龍頭，是以要號召他們來助安兒。

再說，完顏霆得知安兒殺了李提刑，據了益都城之後，勃然大怒，便要出兵，剿滅安兒。

恰好這時候，金朝僕射安貞到了濟南，安貞是金朝有名老將軍。

完顏霆便請他作元帥，自己作了副帥，起兵五萬，浩浩蕩蕩的殺奔益都城來。

這時劉全還沒有回來，祇陸陸續續到了幾批響馬，連同原有的，總共不到千人，一千怎抵擋五萬兵？

安兒憂慮，對四娘說：「這座益都城恐怕守不住了，我們不如溜他娘。」

四娘道：「城裏不是有一千人嗎？加上在城外的張汝輯，他那裏也有三千多人。還可以守得一時，到當眞守不了時，再衝出去不晚。」

楊四娘不願離開益都城，無非是等着劉全回來。她對劉全已經有了感情，劉全對她也表示了愛意，彼此心心相印。要是他離開了益都城，教劉全那裏去找她？

不久，完顏霆的大兵已到，幾萬人把益都城圍得水洩不通。

楊安兒也關閉了城門，與楊四娘兩人登城嚴密防守。

益都城池高深，完顏霆一時未能攻入，加以張汝輯的兵，不時騷擾金兵陣後，放火焚燒輜重糧草，更使金兵不敢冒昧輕進。

相持了大半個月，完顏霆與安貞便想出個破城妙計來。

完顏霆的破城妙計是把捉拿楊安兒兄妹賞格，印了幾千份，射入城中。凡將楊氏兄妹生擒或殺斃，都可以獲得賞金二千兩。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道錢可通神。有人得到完顏霆這份賞格，便財迷了心竅，居然想活捉楊氏兄妹去領賞。

這人不是別個，正是白玉兒的哥哥白雲。

白雲和玉兒，同父異母，因此兩兄妹的性格迥然不同，白雲的心

地壞透，貪婪自私已極，是個見了錢連老子也不認的傢伙。

這傢伙却偏偏長得一張清秀的臉龐兒，從他的外貌看來，誰也不知道他藏着滿肚計謀。

自從益都城給楊安兒佔領之後，玉兒始終跟着安兒，安兒還沒有老婆，就在楊四娘力勸，玉兒心甘情願之下，和玉兒組成夫妻。

照四娘的主意，就要大事舖張一下，請全城的父老紳衿到府中吃喜酒。

安兒却道：「討老婆是自家的事，驚動別人幹嗎？拜拜祖先，交拜過了就成。」

「可是親戚們不知道你娶親呀。」四娘說。

安兒道：「俺們的親戚呢？連一個老孀娘也伸直腿了，還有個屁親戚。」

四娘笑道：「嫂子的娘家算不算親戚？」

玉兒忙道：「我父親已把我嫁了李提刑作妾，再不許我踏進他白家的門，他不認我，我也不便放厚臉皮認他。」

安兒却道：「這可不行，別人可以不驚動，丈人和丈母娘是要請的。」

於是，安兒派人去請玉兒的父親和庶母到府衙喝喜酒。

玉兒的父親最怕事，那裏敢認强盜作親戚，玉兒的生身母親，又早已去世，她的庶母平日和玉兒不大合得來，見丈夫不肯去，自己也就不去了。

安兒見玉兒的父母請也不來，惱道：「這分明不認我這個女婿，他媽的，抓他們來見。」

四娘忙攔阻道：「哥哥，這又是你不是了。」

「怎麼又是我的不是？」

「自從盤古爺開天闢地以來，那有個女婿抓丈人丈母娘的道理？」

「不抓他們，他們不來，那怎辦？」

四娘道：「祇好派人再去請。」

安兒道：「妹子，你高興怎辦就怎辦，我可不管。」

四娘想了想，府中沒有伶牙俐齒的，全是草包，恐怕再請不動時，要惹安兒生氣。祇好自己親身走一趟。

玉兒再攔阻道：「姑姑，他們不來就算了，何必多此一舉，我對他們，心灰意冷，不認也罷了，祇當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吧。」

四娘那裏肯聽，帶着四個侍婢，坐了轎子，就往白家去。

玉兒的父親聽說四娘親來，慌了手脚，祇好躺在床上，裝作病重，教兒子白雲出迎。

白雲見了四娘，心裏暗喝了聲采道：「這女娃却是漂亮，看來一點不像賊婆，這頭親戚，非攀不可。」

當下忙招呼四娘坐下，四娘看白雲一表斯文，也自好感，便把來意向白雲說了。

白雲聽罷，婉轉說道：「照理家父家母是應該去的，無奈家父染病在床，行動不便，喜酒是不能去吃的了，待等家父病好後，再治酒認親吧。」

四娘臉色一沉道：「你父親有病，你可沒有病，要是你們認這一門子親眷的話，你不能代你父親去嗎？」

白雲說道：「應該，應該，請姑娘先回府一步，我換件吉服就來。」

四娘道：「來不來聽便，反正玉兒已嫁定我哥哥的了，你們認也好，不認也好。」說着起身告別，回府而去。

白雲送了四娘出門，回去把四娘的話對父親說了。

玉兒父親唉聲嘆氣道：「養個女兒，也會給我找來這許多痲煩，這眞是該從那裏說起？」

白雲道：「目前這益都城是他們楊家的，不能太逆他們的意思。孩兒主張父親一行。」

玉兒父親又嘆了口氣道：「你就去吧，沒法子，將來官兵回來了，恐怕痲煩更多哩。」

「見一步行一步吧。」白雲說。

白雲換了件吉服，走到市上去，買了幾件禮物，教人挑着到府衙，拜見妹夫。

安兒對於這位大舅子，沒有好氣，看在玉兒份上，勉强出迎。

四娘已安排好席位，讓白雲入席，大家就吃喝起來。

白雲三杯落肚，滿臉春風，一直逗安兒說話，後來安兒也樂了，覺得這位大舅子子還不錯。

玉兒也暗暗地感激這位大哥，父親不把她當女兒看待，大哥居然肯把她當妹子，這是難怪她心中感激的。

怎知道白雲此行，全是衝着四娘而來，他對四娘懷着野心。

從此之後，白雲就不斷來看玉兒，府裏內外上下誰都認得這位舅爺。

但楊四娘却忙着訓練女兵，並不一定和白雲見面。有時在吃飯的時候見着，當着大夥兒面前，也不便說體己的話兒。

不久，金兵在安貞完顏霆指揮之下，把益都城圍住，楊四娘更忙，白雲也不敢常到府衙裏來。

玉兒的父親聽說金兵圍城，慌了起來，生怕金兵攻破城池，就不會饒他。竟然關上房門，自縊而死。

白雲把這消息通知玉兒，玉兒雖然傷心，却不去送殯，也不穿孝服。

就在這時候，白雲得到完顏霆射進來的賞格。他決定假手妹子，謀殺安兒和四娘。假如這件事成功的話，不特免罪，而且可得二千兩的金子。

白雲把一切計劃想定後，便身穿孝服，到府衙裏來。

這時，安兒兄妹都巡城去了，府裏祇有玉兒一個人在。玉兒祇得出來接見。

白雲見了玉兒，先向她責備道：「父親死了，你不去送，這也罷了，連孝也不穿，這未免太那個吧。」

玉兒道：「不是我不孝，父親已經不認我作女兒了，教我怎穿孝？」

「父親到底是生你出來的，如今他已死，你還記着舊恨麼？」

玉兒聽了，沒有話說，祇是默默的流淚。

白雲在身上，取下一朶素花來，給玉兒插在髻上，這代表了穿孝服。

玉兒啜泣着，任由白雲給她插好。

白雲見玉兒肯爲雙親服喪，知道她心裏仍然有父親，心中暗喜。繼續試探道：「你知道父親爲甚麼要自縊？」

玉兒搖搖頭道：「不知道。」

「他是害怕官兵反攻進城，知道他是安兒的丈人，難免受罪，所以自殺。他白養你一場，沒有得到你甚麼好處，却爲你累死，眞是冤枉。」白雲說着，也擠出兩點眼淚來。

「其實這是他自取的。」玉兒說：「他若早肯認我作女兒的話，就算城破，我也會帶他同走。」

白雲嘆道：「父親幾十歲了，風燭殘年，還能跟你們逃亡？」

玉兒道：「安兒、四娘英勇，我看金兵就不會攻得破這座城。」

白雲道：「我也希望金兵攻不破。可是，雙拳不敵四手，金兵勢大，號稱十萬，憑安兒、四娘，就能抵擋得了麼？」

玉兒嘆了口氣道：「我何嘗不擔心，事到如今，惟有求神保祐了。」

白雲道：「求神有屁用？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妹子，不是我離間你們夫妻，事到如今，你也應該準備後路了。」

玉兒變色道：「哥哥，你教我離開他麼？」

白雲從身上摸出那張金兵賞格來，交給玉兒說道：「妹子，你先看了這個再說。」

玉兒看了，吃一驚道：「你從那裏得來的？」

白雲笑道：「益都城裏，到處都是這賞格，你深居簡出，自然不會知道。」

玉兒再問道：「哥哥，你把這給我看，是甚麼意思？」

白雲道：「我是要告訴你，安兒兄妹，遲早不免一死的，二千兩黃金，誰不動心？」

玉兒道：「那末，我教他當心防備別人暗算便了。」

「還用得着你告訴？」白雲說：「安兒和四娘早已知道啦。」

「可是他們一句都沒有對我說過。」

白雲道：「他們不告訴你，是另有居心的。」

「甚麼居心？」

「安兒壓根兒沒把你當作妻子，連自己人也數不上，還怎會告訴你，不怕你貪圖這二千兩金子，把他們出賣麼？」白雲說。

玉兒遲疑道：「不過，他待我是好的。」

「假使待你好，就不會瞞着你了。」白雲說：「安兒他們還有一個居心，那就是必要時遺下你在此，他們兄妹倆悄悄的逃去。要是告訴你，你就會死跟着他不放。」

「哥哥，這恐怕不會的吧？」玉兒瞪着眼說。

白雲嘆道：「妹子，你是女流，怎知道人心陰詐？休說你們是無媒苟合的露水夫妻，即使是正正當當的一結一髮，到要緊關頭也先爲自己打算。」

玉兒給白雲嚇得張大了嘴。

「妹子，」白雲說：「你別忘了，他們原是强盜，强盜那有甚麼人性？」

玉兒嘆了口氣，默默無言，顯然，她已經給白雲這一番話說得有點心動了。

白雲做事，很有分寸，他知道應說到這兒爲止。不能一下子把全部計劃都說出來。因爲玉兒和安兒畢竟是恩愛夫妻，要離間他們，不是三言兩語能收效的，必須慢慢的來。當下便對玉兒說道：「妹子，做哥哥的也不一定要你立刻離開他，祇是把我的意思說出來，讓你自己思忖便了，千萬別將我這番話對安兒說起。」

白雲別了玉兒出來，繼續作他的準備。

他剛走不久，安兒和楊四娘也回來了。

玉兒朝安兒一望，見他臉上的氣色不正，便問道：「怎麼啦，外面的事？」

「沒有甚麼，婦道人家，別理外間的事。」安兒煩躁地說。

飯後，玉兒到後邊來看四娘。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雪地神鵰張廣才欲從糟老頭身上收回錦盒，不料他露了一手「抑濁揚清」……南振岳跟踪任如川、易如冰二人，原來二人是成宮主的弟子，奉命送藥給五台山鐵佛寺來的和尚，並詢問枯佛石空是否答應成宮主的邀請任護法事，大顯出示了糟老頭偸自南振岳的立軸……易如川邀南振岳到古桃花源作客，南振岳想起「將計就計」，便答允了……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午夜打鬥非桃源 循踪發現天毒針

南振岳點點頭，道：「這個自然！」

兩人說到這裡，只見紫衣使女悄悄進來，欠身道：「浴湯已經準備好了，兩位相公，可要沐浴麼？」

龍學文道：「我們這一路上，已有許多天沒洗澡了，自然要洗，大哥，請先去洗吧！」

兩人沐過浴，換了一身衣衫，天色已近昏黑。

紫衣使女伺候着道：「兩位南相公，方才二姑娘差人來說，此刻宮主行功快要完畢，無暇前來奉陪，晚餐已經備好，兩位吃過了，宮主也許還要延見呢！」

南振岳問道：「你們二姑娘是誰？」

紫衣使女抿抿嘴笑道：「二姑娘就是方才陪着兩位相公來的易姑娘呀！」

南振岳聽得愕然道：「原來易兄是個女的，那麼任兄也是女的了？」

紫衣使女偷偷的瞧了龍學文一眼，道：「那是三姑娘，我們這裡除了逍遙宮，全是女的。」

南振岳想到易如冰、任如川，名字中都帶了一個「如」字，不禁使他迅速想起宮姨娘的名字叫做宮如玉，莫非也和她們有關？

如此看來，東海龍王公孫幫主擲給自己的布團上，寫的四個字「將計就計」，自己在無意之中，居然闖對了地方！

龍學文嘖嘖稱奇道：「眞想不到易、任兩位，居然會是女的，唔！在江湖上走動，易釵而弁，原也常有之事。」

南振岳聽得暗暗好笑，心想：「這話無異是替妳自己說話！」

紫衣使女道：「兩位相公，可要用飯了？」

南振岳道：「既然二姑娘着人前來關照，貴宮主飯後可能要接見在下兄弟，自然早些吃飯的好。」

紫衣使女忙道：「三姑娘來了！」

話猶未落，只見一個綠衣女子已翩然進來。

南振岳連忙起身道：「任姑娘請了，在下兄弟不知兩位是姑娘，多多失敬！」

任如川換了一身女裝，雲髻如螺，長裙曳地，越發出落得嫵媚秀麗！

她粉臉微紅，嫣然笑道：「兩位南兄，請恕愚姐妹事前沒有明言，尤其今晚招待簡慢，還望兩位海涵才好。」

說到這裡，接着抬眼道：「家師每日子午卯酉四個時辰，都在靜室坐功，二姊回來之後，一直靜候家師啓關，不克分身，此刻酉牌將

近，家師啓關在即，特命小妹陪同二位前往。」

南振岳道：「在下兄弟，冒昧來此，禮該拜見。」

當下由任如川當先帶路，走出精舍，南振岳試探着道：「易姑娘和任姑娘兩位，排行第二、第三，想必令師門下，還有幾位姑娘？」

任如川道：「不錯，我們師姐妹共有五人。」

南振岳那肯錯過機會，忙道：「不知還有那三位，如何稱呼？任姑娘可否賜告？」

任如川廻目笑道：「你幹麼要問她們？」

南振岳心中一驚，暗道：「自己還當妳心直口快，原來也厲害得很！」

但他還是臉上一紅，故意囁嚅的道：「在下怕待會見了面，記不清楚，所以要先問問姑娘。」

任如川笑道：「她們都不在家，大姐很少回來，四妹昨天才走，聽說總護法丟了一個鼻煙壺，四妹特地趕上北京去，選購鼻煙壺去了。五妹……也不在這裡。」

南振岳聽他提到鼻煙壺，不禁想起那天在酒樓上瞧到的翡翠鼻煙壺來，心中暗暗忖道：「他們總護法果然就是那個糟老頭，他丟了一個鼻煙壺，還要人趕上北京去買，可見他們總護法的地位何等崇高了！」

他們邊說邊走，脚下極快，一會工夫，已到了一座宮殿式的高樓前面。

只見迎面石階上，站着一名宮裝使女，瞧到任如川，說道：「宮主吩咐三姑，可陪同兩位南少俠入內相見。」

任如川立即躬身道：「謹領法旨。」

一面回身道：「兩位南兄，請隨小妹來。」

說完，當先朝石階上走去。

這段石階共有一十三級，登上石階，迎面是一座宮殿式的大敞廳，金碧輝煌，十分氣派。

但任如川却領着兩人繞過敞廳，從右首一個圓洞門中走入。

那是一間較小的花廳，此刻湘簾低垂，柔和燈光從簾中透出！

三人才一走近，就有一名宮裝使女打起簾子。

南振岳擧目瞧去，只見這間花廳地方不大，擺設精緻，正中放着一個屏風，屏上畫着圓形五福。（五福，就是五隻蝙蝠）。

屏風前面，放一把紫檀錦被交椅，但只是空着，並沒坐人。

交椅左側，垂手站着一個秀髮披肩，面目姣好的黃衣少女。

南振岳一眼認出那黃衣少女，正是易如冰！

她朝南振岳頷首微笑，算是招呼。

任如川進入屋中，立即趨前幾步，走到交椅前面，恭恭敬敬的行下禮去，口中說道：「弟子叩請師傅金安。」

她只是朝着那把空交椅行禮說話，這一擧動，不禁瞧得南振岳大感奇怪！

但奇事也在此時發生！

只聽那把紫檀錦被的空交椅上，突然響起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川兒免禮！」

這聲音嬌美無比，甜得簡直像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口中說出來的，使人聽了悅耳動心！

這下聽得南振岳悚然一驚，急忙定睛瞧去，椅上還是空空如也，那裡有人？

但聲音明明就在眼前，就從那把椅子上發出來的。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莫非這位「宮主」還會隱身法不成？

就在心念轉動之際，那嬌脆聲音又道：「這兩位少年人，就是和你們同來的南氏兄弟麼？」

易如冰、任如川同時躬身應「是」。

嬌脆聲音「唔」道：「人品不錯，武功也有根基！」

南振岳心想：這位宮主也許是躲在屏後故作神秘！

易如冰抬臉道：「師傅意下如何？」

她好像是乘機說的。

嬌脆聲音「嗯」了一聲道：「叫他們到前面來！」

任如川慌忙低聲說道：「兩位南兄，家師請你們過去。」

南振岳、龍學文從容走上數步，在交椅前站定，向上深深作了個揖，由南振岳說道：「在下兄弟，拜見宮主。」

嬌脆聲音道：「你們叫甚麼名字？」

南振岳道：「在下龍振南，舍弟龍振文。」

嬌脆聲音問道：「你們不是叫南振岳，龍學文嗎？」

南振岳聽得大驚，原來自己來歷，她們都知道了，這就昂首答道：「宮主說的極是，在下兄弟，初入江湖，當時因戴了面具，才化名姓龍。」

嬌脆聲音「唔」道：「你們連闖龍門三關，頗得公孫敖重用？」

南振岳想到「將計就計」，不由心中一動，答道：「在下兄弟，化名投効龍門幫，原是爲了追查仇人踪跡。」

嬌脆聲音道：「你不是擔任了他們的副壇主麼？」

南振岳此時業已胸有成竹，毫不遲疑的道：「在下兄弟化名前

去，志既不在副壇主職位，達到目的，自然要還我本來面目。」

嬌脆聲音道：「你們脫離龍門幫了？」

南振岳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嬌脆聲音又道：「仇家是誰？」

南振岳故作切齒之狀，信口胡謅道：「那老賊只是該幫一名分舵主，可惜已在數年前死去。」

嬌脆聲音緩緩道：「人死了，你大仇也總算報了，此事公孫敖可曾知道嗎？」

南振岳見她並不見疑，心頭一定，同時想到她對自己兩人，既然知道得很多，當然也已知道自己兩人離開龍門幫的始末，自己不宜和事實出入得太多，這就接着道：「此事，在下尚未和公孫幫主說明，幫中就發生了事故，幫主因此見疑，在下兄弟只好離去。」

嬌脆聲音道：「此事老身也略所聞，離開龍門幫也好，年輕人立大志，成大業，龍門幫江湖烏合之衆，算得了甚麼？」

南振岳躬身道：「宮主說得極是。」

嬌脆聲音停了半晌，又道：「你是何人門下？」

南振岳道：「家師道號洪山道士，很少在江湖走動。」

嬌脆聲音又道：「你兄弟呢？」

南振岳心中迅速一轉，答道：「我兄弟是黑風婆老前輩門下。」

嬌脆聲音笑了笑，緩緩說道：「很好！」接着，只聽她深深吁了口氣，有氣無力的道：「好了，老身也有點累了，川兒帶他們去見見總護法。」

說到後來，聲音愈來愈顯得微弱，好像大病初癒一般！

易如冰也在此時身形一晃，迅疾朝屏後閃去。

任如川連忙躬身道：「弟子謹領法諭。」

說完，直起腰來，朝南振岳、龍學文兩人笑道：「家師已經走了！小妹陪兩位到逍遙宮去。」

南振岳、龍學文隨着任如川退出，但南振岳卻暗暗驚疑不止。

這位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神秘宮主，不知究竟是誰？

以一般常理推測，她定然是一位武功高不可測的人，但何以說到最後幾句話時，好像中氣突然不繼，莫非她有着甚麼不治之症？

他們雖然住在這恬靜的世外桃源之中，但從她們種種詭秘行徑看來，似是具有極大野心！

思忖之間，業已步出宮門，任如川陪同兩人，默默地拾階而下。

此時雲白天晴，月色如畫！

南振岳仰天舒了口氣，眼看到處桃柳松樹，掩映着許多樓閣，煙景如繪，暗想：「桃源一記，流傳千古，當時的『屋舍儼然，雞犬相聞』，何等樸素，這樣一處世外桃源，如今被裝點上這許多亭臺樓閣，雖然佈置得有如仙境，終嫌俗氣！」

他看看離宮漸遠，忍不住低聲說道：「任姑娘，在下有一疑問，不知該不該說？」

任如川回眸笑道：「南兄有話只管請說。」

南振岳道：「令師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是不是不願和在下兄弟相見？」

任如川道：「家師從來不見外客，除了愚姐妹，和少數幾位舊友之外，誰都沒有見過她老人家的面。」

龍學文道：「那麼宮主方才在那裏說話？」

任如川道：「後堂，她老人家接見賓客，照例都是人在後堂，只以傳音和人說話的。」

南振岳又道：「令師要在下兄弟去見見總護法，不知貴宮總護法是甚麼人？」

任如川嗤的笑道：「我不是領你們去了麼？你見到了，自會知道。」

說話間，已經走近一座小山，這山高才六七十丈，怪石嵯峨，沿山脚一道溪流，溪水不深，可以看到溪底白石！

兩岸都是桃林，中間架一條石樑，邊上豎立一方石碑，上面鐫着四個大字：「禁止擅入」！

任如川走到石樑，便自停步！

南振岳正待詢問，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起自半空，問道：「山下是甚麼人，敢擾老夫清修？」

任如川肅身行禮，向空答道：「弟子任如川，奉師傅之命，陪同南振岳、龍學文，晉見總護法來的。」

那人「唔」道：「叫他們上來。」

總護法是誰？身蹈危機，他們還不知道呢！

南振岳細聽聲音來處，也只能辨認出這發話之人，好像還在山上遠處，心中不禁暗暗吃驚：「他人還在遠處，隨口問答，居然和對面說話一樣，此人功力之高，已是非同小可了！」

任如川神色恭敬，躬身應了聲「是」，立即退後一步，回頭朝南振岳、龍學文低聲說道：「兩位南兄，總護法請你們上去。」

南振岳道：「任姑娘不去？」

任如川道：「這是總護法清修之地，本宮弟子，未奉召喚，不准擅入，你們過了石樑，只要沿着白石小徑，轉過山脚，就是登山石級，上去就到了，我在這裡等你們。」

南振岳心中暗想：「這位總護法好大的氣勢，看來總護法的地位，並不在宮主之下！」

一面點點頭道：「在下遵命。」

別過任如川，就和龍學文兩人朝石樑上走去。

白石小徑在桃林間曲折西行，盤過山脚，果然看到石壁上斜斜開鑿着一條石級，沿壁而上，共有三百多級。

石級盡頭，已到了一座石窟前面。

兩人不期而然的停下步來，略一打量，只覺這座石窟約有一人來高，洞內不遠，似有一道石壁，像屏風一般擋在洞口，也擋住了視線，瞧不到洞內情形。

石屏兩側，隱隱有亮光透出！

南振岳因任如川曾有「上去就到了」之言，這就回頭朝龍學文低聲說道：「兄弟，我們進去！」

話聲一落，當先朝石窟中跨去！

他雖然舉步從容，瀟洒地朝石窟走去，其實他早已暗暗凝神戒備，左手按劍，當胸右手勁蓄掌心，提聚了十成功力。

龍學文也一手握着劍柄，亦步亦趨的跟在他身後。

入洞不過三步光景，便是一道黃石屏風，轉過石屏，但覺眼前一亮，這裡面那裡還像石窟？簡直是一座寬敞的大廳！

廳上佈置古雅，几椅用具，全是用黃石鑿成，雕刻得古色古香，極爲精緻。

大廳四角，懸掛着八盞明角宮燈，柔和燈光，映照在由洞頂倒垂而下的鐘乳上，幻出繽紛五彩，燦若蓮花，愈顯得這座堂皇洞府，隱含神秘氣氛！

南振岳、龍學文兩人站在大廳上，正在舉目四顧之際，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你們來了麼？」

南振岳心頭驀然一驚：「這好像是師傅的聲音！」

他先前在下山之時，終究相距較遠，還聽不眞切，這回聲音就在眼前，聽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急忙轉頭瞧去！

大廳上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頭戴道帽的灰衣道人，只見他腰背微弓，一手捋着山羊鬍子，雙目神光奕奕，含笑望着自己兩人！

眞是師傅！

師傅眞會是這裡的總護法？

南振岳心頭一陣狂跳，慌忙「噗」的跪下，口中叫道：「師傅！」

龍學文也跟着拜了下去說了聲：「晚輩叩見老前輩。」

洪山道士微微一笑道：「你們起來！」

南振岳、龍學文依言站起，洪山道士朝龍學文頷首道：「令師可好？」

龍學文躬身道：「家師托老前輩洪福。」

洪山道士點點頭，抬目道：「孩子，你們已經見過宮主了？」

南振岳應了聲「是」。

洪山道士慈祥的道：「好，你們隨我來。」

話落，飄然朝右首石壁走去，大袖輕輕一揮，石壁上頓時現出一道門戶，石門緩緩朝裡開啓。

這是一間略呈方形的石室，除了正中一張紫檀雕花錦榻之外，還有一把虎皮交椅，和兩張几椅，上面都墊着錦墩。

洪山道士在虎皮交椅上坐下，伸手朝對面一指，道：「你們也坐下來！」

南振岳滿腹疑雲，在椅上坐下，忍不住問道：「師傅！你老人家眞是這裡的總護法？」

洪山道士藹然笑道：「爲師已有多年不履江湖，原也不想擔任甚麼護法，只是成宮主乃爲師多年老友，這次爲師從雲南回來，路過此地，蒙她一再堅邀，只好暫時住上一段時間……」

說到這裡，忽然呵呵一笑，又道：「沒想到你們也會找到這裡來，這樣也好，爲師疏懶慣了，你們來了，也好替爲師辦些瑣碎事兒。」

南振岳應了聲「是」，抬頭問道：「師傅，這裡的成宮主到底是誰，弟子從前怎麼沒聽你老人家說過？」

洪山道士笑了笑道：「傻孩子，武林中的事兒，你不知道的，可多着呢，成宮主成名遠在數十年之前，何況又隱居在與世隔絕的桃源之中，就是爲師，也有多年不知她的下落，怎會和你說起？唔！那天岳陽樓上，三眼老妖和你說了些甚麼？」

南振岳道：「師傅那天用傳音入密說的話，都被他聽到了，他說師傅既然不願和他見面，也就算了，接着就把取走的金塔立軸，還給了弟子。」

他不敢說出三眼老妖說師傅不是托塔天王王公直的話來。

其實師傅自號洪山道士，也從沒說過他老人家就是托塔天王，因此把這段話略過不提。

洪山道士捋鬚笑道：「三眼金童自視極高，三十年來，爲師迴避着他不止一次了。」

南振岳幾次要待說出奉命求取藥方的始末，終因有龍學文在旁，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自己和龍學文結交以來，情如手足，這倒並不是把他當作外人。

實因直到目前，仇家究竟是誰，還絲毫沒有眉目，舅父臨行之

時，一再叮囑，連母親隱迹嵩山，都不准自己前去探望，可見此事何等重要。

他心念轉動，幾次開口欲言，神色之間，自然難免流露出來！

洪山道士瞧了他一眼，緩緩說道：「孩子，你有甚麼事麼？」

南振岳怔了一怔，囁嚅的道：「弟子確有一件事要向師傅稟告……」

洪山道士藹然道：「孩子，你有甚麼事，只管和爲師直說。」

南振岳遲疑了一下，才抬目道：「弟子不愼，把師傅的信符丟了。」

他因師傅不知就理，當着龍兄弟問了出來，自己既不便在龍兄弟面前實說，但又不能不說，心中一急，只好把話題引開。

洪山道士笑道：「你既已遺失，也就算了，好在此物也無多大用處。」

南振岳內心一陣愧疚，自己縱然不是有心欺瞞師傅，但總是對師傅說謊，一張俊臉登時脹得通紅。

就在此時，他心頭忽然升起另一件疑問！

那是自己在幕阜山瞧到的一幕，師傅一掌震死了長白二老中的盤嶺蒼鷹奪走錦盒之事！

這件事和師傅平日爲人，大相逕庭，自己心頭存疑已久，只是面對着師傅不好直說出來。

此刻既然說出丟失信符，正好把這段疑問也隱約的說將出來。

心念一轉，接着說道：「這信符，實是被一個生相猥瑣的老頭，從弟子身上取走的。」

洪山道士目光一注，問：「此人是誰？」

南振岳搖頭道：「弟子也不知道，只是弟子曾在酒樓上見到過他。」

龍學文道：「大哥，你說的就是那個糟老頭？」

南振岳點點頭，洪山道士忍不住道：「經過情形如何？」

南振岳眼看師傅果然追問下來，這就把在崇陽酒樓如何遇到猥瑣老頭，他坐在自己對面，如何取出錦盒，又摸出許多金子，和一個綠玉鼻烟壺……

洪山道士聽到這裡，猛然目射金光，擺手喝道：「且慢，此人長相如何？你說得詳細一點！」

南振岳從小跟師傅長大，從沒見過師傅臉色如此獰厲鬱怒！心頭不由一驚，忙把猥瑣老頭的長相，詳細說了一遍。

洪山道士怒哼一聲道：「千年參王，果然是他劫走的！」

南振岳聽得心頭大震，他先前還懷疑殺死盤嶺蒼鷹，奪走錦盒的可能有人假冒師傅，但師傅這句話，已經證實此事確是師傅幹的了！

千年參王！那錦盒中放的，原來是千年參王！

師傅爲甚麼要奪走千年參王呢？

洪山道士臉色漸漸柔和下來，接着說道：「你再說下去。」

南振岳接着說出糟老頭如何使出「抑濁揚清」，驚退雪地神鵰……

洪山道士凝神細聽，依然擺了擺手，止住南振岳話頭，微笑道：「此人居然敢假冒爲師，哈哈，孩子，你可曾瞧出破綻來？」

南振岳愕然道：「弟子，想不出有甚麼破綻來。」

洪山道士笑道：「抑濁揚清，左掌沉地，沉重濁之氣，右掌托天，揚輕清之氣，這一抬，貴乎純出自然，不需着力，眞氣自然迸發，護身克敵，妙存天機。

「聽你方才所說，他上托手掌，要等到朝前一拍，掌力始發，分明只是擺了個『抑濁揚清』的姿態！實際上却是暗把力道凝蓄掌心，藉前拍之勢擊出去的。不過此人功力深厚，連你都沒瞧出來，張廣才自然更難發現了。」

南振岳仔細一想，師傅說的果然有理，這一點，自己當時怎麼沒有想到？一時不禁低頭道：「弟子愚魯，不是師傅指點，弟子確實想不到此。」

洪山道士微笑道：「這也不能怪你，終究你年紀還輕，經驗不足。」

南振岳道：「師傅教訓的極是。」

洪山道士又道：「後來呢？你繼續再說下去！」

南振岳接着又把當晚在房外，只覺有人從自己身邊擦過，先前也不疑有他。後來發現易、任兩人從房中飛出，自己一時好奇，暗中跟了下去，以及在青雲寺所見，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洪山道士猛一跺脚，怒聲道：「鐵佛寺的石芝，又被他騙去了！此人一再假冒爲師，着實可惡。」說到這裡，忽然抬頭道：「丫頭，有人假冒老夫，你們回來之後，怎不立即向老夫報告？」

南振岳心知師傅這句話，是向山下任如川說的，連忙凝神諦聽，但從山下到這裡，少說也有半里來路，自己那能聽得到任如川的回答。

過了半晌，洪山道士冷哼道：「妳們師傅認爲是小事情，已交五福堂去辦了，老夫就可以不知道了麼？快去告訴妳們師傅，限五福堂在一月內查明此人下落，老夫要親自會會他！」

一面回頭道：「時光不早，你們也好回去了，明天可向逍遙宮報到去。」

南振岳不知是不是因爲有龍兄弟在旁？還是和師傅有幾個月不見的緣故，總覺得師傅沒有像從前那麼親切了！

他和龍學文雙雙站起，退出石窟！回到山下，只見任如川果然還站在那裡等候，趕忙奔前幾步，拱拱手道：「有勞任姑娘久候，在下兄弟實感不安。」

任如川抬眼嫣然笑道：「南兄不必客氣，小妹還沒向兩位恭喜呢！」

南振岳聽得一奇，含笑道：「在下兄弟，有甚麼值得任姑娘恭喜的？」

任如川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瞟着他，嫣然笑道：「兩位榮任副護法，難道還不值得小妹恭喜？」

「副護法？」

南振岳想起方才師傅曾要自己兩人明天到逍遙宮報到之言，心想：「是了！成宮主要自己兩人前來叩見總護法的意思，就是要師傅斟酌情形，派自己兩人的職司。」

任如川接着說道：「是啊，副護法和護法，只低了一級，南兄還不知道，我們這裏的護法，地位可高着呢，就算是九大門派的掌門人，也不過是個護法名義。」

這倒不假，南振岳親耳聽到像五臺鐵佛寺，枯佛石空大師，在武林中聲譽極隆，成宮主也只聘他擔任護法！

心中想着，一面說道：「在下兄弟年輕識淺，怎好擔當副護法重任？」

任如川格的嬌笑道：「這是家師和總護法的意思，其實南兄在龍門幫，當上副壇主地位也不低呀！」

說話之間，三人已回到精舍前面。

任如川停步道：「兩位請進去休息吧！小妹明天再來奉陪。」

南振岳連忙拱手道：「任姑娘請便。」

任如川脈脈含情的瞟了他一眼，含笑離去。

龍學文瞧着他後影，口中輕哼了一聲，一言不發，轉身朝院中走去。

南振岳自然知道龍兄弟因任如川一路和自己有說有笑，他心中有些不大自在，和自己賭上了氣。

兩人回到樓上就各自回房。

南振岳隨手掩上房門，盤膝坐在榻上，運氣調息，那知這一坐定，只覺重重疑竇泛上心頭，竟是難以安心運功。

他毫無江湖閱歷，心中雖覺這古桃花源，似是潛伏着無數秘密，但却到處都籠罩了一層神秘氣氛，但却說不出那裏不對。

看看時間已經不早，索性脫去長衫，睡了下去，只是思維如潮，難以入夢，不覺已是三更天了！

忽然遠處隱隱約約傳來幾聲喝叱！

南振岳身懷上乘內功，耳目過人，這叱喝之聲雖然極輕，但如何瞞得過他，暗想：「莫非有人闖進桃花源來了？」

凝神傾聽，却又寂然無聲，心中正在遲疑，忽然又聽到一陣銀笛之聲隱隱傳來，那好像還在半里之外。

此刻夜深人靜，住在高樓上，自然聽得較遠。

南振岳不覺披衣而起，輕啓窗門，凝神諦聽，這回果然聽到正西方似有人聲！

他終究是初入江湖，沉不住氣，輕吸一口眞氣，從窗口飛出，飄然落到地面，立即穿花繞樹，循着小徑朝西尋去。

他脚下何等快速，片刻間，走了半里光景。

但這一陣工夫，先前的叱喝之聲已經聽不到了，四周一片沉闃，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甚麼事情。

南振岳心頭大奇，方才那陣喝叱和銀笛之聲，分明是從西首傳來，難道自己聽錯了方向？心念轉動，正待站停下來，仔細聽聽清楚！

那知這一停步，瞥見林外一條大路上，赫然倒臥着兩個大漢！

這一瞥之下，業已看清這兩人年約四旬以上，一個手握長劍，一個手上却是一柄短戟，仰臥地上，一動不動，好像已經死去。

南振岳掠到兩人身邊，略一打量，果然早已氣絕；奇怪的是兩人身上既沒有血迹，就是連一處創傷也瞧不出來！

從兩人服飾上看去，不會是裏面的人，那麼可能就是闖進來的敵人。

他們手上還緊緊握着兵刃不放，可見他們還沒和人動上手，就驟然死亡，而且死得極快，連兵刃都沒有撒手。

這是甚麼手法所傷？會有這般快法，而且不留絲毫傷痕？一時忍不住俯下身去，仔細檢查了一遍，依然找不到傷在何處。

心中不覺大感驚訝，暗想：「這兩人分明被人襲擊致死，何以……」

突然他目光盯在左首那個大漢的眉心之間，發現了一點針尖大小的黑點，迅速轉過頭去，向右首那個漢子眉心一瞧，果然也有同樣的黑點！

這一發現，不由瞧得南振岳心頭猛震！

陡然想起在九死谷曾聽秋月說

過，他們老爺是中毒死的，眉心有一點針尖大小的紫點。

據說是被仇人「天毒針」害死的，天毒針並不是甚麼暗器，是一種十分厲害的毒針。

後來又聽舅父述說自己父親的死狀，也發現眉心有一點極細青影，極似「天毒針」所傷！

「天毒針」！這使「天毒針」的人，一定是桃花源中的人，不然，左夫人花了十年心血，明查暗訪，怎會連仇家是誰都一無所知。

南振岳想到這裏，頓覺心頭一陣激動，緩緩直起身子，只覺一陣涼風迎面吹來，心神陡然一清，暗想：「自己聞聲尋來，只不過片刻間事，這兩人已經陳屍於此，可見兇手不但出手極快，而且走得更快，大路北首，正是宮主居住的那座高樓了，莫非……」

瞥見七八丈外，出現了兩條人影，朝自己立身之處奔來！

南振岳雖然目力過人，但匆匆一瞥，也不過只看到來的是兩條體形嬌小的黑影，當下一提眞氣，身子迅疾朝林中橫閃而入。

這兩人身法輕捷，走得甚快，轉眼工夫，已到近前！

南振岳瞧清楚，那是兩個十八九歲的宮裝使女，心中不覺暗自驚佩，忖道：「想不到這古桃源中，連婢女竟然也是身懷上乘武功！」

只聽右邊一個說道：「眞是奇怪，這些人難道不怕死的嗎，一個月裏，都要送上門幾個？」

左邊一個「嗤」的笑道：「等他們知道厲害，已經遲了，還有誰會告訴後來的人？」

南振岳心中驀然一驚，聽兩個使女的口氣，這座世外桃源，原來竟是殺人不眨眼的地方。

右邊一個又道：「方才聽二姑說，這兩個人就是半月前那個終南老人的徒弟，叫甚麼終南劍戟雙俠。」

南振岳知道她們口中的「二姑」，就是易如冰，但「終南老人」這四個字，聽到耳中，不由又是一怔！

終南老人葉南山，是終南派的掌門人！

左邊一個道：「說起那個死老頭，眞也厲害，守護水洞的人不說，光是咱們太陰宮的姊妹，被他掌風震傷了三個，連四姑都差點受了傷！」

右邊一個哼道：「再厲害，還不是一樣變了階下囚，哦！那天若不是副護法聞警趕來，宮主就要親自出手了！」

左邊一個忽然低聲的道：「宮主只要伸出一個指頭，就能把天下最大本領的人殺死。」

南振岳聽得心頭狂跳不已。

兩個宮裝使女却一邊說話，一邊十分熟練的從地上抓起兩具屍體，挾在脅下，翩然回身走去！

只聽左邊一個輕笑道：「咱們快送給花婆子去，這回咱們宮前的兩株牡丹花，又有了肥料啦！」

右邊一個接口道：「是啊！花肥房裏，好久沒進肥料了，花婆子早就嚷着要前山替她設法弄幾個人進來。」

南振岳聽到這裏，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桃花源、太陰宮，果然不是善地，把屍體當作種花的肥料，已是殘忍到毫無人道，如果再從外面擄了活生生的人來做花肥，更是令人髮指！

魔窟！這簡直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窟！

難道她們這種殺人如草的情形，師傅一點都不知道？否則他老人家縱然和宮主是多年老友，也絕不會擔任總護法了。

是了，這種事兒，她們一定瞞着師傅，自己聽到了，正該告訴師傅才對……

就在此時，南振岳突然覺得一隻溫潤柔膩的手，從身後伸過來握住了自己的手，心中一驚，急忙轉頭看去。

那是龍學文，他目光之中，似乎流露着驚慌和憂鬱之色，低聲叫道：「大哥……」

南振岳道：「兄弟，你已經來了一回了？」

龍學文輕輕搖了搖頭，道：「我睡不着，想出來走走，看到大哥也在這裡。」

南振岳覺得奇怪，龍兄弟甚麼事兒從沒隱瞞過自己，但此刻却明明是在撒謊！

憑自己的耳目，龍兄弟脚步再輕，到了身後，自己絕不會一無所覺。

除非自己出來之時，他就跟在身後，隱身林中，後來自己發現兩個宮裝使女奔來，閃身入林，就落在龍兄弟附近，那時自己只注意兩個使女，才忽略了身後有人。

想到這裡，不禁微微一笑道：「兄弟來得正好，我有話和你說。」

龍學文神情緊張，目光迅速朝左右瞥過，輕聲道：「大哥，我想回去，我們回去再說好麼？」

南振岳知道龍兄弟心思縝密，他怕這花林附近，有人監視，所以要自己回去了，這就點點頭，回身朝精舍奔去。

片刻工夫已奔到樓下，南振岳當先縱身躍起，快到窗口，只見他連手也不按一下，身形一縮，好像一縷輕烟似的，「嗖」地朝窗口飛入。

龍學文瞧得暗暗心折不已，忖道：「像他這般年輕，這般人品，又有這般身手的人，當眞千萬個人中，也挑不出半個來，只是自己……」

他感到心頭一陣混亂，這是他這多天來，一直矛盾不安的原因，今晚他已經下了決心：「縱使自己……自己不能……自己一定要……」

於是，他也迅速的跟着躍起，伸手輕輕一按窗沿，飛了進去。

這是下弦月，半輪殘月，斜掛在天空，昏暗得好像有氣無力一般，房中自然也顯得一片黝黑。

南振岳走近床前，正待點燃燈火，龍學文隨手關上窗門，緩緩走了過去，伸手拉着南振岳低聲叫道：「大哥……」

南振岳發現龍兄弟拉着自己的手，好像有些顫抖，問道：「兄弟，你怎麼了？」

龍學文道：「說話聲音低些，不要驚動了那個丫頭。」

南振岳只覺孤男寡女，深更半夜的同在一室，心頭不覺一凜，忙道：「兄弟你快放手，讓我點起燈火。」

龍學文急道：「大哥，不能點燈！」

不容南振岳接口，接着說道：「大哥，你不是有話要和我說麼？就坐下來說咯！」

一面拉着南振岳的手，在床沿上並肩坐下。

南振岳雖覺自己和龍兄弟情如手足，但總是男女有別，又苦於甚難啓齒，只好和他一起坐下，定了定神，才道：「兄弟，你剛才一定也聽到了，這裡只怕不是善地。」

龍學文低着頭，道：「大哥……」

他只叫了一聲「大哥」，往下的話竟然說不出來。

南振岳目注着他，奇道：「兄弟，你今晚怎麼吞吞吐吐的，有甚麼話，只管說出來。」

龍學文道：「我心裡亂極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好。」

南振岳道：「是了，我也覺得心裡有許多疑問，我想，我們應該商量商量對策才好。」

龍學文吃驚道：「大哥，你想如何呢？」

南振岳沉吟了一下：「我想，這裡宮主和師傅原是數十年的老朋友，不過師傅和他已多年不見，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不知道這裡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窟，才會答應擔任總護法的職務，因此，我想明天先稟明師傅，再作道理。」

龍學文心頭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他想鎭定，但他的臉色，愈聽愈變得蒼白，壓低聲音，急急說道：「不能……大哥，你千萬不能！」

南振岳道：「那爲甚麼？」

龍學文忽然嘴角牽動，數度欲言又止，最後終於一下撲到南振岳肩頭，顫聲道：「大哥，你不知道……你相信我，你馬上離開這裡……」

南振岳愕然道：「兄弟，你今晚怎麼了？」

龍學文肩頭抽動，他似乎在哭，但却不敢哭出聲來，突然，抬起頭來，滿臉淚痕的道：「大哥，你現在走還來得及，你一個人走，現在馬上就走，不要問我原因，大哥，我求求你，相信我……」

南振岳驚奇的瞧着他，道：「兄弟，這幾天，我發現你心神不屬，好像有着極大心事，你有甚麼困難，總該告訴我才對！」

龍學文拭着淚水，搖頭道：「沒有，你走了，我就沒心事了。」

南振岳道：「那麼你呢？」

「我……」

龍學文張口欲言，但又搖搖頭，道：「大哥，你不要管我……你只管走……馬上……」

南振岳心頭猛然一凜，他迅速想到方才自己發現了「天毒針」，龍兄弟一定也瞧到了！

自己自從知道龍兄弟是易釵而弁的女兒之身，早就猜想到他可能是左夫人的掌珠，關於這一點，不難從當日在九死谷的許多瑣碎事情上，聯想拼湊而成。

尤其今晚龍兄弟因發現「天毒針」，勸自己儘速離去，而他不肯和自己同行，更可證實。

因爲他父親左邦亮是死在「天毒針」下的，她不肯離去，自然存了和仇人拚死的決心！

南振岳越想越覺自己料的不錯，這位神秘宮主，自己雖沒見面，但從她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一點上判斷，武功之高，幾乎已入神化。

憑龍兄弟這點成就，簡直是蒼蠅碰石柱，和人家相去豈止天壤？

想到這裡，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連忙問道：「兄弟，你不肯離去，可是爲了『天毒針』？」

龍學文身軀不期一震，張目道：「天毒針，你……說甚麼？」

南振岳低笑道：「兄弟，你不用再瞞我了，我知道你方才發現了『天毒針』，存心要和敵人拚個死活，才勸我離開這裡，但你……」

龍學文沒等他說完，搶着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大哥，我勸你走，完全是爲了你好。」

南振岳伸過手去，握着龍學文的手，低聲說道：「龍兄弟，我從前不是告訴過你，我身負血仇，只是始終查不到仇家是誰？」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沈彤雲有意把箱子放在井邊，果然發現井中有呼息聲，也發現丁杰在井邊喃喃細語……桂小玉失踪了，暗中查探，發現是被司徒文正擄走……天雷幫的人到處强借鋤頭，目的是到桂家莊掘地挖寶……劉勇等四人感激沈彤雲的救命之恩，答應保護桂小玉的安全，沈彤雲隻身出去查探，此際天雷幫幫主司徒長江帶着四大殺手來找沈彤雲……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 去 病・文
可 飛・圖

九手抓鬼

追踪殭屍大發現　鏢頭未死邀相見

桂小玉對司徒長江道：「原來是司徒文正那色狼的老爹來了！」

她才不怕司徒長江的，忿怒的走出門，戟指司徒長江，叱道：「都是妳養的好兒子，找人把我擄去朱仙鎮，又把我關在四合院，我不從，他叫人坑我，把我脫光衣服綁床上，要不是人家沈公子救我，只怕我早死了！」

司徒長江冷冷道：「妳已是個孤苦無依女人了，眞要跟了文正，那是妳的福氣，怎麼的，你還不承情呀！」

眞是一方霸主，霸主的口氣就是這個樣。

一邊的劉勇就火了，他重重的道：「這是甚麼話，眞是可惡！」

錢通神一怔，趙天中大怒，叱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對咱們幫主無禮！」

劉勇一聲冷笑，道：「江南萬船幫幫主劉勇在此，怎麼樣！」

趙天中怒道：「甚麼東西，這兒不是江南，這兒也不是萬船幫，你想當老大，回江南去當，個王八蛋！」

這一句罵是他有意挑戰端。

果然，一邊的關仁跳出來了。

關仁戟指趙天中，回罵：「你娘的，誰是王八蛋！」

忽聽司徒長江道：「天中，你們四個久未同人過招了吧，今夜露幾手刀法我瞧瞧！」

他閃退到一邊了！

這光景正表示，他今夜前來就是爲了要動武。

「嗆嗆嗆」拔刀聲，四把鬼頭刀出鞘了！

劉勇大怒，吼叱道：「怎麼，動上刀子！」

司徒長江道：「你怕了？」

劉勇大怒，道：「誰怕誰呀！」

就在這時候，院子的外面一聲吼：「他娘的，莫非又來打我師妹主意了！」

是的，石大丹奔進來，石大丹的手上拎着一根大鐵棍，他走地有聲。

司徒長江一看，冷叱道：「這不是桂浩然那死鬼的徒弟嗎？個不成材的東西，無情無義！」

石大丹火了，他回罵：「你兒子才是畜牲，找人擄去我師妹，你這老子護短來了。」

張放距離石大丹最近，聞言舉刀就砍，厲叱道：「殺死你這欺師小人！」

石大丹舉鐵棒就打，這二人立刻幹上了。

這時候王在山對王在水道：「聽說中原武功霸道，咱們這就領教了！」

王在水道：「也是我心中想的！」

對面兩把刀砍過來了，王在山兜上了李大山，王在水遇上郭長庚，關仁對劉勇道：「幫主，屬下收拾這傢伙！」

關仁指的這傢伙就是趙天中。

劉勇頭也不點的道：「放手去搏吧！」

關仁早與趙天中狠狠幹上了。

錢通神話也說不出口的臉色一緊，他退一邊，他的心中也在想，殺來殺去爲了甚麼？

＊　＊　＊

那司徒長江一邊觀戰，劉勇早已雙拳覷勢待打了。

劉勇有江南鐵拳之稱，有人見他三拳打死一頭老黃牛，這可不是蓋的。

雙方八人拚得狠，當然還是石大丹最凶殘。

石大丹彆了這些天，他一旦出手，便滿腹的怨氣盡出，他要叫桂小玉看看他不是那麼渾蛋。

張放出刀狂野。

天雷幫四殺手都狂野，只不過張放狠不得一刀砍下石大丹的頭。

石大丹原是玩刀的，桂浩然有快刀之稱，但想不到石大丹的鐵棍也一樣紮實。

兩人由院中央殺到院牆下，忽然石大丹拖起鐵棍回身走，張放大吼一聲：「我看你往那兒逃！」

他隨着一刀砍向石大丹的背後。

石大丹回聲：「老子往你老姐的床上逃！」

「呼轟，彭！」

「嗤！」

石大丹閃過身後一刀砍，鐵棍已打在張放的右肩上，打得張放身子一矮！

但張放也是狠角色，砍空的刀反手上撩，正切在石大丹的左腿上！

如果不是張放先挨棍，石大丹的左腿就完了！

張放右手抓不住刀，左手忙交替！

「打……死……你這狗……養的！」

「彭！」

「啊！」

石大丹拔刀不退，鐵棍打在張放的頭頂上，立刻打了個滿天星斗！

司徒長江一聲冷哼，道：「受點傷也好叫你們知道甚麼叫人上人！」

那張放幾乎昏倒，他閃向一邊去！

石大丹拋下張放便往司徒長江打過去。

他口中厲吼：「老狗接招！」

司徒長江大怒，直待鐵棍當頭打到，他忽的一個大旋身，手已在半空中撈到鐵棒！

「撒手！」

石大丹眞聽話，那鐵棍似有電般，震得他把握緊鐵棒的手也鬆開了。

司徒長江把手中奪得的鐵棍猛一抛，石大丹隨着抛來的鐵棍滾跌出五丈遠！

桂小玉急忙奔過去：「二師兄！」

司徒長江欲走去桂小玉身邊，打橫裏劉勇攔個正着！

劉勇道：「司徒幫主，還有我！」

哈哈的，司徒長江道：「你想怎樣？」

劉勇道：「今夜由我保護桂小玉的安全，你想打桂姑娘的主意，那得扳倒我劉某人！」

司徒長江道：「我非帶她走不可！」

「爲甚麼？」

「姓沈的獨門點穴功夫，老大要他去解開我兒穴道！」

原來這司徒長江是爲了他兒子仍然未解開穴道而來，聽的人更爲沈彤雲的武功叫好！

劉勇聽得全身輕鬆，因爲司徒長江如果功夫高絕，他應該早把他兒子的穴道解開了！

既然連他也不行，那便表示他的武功也不見得高明！

心念間，劉勇一聲坦然大笑，道：「廢話少說，你總不能衹叫他們動手，而你一邊看熱鬧吧！」

司徒長江叱道：「你想同老夫過招？」

劉勇道：「除非你們馬上滾！」

他這一句等於是挑戰，想也知道司徒長江何許人也，他會當挾尾巴的狗嗎？

要知道這兒是他的地盤上，衹有他叫別人滾！

果然，司徒長江仰天一聲梟笑，笑得似乎可聞房子上的屋瓦也顫動了！

劉勇猛提一口眞氣，他雙掌平在胸口上，這二人四掌甫揚起，那司徒長江的巨軀已到了劉勇面前，就聽拳風呼嘯，勁氣迸濺，隨之幾聲「噗噗」響聲中，就見這二人各自搖晃着雙肩往後退了四五步才站穩！

那司徒長江雙眉一挑，道：「好猛的拳頭！」

劉勇也自暗中一緊，道：「好說，好說！」

原來四拳對打中，劉勇似稍佔上風，司徒長江一聲嘿嘿，道：「小心了！」

忽的，司徒長江自身上抽出兩把利刃，他張口仰天長吼如雷，聽得人耳朵不舒服！

但就在他的長吼中，漫天的冷

芒流竄，無數的寒星出現，是的，司徒長江技壓中原的「天雷怒吼」，抖然間出現了，那眞是撼人心肺的絕殺！

劉勇絕對想不到司徒長江會對他動刀，急切間他也拔出刀來相抵抗！

於是當兩團星芒撞在一起的刹那間，聽吧，那宛如五月花砲般的聲音出現了！

司徒長江就在這一連串的響聲裏，雙方挑起鮮血往斜刺裏閃去！

劉勇挨了七刀在身上，但司徒長江也未全身，他的左肘處在滴血，而且不停的滴！

劉勇幾乎站不住了！

正與趙天中搏殺得鮮血直流的關仁，他看到了那一幕，關仁拚命的砍出七刀又踢出九腿，一聲大吼：「幫主！」

他撲向劉勇，那趙天中厲吼：「我看你往那兒逃！」

趙天中尚未趕到，劉勇已向關仁叱道：「別管我，先砍了你的敵人！」

那劉勇回身又殺，趙天中一刀砍空，大腿上反被關仁削下一塊肉來！

司徒長江冷冷道：「你們別活着走出此城吧！」

他雙刀又擧，仰天又是大吼！

劉勇忍住全身刀傷，他擧刀又擧拳，他明白敵人二次發動必會挾雷霆之勢，是生是死在此一招之間了！

劉勇已忘了生與死，他準備畢一身之功力而迎戰敵人那一招宛似狂風掃落葉的刀山了！

大吼聲歷久不散，司徒長江的巨軀又起，立刻間一片流星閃現，彷彿人們置身於銀河！

「殺！」

「殺！」

祇是這兩聲狂野的吼叫中，兩團人影又撞擊在一起了，於是，又是一陣金鐵撞擊中，空中濺起了無數鮮血，祇是就在兩團人影尚在糾纏中，忽的有一團烏雲自空中罩過來！

那當然不是烏雲，那是一個人吶！

祇見這人祇把雙足在二人之間左右逢源，然後直落地面上！

祇是這人未落地，先在半空中以雙足踢開雙方惡殺，他出足就是那麼準那麼妙！

然後落在二人中間不動顫！

劉勇被他撥踢得難以站定而一屁股跌坐在三丈外的門旁邊！

劉勇已變成血人了！

那司徒長江的身上有三處在冒血，他未被踢倒，仍然頑强的站在兩丈處！

於是，人們發現來的人竟然是沈形雲。

沈形雲的出現，令一個人大怒，他吼起來了！

這人不是別人，受了刀傷的石大丹也！

石大丹大吼：「姓沈的，你算那門子英雄，你把我師妹留下來，獨自出外去逍遙呀！」

就在這時候，又有個人進來了！

那是「伏牛虎」丁杰，丁杰走到桂小玉身邊，他重重的看了她一眼！

「丁大叔！」

丁杰道：「還好，沒有死了人！」

桂小玉道：「天雷幫明目張膽殺人了！」

那司徒長江一直看着面前的少年人，他驚訝着這少年人的雙脚好奇妙的招數！

怔住了！

幾個搏鬥的人也住手了！

王在山與王在水兄弟二人也流了血，反正吶，動刀子的人都受了傷！

那萬船幫大掌舵關仁已撲到劉勇面前，他還急急的對廊上看熱鬧的錢通神大吼：「錢老板，快找大夫來！」

錢通神忙應道：「是，是，馬上派人去找大夫！」

* * *

沈形雲本來是去桂竹園了，他怎麼又回來了？

原來沈形雲奔到了桂竹園附近的小土坡上去登高眺望桂家莊，那兒附近有塊巨石，石大丹就常到那兒去！

沈形雲的人剛站定，附近忽的跳上來一個人，這個人的出現，沈形雲也懷疑！

「是你，丁大俠！」

是的，丁杰來了！

這丁杰伸手指着桂家莊，對沈形雲道：「叫他們去挖吧，刨吧，他們甚麼也找不到！」

沈形雲道：「你怎麼知道？」

丁杰道：「我與桂浩然幾乎有八拜之交的感情，桂家莊我太熟了，這兒甚麼也沒有！」

沈形雲道：「丁大俠由何處來？」

「開封城！」

他一頓，又道：「我出城的時候發現了一個人！」

「誰？」

「天雷幫幫主司徒長江，他帶了殺手入城去，這老兒武功高，親自出馬不得了！」

沈形雲一聽之下大吃一驚！

沈形雲不再看人挖寶了，他轉頭直往城中跑！

丁杰陡然大聲叫：「喂，你幹甚麼！」

沈形雲心中明白，司徒長江出馬了，祇怕是八成找上大家樂賭坊，那麼誰是他的對手？

果然，當沈形雲奔進城來，他發現偏院中已是血糊淋漓的幹上了！

* * *

此刻，司徒長江上上下下的仔細看這沈形雲，他心想，不過是個書生樣嘛！

沈形雲也看向這中原一條龍，眞的是膀粗腰圓大個頭，虎目宛似兩粒小雞蛋，厚厚大大的嘴巴生就是個吃四方的樣子！

「你……姓沈？」

「不錯……我叫沈形雲！」

「很好，你很坦白！」

沈形雲道：「爲甚麼跑來亂殺人？」

嘿嘿一笑，司徒長江道：「這話應該問你！」

沈形雲道：「我沒叫你率人來殺人吧！」

司徒長江道：「殺人却是因你而起！」

「可不可以說得明白些？」

司徒長江刀指沈形雲道：「小子，你用的甚麼手法點了我兒穴道！」

沈形雲道：「噢，這件事嗎，嗨，要嘛是你太過寵你的兒子了！」

司徒長江叱道：「你敢教訓老夫！」

沈形雲道：「養子不敎爲害江湖，你應該閉門思過才對，還有臉跑來咆哮呀！」

司徒長江臉上一熱，吼道：「你在找死！」

沈形雲道：「我就站在你面前，你手中不是有刀嗎？」

他此言是不給司徒長江面子，逼對方出刀！

司徒長江嘿然道：「殺你之前，你先說，你用甚麼手法點了我兒穴道！」

沈形雲長長的一聲冷笑，道：「大名鼎鼎的中原一條龍，天雷幫的幫主也無法爲自己兒子解開穴道，喂，你收山吧，別丟人現眼了！」

沈形雲非叫司徒長江出手不可！

沈形雲的話令在場之人都吃驚，當然最吃驚的還是站在暗處看熱鬧的錢通神了！

錢通神從未見過沈形雲出刀，祇不過沈形雲曾在他面前露過幾手小動作，但那已經令他醉心了！

如今再見沈形雲這種不把敵人放在眼中的叫陣，任誰也吃一驚！

沈形雲爲甚麼如此對付司徒長江？其實如是在五七天以前，他是不會如此的！

首先是司徒長江的兒子弄去了桂小玉，再加上天雷幫夜間去桂家莊上刨地三尺，這兩件事就叫沈形雲冒火！

沈形雲曾答應過桂小玉要找出桂家仇人的，那麼，先找一找司徒長江的霉氣再作道理！

司徒長江聽了沈形雲一陣羞辱，早已按捺不住了，他正要出手，就聽李大山與郭長庚四人走上前，張放與趙天中傷得雖然重，但還是拎刀欲殺！

李大山刀指沈形雲對司徒長江道：「幫主，殺雞焉用牛刀，把這小子送給我四人吧！」

司徒長江心中愉快，因爲他正要看一看這姓沈的小子有甚麼叫人吃驚的功夫！

祇聽他重重的道：「這小子口氣甚大，不知功夫是否與他的口氣一樣，你們四人小心了！」

他這是答應李大山四人出手了！

那面，王在山厲叱：「不要臉吶！」

王在水道：「咱們也出手！」

關仁早火了，他提刀欲殺，但沈形雲開口了！

「各位，你們對朋友仁至義盡，這兒的事就交由我來處理了！」

關仁道：「他們四人對你一個呀！」

一笑，沈形雲道：「各位，如果各位把我沈形雲當人物看，就請一邊站！」

關仁幾個不出手了，人家能這麼說，當然有一套了！

王氏兄弟也併肩站，他們刀在手，一旦沈形雲危機，他兄弟就出刀！

這就是江湖，沈形雲救了他們的命，如今這條命就得爲沈形雲卯上。

這些人在江南都是成名人物，義無反顧的！

* * *

李大山四人跳開來，生生把沈形雲圍在正中間，李大山擧刀一聲吼：「殺呀！」

他抱刀不要命的撲上去了！

郭長庚不叫喊，他在沈形雲的身後面，祇見他貼地滾刀而上，一道冷焰在雪地上打着閃，敢情是出刀要砍斷沈形雲的雙腿了！

受傷的張放配合着趙天中，這二人雙刀左右砍，且看你姓沈的怎麼閃！

沈形雲不閃不避也不出招，但身子却似螺旋般直往半天空升上去！

就在他身下四把鬼頭刀剛切個空，就見他厲叱一聲雙脚不見了！

雙脚不是不見，而是雙脚已幻化出無數隻脚影在半空之中踹個不停！

就聽「彭彭」聲相連貫，李大山四人的臉團變了樣！

「哎唷」之聲響起，四個人已口噴鮮血雙目滲血，耳朵撕破，臉龐肉捲的滾向地上去了！

「呼」的一聲落下地，嚄，就聽司徒長江高舉尖刀仰天又是在長嘯。

沈形雲不再理會地上的四個人了！

沈形雲雙目一亮，他注視着對面長嘯的司徒長江！

那司徒長江叫了三五聲，他的中氣已足了，就聽他撕破喉管般的一聲喊叫！

「天雷殺！」

嚄，眞嚇人，這次他出刀比之對付劉勇又自大不相同了，而且有氣吞河嶽的架式。

司徒長江就是馭着這麼一吼之勢，抖然撒出無數冷星電流直往沈形雲狂罩下去。

沈形雲不開口，他也不出刀，雙掌立刻間幻化出無數掌影迎上去。

他以一雙掌對付司徒長江的雙刀，在氣勢上就壓過司徒長江。

人們的雙目在流閃與迷惑中尚未看清楚，又聽得司徒長江悶哼一聲往外閃。

他的刀芒消失了，他的雙刀仍在手中，但他的刀却是垂着的。

沈形雲的衣袖有刀痕，他的衣褲破了七道刀口子，但却未見鮮血流出來。

沈形雲並未追趕司徒長江，他仍然站在原地不動。

司徒長江在三丈遠處，重重的道：「行，你眞行，難怪你如此囂張。」

「囂張的不是我，是你。」

司徒長江吼道：「我有囂張的本錢，你算甚麼？南方來的臭小子。」

沈形雲道：「仍然吃定你了。」

司徒長江幾乎氣結，道：「混帳啊，咱們等着瞧吧，今夜叫你得意吧！」

他說完大步往外就走，四個臉孔變形的殺手也跟着司徒長江往前院走。

沈形雲忽的叫道：「等等！」

司徒長江大怒，吼叱道：「小子，老夫仍有再戰之力，你少張狂！」

沈形雲道：「你那兩把刀是厲害，一般人非死即傷。」

「你就爲這兩句話？」

「非也！」

「還有甚麼屁要放的？」

沈形雲淡淡一笑，道：「司徒幫主爲何而來？」

司徒長江一怔，道：「爲我兒的穴道。」

沈形雲道：「你有解穴的手法嗎？」

司徒長江道：「你會告訴老夫嗎？」

「當然。」

「快說。」

沈形雲道：「你兒子乃是在下的好牌友，爲了這場賭，我也不會太過爲難他的。」

「你還未說怎麼解穴。」

沈形雲道：「那是一般點穴手法，我如果下重手，你的兒子早死了。」

「囉嗦！」

沈形雲道：「也許天太冷的關係，他又脫了個精光，原是半個時辰自解的穴道，他也許血脈凍僵才會如此，我建議你回去給他泡個熱水浴，準沒事。」

就是這麼簡單，司徒長江一聲罵：「娘的老皮！」

他匆匆的走出大家樂賭場了。

＊　＊　＊

沈形雲未再出手阻攔，他冷笑連聲，於是桂小玉立刻向他奔過來了。

丁杰也過來了。

沈形雲道：「快救治傷者，他們夠意思，實在令我十分感動。」

他走向劉勇，又道：「劉當家的，你的傷……」

劉勇却咧嘴一笑，道：「沒有甚麼，沈公子，剛才你露的那一手絕活，是不是叫龍捲風呀！」

沈形雲道：「是龍捲風，祇不過我却叫這一招爲『九腿踢妖』，哈！」

「哈！」

劉勇大笑，好像他的傷好了一大半似的。

那王氏兄弟二人已由人扶入另一客房中了。

石大丹也被人架進房中，因爲大夫來治傷了。

這幾個人住的房間正是那芍藥、牡丹、秋菊三女曾住過的地方，如今却由這些傷者塡補了。

＊　＊　＊

桂小玉十分關心沈形雲，她托起沈形雲的雙袖看了又看，不由嘖嘖稱奇。

「看，你的袖管都碎了，却未見流血。」

沈形雲一笑，道：「刀傷是有的，但對我來說，刀口傷了些皮肉很快便癒合了。」

桂小玉吃驚，道：「眞的呀！」

沈形雲道：「當然眞的。」

就在這時，丁杰對沈形雲道：「沈公子，咱們可否借一步說話？」

沈形雲道：「那就回我房中，咱們邊喝酒邊談。」

丁杰道：「不，咱們出城去。」

笑笑，沈形雲道：「原是聽了你的話，我才匆匆的趕回來，怎麼又要出城？」

丁杰道：「在城外原是有事告訴你的，可是你聽我提到司徒長江立刻就跑回來了，是麼？」

沈形雲道：「非出城不可？」

「出城才好說了。」

「桂竹園中你不是說甚麼也挖不到嗎？」

丁杰道：「是的，毀了屋他們也找不到甚麼。」

「爲甚麼？」

丁杰冷笑道：「因爲桂浩然沒有寶物可藏。」

沈形雲雙眉一挑，他似乎聽出甚麼來了。

起身，他對桂小玉道：「桂姑娘，替我多照顧傷者，他們出刀祇爲個義字。」

桂小玉點頭，道：「放心，他們有恩於我，我一定會盡心的看顧他們。」

沈形雲道：「少往外走，我很快回來。」

丁杰却重重的看了桂小玉一眼，他點頭，道：「小玉，有句話我提醒你。」

桂小玉道：「丁大叔，你說。」

丁杰道：「妳二師兄石大丹，他人不壞。」

桂小玉的臉色一緊，她沒有任何表示。

她有甚麼可以表示的？她的心中如今塞滿了沈形雲的影子了。

＊　＊　＊

沈形雲與丁杰二人匆忙的走出開封城，兩個人往北到了黃河灘，白雪蓋地中，丁杰站住了。

沈形雲也站住了。

「沈公子，你是不是忘了去辦一件事了？」

一怔，沈形雲道：「忘了一件事？」

他仔細在思量，有些不解的道：「不會吧，我會忘了甚麼事？」

丁杰一笑，道：「老實的說，我那個當年老情人對我提到的事情。」

沈形雲道：「你的老情人？誰？」

嫣然一笑，丁杰道：「就是那虎牢關的毒奶奶孟婆呀！」

沈形雲大夢已醒似的道：「啊，是她呀，兩次對我使毒的女人呀！」

丁杰道：「你包涵了。」

沈形雲道：「甚麼事？」

丁杰笑道：「你貴人多忘事呀！」

他指着開封城，又道：「孟蘭兒，她……」

沈形雲急問：「孟蘭兒又是誰？」

丁杰道：「孟婆的眞名叫蘭兒呀！」

「很好聽的名字嘛！」

「她本來也俏麗，但她玩毒，再加上歲月不饒人，她才會變得老態龍鍾了。」

他重重一嘆，又道：「當年我們……」

沈形雲祇是微笑，人嘛，誰沒有經歷過「有情歲月」？

丁杰不說了，他話題一轉，又道：「孟蘭兒養傷中她告訴我，她說這件事已對你提過了。」

沈形雲道：「丁大俠，你還未對我說出是甚麼事呀！」

丁杰道：「蘭兒坐過府衙監牢，她發覺牢中有人受到比一般自由身的人還更好的待遇，每日裡有酒又有菜，還有女人進牢來陪伴。」

他看看沈形雲，又道：「蘭兒沒本事接近那牢的深處，她以爲祇有你能，所以……」

一掌拍在頭頂上，沈形雲笑道：「嗨，我還眞把這件事忘懷了。」

丁杰道：「這也就是說你未曾去過那座牢子？」

沈形雲道：「好，我會找個時間去探看，也就在這三兩天。」

丁杰道：「如今二更天，你去我助你。」

沈形雲道：「不，我去，但不是現在。」

丁杰道：「你還有事？」

沈形雲道：「我答應爲桂姑娘找兇手，我似乎有個感覺，兇手就在這開封城。」

丁杰雙目一亮，道：「沈公子，你如果能找到兇手，我丁杰願當你的馬前卒。」

一笑，沈形雲道：「不敢，如果丁大俠沒事，我這就走了。」

丁杰道：「牢中之事……」

沈形雲道：「放心，我會去的。」

丁杰望着沈形雲的背影，他喃喃的道：「甚麼叫出神入化，這小子的功夫就是出神入化，哈！」

＊　＊　＊

一具具的棺木往門外抬，這就快抬到後院中了，就是沒人開口說一句話。

左廂房的門被推開了，兩個幪面大漢當先往門內走，迎面的棺材共九具，大的在中間，小的分兩邊，再看門外面，三十多大漢扛着十字鎬與鋤頭，光景就準備進入房中來掘地三尺了。

「轟」聲在正廳與對面的大廂房中傳來，已有人在那裏挖起來了。

院中停放着棺材，放的是亂七

八糟，屋子裡的桌椅板櫈也被拋在門外面。

這些人分三批，三個地方一齊挖，桂浩然這是做了甚麼孽，被人血洗家門還挖地三尺呀！

* * *

「彭……沙……沙……」

左廂房中傳出這怪聲，兩個剛進門的大漢吃一驚，黑暗中他二人看向發聲地，忽的又是一聲「彭」。

「彭」聲是棺材中發出來的，不旋踵間，一具棺材蓋子「轟」的一聲被頂開來了。

祇見一具屍體直不楞的挺起來，祇一陣頭頂幾乎碰上屋樑。

兩人中的一人叫道：「鬼！」

「吱」的一聲叫，那屍體直往二人躍去。

另一人大叫：「僵屍！」

這二人叫着往外逃，外面的人也慌了，拋下鋤頭跟着逃，變成「炸營」的味道。

甚麼叫「炸營」？

軍營之中如果大伙半夜裡突然莫名其妙的逃出來大叫不已，那就叫「炸營」，事後問人，誰也不知道爲甚麼吼叫。

* * *

桂家莊不叫炸營，但大伙發覺這僵屍會飄飛，而且一路直追兩個人。

那是兩個帶頭挖地的大漢。

兩個大漢沒命的往莊外奔逃，那僵屍吱吱叫着後面追，而且越追越近了。

* * *

這時候原在另外兩處挖地的大漢們，聽了僵屍出現，立刻也拋下手中傢伙跳出屋外就逃。

有幾個膽子大的叫了。

「別逃，別亂跑，你們這些膽小鬼！」

叫有甚麼用，不少人指着僵屍的方向，叫道：「僵屍追人了！」

這麼一吼不要緊，桂家莊上的大漢們走了個八九快要到十了。

爲甚麼說快要十了？那是因爲幾個膽大的還有些不信邪，想看看會不會還有僵屍再出現。

這幾個膽大的慢慢往莊外走，就在七個人快到大門下的時候，有個大膽的指着身後院中棺材，吼道：「操你娘的，是僵屍就給大爺露出個頭來瞧一瞧。」

這人把話剛說完，突然一團黑呼呼的東西飛過來。

幾個人猛一怔，大伙出手去阻擋，就聽「咚」的一聲響，地上碎了個尿盆。

幾個人往院中瞧，忽的一聲一團黑影撲過來。

就聽一陣辟啪响，隨之黑影不見了。

幾個人雙手捧着臉，頭也不回就往外逃，而且逃得還眞快。

幾個人莫名其妙的挨了嘴巴子，打得幾人流鮮血，這光景，便不是鬼也得逃。

單祇這武功就嚇人一大跳。

一時間，桂家莊上的那麼多黑衣大漢們逃得一個人也不見了。

* * *

再說那個自棺材中跳出來的僵屍。

這僵屍與江南飛鼠王氏兄弟二人遇上的是同一個，祇不過這一回僵屍發了狠，一路彈跳着猛追前面奔逃的兩個人，利時追出桂竹園。

兩個人一邊逃還往後望，天爺，僵屍就在二人的身後面不過三丈遠。

兩個人一路往北奔，翻過土坡到堤岸，一片黃沙中，黃河滾滾就在前面了。

兩個大漢也不幪面了，抹掉面巾拚命逃。

祇見那僵屍祇差三步便追上了，兩個人幾乎要喊「媽」！

跳不了堤往河邊跳，這二人好像要往黃河中跳下了，因爲他二人距離河水不遠了。

* * *

此刻，三更天似乎已過了，天上一片灰濛濛，足踩地上沙沙响，兩個被嚇破膽的大漢在前面比賽看誰先跳進黃河了。

他們怎麼會在此刻想到如今是嚴冬，河水冷似冰，下去的人立刻會被凍僵，那才眞的成了僵屍。

但就在此時，前面兩人忽的下沉了。

仔細看，這二人奔入一片流沙中了。

要知黃河沿岸有許多這樣的流沙灘，人畜一個不小心，就會陷入流沙中。

一旦陷入流沙中，那祇有死路一條。

這兩個大漢再也想不到會陷入一片泥沙中難以拔足。

「哎呀，不好……」

「流沙呀！」

兩個大漢狂叫着還回頭看，祇見那僵屍正站在五丈外，雙手叉腰直不楞的站着。

「救命呀！」

這二人向僵屍叫救命了，祇見那具僵屍忽的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他是人，不是死人……」

「哈！」

「救命呀快……」

祇見這二人漸漸的往下沉去，沉去，直到兩人的頭也消失不見。

再看那個扮僵屍的人，他拍拍手十分輕鬆的往回頭路走了，走得愉快呀！

「哈！」他不時的一聲笑。

這個僵屍不蹦了，也不吱吱叫

了，甚至還把披在前額的頭髮也用雙手攏到了腦後面。

就在這雪地反射下才看清原來是個女人。

這女人一副好面孔，祇是她已是中年以上的女人了，但模樣兒是好的。

也許是太興奮了，當她登上河堤的時候才發現前面站了一個人。

這中年婦人猛一怔：「你！」

「別怕，我是人，我不會扮僵屍的。」

中年婦人道：「你在說我扮鬼嚇人？」

「而且還把人嚇到了流沙中。」

中年婦人雙目一厲，道：「原來你全看到了。」

「是的，夫人，我自桂家莊一直跟下來的，覺得來人好一手輕身術。」

中年婦人道：「既然你一路追下來，這証明你的功夫也一樣的了得。」

那人一笑，道：「馬馬虎虎。」

中年婦人走近前，她的臉上帶着笑，道：「你不應該跟上來的，是不是？」

她突然出手，而且十分快速的右手五指已快沾上那人的面頰了。

但情況有變，這人不閃不退，突的一片掌影，不但封住了中年婦人的攻勢，而且也扣住了她的腕門。

中年婦人大吃一驚，突然她大叫：「你姓沈，你是從南京來的！」

是的，這人正是沈彤雲。

中年婦人扮鬼的這一幕早被他發現了，發現就不能放鬆，因爲他正苦於找不到任何綫索吶！

* * *

現在，沈彤雲更不會輕易鬆手了。

「不錯，在下姓沈，沈彤雲就是我。」

「你先放手。」

「那得回答我的問話。」

他稍稍放鬆手勁，又道：「妳是誰？」

中年婦人道：「我是桂小玉她娘。」

沈彤雲一聽大吃一驚，道：「妳……休得胡言亂語，誰不知桂家莊死了那麼多人呀！」

中年婦人道：「人是死了不少，但我們一家人却逃過一劫。」

「你們一家？包括桂老鏢師？」

「是的，沈公子。」

沈彤雲鬆手了，他也吃驚的啞口無言。

中年婦人又道：「早聽過沈公子的大名了，我現在先謝謝沈公子這些天的照顧我女……」

沈彤雲道：「桂夫人，我答應爲桂姑娘找凶手，這幾天我是天天往桂家莊上跑，可是……」

桂夫人冷冷道：「可恨吶！唉！」

沈彤雲道：「桂夫人，妳是說？」

桂夫人道：「桂家莊死了人，還有人在打咱們的主意，我原是囚住幾個心想盜寶的人，不料又不知怎麼的被他們逃走了。」

沈彤雲聽得一緊，桂夫人又道：「唉，也許丁杰取來的毒藥不靈了，才會被他們又逃掉。」

提到丁杰這位「伏牛虎」，沈彤雲立刻想到了丁杰的當年情人孟蘭兒，八成這丁杰是自孟蘭兒那裡弄來的毒藥，才會被桂夫人用在地室中。

* * *

沈彤雲聽了桂夫人的話，立刻抱拳道：「那毒藥很靈光，是我把人救下的。」

桂夫人帶着幾分不愉快的道：「多事！」

沈彤雲一笑，道：「我不能見死不救。」

桂夫人道：「你知不知道，他們是爲盜別人之寶而來，死有餘辜。」

「寶物有價，生命更可貴，桂夫人，他們也是來自江南，看在鄉情份上我才出手。」

桂夫人道：「他們是你朋友？」

「現在變成朋友了，而且願爲我效命。」

桂夫人道：「先說說，你找到兇手了？」

沈彤雲搖搖頭，道：「目前沒有。」

桂夫人道：「一點綫索也沒有？」

沈彤雲道：「沒有。」

桂夫人帶着幾分痛苦的道：「不知兇手何人，我們又怎敢輕易走出來？唉，這暗無天日的日子，不知……還要過多久啊！」

沈彤雲道：「原來桂夫人與石大丹兄一樣，都是在找元凶呀！」

桂夫人道：「怎麼不是，唉，我們知道這些天來苦了石大丹這個好徒兒了。」

沈彤雲道：「桂夫人，今夜能遇上夫人，也許對事情就有了轉機。」

「怎麼說？」桂夫人有幾分喜悅。

沈彤雲道：「我能去見見桂老鏢師嗎？」

桂夫人道：「可以，祇不過先容我回去問一問，如果浩然以爲可以，明日夜裡四更天，你去桂竹園中等我。」

沈彤雲道：「竹林中？」

「是的，沈公子。」

沈彤雲道：「好，咱們就這麼

說定了。」

桂夫人道：「回去見了小玉，別提見過我的事。」

「爲甚麼？這對她是好消息呀！」

桂夫人道：「我瞭解我女兒，她是個敢愛敢恨又敢擔當的人，怕她一高興壞了咱的大事。」

想想，沈彤雲道：「好，我答應妳。」

桂夫人已走出十幾丈了，但她突然又奔回來。

沈彤雲急忙迎上去。

「沈公子，小玉同你……是不是……」

沈彤雲道：「純純的愛，難動赤子之心，夫人，小玉姑娘是敢愛，但我能嗎？」

桂夫人道：「這麼說來，你們睡在一起……」

沈彤雲已猜到這必是石大丹傳的言。

石大丹那天親眼所見，石大丹也氣壞了。

桂夫人的話，沈彤雲不便直接回答，但他仍然一笑，坦然的道：「我們也僅止睡在一張床上，夫人，君子之心坦蕩蕩，小人之心鼠膽狐腸。」

桂夫人一笑，道：「在南方聽過江南第一奇人，你果然當之無愧，哈！」

桂夫人走了，剎時已消失在夜幕中了。

沈彤雲站在那兒不動，他半晌才發聲。

「喂，可以出來了吧，是否要我請你出來？」

嚄，果然，祇見石堤一角亂石堆後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一旦走出來，他是滿臉的驚訝。

「是妳，毒奶奶孟蘭兒呀！」

來人果然是孟蘭兒，這老女人咧嘴哈哈笑，道：「眞是的，就是逃不過你沈公子的法眼呀！」

沈彤雲道：「妳都聽到了？」

「而且也嚇一跳。」

沈彤雲道：「妳怕甚麼？」

孟蘭兒道：「原來桂夫人沒死呀！」

沈彤雲道：「妳覺得她應該死？」

孟蘭兒道：「你這是甚麼話，需知我的老情侶丁杰與她丈夫幾乎有八拜之交的交情，我本人也與桂夫人不錯，我怎麼會希望她死呀！」

她看桂夫人去的方向，又道：「我高興呀！」

沈彤雲道：「妳怎麼跟上來了？」

孟蘭兒道：「找丁杰呀，他走也不對我說一聲，找來找去的就追上這兒來了。」

她頓了一下，又問：「丁杰你見過他嗎？」

「見過！」

「在那兒？」

「大家樂大賭坊。」

「有件事情他對你說了嗎？」

沈彤雲想了一下，道：「是不是妳在牢中發現的那件怪事呀？」

孟蘭兒道：「不錯，你有本事可以一探，你……」

沈彤雲道：「就這一兩天，我自會前去的。」

孟蘭兒十分神秘的道：「如今我已站在老情侶丁杰這一邊來了，而你沈公子好像在助桂小玉找凶手，我便把我的感覺說出來，你聽聽……」

沈彤雲道：「妳過去站在甚麼人一邊？」

孟蘭兒道：「汪大公子那一邊，因爲他付我銀子。」

「汪宏發？」

「不錯，當今開封知府大人的大公子。」

沈彤雲道：「你好像也與那天雷幫大少有交往。」

孟婆道：「不就是上一回那場賭呀，自那件事以後，我就不再同他見面了。」

沈彤雲道：「那就說出妳的感覺吧！」

孟婆道：「我的感覺是汪宏發那小子，那小子可陰得很，好像他老子也聽他的。」

沈彤雲道：「是嗎？」

孟婆道：「我的感覺是這汪小子，他與天雷幫有勾結，他們一個白道一個是黑道，二者暗中結一起，可苦了這一方的人了。」

沈彤雲道：「妳以爲是他們殘殺了桂家莊？」

孟婆道：「沒有証據不敢說。」

沈彤雲道：「丁大俠是不是暗中在找凶手？」

孟婆反問，道：「你沈公子是不是在找寶？」

沈彤雲坦白的道：「聚寶盆。」

孟婆雙目一亮，道：「江湖傳言，南京有個沈百萬，他得了寶貝聚寶盆，一把白米撒進這聚寶盆，隔一夜白米變成銀，一把玉米撒進盆，二天變成金，沈公子，是不是眞有這回事？」

沈彤雲一笑，道：「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妳想想，爲甚麼叫做聚寶盆吧，哈！」

沈彤雲笑哈哈的走了，他也不再同孟婆囉嗦了。

還有甚麼好囉嗦的，天都快亮了。

* * *

沈彤雲走得快，天剛亮他進城，他大步往大家樂賭坊那邊走，

心中想着一件事。

沈彤雲想的是今夜四更天，且去桂竹園，然後會一會那位中原第一老鏢師桂浩然。

桂浩然果然江湖，這麼慘烈的血案，他會躲過去了。

* * *

沈彤雲走入賭坊偏院中，桂小玉已把房間整理好，她見沈彤雲走來，立刻奔上去抱住沈彤雲。

「你又忙了一夜。」

笑笑，沈彤雲幾乎要說出他已見過她的娘了。

沈彤雲回抱，桂小玉立刻送上個香吻，沈彤雲不回絕，桂小玉愉快了。

沈彤雲吻了桂小玉，然後對她說：「妳弄些酒菜，我先過去瞧瞧幾位的傷勢。」

桂小玉溫柔的點點頭，她愉快的忙着熱酒了。

* * *

輕輕悄悄的叩着門，沈彤雲在門外，道：「劉當家的醒了嗎？」

門開了，開門的是關仁，他見是沈彤雲，立刻一邊閃開來，道：「沈公子，你請進。」

沈彤雲剛走進門，附近傳來錢通神的聲音。

「沈公子回來了？嗨，又是一夜呀！」

錢通神也走入房中，劉勇已坐在床上了。

錢通神急問：「怎麼樣，是不是好了些？」

劉勇道：「好多了，咱們行船人皮粗肉厚，受點傷也是小事一樁。」

「嘩！」沈彤雲取出一張千兩銀票擱桌上，道：「劉當家的，收着先用，我以爲一時半天咱們還得留在這兒住，你別客氣。」

劉勇道：「沈公子，你這算甚麼呀！」

沈彤雲道：「劉當家千萬別回絕，三幾天咱們說不定有得幹，是生是死很難定，留着銀子不花白不花。」

錢老板道：「沈公子的話對極了，有銀子不花留着幹甚麼呀，花了就是賺了。」

他對沈彤雲又道：「說眞的，兩位老闆又要與你沈公子牌桌上比高下了，你怎麼說？」

沈彤雲一笑，道：「他們眞有銀子。」

錢老板道：「他們有花不完的銀子。」

沈彤雲道：「也好，三天之後再決定。」

錢老板撫掌一笑，道：「太好了，三天之後我再來。」

沈彤雲道：「錢老板，你還要同我合伙嗎？」

一怔，錢老板一聲笑，道：「且容我回去合計合計。」

他轉身要走，沈彤雲又叫住他：「等一等！」

「等甚麼？」

「這幾間房中都是受了傷的人，你叫伙計們送來最好的酒菜，一切花費算我的。」

錢老板道：「這是甚麼話，你祇替我贏一把，就叫他們三年花不完，哈……」

錢老板大笑着走了。

* * *

沈彤雲也走了。

沈彤雲先走入王氏兄弟客房中，王在山與王在水二兄弟相當感動。

王在水道：「沈公子，你是忙人，就別把我兄弟放在心上了。」

沈彤雲又自懷中抽出一張千兩銀票放在床頭，笑道：「收下，我這也算是一種回報。」

王在山道：「咱們需要沈公子的銀子嗎？沈公子，你把我兄弟當人物如何，眞怕把咱們當成鼠輩呀！」

一笑，沈彤雲道：「二位千萬別誤會，我預定不久有一場拚，這銀子留着不用白不用，劉幫主也收了，你二位又何需拒絕！」

王在山一聽，點點頭道：「好，咱們就貪財吧！」

沈彤雲道：「想吃甚麼叫甚麼，錢老板會派專人伺候，目前先把傷養好。」

他走出房門外，立刻轉而走入石大丹的房中。

沈彤雲未叩門就進去了，他發現石大丹在哭泣，那眞的是夠叫他傷心的了。

沈彤雲走過去，他拍拍石大丹，道：「石兄，石兄，男子有淚不輕彈呀！」

石大丹不開口。

沈彤雲又道：「是不是傷處痛苦？」

石大丹突然抬起淚眼道：「男子有淚不輕彈，只爲未到傷心時，傷處不痛苦，心中苦呀！」

沈彤雲突然一聲低叱，道：「嗨，你有點出息行不行？你這是……」

石大丹道：「連你也損我呀，我眞的不是人了？」

沈彤雲道：「你是人，而且是個有良心的人！」

石大丹猛一瞪眼，道：「你說我甚麼？」

沈彤雲道：「我見過一個人！」

「誰？」

沈彤雲在石大丹耳邊小聲道：「你師娘桂夫人！」

石大丹幾乎跳起來，道：「你，眞的？」

沈形雲點點頭，道：「你的一切我全知道了！」

石大丹道：「沈公子，你……可得口風緊呀！」

沈形雲道：「當然！」

他思忖了一下，又道：「我奇怪，桂老鏢師藏身之處，爲甚麼他的女兒不知道，你却知道。」

石大丹道：「我也不知道！」

沈形雲道：「可是你却能同他們聯絡。」

石大丹道：「是的，我是可以同師父聯絡，那只是個可以聯絡地方，如何進出我就不知道了！」

「桂姑娘也不知道？」

「是的，那是個只有我師父師娘知道的地方！」

沈形雲道：「難道平日裡你們不知道有暗道？」

石大丹道：「那種幾十年只用一次的暗道，實在是保命之地，平日便師父也絕口不提甚麼暗道。」

石大丹這話，沈形雲當然明白。

原來中原多災難，盜匪常出沒，不少大戶就在暗中建造逃生地道，平日少有進出，一旦到了危難時刻，這些暗道就起作用了。

桂竹園就有這樣的地道。

* * *

沈形雲塞了一張銀票給石大丹，他叫石大丹好生在此地休養，便匆匆的走回自己房中了。

桂小玉見沈形雲回來，立刻又忙了起來，她是心甘情願的侍候沈形雲的。

當沈形雲打敗司徒長江之後，桂小玉的心中火一般的熱，沈形雲正是她心中的男人。

既然是自己心中的男人，桂小玉還有何保留的？

當她侍候着沈形雲上了床，她也上床。

桂小玉小鳥依人似的貼在沈形雲的懷中了。

沈形雲心中明白，桂小玉眞的愛上自己了，怎麼辦？他能忍心對桂小玉起邪念嗎？

桂小玉全身光溜溜的在沈形雲懷中不時的扭動着，沈形雲不動，幾次未引起火般的慰念，當沈形雲想到正在秦淮河上等着他回去的余圓圓時候，他開始冷靜下來了。

沈形雲心中明白，他如果下手桂小玉，他就得帶着桂小玉下江南，甚至這一生他要爲桂小玉負責。

沈形雲怎麼捨得他的余圓圓？

沈形雲立刻眼觀鼻鼻觀心，他又使出手段來，那正是他把男人那很容易惹禍的東西收藏起來了。

就如同上一回一樣，沈形雲的那件「寶」又變得如蛹一般小之又小，小得不堪一摸。

桂小玉那光滑溜溜的身子再是在沈形雲懷中磨蹭挑逗與煽火，但那玩意兒就是不受惑，蹭得急了，桂小玉抱住沈形雲狂吻起來。

吻着吻着，沈形雲開始打鼾了，這表明沈形雲睡着了，桂小玉眞是有哭笑不得之感。

桂小玉怎知沈形雲乃江南第一奇人也。

* * *

桂家莊挖地之事好像暫時停下了，至少在鬧過「鬼」以後直到此刻二更天尚未見過有人再來此地。

天雷幫絕對不會放棄寶物的，只不過他們如今另有圖謀，司徒長江受了傷，這個恥辱必得找回來。

司徒文正下定決心要收拾沈形雲，天雷幫正在調整人馬，便四府十八縣分堂各堂主也召回朱仙鎭來了。

* * *

沈形雲不管甚麼情況，他才不會放在心上，他只記住一件事。

今夜唯一的一件事，便是去桂竹園中會晤桂夫人。

現在，沈形雲已站在大片桂竹林中了，那是他與桂夫人約定好了的。

大約不到一盞熱茶工夫，附近傳來悉嗦聲，沈形雲抬頭看去，甚麼也沒有。

他只一怔，就聽有聲音傳來：「沈公子嗎？」

沈形雲只一聽便知道是桂夫人的聲音。

「是的，桂夫人！」

「沈公子呀，咱們商議很久，結論是咱們把身家性命交在公子手中了！」

這話十分嚴重，沈形雲立刻應道：「夫人這話中有話，可否說得清楚些？」

桂夫人在暗中未走出來，但她的聲音十分清晰的道：「只因爲咱們只有這最後一道防線了，一旦叫外人知道，以後的桂家莊便任人長驅直入了！」

沈形雲道：「我理解！」

桂家莊只有這一處秘道，桂家的人當然不敢在這生死存亡之際隨便的叫外人知道。

又聽桂夫人道：「沈公子，當初咱們押運這件寶物，也只不過銀子一萬兩，爲了這一萬兩銀子，桂家莊上下死了二十七口之衆，最後還是把寶給盜了。」

沈形雲北上中原的時候便知道這件事了，只是不知道事情的變化如此之慘烈。

沈形雲嘆口氣，道：「事情發生已由大管事宮天豪回去說過了！」

（未完・十五）

海底火龍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買回古董木人頭　引來德國納粹黨

秋高氣爽，陽光明媚。

木蘭花雙眉微蹙，坐在樓下的客廳中，像是正在沉思着甚麼。院子外面傳來了「叭叭」兩下汽車喇叭聲，穆秀珍手上捧着一大包用舊報紙包着的包裹，跳跳蹦蹦地奔了進來。

「蘭花姐，蘭花姐，妳看我買了些甚麼？」她一口氣奔進客廳，手中的紙包向木蘭花一揚。

木蘭花像是不怎麼感到興趣。

「你看，這是眞正的藝術品！」

穆秀珍不等木蘭花回答，便將紙包拆了開來，包內的東西跌在地氈上，那是六隻木頭雕刻的人頭，看來有些像南洋一帶土人的雕刻品，線條粗豪，拙樸，雕的全是老人頭像，每一個人頭像的神情雖然各有不同，但是却個個都是愁眉苦臉，在它們的臉上，可以看出生活對它們的折磨。

無可否認，它們的確是藝術品。

但是木蘭花却並不現出欣賞的神情來，她的秀眉反倒蹙得更緊了。

「怎麼，蘭花姐，妳不喜歡麼？」穆秀珍張大了眼睛。

「妳是花多少錢買來的？」

「不貴，五十元一個。」穆秀珍十分得意。

「唉，」木蘭花嘆口氣：「秀珍，妳花錢也太隨便了。」

「怎麼？」穆秀珍嘟起了嘴，顯然她不高興木蘭花的指責：「我們不是還有許多錢麼？三百元，算得了甚麼啊！」

木蘭花取起了茶几上的一張紙，向穆秀珍揚了揚，道：「你看，這是銀行月結單，我們本來還有八百元存款，給你用去三百元，祇剩五百元了，怎麼辦？」

「哈！」穆秀珍拍手跳了起來：「這世上有的是不義之財，我們還怕取不到麼？」

「胡說！」木蘭花突然沉聲叱責，她沉着臉，樣子十分嚴肅。

穆秀珍不禁吐了吐舌頭，她不敢再出聲，匆匆拾起了地上的木雕人頭像，向樓上奔去，可是才奔上樓梯，却又走了下來，順手將其中的一個，放在鋼琴上，又回頭向木蘭花扮了一個鬼臉，才向樓上奔去。

木蘭花輕輕地嘆着氣。的確，以她的身手而論，要在市內一些暴發戶身上取些不義之財，那是太容易了，但是她却不屑爲。她也不屑去向人求助，可是怎麼辦呢？五百多元是維持不了多少時候的啊！

她站了起來，在客廳中踱了幾步，又向外走去，她剛步下石階，便突然一呆。

在鐵門外，有一個人站着。

木蘭花在以前，從來也未曾見過那個人。那個人高而壯，但是卻祇有一條腿——左腿。在他的右脅下，支着一根十分粗陋的拐杖。他面目粗糲，像是在條件十分艱苦的地方做過不少辛苦工一樣。由於他皮膚的黧黑粗糙，以致他的年齡，他是哪一國人都不易分辨得出來。

那人正站在木蘭花住所的鐵門之外，向屋子內探望着，木蘭花呆了一呆，便向門外走去。

她起先以爲那是一個乞丐。可是，她才一步下石階，那獨脚人卻迅速地向後退了開去。

別看他祇有一條腿，他的行動，十分敏捷，等到木蘭花到了門外時，那獨脚人已經轉過路角去了。

木蘭花在門外站了片刻，返回到屋中，她取了一具自動攝影機——每隔三分鐘，拍攝一格——放在鐵門旁的水泥柱上，鏡頭對準了大門，用水泥柱上的燈罩，將攝影機遮了起來。

「蘭花姐，妳在做甚麼？」穆秀珍站在客廳門口，大聲地問。

「沒有甚麼，好像有一個形跡可疑的獨脚人，正在窺探我們。」

「哼，他一定活得不耐煩了！」穆秀珍搖了搖拳頭。

木蘭花回到了屋中，她看到了放在鋼琴上的那個木頭雕像，她在穆秀珍的肩上拍了拍，笑道：「剛才妳沒有生我的氣吧！」

「沒有。」穆秀珍笑了起來：「我但另外五隻木頭人頭可遭殃了，我一氣，將他們拋進了閣樓的深處。」

「那你還是生我的氣了。」

「沒有，」穆秀珍舉手作發誓狀：「我一點也沒有生氣，祇是氣我甚麼地方都可以去，偏偏想起逛古董街，以致買了那六個木雕人頭。」

「已經買了，那也就算了。」木蘭花安慰着她，走到了鋼琴前面，掀開了琴蓋，一面彈出一首悅耳的小插曲，一面欣賞着那表情愁苦的木雕人頭。

在沒有冒險事情的時候，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的生活是十分正常的，木蘭花有着嚴格的時間表，她一天要學的東西，幾乎等於理科、文科大學生的總和，木蘭花對於一切新奇的東西，都有着濃厚的興趣，這也就是她爲甚麼會擁有那麼廣泛知識的原因。

第二天早上，木蘭花取下了那具攝影機，進入了她自備的黑房，半小時後，她拿着一大卷電影菲林走出來。

「秀珍，妳來看。」她將電影菲林放在放映機上，放映機軋軋地响着，在對面的一幅牆上，出現了跳動的畫面。由於影片是每隔三分鐘才映一格的原故，一輛單車在她們門前慢慢在駛過，看來也像是火箭一樣地快。

突然，木蘭花按下了暫停掣，畫面固定不動了。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獨脚人，正站在鐵門前在向內張望着，他粗糙的臉上，現出一種十分焦急的神情來。

影片繼續放映着，那個獨脚人連續不斷出現，照時間算來，直到午夜之後，他才離去。

「這個獨脚人，他想做甚麼？」穆秀珍心中充滿了疑惑。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料定他今晚一定還要來的，秀珍，你可有興趣埋伏在門旁的灌木叢中，恭候他的大駕麼？」

「當然有！」穆秀珍興緻勃勃地高叫。

自從她們從阿拉伯回來之後，已經平靜了有大半個月了，對於好動的穆秀珍來說，這幾乎是不能夠忍耐的事情。

「好，可是沒有我的命令，妳不可以胡來。妳記得，當我發出夜鶯的鳴叫聲時，妳就和我一起現身。」木蘭花發出一連串悅耳的夜鶯鳴叫聲來。

「我明白了！」穆秀珍揚着手。

那一天，她至少抬頭看了一千次，希望天色快些黑下來，而木蘭花則仍是如常地工作和自修。

天色終於黑下來了，那是一個陰沉的晚上。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在天色一黑時，便躲在門旁的灌木叢中，等候那個獨脚人的來臨。

可是，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卻不見那個獨脚人的來到。

已將是午夜時份了，穆秀珍好幾次不耐煩，待要衝了出去，但是木蘭花卻又沒有發出夜鶯的叫聲來，她祇得耐着性子等着。

木蘭花也有些不耐煩了，她看了看手錶，已經是零時三十分了。

她已準備放棄埋伏，她剛要發出夜鶯鳴叫聲，招呼穆秀珍一齊進屋去。

但是，也就在這時，黑暗之中突然傳來了一聲怪叫聲。

即使是木蘭花這樣勇敢過人的人，聽到了這樣的一下怪叫，也忍不住毛髮直豎，這分明是一個人所發出來的聲音，但是那聲音之悽厲，卻又不像是人類所能發得出來的！

木蘭花陡地站了起來，穆秀珍也站了起來。

她們兩人迅速地靠在一起。

那種慘叫聲又發出了第二下，接着，便是一個人大叫了一句話。

那是一句德文：「不要，不要這樣待我。」

再接着，便又是那種難聽，悽厲的聲音叫道：「火龍，是『火龍』，七一○號計劃……」

叫的仍是德文，當叫出「七一○號計劃」這一句話之後，聲音也陡地靜止。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以最高的速度向前奔去。

她們住的地方是郊外，要隔五十呎，才有一盞路燈，當她們奔過了兩盞路燈的時候，便在第三盞路燈的黯淡的光芒之下，看到了那個獨脚人。

獨脚人跌倒在路面，身子蜷曲成一團。

當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奔到了他面前的時候，穆秀珍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尖叫聲，猛地轉過頭去。

那是怪不得穆秀珍的，因爲那獨脚人臉上的神情太恐怖了！他雙眼凸出，舌頭半吐，自他的眼中，鮮血點點滴出，在慘淡的燈光下看來，更是怵目驚心！

他分明是已經死了！

木蘭花拉着穆秀珍，向後退出了一步。

她知道那獨脚人之死，一定和一件非常的事情有關，而且可能和自己有關。

但儘管她的頭腦十分靈敏，這時卻也猜測不出究竟是甚麼的非常事情，和她又有甚麼關連，她在拉開了穆秀珍後，立即取出了一隻小電筒來，照射着那個獨脚人。

在電筒光的照映之下，獨脚人死前的神情，更是可怖之極。

木蘭花幾乎可以立即肯定，那獨脚人是中毒而死的，因爲他的左頰上，還刺着一枚黑色的尖刺。木蘭花戴上了一副極薄的橡皮手套，將那枚尖刺小心地拔出來，放入一隻小皮袋中。

她又在那獨脚人的身上搜了一搜。那獨脚人的身上除了一些零錢之外，幾乎甚麼也沒有，在一隻烟盒中，有着十來個烟蒂。木蘭花正想將之順手扔去的時候，忽然又看到，在烟盒的底部，似乎有一張殘破的紙片。木蘭花忙又將之收了起來。

在搜索那獨脚人的時候，木蘭花更看到那獨脚人的左腕上，像是有着一個被刺出來的字母，字母的後面，連着一個數字。

但是這一部份的皮膚，顯是經過剝除的手術，所以字母和數字，都已模糊不清了。

木蘭花轉過身，穆秀珍才開始說得出話來，道：「蘭花姐，我們……我們要搬家了。」

「別胡說！」

「你看，這獨脚人死得那樣可怕，要是他……變成了鬼，我們是最近的一家……」

「那不是更好麼？」木蘭花又好氣又好笑，說：「你整天和人打架，幾時也和鬼打一架，該有多好？」

「別開……玩笑了！」穆秀珍臉色發白：「我們還是通知警方吧！」

「不必，明天一早，這具屍體便會被人發現，方局長和高翔兩人，因爲上次市長夫人的失寶案，一直不好意思和我們見面，他們一定會趁此機會，來向我們詢問一些甚麼的。」

「蘭花姐，你剛才好像在死人身上，取了一些甚麼東西？」

「是的，一枚毒針，那是獨脚人致死的原因，還有一小片紙片。」

「噢，快看看，紙片上寫的是甚麼？」

這時，她們兩人正在向家中走去。照木蘭花行事的作風，她一定是要等到家之後，才去察看那紙片上寫着些甚麼字的。

但穆秀珍卻十分心急，她連說了幾遍，木蘭花不得不將那隻烟盒取了出來。

那片紙片，祇不過三吋見方，而且還殘舊之極，上面寫的字也幾乎看不清了，木蘭花停了下來，她讀出了紙上的字，那是德文，穆秀珍看不懂。

「甚麼，說些甚麼？」

「紙上的字，是毫無意義的，它是說：……」

木蘭花剛講到這裡，突然之間，在電燈柱的後面，竄出了一個人來。

木蘭花爲了看清紙片上的字，她正是靠着電燈柱而站立的。

木蘭花絕沒想到在電燈柱後會有人！

那從電燈柱後面竄出來的人，身形十分高大，身手也非常靈活，他一拳擊向木蘭花的腰際，木蘭花應變極快，身子猛地向旁一側，避了開去。

但在她一避之際，手臂不由自主向上一揚，那身形高大的人一伸手，已將木蘭花手中的紙片搶去了一大半，穆秀珍怪叫一聲，「呼」地一掌，劈中了那人的肩頭，那人身子猛地向旁一側，打了一個滾，滾到了路邊的草叢之中。

穆秀珍還待追了過去，可是木蘭花將之一把拉住。

那人在跌進了草叢中之後，又一躍而起，向前奔了十來碼，扶起了放倒在地上的一輛電單車，騎了上去，飛馳而去。

那人的動作是如此之靈敏，可見他一定是久經訓練的人。

「蘭花姐，你放走兇手了！」穆秀珍抱怨着。

木蘭花沉思着，一聲不出。好一會，她才道：「你別將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那紙上寫的究竟是甚麼字？」

「人頭！」木蘭花簡單地回答。

「甚麼？」穆秀珍又嚇了一大跳。

「人頭。」木蘭花再說：「六個德文單字，譯成中文，就是人頭的意思。」她揚了揚手中的一小片紙片，道：「這裡還有兩個『人頭』，那個騎電單車而走的人，搶了四個『人頭』走了。」

「人頭又有甚麼意思？」

「誰知道，我們快回去睡吧！」

穆秀珍眨了眨眼，她心中的問題太多了，以致她竟不知該問甚麼才好。

她們回到了家中，鎖好了門，穆秀珍以爲木蘭花一定會對這一連串神秘事情，發表一些意見的，却不料木蘭花換好了睡衣，倒頭就睡。

穆秀珍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好幾次想問，却又怕吵醒木蘭花。好不容易到天快亮的時候，她才矇朧睡去。

而那時候，那獨脚人的屍體已被路人發現，報告警方了。

警方絕不重視這件事，因爲獨脚人看來是一個窮途潦倒的人，倒斃在路邊，那並不是一件值得深究的事情。

但因爲事情發生的地點離木蘭花家不遠，高翔首先注意到了這件事。

上午十時，高翔進謁方局長。兩人商討了片刻，都覺得這是一個和木蘭花恢復友情的好機會。他們越來越賞識木蘭花的才能，但是因爲曾經誤以爲木蘭花是偷盜市長夫人珍寶的竊賊，所以一直不好意思和木蘭花見面。

上午十一時，穆秀珍還在高臥未起，木蘭花在作早操，方局長和高翔來了。

方局長和高翔兩人會來，是早在木蘭花意料之中的。

穆秀珍聽到了人聲，自樓上臥室門口，探頭大叫道：「方局長，高主任，你們是不是又來捉拿我？」

方局長和高翔的臉色十分尷尬。

「秀珍，你別頑皮，他們兩位是爲昨晚在距我們這裡不遠處，有一個人倒斃在路上而來的，我們離得如此近，竟還不知道有這件事呢！」

「是啊，」穆秀珍在樓上應着：「我們昨晚睡得十分好！」

她一面說，一面却又打了一個呵欠！

高翔也是十分機靈的人，他立即覺出穆秀珍是在說謊：她晚上並沒有睡好，如今也還睡眠不足。

但是高翔的頭腦，却還未曾靈敏到將穆秀珍睡眠不足一事和倒斃在路上的那個獨脚人聯繫起來。

主客雙方，都講着無關緊要的客套話，木蘭花假裝着不經意地問道：「這幾天，可有甚麼國際特務，在本市活動麼？」

「沒有，他們聽到穆小姐妳的大名，還敢在本市展開活動？」方局長儘情討好着木蘭花。

「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麼？例如德國法西斯份子的活動之類，有沒有新的情況？」

「咦，」高翔覺得奇怪：「穆小姐，妳爲甚麼會這樣問呢？」

「沒有甚麼，我祇不過隨便一問而已。」她站了起來，高翔和方局長兩人，也告辭出去。

在門口，木蘭花向他們招着手，送他們上了汽車。也就在這時，木蘭花又看到她家門前，有兩個神秘的人在逡巡。

木蘭花知道，一連串神秘的事件，並沒因爲獨脚人的死亡而結束。

木蘭花無法去想像事情的本身究竟如何。昨天晚上，穆秀珍以爲她睡着了，其實她是躺在床上，在靜靜地思索着。

她到目前爲止，對整件事情還是茫無頭緒，但是她却可以肯定幾點。

一、那個獨脚人是德國人，極可能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的近衛隊員——希特勒最親信的部隊，因爲納粹近衛隊員的手腕上，是刺着他們的番號的，那獨脚人的腕上，正有着這樣的痕跡。

二、那獨脚人知道一個計劃，那計劃的代號是「七一〇計劃」，大約與「火龍」一詞有關。獨脚人可能就是死在知道這一個計劃之上的。

而殺死獨脚人的人，並不是自她手中搶去紙片的人，因爲昨晚她留意到那檢去紙片的人腰際有槍，而獨脚人是死在毒針之下。

三、那獨脚人可能在蠻荒之處，渡過一段日子，要不然，他的皮膚不可能如此粗糙。

除了這三點之外，木蘭花別無所知。

她也不知道獨脚人來她門口窺視，究竟是爲了想得到甚麼。

獨脚人或許是想得到木蘭花的幫助，或許不是。還有那紙片上六個「人頭」單字，又是甚麼意思呢？

木蘭花的腦中亂成一團，她決定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受影響。這一天中午過後，她和穆秀珍兩人都出去了。

兩人回來的時候，已是傍晚時

份了，她們才一進鐵門，便覺出有些不對頭的地方，木蘭花急步衝進了客廳，她臉上立即現出了厭惡而又憤然的神色來。

大廳中所有的陳設，幾乎都被搬動過。

雖然一切都已儘可能地放回原來的地方，但是她們兩人還是一眼便可以看得出，所有的東西都被人家搬動過了。

穆秀珍罵了一聲，衝向樓上。

「蘭花姐，樓上也是一樣！」

木蘭花坐了下來。她的心中又多了一個疑問：爲甚麼有人要對她的住所進行徹底的搜索呢？

本來，像木蘭花那樣專與壞蛋作對的人，家中被神秘地搜索，這並不能算是奇怪的事情。但事情發生在如今這樣的時候，却使木蘭花覺得，這一連串的事情是有關係的。

「蘭花姐，我們不採取對策麼？」穆秀珍滿臉皆是怒容。

「我們根本不知道來搜索的是甚麼人，如何採取對策？」木蘭花的神情，像是十分疲乏：「看看可曾少了些甚麼？」

「我看過了，並沒有少甚麼。」

「那就算了，我們祇有等着，等着事情進一步的變化。」

「哼，等着，等着！」穆秀珍憤然地以拳搥打茶几，茶几上的一隻花瓶也被震到了地上。

木蘭花拾了起來放好，吹着口哨，上樓休息去了。

她心中並不輕鬆，而且還很緊張，因爲她知道，事情正在發展着，而且，越來越表示，事情和她有關係了，她上樓之後，檢查了一下，的確，甚麼東西也沒有失去。

她沉思了好一會，才和穆秀珍兩人吃了一些三文治當晚餐，晚餐之後，聽了一些古典音樂唱片，她們又一齊上床安息。

那是午夜一時正。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突然被一種蒼老的、沉重的笑聲所驚醒。

她們兩人一齊欠身坐了起來。穆秀珍伸手握住了木蘭花的手臂，那種笑聲，就在樓下的客廳中傳上來的，甚麼人會在半夜三更，來到她們的家中高笑呢？

她們兩人的心中都不禁駭然。

木蘭花一翻身，從枕頭下取出了她自己製造的彈子槍來，拉開了房門。

穆秀珍取了一隻電筒在手，按亮了電筒，那從客廳中傳來的笑聲，也突然停止。

「甚麼人？」穆秀珍大聲喝着。

客廳中十分寂靜，一點聲音也沒有。

木蘭花貼着牆，迅速地向前移動着，到了樓梯的扶手，向下躍去。

一落地之後，她立即躍到了一張沙發之後。

客廳中並沒有人。

她站了來道：「秀珍，下來吧，沒有人。」

穆秀珍走了下來，開着了燈，客廳中大放光明，的確沒有人。

木蘭花正在迅速地檢查着門、窗。門窗都好好地關着。

當她們打開房門的時候，那種笑聲清晰地傳進她們的耳中，但是這時，大廳中却沒有人，一個人也沒有，門窗都關着，剛才是甚麼人在發笑呢？

木蘭花的視線，緩緩地掃射着客廳，她要確定是不是有人躲在可以躲藏的地方。

「蘭花姐，你看！」穆秀珍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呼，手指着鋼琴——指着擺在鋼琴上的那個硬木雕刻的人頭。

木蘭花循她所指看去。

木蘭花也呆住了！

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她所看到的事實，却又不容她不信。

那隻木雕人頭，仍然擺在穆秀珍順手所放的老位置上，但是人頭的表情却已變了，它不再是愁眉苦臉，而是張大了口，在哈哈大笑。

「蘭花姐，」穆秀珍靠近了木蘭花一步，手仍指着那個木雕人頭：「是……它在笑。」

「秀珍，木頭人會笑麼？」

「可是……它已張大了口。」

木蘭花不禁也難回答。

穆秀珍買回來的六個人頭像，全是愁眉苦臉，閉着嘴的，在鋼琴上的一隻，也沒有例外，她在彈琴的時候，還曾經對之注視了很久，欣賞着那粗獷簡樸的線條，她記得極之清楚。

但是如今，那木頭人像却變得張大了口，而她們還曾聽到笑聲。

如果說，不是那木雕人頭在發笑，那麼，又有甚麼別的解釋呢？

「蘭花姐，我知道了，」穆秀珍一本正經地說道：「我知道，我買回來的那六個人頭，一定是古物，它們已成……」

穆秀珍講到這裡，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她並不是沒有知識的人，怎好意思說出木雕人頭「成精」這樣的話來呢？

「秀珍，」木蘭花拿起了那木雕人頭來，仔細地看着：「你看，這人頭是不是你買回來的那個，木質是一樣的麼？」

穆秀珍低頭看了看，搖頭道：「很像，但是却並不一樣。」

木蘭花哼地一聲，將人頭向地上一拋，道：「我們仔細地找一找，我可以肯定，我們一定可以找

出一隻小型的，用無線電控制的錄音機來。」

穆秀珍也漸漸地明白了，她現出恍然的神色。

她們在客廳中找了沒有多久，木蘭花便在一幅油畫的背後，找到了她預料中的那具錄音機。

可是木蘭花祇是取出來看了一看又放了回去。

「蘭花姐，甚麼人想嚇我們啊？」

「嚇我們？秀珍，妳又將事情看得太簡單了，這一切，可以說都是因妳而起的！」

「因我而起？」穆秀珍道：「我……甚麼事也沒做過啊。」

「你買回來了那六個木頭人頭，是麼？」

「是啊，那又有甚麼關係？」

「你可曾問過古董店老板，這六個木雕人頭是怎樣來的？」

「問過，他說是一個海員賣給他的。」

「一個海員……」木蘭花沉吟着。

「蘭花姐，你說事情是因我而起的，怎麼說到一半又不說了？」

「秀珍，你對釣魚有沒有興趣？」木蘭花問。

「釣魚？」穆秀珍大惑不解。

「我知道你心急，不會喜歡釣魚的，我知道，要魚兒上釣，最要緊的便是要有魚兒喜歡的釣餌！」

「唉，蘭花姐，妳……」

「我們要釣一條大魚！」木蘭花揚揚手，阻住了穆秀珍的話：「所用的餌，就是還有那五隻剩餘的木人頭，秀珍，你將那五隻人頭取出來。」

「那五隻木雕人頭……」穆秀珍十分為難：「被我拋到了閣樓儲物室的角落處，一時之間，哪裏找得出來。」

「秀珍，幸而妳將那五隻木人頭拋到了找不到的地方，要不然，我們也不能用它來釣大魚了，你快去找，找齊了之後，我來解答你心中的疑問。」

「眞的？」穆秀珍歡喜地問。

「當然。」

「我心中的疑問太多了，到時你可得一個一個地回答我！」

「是了，妳快去找吧！」

穆秀珍打着呵欠走了上去，木蘭花熄了客廳中的燈，坐在沙發上等着，過了約莫半個小時，她又聽得在那幅油畫後，傳出了一陣陣蒼老的笑聲來。

她的料斷沒有錯，笑聲是那具超小型的錄音機所發出來的。

她也料到了那具錄音機是甚麼時候佈置下來的，那當然是下午她們出去的時候，她也知道自己家中被人進行過徹底搜索的原因了，搜索者的目的，當然是那六隻木雕人頭。

但是搜索者當然料不到他們所需的東西，會被穆秀珍在一氣之下，拋到了廢物堆中。

但是搜索者却想了一個好辦法，他們換上了一隻木雕人頭，又安上了一具小型錄音機，在半夜三更，由遙程控制使錄音機發出笑聲來，那麼，便使人產生錯覺，以為是那木雕人頭在笑。

而這樣的結果，定然會使人去檢視其餘的五隻木雕人頭，那麼搜索者便有機會得到他們苦搜不得的東西了。

木蘭花冷笑着，她也已準備好了，用她的話來說，她準備「釣魚」，用那五隻木製人頭，去「釣」搜她家的人。

足足過了四十分鐘，穆秀珍才滿頭蛛網，滿面塵埃地走了下來，道：「好，總算找到了。」

木蘭花也沒有白費這段時間，她用五隻空牛奶瓶，包了舊報紙，成為五團看來和木雕人頭差不多的東西。在穆秀珍將五隻木雕人頭捧下樓梯來之後，她用一幅枱布，將那五隻木雕人頭包了起來，却將那五隻空牛奶瓶，放在穆秀珍的手上。

「這是甚麼東西？」

「你會演戲麼？秀珍。」

「唉，魚還沒有釣成，又要演戲了麼？」

「秀珍，」木蘭花笑着：「你捧着這五團東西，臉上要露出恐懼的樣子來，從後門走出去，將那五團東西拋到草叢中，口中還要喃喃地唸着：原來是成精的東西，嚇死人了，你明白了麼？」

「我明白了。」穆秀珍點着頭。

木蘭花四面一看，掀起了鋼琴蓋，將用枱布包住的五隻木雕人頭，放了進去。她知道那五隻木雕人頭一定有古怪，說不定其中蘊藏着一個極其驚人的大秘密。

她自然要對那五隻木雕人頭進行研究的，但現在她却先想去對付那擅自對她的住所進行搜索的人，鋼琴裏面是很妥當的藏物所在。

木蘭花走出院子，藉着一株金鳳樹樹影的掩遮，翻出了圍牆，繞過了圍牆，向前疾行了幾步，伏在草叢之中，一動不動。

她才伏下不久，便看到穆秀珍走了出來。

穆秀珍平時雖然歡喜胡鬧，但是遇上了正經事，她却絕不含糊，她捧着那五團物事，向外走了出來，口中喃喃作聲，臉上那種駭然的神情，第一流的演員也不過如此，木蘭花幾乎要鼓掌叫好。

穆秀珍依着木蘭花的吩咐，將

那五隻牛奶瓶拋入了草叢之中，又唸了兩遍木蘭花教她的「台詞」才又退了回去。

木蘭花仍在草叢中等着。

過了七八分鐘，祇見一個人，從一條小路上閃閃縮縮地走了過來。

還隔有十來碼，木蘭花便看到那個人的手中，持着一隻小型的無線電控制儀，肩上還掛着一具望遠鏡。木蘭花心中暗道：「保佑他沒有看到我，祇看到秀珍才好！」

那人漸漸地向木蘭花接近，到了離木蘭花祇有三碼處，才停了下來，四面張望了一下。

他顯然沒有發現木蘭花。

那人張望了一下之後，便開始在草叢中尋找起來，不一會，便給他找到了第一隻空奶瓶。木蘭花一直在耐着性子打量他，祇見那人看來像是一個日本人，穿的却又是一套唐裝衫褲，他大約有四十左右年紀，鷹鼻高顴，一看便知道是一個十分陰險的人物。

木蘭花直等到那人撿起了第一隻空奶瓶，臉上的神情一變，像是已知道被人家戲弄之際，她才陡地從草叢中站了起來。

「舉手，別動，你是沒有機會反抗的！」木蘭花冷冷地喝着。

那人猛地一震，伸手向左腰。

但是木蘭花又疾喝道：「別動！」

那人的右手，離他腰際的槍祇不過半尺，但是他終於不敢再動，他舉起了手來。木蘭花踏前兩步，將他腰際的槍取了下來。

那是一柄威力十分大的德國製軍用手槍，這種手槍的產量很少，外間不很常見，希特勒曾親自定名為「勇者之槍」，他也曾頒贈給他的近衛隊員，每人一柄。

木蘭花本就疑心事情和納粹的近衛隊員有關，如今又多一個證明了。

「朋友，從你的設計看來，你不失為一個聰明人。如果你眞是一個聰明人的話，那麼應該知道，這時最好是順從我，我要和你們一次詳談。」

「沒有甚麼好談的。」那人以不十分純正的中國話回答着木蘭花。

「當然的，請你走在前面，別想反抗。」木蘭花揚了揚手中的「勇者之槍」，她並且熟練地扳開了槍上的保險掣。

那人臉上變了變色，向着木蘭花指的方向走去，木蘭花跟在他的後面。

就在他們兩人一先一後來到了後門口的時候，突然生了變故！

在木蘭花的控制下，那人本來是絕對沒有逃走的機會的，但是就在此際，穆秀珍的一下尖叫聲却從屋內傳了出來。

緊接着，屋內發出了「砰」地一聲巨響，又是一下十分響亮的玻璃碎裂聲和穆秀珍的另一下叫聲。這一切，都是接連而至的。木蘭花陡地一呆，叫道：「秀珍！」

木蘭花一面叫，一面向前跨出了一步，那人的身子突然一側，斜着身子，便向木蘭花撞了過來。木蘭花舉起手中的「勇者之槍」，順手向那人的頭頂敲了下去。

她知道屋中生了變故，無暇再與那人交纏，祇想將那人擊昏了再說。

可是她却未曾想到，她槍柄敲下去，那人的身子陡地一仰，手伸處，已抓住了木蘭花的手腕，木蘭花還未及對付之時，身子已被那人疾摔了出去。

那一摔，剛好將木蘭花摔進了後門，到了廚房之中。木蘭花在半空中一挺身，着地之後打了一個滾，人便站了起來。她手中的「勇者之槍」仍未曾被那人奪去，但當她回頭看去，那人却已不見了。

木蘭花當然知道那人剛才的一摔，是柔道上極高等的功夫，她一則是猝不及防，二則是聽到了穆秀珍的驚呼聲，急於要去看個究竟，所以才着了道兒。她呆了極短的時間，立即向客廳之中奔去，她還未亮燈，便看到穆秀珍的身子半倚在鋼琴上，隨時可以跌倒在地。

木蘭花奔過去，將她扶了起來，穆秀珍並沒有死，祇不過暈了過去，木蘭花將她扶到了沙發上，開亮了燈，穆秀珍已喘着氣醒了過來。

「蘭花姐，」她氣急敗壞地說：「人……一個人……將那五個木雕人頭取走了。」

木蘭花的心向下一沉。她未曾「釣」到魚，反倒失去了「餌」，這是嚴重的失敗！

「是甚麼樣的人，你看清楚了沒有？」

「我一回來，」穆秀珍伸手按着額角，她額角上腫起了一大塊，那當然就是她昏過去的原因，「在廚房停了片刻，便來到了客廳中，我一眼就看到有人在鋼琴旁，我大聲叫了起來，向他撲了過去，那人踢翻了鋼琴櫈，撞在我的額上，他打碎了窗，跳出去走了。」

「你有沒有看清他的模樣？」

「沒有，祇不過……那人身形高大，看來像是那天晚上，搶你手中紙片的人。」

木蘭花來回地踱着，她在被打碎了的玻璃窗前站立了片刻，細心地觀察着，忽然彎腰，在地上拾了一盒火柴來。火柴上印着：天香大酒店。

天香大酒店是第一流的酒店，這隻火柴盒跌在窗外，當然是那人

臨走時太匆忙，從他袋中跌出來的，也可以說是一個極佳的線索。

但是，當木蘭花想到她對她要找的人，所知的祇是身形高大這一點的時候，她又不禁苦笑起來。

「蘭花姐，我們怎麼好？」

「你去睡覺。」木蘭花答得很乾脆。

「你呢？」

「我去找人。」木蘭花上樓去，換了衣服，帶了必需的工具，又走下樓來。

「蘭花姐，我和你一齊去。」

「不，我去後，可能還有人要來，那你就毫不客氣地用我們自製的痳醉槍射他，令他昏迷不醒，我盡可能在天亮之前回來。」

穆秀珍點了點頭，目送着木蘭花出了門，木蘭花的汽車駛去後，她取出了裝有痳醉劑的「水槍」，熄了燈，坐在黑暗之中，睜大了眼睛等着。開始的時候，她精神奕奕，過了半小時，她開始打呵欠了。

又過了半小時，她雙眼慢慢地合攏。到了午夜之時，那是人最渴睡的時候，穆秀珍再也敵不過睡意，她側着頭睡着了。

在她睡着之後不久，一個人影，在她們住所的牆邊出現，慢慢地沿着牆，來到了那個破碎的玻璃窗口，那是一個十分高大的人影，但因爲正是午夜，所以看不清他的臉容。

那人穿的像是工裝褲，在褲上有着許多袋子，都裝滿了夜行人必備的工具。

那人在窗外停了片刻，探頭向窗內望來。他看到了穆秀珍，也看出穆秀珍已經睡着了，他打亮了小電筒，在窗子周圍找着，像是他在這裏失落了甚麼重要的東西。他找了有十分鐘，顯然沒有發現，又站直了身子，側着頭想了一會，又迅速地離了開去，奔出了三十來碼，從草叢中，扶起了一輛電單車來，在電單車的車後，綁住一個布包，布包是一塊方格的枱布包成的。那人跨上了電單車，電單車發出了響亮的「拍拍」聲，向前馳出。

那一陣「拍拍」聲，倒將穆秀珍驚醒了，她猛地挺起身子來，四面一看。「沒有人！」她自言自語，打了一個呵欠，又睡着了。

木蘭花馳着車子，向市區而去，她的目的地便是天香酒店。

天香酒店的正門，是富麗堂皇的，雖在午夜，照樣燈火通明。但是有富麗堂皇的正門的地方，往往也同時有一個十分污穢，見不得人的後門。

天香酒店也不例外。

木蘭花將車子泊在離酒店的後門不遠處的一條橫街上，她踱到了酒店的後門張望了一下，趁人不注意，一側身，便走了進去。她進去之後，立即找到了樓梯，她向上走不了兩層，來到了裝飾華麗的走廊中。她知道，在大酒店中，每一層都有侍者的休息室的。如今是深夜，侍者可能正在打瞌睡。

她沿着走廊輕輕地走着，到了走廊的盡頭，才去推一扇門，那扇門應手而開，果然是一間侍者休息室，裏面沒有人。

木蘭花拉開房中的衣櫃，櫃中掛着幾套侍者的衣服，她取了其中的一套，迅速地穿了起來，她已經成了一個侍者。

她來到了電梯前，乘着電梯，到了頂層。

天香酒店一共有一百多間房間，木蘭花準備一間一間地去問，去探索。

這看來是一個十分愚笨的辦法，但實際上却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木蘭花並不需要叩開所有房間的房門，她祇消去叩還有燈光或是人聲的房門就夠了。

在深夜，這樣的房間是不會太多的。

頂層是六樓，她發現有四間房間，門縫下還有燈光透出來。她敲門，等到有人應門時，她便問道：「是你們叫侍者麼？」然後，她又用精銳的眼光去打量房中的一切情形。

當然，住客的回答是「沒有」，她就道歉，退出。據她的觀察，那些房間中，全是初到東方的歐美遊客，並沒有她要找的人。

木蘭花耐着性子，一層一層地向下找去，但是直到二樓，她都沒有找到她所要找的人。她嘆了一口氣，看了看手錶，足足用去了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而毫無收穫，這使得木蘭花沮喪。她覺得這次與之交手的對手，絕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但木蘭花祇是略感沮喪而已，她絕不灰心。

她仍從後門溜了出去，將侍者的衣服脫在小巷中，駕車回去。

她一面駕着車，一面仍在沉思着。那盒火柴，當然有可能是那人不小心落下來的，但如果是他故意留下，引自己走入歧途的呢？

如果眞是那樣的話，那麼這個對手的難以對付處，遠在自己想像之上了。

木蘭花的腦中十分混亂，本來她已發現了事情和那個木雕人頭有關，她雖然失去了一個，但在剩餘的五隻上，還可以發現不少問題，可是如今，那五隻木雕人頭却失去了。

而她曾經俘擄了一個和事情有關的人，本來是一定可以在那人的

口中套出許多話來的，但是那個人却又逃脫了。

木蘭花覺得自己在一片迷霧之中，她看不到敵人，但敵人却可以看到她，這對她來說，當然是十分不利的一件事。

她的車子駛得十分快，很快地便出了市區，也就在這時，她對面，一輛電單車以極高的速度，駛了過來。木蘭花聽到了那輛電單車所發出來的聲音，便不禁心中一動抬起頭來。

那是雙汽管，700CC，性能極佳的英國電單車，她一聽便可以聽得出那種沉重的摩托車。而她也記得，那個搶了她半片紙片的人，所駕駛的也正是這一類型的電單車！她轉頭向左，一輛電單車在她的汽車之旁，飛也似地掠過。

由於雙方都在高速前進，兩輛車子交錯而過的時間，可能不到十分之一秒，木蘭花並未能看清楚電單車上的人是甚麼模樣的，但是，在那一瞥之間，她却看到了電單車後面的那塊方格枱布。淺紫色的格子，那正是木蘭花最喜歡的顏色。

而那塊枱布，正是木蘭花用來包那五隻木雕人頭的！這正可以說得上「冤家路窄」了！

木蘭花陡地踩下刹車掣，她的車子，發出了極其難聽的「吱」地一聲響，車胎和路面磨擦，甚至發出了難聞的橡皮臭。

而正因爲她的車子是在高速行車中，突然停下來的，所以車身在路面打起轉來。而那正是木蘭花所需要的，車子轉着，等到車頭向着那輛電單車的方向時，木蘭花踩下油門，她的車子，以接近一百咪的高速，向前箭也似地射了出去。

她的雙眼緊緊地盯着前面。

三分鐘後，那輛電單車已在她的視線中出現了，木蘭花使車速增加到一百二十咪。在那樣彎曲的公路，以這樣的高速來行車，那是一件極之危險的事情。但木蘭花在這時候，却不知道甚麼叫危險，她所知道的，祇是要把握這一個機會，不讓那輛電單車失去了踪跡！

她的車子，在那輛電單車之旁掠過，她又作緊急刹車，車子在轉了幾轉之後，打橫在路上停了下來，那輛電單車恰好趕到，也停了下來。木蘭花打開車門一躍而出。可是她一出車子，便聽得一個冷冷的聲音道：「請你舉起手來。」

木蘭花陡地一怔，抬起頭來。那人仍跨在電單車上，一手却持着手槍。

木蘭花直到這時，才看清那人是一個三十五六左右的瘦漢子，他的眼睛中，有着鐵一般堅定的神采，一看便知道他是一個歐洲人。

（未完・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彎月刀



上文提要： 替沙成山老婆接生的夫妻倆竟然是秦百年的暗樁，結果沙成山到方家集買篷車之際妻兒被人擄走了，而貝海濤與其師「太極老人」晁千里又等着他交手，無奈之下，沙成山祇好接戰，幸虧練了「雙星伴月」……沙成山受了重傷，方小雲輸內力替他療傷……「西陲二十四騎」已投靠「虎躍山莊」，來找方捕頭……

收買人心控生死　再訂計劃殺鏢客

是的，「鐵脚寡婦」孔二娘率領的二十三名大漢，在與「二閻王」沙成山的一次拚殺中死傷八人，半年多來，孔二娘又在邊疆一帶精挑細選的湊足原數。

就在過年不久，孔二娘收到了「武林老爺」秦百年贈送的半部「百竅神功秘笈」，更收下秦百年所贈萬兩銀子。孔二娘是感情用事的人，立刻答應爲「虎躍山莊」效忠！

秦百年有了這支鐵騎效忠，便立刻通知重傷初癒的「飛龍」江厚生，依照原計劃，先派人收拾沙成山，然後再按預定計劃起事！

此刻，孔二娘便是攜帶着秦百年的信函來到方家莊，常友仁領着孔二娘等進入前院的正廳上，方寬厚已匆匆迎出來！

孔二娘望着灰白鬍子的方寬厚，道：「你就是從項城衙門退職的方捕頭？」

點點頭，方寬厚抱拳笑道：「正是老朽，各位快請坐！」說完便對常友仁吩咐：「命廚上快備酒菜！」

常友仁着人先送上茶水，便立刻轉向後院！

孔二娘四下裡看了一眼，冷冷的道：「你能離開衙門過着如此安逸日子，倒是令人十分羨慕了！」

乾乾的一笑，方寬厚道：「還不都是秦老爺子以德報怨的厚愛！」

孔二娘道：「知恩要回報，這是我輩江湖人應有的作風，方老以爲如何？」

方寬厚忙又笑道：「當然，當然，即使無回報，心中也常存一份敬意！」

孔二娘伸手入懷，取出一份信函，道：「這是秦莊主命我送來的，你收下！」

恭敬的雙手接過信函，方寬厚正要拆閱，孔二娘忙攔住，道：「等等！」

一楞，方寬厚道：「爲甚麼？」

孔二娘道：「是秦莊主交代，一定要在身邊無人的時候再拆看此信！」

聞言，心中驚異，方寬厚忙把信收入懷中，便在這時候，祇見方小雲臉色灰慘慘的走進來！

方寬厚大吃一驚，急忙上前扶住，道：「小雲，妳去甚麼地方了？怎麼如此模樣？」

方寬厚立刻對方小雲道：「她是妳女兒？」

方寬厚立刻對方小雲道：「快上前見見孔當家的！」

方小雲無力的對孔二娘一禮，便搖搖擺擺的往後屋走去！

孔二娘道：「你女兒好像大病在身，方捕頭，你該去瞧瞧，我們歇過以後自會上路！」

方寬厚並不擔心女兒方小雲，却急於要看懷中的信函，他實在猜不透秦百年對他有甚麼企圖！

起身告退，方寬厚命常總管好生招待，自己便匆匆的轉入後廳！

方寬厚進入自己書房內，燈光下他展開秦百年的信函，祇看了一半，已是滿臉煞白，心跳猶似小鹿在撞！

等到他艱苦的看完書信，已是滿頭大汗，怔怔忡忡的張着大嘴巴說不出話來！

便在這時候，祇見方小雲一頭撞進來，方寬厚急急忙忙的把信塞入懷裡，叱道：「小雲，怎麼不敲門就進來了？」

方小雲道：「爹，秦百年給你的信？」

不料方寬厚立刻不悅的道：「不用多問了，這不關妳的事，以後也少提這事！」

方小雲深深的嘆口氣，道：「爹，果然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們想過太平日子也難。」

方寬厚搖搖頭，道：「孩子，妳這話是何意？難道妳看到『西陲二十四鐵騎』上到我家門就引發此可悲想法？」

「難道不是？」方小雲指着方寬厚的懷裡，又道：「那封信一定十分重要，是吧？」

方寬厚沉聲道：「不用多問，快去歇息吧，妳看來眞的要大病一場了！」

方小雲緩緩的道：「女兒沒有病，祇是全身無力，歇上一天就會好了！」

「去吧，爹要靜一靜！」

「我回房裡了，爹，不論發生甚麼大事，女兒都會站在你一邊的！」

方小雲走出了書房，淸楚的聞得方寬厚一聲怨嘆！

於是，半個時辰之後，孔二娘便率領着她的人馬連夜便往湘江馳去！

顯然，孔二娘是找上「無憂門」去的。

因爲孔二娘曾對常總管提過，他們要連夜趕往湘江，當然是執行秦百年所交付的任務！

「西陲二十四鐵騎」眞成了「虎躍山莊」的死士，這眞是令人無法相信的事情！

然而，這世上有多少令人無法相信的事在不斷的發生，隨時隨地不難發覺！

就如同方寬厚，他怎會想到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中了別人的圈套？要老命，就不能讓第二個人知道，甚至自己的老婆女兒也不例外！

方寬厚幾乎落淚的又展開信函看了一遍，這才湊近燈上把信函燒掉，怔怔的坐在燈下不言不語！

時光會帶走一切，不論是歡樂或痛苦，都會隨着時光的流逝而消失！

方小雲歇了一天，她的身子好多了！

這晚二更不到，方小雲又悄悄的走出莊後，繞上槐樹坡頂，來到了瀑布邊，她小心的四下瞧看，然後錯身躍過突崖，便往洞中走去。

洞中，沙成山正閉目運功，方小雲輕悄悄的坐在沙成山對面不言不語！

「方姑娘，妳來了？」

「是的，我又來了，沙大俠，你今天看來好多了。」

沙成山一聲嘆，道：「這都是姑娘所賜，我已恢復八成功力了。」

方小雲替沙成山擺上吃的東西，道：「該吃些東西了，沙大俠！」

忽聞沙成山全身骨節脆響，宛似一串爆炸的小鞭炮，方小雲驚異的睜着大眼睛！

沙成山便在一陣鬆動中靜下來，已是滿面汗水。

接過吃的，沙成山望向方小雲，道：「方姑娘，謝謝！」

方小雲移動身子貼近沙成山，道：「這話應該由我來說，沙大俠，此刻便是把……把身子交給你……我……也是甘心情願的。」

一怔，沙成山道：「怕要辜負方姑娘了！」

「是的，我很清楚，因爲你是一位君子，用情專一，我很羨慕丘姑娘！」

提到蘭兒，沙成山全身一震，他放下手中吃的，澀澀的道：「看來我沙成山連個老婆都保護不了！」

方小雲低聲道：「我會替沙大俠打探丘姐姐母子下落，沙大俠，祇要一有消息，我會立刻來告訴你。」

「謝謝！」沙成山右掌撫着方小雲肩頭，道：「我很擔心她母子的安危，然而，我又不知從何處下手。」

方小雲緩緩把臉貼上沙成山胸前，道：「江湖上有太多的不幸，萬一……萬一……」

沙成山臉色酷寒的道：「沒有萬一，如果有人敢於傷害她母子二人，我沙成山必會痛下殺手。」

方小雲低聲道：「別忘了，還有個方小雲在等着你，沙……沙大……哥！」

沙成山托起方小雲下巴，重重的道：「方姑娘，千萬別這樣，妳知道我心中此刻有多亂？如果妳眞關心我，愛我，就幫着我打探丘蘭兒母子的下落吧！」

方小雲臉色紅潤，口角潮濕，她微閉起雙目，道：「當然，我會盡一切可能爲你打探丘姑娘下落，因爲她是在方家集失踪的！」

沙成山使力摟住方小雲，道：「方姑娘，沙成山從心裡感激妳！」

方小雲雙手摟住沙成山，道：「沙……大……哥……」

突然，沙成山低聲道：「不好，有人闖進來了！」

方小雲驚異的道：「會是誰？」「噗」的一口吹熄了燈，沙成山左手摟住方小雲纖腰，立刻閃身到洞內一塊大岩石後面。

便在這時候，從瀑布進口處射來一線燈光……

燈光拖曳着一條長長人影，緩緩的走過來，直待那黑影到了洞中央，方小雲驚異的道：「是我爹！」

沙成山點點頭，却見方寬厚伸手在吹熄的燈上摸了一下，才沉聲道：「是小雲嗎？妳出來。」

方小雲緩緩轉出來，道：「爹，你老怎麼也來了？」

方寬厚冷冷道：「就你一個人？」

方小雲道：「是的，就我一個人在此地。」

冷冷地，方寬厚道：「小雲，妳尚未出閣門，就開始瞞着爹了？這地上的東西我會看不出來？」

方小雲道：「爹多心了！」

方寬厚遙望向洞裡面，道：「是要爹去找？」

他一頓又道：「昨晚祇因來了『西陲二十四鐵騎』的人，爹才沒有詳細問妳，今夜妳又悄悄出來，我猜妳必有隱秘，果然被我料中，他是誰？」

方小雲未開口，她不能說，因爲沙成山叫她不要對任何人提起此事。

然而，就在方小雲猶豫的時候，洞中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道：「方捕頭，別來無恙？」

是的，沙成山緩緩的走出來……

灰鬚一抖，方寬厚立刻上前，道：「怎麼，原來是沙大俠在此，方寬厚失敬了！」

他回頭怒視女兒方小雲，叱道：「怎好把沙大俠留在洞中？爲何不把沙大俠請回莊上？難道妳忘了，沙大俠是我們一家救命恩人呀！」

笑笑，沙成山道：「是沙某不便露面，方捕頭多多包涵一二！」

方寬厚道：「這是甚麼話，難道到了我莊上，還有不進莊之理？沙大俠，如此傳出去，方寬厚何以爲人？」

方小雲忙上前，道：「沙大哥，我爹一片眞情，就隨我們進莊去住吧！」

沙成山道：「不，此刻我絕不能輕易出去，賢父女的盛情，我沙成山心領了，祇要賢父女替在下保密，再有三幾日我便全好了。」

方寬厚臉色一緊，道：「沙大俠受了傷？」

方小雲立刻回道：「而且傷得不輕，今夜女兒來，除了替沙大俠送吃的，還是替他把衣衫補好……」

方寬厚立刻叱道：「何用補衣服，馬上回莊去取一件新的送過來！」

沙成山對於方寬厚的表現，深覺過意不去，雖然他十分清楚方寬厚反覆無常，且曾在井口對他施以偷襲。

但自己在此困境之下，方寬厚有此表現，也算差强人意了。

沙成山淡然一笑，道：「方捕頭的盛情，沙成山心領了，千萬記住，別把我的隱身之地告訴任何人。」

方寬厚道：「那是當然。」

他一頓又道：「沙大俠，是誰傷得了你的？」

「東海太極老人晁千里與他的門下貝海濤二人！」他淡淡的又道：「雖是一場搏殺，却能化解雙方恩怨，也是値得的了。」

方寬厚當然不明白沙成山話中含意，他祇關心沙成山能在此洞住幾天。

笑笑，方寬厚道：「如此，沙大俠準備在此住幾日？」

沙成山道：「三五日吧，方捕頭的意思……」

「總得讓小雲在此侍候你的起居，沙大俠，萬望不可推辭！」

方小雲甜甜的笑道：「爹，我會的，沙大俠並未拒絕我的服侍，爹盡管放心回去吧！」

方寬厚指着女兒，道：「妳給爲父的聽明白，除了替沙大俠送來新衫之外，一應吃的也要拿最可口的。記住，沙大俠的傷未完全復原之前，絕不能讓沙大俠輕易離去。」

方小雲又是一聲笑，道：「爹放心，我會好生侍候沙大俠的。」

沙成山想不到方寬厚會變得如此關懷自己，感激之餘，便笑道：「眞多謝！」

於是，方寬厚端起地上油燈走到洞口，方小雲跟在後面，她要回去替沙成山取一件合身的新衫來。

沙成山木然的望着走去的方氏父女二人，心中萬千感慨，不由得嘆口氣，道：「這就是江湖！」

沙成山坐下來，他伸出右臂臉現愉快的自語道：「自己本來無法想通的『銀鍊彎月』第三式——『雙星伴月』，想不到會在『太極老人』

晁千里與『冷面豹』貝海濤兩大高手聯合搏鬥中，抖然間使展出來，眞是意料不到的事情。」

爲了試探背上傷處是否已快復原，沙成山抖手撒出一片銀芒，便在油燈幾乎被刄鋒削滅中，他奮力又施出那招「雙星伴月」。

但見「咻」聲起自極光之中，宛似出現兩盞銀燈在空中交織盤舞。

胸口刀傷不痛，背上隱隱痲木，沙成山知道尚須以內功心法加以療治，單靠藥物是難以及早恢復。

於是，他收住「銀鍊彎月」，立刻靜下心來默默運起內功，轉眼便滿頭汗水下滴。

感覺中，有人在替自己拭汗水，沙成山睜開眼睛，見是方小雲，笑笑，道：「怎麼又回來了？」

方小雲道：「你忘了？我是替你拿衣裳來的。」說着便把一件天藍色緞子夾袍披在沙成山的身上。

沙成山忽然臉色一緊，他想着：如果是丘蘭兒，那該有多麼好？祇可惜……

方小雲一旁坐下來，低聲道：「沙大哥，你一定又在想丘姑娘了吧？」

「是的，我不能不想她母子二人，不知現在她母子在甚麼地方……唉！」

方小雲怔怔的道：「明天，我便派人四出打探，也許……也許會很快的知道！」

沙成山道：「我不敢奢想，但我却心中有數，方姑娘，我會找到她母子的。」

就在方小雲關懷備至，小心侍候下，沙成山除了背上的傷尚未痊癒，他已可以施展身法躍高竄低。

這天夜裏二更天，方小雲正在洞中陪着沙成山吃飯，忽聞得洞外面有人吼叫：「沙成山，快出來受死！」

露出驚異的目光，沙成山望向方小雲。

方小雲急急的道：「方大哥別動，我潛過去看看。」

洞外面又傳來怒罵，道：「沙成山，你的死期到了，還不快滾出來受死？」

沙成山重重的道：「是江厚生，龍騰山莊的莊主，『飛龍』江厚生。」

方小雲已走出五丈遠，聞言回頭驚道：「他們怎麼會找來此地？」

此刻，沙成山淡淡的道：「其實此洞早已不成秘密，至少無憂門的人就知道此洞。」

沙成山的話甫落，洞外面又吼叫，道：「沙成山，你在裡面裝熊？」

便在這時候，方小雲匆匆的走回來。

她用力抱住要衝出洞的沙成山，急急低聲道：「沙大哥，千萬去不得，快，快退回去！」

沙成山重重的道：「方姑娘，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我沙成山不聽叫罵！」

方小雲急急指向洞口，道：「沒有等你走出洞口，你便會被一排强弩射落瀑布了！」

一楞，沙成山道：「方姑娘，洞外還有別人？」

方小雲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月光下我順着暗影爬過去，豈止是五名弓箭手，另外尚有兩個持巨斧大漢分別守在突崖上方，祇有個瘦高錦袍大漢站在正面吼叫！」

沙成山挫着鋼牙，沉聲道：「也好，我不出洞，且等姓江的老匹夫進來決一高下！」

方小雲搖頭，道：「不，姓江的絕對不會進來，也許……也許他會另想他法，逼你出洞！」

沙成山道：「逼我走出洞去？」

「是的，逼你出洞，例如，他會堵住洞口放把火，或者放入毒煙……」

沙成山冷冷道：「欲其坐以待斃，何如放手一搏？方姑娘，妳且退後，我自有出洞方法！」

沙成山低頭抓起一件舊大衫便往洞口走，方小雲忙拉住，急急的道：「沙大哥，難道忘了我家後院的水井？」

一語提醒沙成山，方小雲已拖着沙成山往山洞另一端走去，洞外面隱隱傳來怒罵聲！

方小雲會經從水井下面潛過，她很快的把沙成山帶到洞底，果見一片清水阻住去路，方小雲道：「沙大哥，到我莊內躲起來，江厚生該不會搜我們莊子吧？」

不料沙成山冷冷的道：「方姑娘，我們先潛出去再說，此地已不宜久留！」

楞然仰視着沙成山，方小雲道：「沙大哥的意思是要離開方家集？」

點點頭，沙成山道：「而且必須立刻走！」

方小雲道：「沙大哥身上的傷……」

一聲苦笑，沙成山道：「我自己會照顧！」

他按住方小雲肩頭，又道：「謝謝妳這些天來的關懷，方姑娘，讓我們出去以後彼此保重！」

方小雲點點頭，道：「沙大哥決定的事情必然有理由，我就不强留你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既然如此說，方姑娘，我請妳辦一件事情！」

方小雲道：「沙大哥，別說辦

一件事情，便是叫我跟你走，我也毫不遲疑！」

沙成山雙目烱烱，沉重的道：「我請妳替我監視一個人，這個人的一舉一動，也祇有妳最容易監視！」

方小雲怔怔的道：「誰？」

「妳爹！」沙成山雙目直逼方小雲！

「我爹？沙大哥，你懷疑我爹？」

沙成山道：「此情此景，我會懷疑任何人，方姑娘，如果剛才妳也鼓勵我從前面洞中衝出去，連妳我也會懷疑，現在，證明妳對我是眞心的！」

到了這時候，方小雲才明白，沙成山果然心細，她不由得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你，監視我爹，但希望你仍然會看在我的眞情份上……我是說……萬一……萬一是我爹走漏消息……的話！」

沙成山咬咬牙，道：「再說吧，希望不是他！」

於是，沙成山與方小雲雙雙潛入水中，很快便浮到井面。

方小雲示意沙成山稍待，自己便首先攀上井口，所幸此時已近二更，後院果然沒有人在！

方小雲低頭對井中沙成山道：「上來吧，沙大哥，上面沒有人！」

沙成山雙臂奮力一張，忍着背痛落在井口邊，他祇是往四下裡看了一眼，便抱拳對方小雲道：「方姑娘，我們後會有期！」

方小雲急叫道：「沙大哥，容我取件乾衣來給你換穿！」

搖搖頭，沙成山已躍上高圍牆，他未開口，一身水漬滴得宛如落湯雞，轉眼便消失在黑暗中！

方小雲黯然神傷，心中在想：如果沒有丘蘭兒，這次機會她就能抓緊沙成山的心，祇可惜……

方小雲幽幽的走回房去了！

此刻，瀑布前面，「飛龍」江厚生已狂怒的吩咐兩名持巨斧大漢道：「給我殺進去！」

但聞兩個粗壯高大怒漢，各自雙手握斧，併肩緩緩往洞中走去，兩支松枝火把在前面照着。

其中一名大漢嘿嘿怪叫道：「沙成山，二閻王，我們『洞庭雙煞』來侍候你了，你怎麼像個縮頭烏龜，他娘的，這那會是傳言中的『二閻王』沙成山嘛！」

火把劈啪聲，加上足下碎石聲，兩個巨漢齜牙咧嘴的往洞中走着！

洞外面，「飛龍」江厚生忿怒的叫道：「石大魁、汪爲仁，你們兜上姓沙的嗎？」

洞中傳來一聲吼，道：「莊主，洞中確實有人住過，但却不見姓沙的人影子！」

洞口，江厚生沉聲道：「給我仔細的搜！」

洞中聲音已見微弱，江厚生立刻道：「走，我們都進去，我不相信沙成山這個王八蛋會土遁！」

五名大漢立刻隨着江厚生也衝入洞中！

一行走得很快，三支火把分成前中後，照得洞中十分明亮！

江厚生很快的便追上「洞庭雙煞」二人，他怒叱道：「這洞往下坡斜，一定有出口，你二人這麼慢，人早就逃掉了！」

汪爲仁冷沉的道：「莊主，怕姓沙的早逃了！」

一行直追到一片水泉邊，已是到了盡頭，江厚生立刻忿怒的吼道：「好個方寬厚，他眞的不想活了！」

其中一個手持弓拏的漢子，道：「莊主，可要把姓方的找來？」

江厚生手一揮，道：「走，找姓方的去！」

其中一名大漢匆匆往洞外面走去，口中沉聲道：「莊主，屬下去找他出來！」

就在火把照耀下，一行又退出山洞來。

江厚生當先往槐樹坡上走去。

在江厚生的身後面，「洞庭雙煞」緊緊的跟在兩邊！

此刻火把已熄，月光下江厚生一行到了山坡上，迎面已見兩團人影往坡上撲過來！

站定身子，江厚生金剛怒目的直視着來人！

不錯，兩個來人中，方寬厚已當先到了江厚生身前，不料方寬厚尚未開口，江厚生一掌打得方寬厚口吐鮮血。

江厚生冷叱道：「人呢？你說他在洞中，人呢？」

也許這一掌把方寬厚打醒過來，他猛然驚叫，道：「糟了，倒是忘了那山洞另有出口……」

江厚生忿怒的又是一掌，打得方寬厚當場吐出兩顆大牙，沉喝道：「可惡，爲何不早說？」

勉強站定身子，方寬厚道：「那山洞的另一通口是在水潭中，我想不到姓沙的也會知道那個出口，所以我未曾向江老莊主提起，這……這也是百密一疏，是方某的不是，不過……」

方寬厚怒道：「這麼大好的機會，就這麼輕易叫姓沙的逃走，可惡！」

方寬厚絕對想不到是他女兒方小雲帶的路，即使他猜到是方小雲放走沙成山，這時候他也不敢說出來！

方寬厚忙厚顏趨前，道：「江老莊主，沙成山爲了自己妻兒在方

家集失踪之事，他絕對不會輕易離去，依方某的看法，江老莊主且在我莊上稍作盤桓，姓沙的行踪由方某派人去探，如何？」

江厚生重重的哼道：「你應該比我清楚，姓沙的心狠手辣，心細如絲，他會再上你的圈套？哼！」

江厚生手一揮，立刻率領着他的人往方家集方向走去！

槐樹坡上面，方寬厚撫摸着腫脹的臉，忿忿的道：「一定是這個丫頭壞了我的大事，可惡！」

就在方寬厚正欲往莊內走去，迎面，暗影中轉出一個人來，這人一副病懨懨的樣子，口中深長的嘆了一口氣：「唉！」

方寬厚幾乎驚昏過去，他期期艾艾的道：「你……你……你怎麼還……在……」

是的，沙成山從一棵大樹上面躍下來，繞道攔住了方寬厚的去路。

那棵大樹對他最是熟悉，因爲他曾同「毒蜘蛛」柳仙兒二人在那棵大樹上面相處了不少夜晚！

冷冷的，沙成山道：「方老捕頭，你太令沙某失望了！」

方寬厚驚異的道：「我們的話你都聽到了？」

沙成山冷冷的道：「包括你挨的兩個耳刮子，沙某也清楚的看到了！」

方寬厚嘆口氣，道：「沙大俠，方寬厚眞的到了生不如死的時候了！」

沙成山嘿嘿冷哼，道：「方老捕頭，你少來，沙成山再也不會相信你的話了！」

方寬厚道：「是的，你有太多理由不相信我的話，但你可知道甚麼叫『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意思？這種令人生不如死的滋味，方某此刻便是這樣！」

沙成山見方寬厚挨打，連還手也不敢，當知他這幾句話一定是實情，遂冷冷的道：「今晚且讓你說出眞正原因，否則，你死定了！」

一聲苦兮兮的嘆氣，方寬厚道：「我有不能爲人道的苦衷，你就是手刃了我，我也是不能說出來！」

沙成山憤怒的道：「那麼，你就死吧！」話聲中，他右手食中二指併起，便往方寬厚點去！

怎料方寬厚果然視死如歸，不閃不躲，緩緩閉起雙目，彷彿毫不吃驚的模樣！

於是，沙成山的指頭落在方寬厚的太陽穴上不即催動眞力下去，就在這時候，黑暗中，一團黑影撲過來，口中尖聲，道：「沙大哥，手下留情！」

方寬厚猛然睜開眼睛，見女兒方小雲飛一般的撲過來，便不由得沉聲道：「妳來幹甚麼？」

沙成山見方小雲趕來，收起金剛指後退一步，道：「方姑娘，妳怎麼會有這麼一位善惡不分是非不辨的父親？哼，原來眞是他暗中通知龍騰山莊的江厚生，爲甚麼？他爲甚麼要這麼做？」

方小雲驚楞的道：「爹，眞的是你暗中把沙大俠的行踪告知江莊主的？」

沉重的點點頭，方寬厚道：「不錯！」

方小雲臉色都變了，她實在不敢相信會是自己爹幹下這種事，尖聲叫道：「爲甚麼？」

方寬厚嘆口氣，道：「爲了妳，也爲了妳娘！」

方小雲抗聲道：「我與娘的生死關江厚生甚麼了？」

方寬厚突然一瞪眼，叱道：「別再問了，反正此刻妳的老爹生不如死，孩子，就叫沙大俠殺了我吧！」

方小雲叫道：「爹，你總得告訴女兒，爲甚麼你要如此做吧？難道……」

沙成山冷冷的道：「方老捕頭，你也是吃過公門幾十年飯的人物，是非也分不清楚？沙某對你的恩惠不敢求你報答，但你却一而再的坑我，這就有欠光明了！」

方寬厚重重的道：「我當然明白，然而你怎麼會瞭解一個人被別人牽着鼻子走的味道？」

沙成山一怔，道：「你受制於他們？」

方寬厚道：「所以，如果你不馬上離開，我仍然會出賣你的行踪，相信你已經知道了！」

「是的，我聽到你像奴僕般的口吻向江厚生說過的話，但是，我却希望你能坦白說出來，爲甚麼他們控制你！」

慘然一笑，方寬厚道：「我寧願死，沙大俠，我死則我的妻子可生，如果我說出來，我一家便完了！」

一邊，方小雲尖聲道：「這不是眞的，爹，這絕對不是眞的，我不信他們……」

沙成山咬咬牙，道：「這也許是眞的，我似乎瞭解這中間的問題癥結了！」

方小雲凄厲的叫道：「爹，這是甚麼世界啊！」說完便一頭撞入方寬厚的懷裏抽泣起來！

沙成山緩緩的回身走去，他淡淡的道：「這就是人吃人的世界，方姑娘，我會找出原因來的！」

方小雲未抬頭，雙目掉淚……

方寬厚再一次逃過沙成山的手！

他雙目迷惘，口中自言自語的道：「雖具俠義精神，然而孤掌難

嗚，何況你自己的妻與子尚不知下落，又怎能維護我一家安全？」

就在沙成山緩緩走入灰暗的夜色裏，方寬厚摟着黯然神傷的女兒，往莊內走去，父女二人誰也未再開口，便低語一句也沒有！

＊　＊　＊

沙成山半夜三更天敲開平安客棧的門，很快的，他命伙計牽出那匹烏騅馬，便匆匆的上路了！

如今他祇能去找一個人，那個人便是「大漠紅鷹」戈二成！

是的，他知道「苗疆百毒門」的柳仙兒跟隨戈二成去了大漠，柳仙兒能跟定戈二成，這比自己救了戈二成的命還要令戈二成感激，如果有戈二成協助，當然便多了個柳仙兒，這對尋找丘蘭兒母子二人，是有幫助的。

令沙成山迷惑的，是丘蘭兒母子二人失踪之後，對方敵人竟然會了無音訊可悉，如果是「龍騰山莊」，甚或「虎躍山莊」的人幹的，他們也會通知自己，要如何把事情擺平，就全憑他們一句話，然而他們沒有！

那麼，又會是誰擄去了她們母子？

小村子的一對老人說，來人是黑衣或藍裝，這當然說的是龍騰與虎躍二莊的人，鳳凰嶺龍騰山莊的人就是黑色軟皮勁裝！

然而，江厚生並未向方寬厚提及丘蘭兒母子二人的事，難道這中間還夾雜了甚麼原因？

不過有一點沙成山可以確定，那便是丘蘭兒母子二人必然會成爲敵人捕殺自己的誘餌。

祇是時機尚不成熟，敵人在暗中不作貿然行動！

於是，沙成山便利用這一點，拍馬離開方家集，他要把戈二成找來，協助自己共同對付敵人！

沙成山並非是個挾恩自重的人物，但他心中明白，自己將對付的敵人，力量太雄厚，聲勢也太大了！

如果想救出丘蘭兒母子，自己一人之力怕很難得逞！

烏騅馬奔馳在大漠裏，沙成山但覺黃沙漫天，宛入黃霧一片，這日他來到一個黃土小鎭上，就在鎭北頭的木橋邊上，沙成山才找到一家小飯舖！

烏飛兔走，已是傍晚時分。

沙成山拉馬走到小舖前面，附近有個黃土水井，沙成山先把水袋裝滿水，便往飯舖裏走去！

不料飯舖裏空蕩蕩的沒有人，便燈也沒有點上，沙成山望向後院，見右廂房傳來一陣咳嗽聲，有個老太婆佝僂着背顫巍巍的走出來！

老太婆手中端了一盞黃銅油燈，見沙成山站在那兒，遂走上前，道：「你是……」

「我是住店的，妳老是這家店的甚麼人？」

「我兒子開店，唉……祇怕……」

沙成山祇關心有吃有住，別躭誤明早上路就好了，聞言笑笑，道：「老婆婆的意思是……」

老婆子抖着稀疏的白髮，把手上油燈放在一張方桌面上，緩緩回身，道：「客官，祇怕不能盡如客官的意思，我祇能給你下碗麵塡塡肚子了！」

沙成山點點頭，道：「怎麼，你這兒沒伙計？你兒子他怎麼了？」

「小飯舖混口飯吃，那裏請得起伙計？唉，我兒子啊！他……」老太婆回身往二門走，話說一半不說了！

沙成山一聲苦笑，拉過板櫈坐下來，他望着門外的馬，心中琢磨，得把馬餵餵了！

廂房那面又傳來一陣咳嗆聲，這次沙成山聽出來是男人的咳嗽聲，不由得皺起眉頭！

取出水袋，沙成山先走出去餵馬。

他明白，這家小飯舖除了這個駝背老太婆之外，已無別人可以侍候客人，今夜能有碗麵吃，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沙成山回到店內，老太婆已經把一大碗麵端出來，那老太婆把麵放在桌上，道：「吃完了你自己找地方歇着吧，我不伺候你了！」

沙成山忙問道：「我找那個地方歇？你們沒有客房？」

老太婆指着西面，道：「西廂房有個土炕，你就在那兒睡吧！」

老太婆走了，她根本不管沙成山便匆匆往後面走去！

沙成山吃着麵，聞得後院忽然傳來一聲狂叫：「我要宰了她們……咳……」

沙成山一楞，心中思忖，這一定是老太婆兒子的咒罵聲，不知這家小飯舖出了甚麼痲煩？

沙成山匆匆吃過麵，天已黑下來，他伸手端起桌上油燈便往後院走！

果然西廂房有個大通炕，上面舖着厚厚毛氈，就是沒有棉被，炕上放了幾隻竹子枕頭，沙成山先盤腿坐下來，默默運起內功心法……

便在這時候，對面廂房又是一陣咳嗽聲，就在咳嗽聲未已，忽又傳來老太婆的驚泣：「阿寶，你又吐血了呀！」

夜來人靜，祇聽男子聲音，道：「娘，不用再抓藥了，我傷得很重，怕是沒得救了！」

老太婆的聲音道：「阿娟這賤

女人，她也眞的狠得下心腸……」

那男的止住咳嗽，喘道：「我一定要殺了他們，否則，兒子就是變成厲鬼，也要找上他們索命！」

沙成山伸頭望望天：「二更了吧？」

他無法靜下心來運功，因爲對面又傳來沉悶的咳嗽聲，那種聽起來宛似要咳破肚皮的沉悶聲。

沙成山便想倒頭睡，怕也休想睡得着……

就在這時候，前面傳來擂門聲，有個粗重的聲音，道：「阿寶哥，開門呀！」

祇聽得老太婆的聲音，道：「是虎子嗎？來了！」

開門又關門，沙成山隔着窗子看過去，祇見是個粗漢跟在老太婆後面到了對面廂房裏，祇聽得粗漢道：「阿寶哥，你好些嗎？」

老太婆嘆口氣，道：「吐血越來越多，唉……」

粗漢猛的怒罵，道：「嬸子，我去找他們拚命，媽的，阿娟嫂也太過份了！」

又是一陣乾咳，叫阿寶的店東嘆道：「我們這十幾家人聚的小鎭上，便所有的人聯手，也不是那三個喇嘛對手，沒得倒白白送命，虎子，你千萬別衝動！」

「玉石河谷的關帝廟裏怎會住了三個可惡的喇嘛，他們一到這兒便拿吃拿喝，阿娟嫂也被擄了去，媽的……」

沙成山聽得夠清楚，雖然他也聽到老太婆叫虎子小聲，店裏住了客人，但沙成山已經站起來！

便在這時候，突聞得虎子聲音，道：「我再走一趟玉石河谷，你放心，有機會我下手，沒機會我走人！」

於是，便聽得「咚咚咚」走地聲！

老太婆已跟着走向前面，道：「虎子呀，你能勸你阿娟嫂回來就好，千萬別同那三個喇嘛動手，他們可都是能人呀，你打不過他們的，你看你阿寶哥，他還學過武，尚且被他們打得口吐鮮血臥在床上，你……」

粗聲憤怒的虎子道：「老嬸子，我看到阿娟嫂同三個喇嘛混在一起，我心裏就冒火，妳關好門，我走了！」

虎子的身材眞高大，至少在沙成山心中是這麼想，因爲沙成山就跟踪在他的身後面！

是的，沙成山心中思忖，既然是睡不着，何妨跟上來瞧瞧？更何況店東也是老婆被人擄去，不論店東的老婆心中是否願意，至少與蘭妹的失踪在某一形態上有些相似，這就不能不插手管管了！

月夜裏，虎子走地有聲，不時踢起一陣沙塵飛揚！

沙成山遠遠的小心跟着，荒草沙丘，他不怕虎子會突然消失！

半個時辰未到，突見遠處一道土山，青草隱隱遮蓋到半坡上。

便在一道山溝附近，幾株不算高的樹叢下有一座大廟，廟前面有個小場子，廟兩邊尚有旗斗豎立着！

虎子到了廟門前，便立刻雙手攀上牆頭，他高大的身子就坐在牆頭上不即下去！

沙成山想笑，沒有竄高躍低的本領，也敢跑來救人，眞是自討苦吃！

沙成山等到虎子躍落入廟內，他才騰身上得高牆，於是，這座關帝廟他才看清楚！

原來這座關帝廟四週圍牆，進入前面廟門三丈遠，便是大殿，東西兩邊各三間廂房，廟院內尚有三棵樹，三月陽春，樹葉茂密！

不等虎子走入大殿，沙成山便騰身躍入樹上面，他悠然自得的坐在樹葉叢中，就等着觀看虎子怎麼對付廟中三個大喇嘛了！

不過是半盞熱茶時候，沙成山倏然看到一個身穿黑色錦袍大漢，雙手握着一把大關刀，虎虎生風的直往右面一排廂房中走去！

沙成山在樹上又想發笑，因爲他看清楚從大殿中走出來的人正是虎子！

是的，也眞難爲虎子，他竟然扮成關二爺身邊的周倉模樣，拿着關刀過來了！

虎子走近窗前，突然自窗內傳出一聲女子尖笑聲：「啊……佛爺，你捏痛我了！咯……」

猛的一頓手中關刀，虎子怪聲吼道：「狗男女，汚了關聖大帝廟堂，快出來受死！」

吼聲甫落，便見三條人影紛紛從門內衝出來！

沙成山看得十分清楚，其中兩人尚自正在穿衣繫帶，有些狼狽模樣！

三個人的手中都帶着鋼刀，大概虎子的裝扮太像了，三個人立刻驚異的站在一起，其中一人沉聲道：「你……你是從那裏……走來的？」

虎子怪吼道：「周爺爺是由大殿上過來的，快叫那阿娟的女人滾出佛門靜地，否則……」

他頓頓手中關刀，又道：「小心我宰光他們！」

三個紅衣大喇嘛對望着，誰也沒敢開口，猛古丁從窗口傳來女子聲音，道：「你是虎子，虎子！」

假扮周倉的虎子怪聲吼道：「妳這賤女人，我阿寶哥對妳不錯，妳怎忍心拋下他？還叫這些野喇嘛打傷他，太可惡了！」（未完・廿六）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獨孤一郎出手教訓飛馬幫的人，申屠十方不顧手下生死，隻身奔去黑龍廟找美人，二郎恨他欲拆散他們一家，重創了他……辛父長風遇到丟了金刀的申屠十方，申屠十方不敵祇好逃跑……辛父長風找到余美人，命部下敵住獨孤兄弟，他欲偷襲獨孤無名，幸虧被東方美截住，苗大公則利用現場打鬥，叫余美人與辛父長風握手來治療獨孤無名的癡呆……



現場誘導果生效 脫去毒皮獲重生

那水伯接道：「老頑童的話準沒錯。」

東方美嘆口氣，「我老婆子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號可憐又是大呆瓜之人，想不到還有人比我老婆子更笨蛋的傢伙，看來，吾道不孤也！」

苗大公回頭拋下一句：「單相思的人都有毛病！」

東方美道：「甚麼毛病？」

苗大公道：「幻想病！」他沉聲又道：「等到你眞正同司馬龍在一起過日子，你就會大失所望了！」

東方美叱道：「胡說，我的阿龍十全十美，我當年愛死他了！」

苗大公道：「所以你得了幻想病，而且病得無藥可救，病入膏肓了！」

「甚麼？無藥可救呀！」

苗大公道：「你就沒聽過常人說過的一句話呀！」

「一句話？甚麼話？」

「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呀！」

東方美聽得一瞪眼，道：「怎麼說？」

苗大公道：「你喜歡男人被窩猛放屁嗎？說不定司馬龍有這怪毛病，你喜歡男人在你耳邊鼾聲打雷嗎？十個男人九個是會打鼾，司馬龍的武功高，中氣足，打起鼾來必似打雷，還有，你知道男人有的還有更怪的毛病嗎？」

「甚麼毛病？」

「打老婆，如果司馬龍天天揍你，你是不是還會喜歡他呀！」

東方美聽得一怔，苗大公笑笑，道：「我不打老婆，我是救人的大夫呀！」

「你沒這些毛病呀！」

苗大公忙點頭，道：「保証沒有！」

「那好，等我以為我能生孩子了，以後，我就會去找你了，哈……」

苗大公道：「你多大年紀了！」

「七十二呀！」

「天吶，七十二你還想生孩子呀！」

東方美笑笑，道：「所以我只有再找我的阿龍了！」

苗大公嘆口氣，道：「老夫江湖走郎中，太多機會太多女人我不娶，一心為救人，想不到老來遇上個順眼的，反倒是吃了你的閉門羹，奈何，奈何！」

* * *

辛父長風忽然想起來了，那飛馬幫的申屠十方一行人，不也是死的死傷的傷嗎？

飛馬幫只有那申屠十方帶傷而逃，那時候他就應該警覺到黑龍廟有厲害的人物。

辛父長風依然以為東方美是厲害人物，至於獨孤兄弟，他相信有一搏的能力。

策馬走出山口，遠處飛一般的來了一批人，這其中一人是坐在軟轎上的。

能坐軟轎的人也只有那雲夢來的丘文山了。

是的，丘文山率領三十六大漢迎過來了。

在前面的苗小鳳，見是雲夢來的人物，她冷冷的不開口，撥馬往邊馳。

但丘文山的人却把山道堵住了。

辛父長風一見這形勢，他戟指丘文山，叱道：「姓丘的，你幹甚麼？」

丘文山哈哈笑，道：「辛父莊主，你們這是怎麼了呀，遇上更厲害的人了？」

辛父長風吼叱：「讓開，別擋路！」

丘文山道：「辛父莊主，你能見到武林第一美人兒，這一切一切的安排，均由某人策劃完成的呀，你怎麼對助你的人大吼小叫，眞沒良心！」

丘文山邊說，邊看馬上的傷者，又道：「嘖嘖，傷的死的，情況慘呀！」

受傷的西門開怒叱：「丘文山，你夫妻二人眞不是東西，處處弄銀子，還坑了咱們，今天也趕來，我問你，你們這是打算幹甚麼！」

「殺人！」

回答得眞簡單，丘文山的眞面目露出來了！

辛父長風叱道：「想乘人之危呀，無耻！無耻！」

丘文山道：「江湖之上如果不無耻，那會餓肚子的！」

苗小鳳拔出雙尖刀，水小小在大聲叫：「可惡呀，開酒館的也扮强盜呀！」

丘文山道：「咱們就是利用獨孤無名一家的不幸，策劃出如何對你們幾方面的人下手，今天時機一到，辛父莊主呀，也是咱們撈取大把銀子的時候到了。」

「甚麼大把銀子？」

「殺了你們所有的，然後奔殺七虎山莊，奪取你的藏金之地，如此而已！」

苗小鳳一聲尖叱：「殺！」

她騰空自馬背上撲擊丘文山……

丘文山在軟轎上一挺而起，半空中就聽得絲絲之聲响起，苗小鳳的身子尚差半丈的時候，突然一聲哎呀叫，人已往地上摔落下去。

「咚」的一聲，苗小鳳手按胸口而七竅出血，她抬頭：「你……你……的腿！」

丘文山落地上，他站得宛如金剛一般端正，聽了苗小鳳之言，他得意的笑了。

「那是騙騙你們這批自以為了不起的惡霸土豪之輩，丘文山早就好了，而且已好了數年……」

「咚」的一聲，苗小鳳死了。

中了陰風指的人是活不成的，尤其她中在要害的地方！「七斗陰風指」封穴斷血脈，十分的霸道。

現在，西門開也被丘文山的這一現原形震住了。

辛父長風仗劍驚怒交加，一場惡戰勢所難免！

辛父長風大吼一聲：「我要殺了你這奸詐小人！」

丘文山大笑：「誰殺誰還不知道！」

水小小與苗小鳳感情最好，見苗小鳳已死，也不管自己受了重傷，抽刀挾馬便往丘文山殺過去，口中尖叫着：「殺！」

鐵蹄雷動中水小小忽然自馬背上一彈而起，尖刀交叉狂刺，勢同拚命！

實際上水小小也不打算活了，她這種拚命架式，打算的便是一擊而中，對於敵人的反擊，全然不放心上了！

她是受了傷的人，再出刀，那也祇有一次攻殺機會。

丘文山根本不動，他身邊的一個大漢雙手抱刀斜砍，而且動作上就像是在砍大樹一般狂烈！

「咻」聲起處，水小小不但尖刀難擋，而且整個人被殺得摔出兩丈外，落地已是血肉模糊了！

西門開與崔老十二人也受了傷，但二人立刻拔刀，吃力的堵在辛父長風面前。

西門開叫道：「莊主，你快離開罷，我二人拚死攔阻他們的追殺！」

辛父長風道：「這是甚麼時候，我能走嗎？」

西門開道：「莊主，如果不走，咱們全部死在這裏，將來誰會知道是姓丘的幹的？」

對面，丘文山大笑，道：「當然是獨孤無名一夥人幹的，沒有人相信是我丘文山幹的，哈……」

辛父長風大怒：「可惡的東西，本莊主饒不了你！」

他不顧一切的仗劍奔殺丘文山！

丘文山的人出刀攔，另有六名手提鍊子梭的抬轎大漢也打算出招，但被丘文山喝住了！

「退下！」

他的人馬立刻閃兩邊，丘文山雙手一攤，道：「辛父莊主，丘文山以一雙肉掌，接你的長劍了！」

架勢平常，但語氣傲慢，一副吃定人的架子！

辛父長風豈是泛泛之輩，抖起

一天的極光，猛往丘文山狂刺又劈！

丘文山祇是雙肩搖晃五七次，忽的一頭鑽入一片極光之中，他那雙掌之上猛的發出絲絲之聲，宰父長風本已受了內傷，此刻忽覺氣海一窒，肩井又痲，令他出劍之勢頓如背石過橋既吃力又遲鈍，忍不住的「啊」了一聲！

西門開與崔老十二人大驚，立刻揮刀奔殺！

這二人剛越過宰父長風，忽覺有一縷比槍尖還厲害的力量，直穿過來，這二人揮刀一半，雙雙大叫一聲：「啊！」二人幾乎同時倒在丘文山的面前！

宰父長風吼道：「傳言你得了七斗陰風指秘笈，果然不差，你這奸人，瞞了天下人呀！」

「哈……」丘文山道：「剛才你這兩個忠實的伙計，替你挨刺而亡，宰父長風，你已沒有可以爲你效忠的人了，你還能逃嗎？」

他邊說，邊往宰父長風逼去！

丘文山的三十六員大漢，俱都守在大道兩端，這光景，宰父長風祇有拚命了！

宰父長風抖起長劍，運足了內力，大吼一聲疾撲上去，丘文山錯步側身中，七斗妙步閃得妙，右手食中二指併起，一縷寒寒的指風指向宰父長風的握劍脈門，他打算慢慢的消遣這位不可一世的七虎山莊主子了！

但就在這時候，忽的一片白雲罩頂，那是突然的，令人難以相信的出現了一個人！

是的，風月宮的冷風香當頭撲下來了！

冷風香的出現，令丘文山也吃一驚，這個女人來得眞快呀！

照他的估算，冷風香如果趕到這黑龍嶺，最快也需明日吧，怎麼她此刻就來到！

祇不過冷風香既來到，丘文山便也坦然的哈哈一笑，道：「嗨，冷宮主呀，你好快的脚程呀！」

冷風香雙目銳利的眸芒，直視着丘文山，沉聲又冷笑：「你果然習了七斗陰風指呀！」

丘文山道：「也是爲了應付冷宮主的冷風指！」

「細觀你的出招，你應該早幾年就已修練成功了！」

「不錯！」

「你以爲連本宮也打你不過了？」

「那得交過手之後才明白！」

冷風香嘿嘿笑，笑聲令人起一身雞皮疙瘩：「自從那本七斗陰風指失踪以後，石老三一直肯定被你盜去，是以本宮在無憑無據之下，並未取你性命，也祇是殘了你一雙腿，叫你無法踩出七星步法，七斗陰風指便大失顏色，不料你却把殘腿又治好了，實出本宮意料之外！」

丘文山道：「今天也是丘某報你殘腿之恨的時刻！」

「哈……」冷風香道：「自那七斗陰風指秘笈失去之後，本宮便也積極修練一種專尅七斗陰風指的功夫，丘文山，這一點你絕想不到吧！」

丘文山聽得心中一沉，但此刻已是騎虎難下，不由大怒，大吼一聲：「你這陰毒的女人啊，讓我們把命運交付上天，淋漓盡致的決一死戰吧！」

冷風香却對宰父長風道：「宰父莊主，你可以帶着死了的人走了吧！」

丘文山大吼：「攔殺宰父長風！」

他叫的聲音大，却也引來了冷月嬌與五花瓣以及冷咪白冷咪紅！

原來她們也趕來這終南大山的黑龍嶺來了！

冷月嬌戟指丘文山叱道：「你這奸詐小人，你不但弄銀子，也欺瞞了咱們，你該死！」

丘文山笑了！

「二宮主，誰該死，誰不該死，不是由你們來評斷，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江湖上講的就是爾虞我詐，加以眞材實料，方能應了那句話，有本事坐大堂，沒本事就站兩旁，二宮主，今天你們放棄了去找獨孤無名的機會，偏要同丘某人算老賬，丘某人接下了！」

冷風香叱道：「殺了你，咱們自會去找獨孤無名！」

冷月嬌却又對宰父長風道：「宰父莊主，你祇管走人，若有人不怕死，就出手攔了試試！」

她厲烈的又是一聲吼：「風月宮五花瓣殺手，佈陣！」

祇見五名女殺手飛身交叉閃掠，每人手上舉着四枚花葉鏢準備出手！

冷咪紅、冷咪白二人也飛掠在五花瓣兩端準備斷殺！

這個架式應該是去對付獨孤無名的，如今却用來對付丘文山！

丘文山以爲這一次自己失算了！

就在丘文山一頓之間，冷風香已撲擊過來了！

空中發出絲絲與叭叭叭連聲響，丘文山已雙掌連發二十一次七斗陰風指，那叭叭叭聲便是冷風香疾拍的掌風中途攔阻襲上來的陰風指！

這二人的身形幾乎停住在半空之中不下來了！

冷月嬌便在這時候一飛冲天，半空中她突然側肩疾點，相隔一丈，指風點向正全力與冷風香拚殺的丘文山！

忽通一聲，丘文山墮落地上，他中了冷月嬌的冷風指在後背上，半個上身痛得他大聲吼叫！

「兄弟們，殺呀！」

「殺！」

三十六名大漢，早已等着砍人了，一聽丘文山痛苦中大叫，一個個舉刀就上。

冷風香與冷月嬌便也率領着五花瓣與兩個少女迎殺起來，這是一場混戰開始了！

混戰中，六名抬軟轎的大漢不抬轎了！

他們以後也永遠不要抬轎了，因爲丘文山已現了原形，此刻在他六人保護之下，已往山下奔去了！

現場的殺戮仍在進行着，而且十分的慘烈！

三十六名大漢沒有一人退却逃走，有十幾個臉頰上中了花葉鏢，鏢還緊緊的嵌在臉皮上，這些中鏢的人如瘋子一般殺得更凶狠！

風月宮的女子全以輕功閃掠，冷風香尖聲狂叱：「丘文山逃走了，這些人不知死活，那就殺了他們！」

冷月嬌應道：「殺了他們！」

五花瓣亮出了刀，刀是細長的，軟若柳枝一般，這種軟刀既可殺人，又能當鞭用！

於是，鮮血在標，碎肉在拋，三十六名大漢死了一大半，還是有十二人逃往高山上去了！

水仙的肩上在流血，牡丹的背上開了口，血染紅了她的衣衫！

風月宮的人帶有刀傷藥，立刻爲二女治療包紮！

冷風香憤然的看着逃走的人；咬牙切齒道：「等這兒事情辦完，咱們殺上雲夢去，丘文山成精了，他有大陰謀，非盡快除了此人不可！」

冷月嬌道：「七虎山莊的人不知爲甚麼也來到這黑龍嶺，而且又死了人！」

冷風香道：「七虎山莊與劉家寨，還有三江知府內府的左宗仁，都是有交情的人，丘文山殺了七虎山莊的人，姓丘的別想在雲夢混了！」

冷風香的話說對了，丘文山想打七虎山莊的主意，狠狠的撈一票再遠走高飛，找個地方當老闆，這主意齊大妹子最清楚不過了！

丁三與焦風流與六個抬轎的人也知道！

江湖上任何人的陰謀手段，都有他的目的。

丘文山的手段高，但却並不十分順利！

* * *

黑龍廟的老松樹下面坐着兩個人，一老男與一老女人，他們是苗大公與東方美！

別以爲二人是在松下談戀愛，那就錯了，二人是在談論着如何加强保護獨孤無名的安全。

祇因爲一連來了兩批人馬找上山，顯然，獨孤無名還活着的消息已經走漏了！

當年獨孤無名以中州一劍威名，殺過不少梟霸人物，免不了會有人找上山來！

現在就有人來了！

而且來的是苗大公與水伯二老最不願見到的風月宮的人。

當年二老常遊洞庭湖，而且苗大公也受到風月宮人的尊敬，突然的消失，還叫冷氏姐妹心中黯然了好一陣子，可惜一位名大夫，但此刻……

此刻冷風香率領她的貼身殺手找來了！

冷風香這批人來得突然，可也聽得東方美嘿嘿一陣冷笑不已！

就在這老松下，冷風香看看苗大公，再看看東方美，她也冷笑了！

大別山三仙岩曾與東方美一戰，雙方都未佔到便宜，想不到又在這終南大山碰上了！

冷風香先向苗大公說道：「苗老怎麼在此呀！」

苗大公一笑，道：「年紀大了，在此隱居！」

冷風香道：「怎麼也不對我說一聲！」

苗大公道：「既然隱居，便與外界隔絕，何必再去風月宮驚動冷宮主！」

冷風香淡淡的道：「可是這老婆子，她怎麼同苗老在一起？」

苗大公一怔，但東方美反擊了：「關你何事，要你多此一問！」

冷風香也冷笑，道：「因爲我要殺了你，老太婆，這是不是關我的事？」

東方美桀桀怪笑：「放眼江湖，還找不到能殺了我老太婆的人，而你……哈……」

冷月嬌叱道：「個瘋酒婆子，今天你難逃一死！」

不料就在這時候，廟內奔出獨孤兄弟二人！

兄弟二人是聽了東方美的尖笑才奔出來的！

獨孤一郎最清楚她乾娘的笑聲，似這種笑聲，那表示她已氣極了的反應！

獨孤兄弟剛站定，發覺來的是風月宮的人，不由大怒，那獨孤二郎吼道：「太可惡了，欺人欺到頭上來了！」

獨孤一郎道：「咱們一家人就是毀在她們手上十多年，爲甚麼，爲甚麼要坑咱們！」

他不懂，當然，獨孤二郎也不

懂，對於甚麼是情，甚麼是愛，他們還未遇上，而江湖上，往往爲了愛情二字，那眞是愛到深處無怨尤，可是，反過來，愛若變成恨呀，那就是恨到深處會拚命！

冷氏姐妹就是由愛而生了恨，她們恨獨孤無名對她姐妹不屑一顧，再加上一個溫柔婉好的余大美人，遂也引起了她姐妹的詬恨！

冷風香見是獨孤兄弟二人，不由走上前去，她仔細的觀看這兩個少年人，她越看越是後悔，更且惱恨天地雙煞兩個老混蛋！

冷風香的心中，原是要把這兄弟二人調教成武林凶惡之徒，叫余大美人有一天看到她生的兒子被人砍殺，而獨孤無名與丹桂海棠生的兩女，有一天告訴余大美人，那種令余大美人痛不欲生的樣子，肯定令她姐妹大爲高興！

然而，人算比不過天算，局勢在多年之後變了！

冷風香更加的恨那石一刀與石二刀二人了！

看着這兄弟二人習到上乘武功，便也激起了冷風香好勝之心！

她對冷咪白與冷咪紅二少女道：「你姐妹過來！」

冷咪白與冷咪紅走過去了，二人很恭敬的齊聲道：「宮主！」

她二人不在此叫娘或大娘，那是規矩！

冷風香道：「你們二人過去，向他二人討教討教！」

獨孤一郎看看獨孤二郎，道：「她們！」

獨孤二郎指着冷咪紅，道：「沒甚麼了不起的，我曾打敗過那個丫頭！」

冷咪紅大怒：「過來，你再試試看，看我今天收拾你！」

「哈！」獨孤二郎道：「光是叫吼嚇不了人的！」

他拔身而上，又道：「來吧，且看你又習了甚麼了不得的武功！」

這時候那海棠與丹桂二人緊張了！

這二人所生的女兒那是獨孤無名的骨肉，按情理，她們的女兒也是這獨孤兄弟的妹子，因爲雙方乃是同父異母，如何能以死相搏！

二女雖然心中緊張，却又不敢說出口來！

祇見獨孤二郎已經與冷咪紅殺在一起了！

兩個人各展所學，各出奇招，殺得難分難解！

也不知何時，苗大公又把獨孤無名扶到了廟門下，他在獨孤無名耳畔道：「你看，你看，那是你的兒子，正與風月宮的人打起來了！」

忽的，獨孤二郎大吼一聲：「佛抄手！」

眞玄，他看上去是把一隻手叫對方下刀砍似的，而冷咪紅也眞的下刀殺去！

獨孤二郎却神奇的一縮又伸，巴掌已搭在冷咪紅的手臂上了！

大輪廻佛抄手出掌比鐵夾子還厲害，狠狠的抓住了冷咪紅的手臂。

冷咪紅在手臂被抓中，下盤出腿疾挑，挑向獨孤二郎的胯下要命所在。

獨孤二郎不上當，立刻間鬆手後掠，冷咪紅已是手臂痛得快掉出眼淚來了。

雙方閃開欲再殺，冷風香喝住了。

「住手，退下！」

冷咪紅祇得退後，揑着右小臂用力揉，恨透了對面站的獨孤二郎。

冷風香戟指廟門下，冷笑道：「喲，果然中州一劍未死呀，活着嘛！」

冷月嬌冷冷道：「活是活着，我看他還不如一個死人，看那副可憐相，挑大糞的也比他强。」

冷風香呼叫了：「獨孤無名，你今威風何在，你那不可一世的雄風何在？哈！」

獨孤無名無反應，但獨孤兄弟火來了。

「臭婆娘，對一個病人吼叫，有甚麼光彩，下來，本少爺收拾你。」

獨孤一郎更是磨拳擦掌吼道：「把我一家人折磨得還不夠呀，還找上深山欺侮人。」

冷風香冷笑，道：「不是欺侮人，是來殺人。」

她把纖手一揮，又道：「五花陣，收拾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祇見五花瓣一躍而出，便是受過傷的水仙二人也在手中舉着花葉鏢。

五女站的方位是星狀，五女等着獨孤兄弟入陣了。

在這樣的距離內，出手打鏢全憑手勁，且又準頭精確，顯然，五花瓣在這方面均有獨到之處。

就在這時候，忽聽一聲尖叫：「不要！」

祇一聽，便知道是余凝霜來了。

苗大公不叫余大美人露面的，因爲余大美人依然是美若天仙，那更會刺激風月宮人的殺機。

可是，當余大美人發覺兩個兒子即將同風月宮的五大殺手搏鬥，她再也忍不住的奔出來了。

冷風香雙目一厲。

冷月嬌更是直冷笑。

余大美人哭喊着：「爲甚麼

呀？爲甚麼你們風月宮不放過我們一家人呀，爲甚麼？」

她大哭，獨孤無名也流淚，獨孤兄弟更難過，他們忍着不出手。

冷風香道：「爲甚麼？本宮殺過許多人，從沒考慮過爲甚麼，余凝霜，妳眼睛了，怎麼又好了？上天爲甚麼特別照顧妳呀？」

冷月嬌接道：「再是照顧，獨孤無名還是個呆子，哈！」

東方美叱道：「一點兒人性也沒有了，眞正是披着人皮的母狼。」

冷風香回罵：「妳又是甚麼東西？臭婆子！」

東方美大吼：「老婆子至少還有人性在，如果不服氣，妳出招吧！」

冷月嬌道：「會的，且先叫他們對過這一陣之後，再叫你們知道咱們的手段。」

苗大公又對獨孤無名道：「快看，快看，她們要殺你的兩兒子了。」

就見那獨孤無名又有了不同的反應，他的臉孔在扭曲，全身肌肉在掙扎，就好像一個做噩夢的人忽然之間醒過來，但醒是醒過來了，却又是無法移動分毫。

那種苦澀的，艱難的，想脫出夢魔的樣子，看得苗大公又低叫：「你是獨孤無名呀，天下人人都知道你是武林第一的高手，你不管你的孩子了？你也不要你那美貌的妻子了？你看着他們受那巨大的煎熬而不管了？」

獨孤無名雙手忽然抓向自己的臉皮，用力的想把臉皮撕裂似的。

苗大公心中激動不已。

就在這時候獨孤兄弟二人不管他們娘的勸阻，騰身飛躍入了五花陣中。

這兄弟二人的手中握的是寶刀。

寶刀乃是齊大妹子送他們的。

兄弟二人也有了天生的一顆心，非殺人不可。

於是，花葉鏢如同秋風吹起的黃葉般捲襲而來，從方位，距離上，五花女子的手法都是無懈可擊的，然而，獨孤一郎的身法奇妙，他馬上便使出大搬移大法，九支飛鏢盡被他自身上抖落而未及傷到他。

獨孤二郎不是閃，他掌拍之快，比之眨巴眼睛快十倍，隨之，他兄弟開始奔殺了。

五花瓣女子的刀法是一致的絕妙，但都無法把這兄弟二人圍在陣中，先是海棠被獨孤二郎鐵掌打得往外撞去，她口吐鮮血。

丹桂又挨了獨孤一郎一掌，五花陣便被拆散了。

不料冷月嬌大叫：「咪紅、咪白快塡補上去！」叫着，她露出了殘酷的笑。

東方美一見這光景，不由大笑起來。

「你們看，你們看吶，我的乾兒子青出於藍了吔。」

祇見獨孤兄弟二人越殺越勇，看上去五花陣如同五隻花蝴蝶，他兄弟就是兩隻大蜜蜂，七條人影穿梭交叉，出招奇幻，拚鬥中，獨孤二郎忽然抓住持刀刺來的冷咪白，他已把冷咪白的身子旋起來了。

冷風香不爲所動，她根本不打算救女兒。

丹桂受了傷，立刻不要命的又衝上去，丹桂也大叫着：「你不能傷她！」

丹桂此刻發出了母性的愛，因爲冷咪白是她所生，是她與獨孤無名在伏牛山山洞中三日夜的結晶呀！

獨孤二郎見丹桂如此反應，一怔之下他把冷咪白拋向丹桂，叱道：「給你！」

冷咪白的玉臂幾乎再一次抬不起來了。

丹桂抱緊了冷咪白，她在心中吶喊：「謝謝，謝謝，她是你的親妹妹呀！」

這時候那站在廟門下的獨孤無名，他似乎也聽到了丹桂的吼叫，令他雙目直視過去。

於是，他的臉孔更見扭動不已。

東方美一躍而上：「老婆子收拾你們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冷月嬌早就欲殺這老婆子了，今見她撲擊過來，長袖猛抖，冷風指夾着絲絲之聲疾迎上去，另一手忽然三指疾抓，風月宮的絕藝「摘月手」使出來了。

東方美足踏奇門步法，三扭一跳的不見了。

冷風香便在這時候一躍而上，她也是摘月手疾抓向東方美的臉門。

這姐妹二人似乎早想到對付東方美的手段了，是以東方美再使出大搬移大法，早被冷風香識破。

摘月手抓來，東方美大吼一聲：「殺！」

東方美打出一記「催命搗」，那是她老人家少使用的，如今還大叫着打出手，聽得獨孤一郎也吃驚。

獨孤一郎大叫：「兄弟，你收拾她們！」

獨孤二郎道：「哥，去支緩你乾娘。」

獨孤一郎側身三個空心觔斗，他迎上了冷月嬌，迎上就是一記催命搗。

冷月嬌的摘月手打一半，中途再改道，變個方向抓獨孤一郎搗來

的一招。

雙方力道相撞，冷月嬌反而急收招，她的三指立刻如遇鋼板，痛得她滿面殺機不好意思叫出來。

那面，獨孤二郎又把那水仙打得哎呀一聲叫，往一邊撞去。

獨孤二郎發了狂：「我要打殺妳們呀，妳們找來欺侮我爹娘的，殺！」

他發狂的刀劈掌拍，足踢頭撞全用上了。

余凝霜一聲大叫：「我的孩子唷！」

就是這麼一聲尖叫，起了一定的作用。

就聽那廟門下的呆子獨孤無名，猛可裡大吼一聲厲叫如旱雷：「哦！」

有塵土自廟門上方落下來，那是被他這一聲狂吼聲震落下來的。

站在他身邊的苗大公、水伯、老和尚，也都急用手按住了耳朵直搖頭，那是吃不消他的這一吼。

廟門外打鬥的雙方也發了怔，呆了一下，抬頭看，滿天烏雲罩下來。

冷氏姐妹也吃驚，因爲天上有雷聲，雷聲比不過獨孤無名的吼聲。

就在大伙一怔間，那獨孤無名忽然長身飛躍，他一躍四五丈高下，從人們的頭上衝出去，直往那高山之上狂奔狂吼。

余凝霜大叫：「無名！」

獨孤兄弟急忙扶住他們的娘，東方美也吃驚，她又無法追趕。

大敵當前，他們都不能走開。

但大伙均直視着獨孤無名瘋狂的奔上了黑龍嶺的絕峯上面去了。

苗大公對余大美人，道：「他的心中悶得太久了，叫他上山頂去透透氣也好。」

東方美道：「來吧，咱們繼續殺下去，誰死誰倒楣。」

冷風香道：「咱們今天來，祇是証明這獨孤無名是否仍在人間，如今証明他果然活着，你們快把他治好，洞庭君山大決戰，我姐妹等着你們前去了。」

她對五花瓣幾人，又道：「回去，咱們在君山候敎。」

東方美叱道：「誰怕誰呀！」

獨孤兄弟當然不再出手攔，他們關心的是他們的爹，獨孤無名狂奔上山，他們可急得直瞪眼。

祇見風月宮的人紛紛往黑龍嶺下奔走，余美人急叫獨孤兄弟：「快去保護你們爹呀！」

苗大公吼道：「不必了，老夫料到，獨孤大俠的功力已恢復了，直待頭腦更清醒，千萬別追去煩他。」

人們已進入了廟門，余大美人、尚在懸念丈夫，就在這時候，忽的一個白影直飛過來，余大美人尖聲大叫：「哎！」

她叫的聲音，引得那獨孤二郎回頭看，他立刻平飛而起，大叫一聲：「佛抄手！」

他那神奇的一抓，雖祇是碰到那隻握刀之手，可也救了他的娘。

來的不是別人，冷月嬌是也。

風月宮的人本是走了，但冷月嬌以爲，獨孤兄弟與東方美必去追獨孤無名了，那麼，這也是殺死余大美人的絕佳機會來了。

她走了又回頭，但却發現獨孤二郎還在，她不願刀殺余大美人而自己也死在這小子手中，是以她抽回了刀，一個大鵬反展翅，人又飛往山下去了。

半空中傳來冷月嬌的大笑：「哈……君山候敎了，哈……」

余大美人早已驚出一身冷汗。

她氣喘的抱住了兩個兒子，哭了。

東方美又過來了。

「這女人的心腸太狠毒了，可惡啊！」

苗大公道：「千萬別上君山，那是她們的地頭上，君山風月宮的機關重重，遠自她們的爹娘冷公元與何雙雙夫妻二人，就沒有一個江湖人闖入風月宮，聽說風月宮的花牆也藏有殺人機關。」

東方美叱道：「又沒叫你去，你怕甚麼？」

苗大公道：「妳這老太婆，老夫不想見血腥呀，行醫一里，救人無算，也是本性使然，而妳……」

東方美道：「你救人，我殺人，咱二人南轅北轍，井水河水，也可以說是冰炭不同爐，可也說不上水火不相容。」

苗大公叱道：「甚麼亂七八糟的？」

於是，好大的雨點落下來了。

嘩啦啦的暴雨聲，催動了人們的心田，吃驚的是一聲聲焦雷徹地滾響，山頭上金光閃耀，有着山搖地動的震撼，拔樹滾石之猛烈。

站在門下的余大美人掩面大哭。

「無名，無名，你去那兒了呀！」

苗大公心中也不自在，如果獨孤無名走得一去不回頭，那可怎麼辦呀？

他老人家遙望向高山，高山之上五雷轟，好像有人在山峯之上燃放那五月花炮一般轟隆轟隆響不停。

這光景便是黑龍廟老僧也皺起了眉頭直唸阿彌陀佛。

水伯沖着苗大公暗自搖搖頭，老人家有一肚皮的話，却又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猛古丁，獨孤二郎一聲叫：「

我上山去找爹！」

「我也去！」

苗大公道：「稍安勿躁！」

老人家走到門口觀看雲天，這一陣暴雨似乎快過去了，他的心中發急，道：「老夫也上去。」

獨孤一郎道：「我也去。」

於是，獨孤兄弟二人陪着苗大公往山上走，苗大公還對東方美道：「老太太，麻煩妳守在廟中保護他們呀，風月宮的人出沒無常的。」

東方美道：「安心啦！想對獨孤夫人下手，叫她們踩着老婆子的屍體。」

苗大公匆匆的直往黑龍嶺上奔去。

老人家年近九十，上山奔走不亞於年輕人，走着，也覺出雨小多了，天有放晴的跡象。

三人就快奔到山頂上了，先是發覺有幾株大樹折斷了，再看過斷樹，有棵樹旁一排大石頭，盡頭是個幾十丈深的陡峭懸崖，就在懸崖邊大石上坐着一個人，一個衣破又全身焦了的人。

苗大公急忙奔過去，獨孤兄弟已大叫起來。

「爹！」

兄弟雙雙抱住那黑焦的人，他，正是獨孤無名。

兄弟二人大哭，苗大公伸手抓，他把獨孤無名拉離開那懸崖險地。

苗大公伸手去探獨孤無名的脈象。

當大夫的自然動作。

他忽然雙目一亮：「沒死，沒死！」

獨孤二郎哭道：「人都焦黑了，怎麼還會活呀，老爺爺，你少安慰我們。」

苗大公立刻伸出雙手，他在獨孤無名的臉上用力搓，搓下一層黑皮來。

不管了，苗大公又剝開了獨孤無名的衣褲，赤裸裸的身上也是一層焦黑的皮。

苗大公直叫：「快搓，快搓，搓下他一身的毒皮，你爹就算完全好了呀，哈！這是老夫一生之中最難治的病人，但老夫還是把他醫好了呀，哈！」

苗大公高興得手舞足蹈，一副老頑童模樣又出現了。

果然，獨孤兄弟用力搓下了大把的黑皮，也看到了他們苦難的爹那紅色的肉。

奇蹟呀，誰會想得到獨孤無名會在五雷轟頂中又重生了？便是毒王李歧旺也想不到的事情。

苗大公早把獨孤無名身上的劇毒逼至他的皮下了，那樣，獨孤無名就如同多了一層絕緣皮，雷轟了他的外層皮，也燒了他的皮下毒，於是……

於是獨孤無名軟弱的躺着微微顫抖了。

「爹！爹！」

「爹呀，醒醒呀！」

苗大公道：「背了你們爹，回廟中去，他就快恢復記憶了！」

獨孤兄弟對苗大公道：「老爺爺，你眞是活神仙呀！」

苗大公更樂歪了！

由獨孤二郎背起了他們的爹，只不過也許是震動的關係，獨孤無名張口嘔吐起來，吐的盡是黑色物。

苗大公道：「內腑的毒還在呀，難怪他不會醒過來。」

等到兄弟二人把他們爹背到廟裡去，大伙齊吃一驚，獨孤無名怎麼變得滿身紅嘟嘟，一身的嫩肉。

苗大公哈哈笑，他忙着去調藥了。

取來了乾淨衣褲，爲獨孤無名穿上，余大美人立刻問兩個兒子：「這是怎麼了？」

獨孤二郎便把山頂發生的一切說了出來。

這一說叫人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東方美道：「通過雷殛，他不死呀，好傢伙，他成神了……」

苗大公把湯藥餵了獨孤無名喝下去，不多久，獨孤無名有了反應，他……

他張開了眼睛，忽然叫了：「凝霜，我的女人啊！」

「無名！無名，你醒過來了，哦……嗚……」她用力的抱緊了獨孤無名的頭，大哭起來。

獨孤兄弟也哭！

獨孤無名一挺而起，大吼一聲：「可惡！」

余凝霜緊緊的扯住丈夫，哭得更淒慘！

獨個無名道：「我記得了，我找上了君山，爲了我們的孩子，爲了你……我們孩子太小了，走，快去先救回我們的孩子！」

余凝霜指着一邊的兩個兒子，道：「他二人就是我們的一郎二郎呀！」

獨孤無名叱道：「不是，我們的兒子只有兩歲呀，沒有他們這麼大！」

余大美人道：「無名呀，時光匆匆，你受毒害十二年了，這十二年咱們一家人眞是多災多難，死去活來呀！」

「甚麼？十二年了，我昏迷已有十二年了？」

余大美人道：「全由苗老爺子拚命維護呀！」她拉過了苗大公，苗大公也落下了淚。

苗大公乃是喜極而落的淚，就

好像水伯也在拭淚似的，只有東方美在嘆氣。

「你們團圓了，我的人兒呢？」

苗大公道：「等你想通了，跟我走！」

東方美嘴一撇，走避到屋外去了。

黑龍廟的老和尚也高興，當即叫小和尚去灶上多做幾樣菜送來大伙樂一樂。

苗大公向獨孤無名道：「你記得我與老漁翁救你之事嗎？」

獨孤無名道：「記得那一段，但以後的全然不知道了！」

苗大公道：「老頑童救你，多一半是相信你已具有上乘神功，在我的大力醫治下，應該可以治好的，怎知這麼一治，治了十二春呀，哈……」

獨孤無名一挺而起，走到地上，拉了他的妻兒，向苗大公、水伯、老和尚，便全家人跪下了。

苗大公呵呵笑，道：「痛快，痛快，哈哈！」

苗大公完成了一件大事，他終於把毫無希望的中州一劍獨孤無名救活了，那種成就感就令他快樂得手舞足蹈，笑口常開。

苗大公活到九十，仍然健朗得比個六十老人還壯，就是因爲他常常發揮到救人的精神，每完成一件，就令他大爲開心，他達到了爲善最樂的境界了。

獨孤無名拉着兩個兒子，他看了又看，不由落下英雄淚道：「孩子們，你們的爹無能呀！」

獨孤二郎道：「爹只是中了小人手段，總算上天開了眼，爹醒過來了！」

獨孤一郎道：「爹，娘受了大罪呀，娘也曾瞎了雙目，數年看不見東西，都是焦慮的呀！」

獨孤無名聽得全身一震，立刻把垂淚的余凝霜緊緊的摟入懷中，他的淚水滴到了余凝霜的頭髮上。

於是獨孤無名吻着余凝霜的頭髮，道：「我的女人啊，你已有了白髮呀！」

余凝霜道：「我的男人啊，那些年被囚在君山古洞之中，天天以淚洗臉，焦慮我們的孩子呀！」

「我們的孩子……」

「是的，他們兩人被那冷風香分別交由石一刀與石二刀帶入荒山之中，受了不少的苦啊！」

獨孤無名忽然間雙目一厲：「這個可惡的女人，我要找她們算帳去！」

獨孤二郎道：「爹，打仗父子兵，我兄弟二人已修練了上乘神功，而且也與風月宮的人幹過幾次，她們未能佔到便宜！」

獨孤一郎道：「爹，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也該是咱們找風月宮算總帳的時候了！」

獨孤無名道：「爹早知道風月宮的作風，便是我們不找去，她們也不會對咱們善罷甘休！」

「對，老婆子陪你們一齊前往！」

東方美又進來了，獨孤一郎忙對他爹介紹：「爹，兒子拜東方老人家爲乾娘，乾娘傳了我一身好功夫！」

獨孤無名重重一禮，道：「東方前輩呀，小兒多虧你的指教，獨孤無名聽了小兒拜前輩爲乾娘，小兒就有奉養前輩的責任，他隨時聽你的吩咐了！」

「獨孤大俠，你果然恩怨分明，令我老婆子大爲感動，沒別的可說，跟定你們前往風月宮了，哈……」

苗大公與水伯不打算下山，黑龍廟這地方雖非世外桃園，却也風光如畫，山明水秀不染塵，再加上水伯與老和尚已是棋友，那比之他老人家天天放舟湖上又愉快多了。

年紀大的人最需要的便是爲自己製造愉快。

活得久，就是賺的，只不過這道理少有人去注意。

* * *

獨孤無名重現江湖了！

只不過幾天下來，獨孤無名也記起了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是雲夢！

齊大妹子的酒舖就在雲夢，當年獨孤無名爲了打聽到失踪妻兒的下落，他天天走入齊家酒舖，直到他得了消息仗劍君山。

獨孤無名也恢復了他的武功，中州一劍乃是劍客，但他從不輕易出劍，那種大無畏的風範是奪人心志的。

現在，他帶着家人奔向了雲夢。

包打聽丘文山同風月宮的人幹過一架之後，丘文山的原形畢露，但他的頭腦靈活，立刻帶人匆匆的轉回雲夢，召集近九十名弟兄出發了。

丘文山的計劃早經決定了的，他才不會同齊大妹子在房中熬上一個月，叫齊大妹子爲他生兒育女。

丘文山早就有兒子了！

丘文山姘上了三江俠女芸娘，暗中早已生了兒子！

丘文山決心大幹一票，然後遠走南京，搖身一變，當他的大老板了。

現在，丘文山要乘那宰父長風孤單的時候，一擧殺進七虎山莊，他已下達了命令，有人反抗，殺無赦。

丘文山攻擊七虎山莊，早同他的人馬在地道之中做了十分詳盡的沙盤演練，小心的策劃，大膽的動

手，對於丘文山的設計，他的人馬之中無人不點頭佩服！

丘文山的人馬集結在西城外，黑濛濛中，只見一個個大漢從深草叢的地道中跳出來，每人帶了一袋乾糧之外，便是一把砍刀擱肩上。

細細的聽，洞口還有人在叫，叫的人正是那位守洞的漢子叫李七。

「快，快出去！」

沒多久，自洞中跳出八十人，再稍等，便是丁三與焦風流兩人也冒出洞外來。

然後是原本抬轎的六大漢，這六人才眞正是丘文山身邊的殺手。

最後丘文山也出來了。

丘文山吩咐他的六大金剛，白山河、黃石頭、王玉山、李永山、劉白石與石磊六人，道：「開道！七虎山莊！」

這是下達命令，六大漢立刻把話分別低聲傳出去！

八十名大漢成雙成對的排着隊形夜行軍，小跑步走得可眞快，除了走路沙沙响聲之外，就是沒有聽到有誰會咳一聲。

大喘氣的聲音也沒有。

從雲夢連夜趕路到天明，遠遠的已見大片林前的那一座大莊院。

七虎山莊那雄偉的中樓矗立在一片屋宇中央特別醒目，附近水榭花團錦簇，還有小橋流水，莊門外的打麥大場子上有七輛大車排放着，僕婦伙計帶牛羊，表明了這兒是個有銀子的大戶。

方圓百里之內，也只有劉家寨可與七虎山莊比喻！

丘文山率領他的人馬奔來了。

荒樹林中圍着坐，丘文山當衆再把他的作戰計劃說出來，不過再說還是要動刀，只有最後幾句話令大伙聽了有精神！

「咱們只取金銀珠寶，打成包往河邊扛，然後順着江河往下游，南京是個大地方，咱們南京當老板，搖身一變是富商，這一輩子就算沒白混了……哈……」

他本來嚴肅不笑的，可此時又忍不住的笑了！

忍不住的笑就是得意，可也引得大伙全笑了！

「哈……」

丘文山突然不笑，他吼道：「飽餐一頓打個盹，恢復精神殺過去！」

這時候大伙都聽話，掏出乾糧吃起來，有的倚在樹身閉目養精神，要動刀子了！

吃與睡只不過半個時辰多一點，丘文山的這批人馬出動了！

丘文山的人馬平日裡散佈在每個地方爲丘文山打聽各種消息，甚麼驟馬棧養鴿園，山野小店也有他們的人，便是太白山下的孫二娘母女也收了他的銀子，只不過這一次行動孫二娘母女並未參與。

八九十人的樣子，一個個潛入大片麥稞子裡，就像野狼似的一步步低頭彎腰往七虎山莊上潛過去，丘文山走在最後面，因爲他是指揮官。

指揮官都是在攻擊隊伍的最後面，眞正身先士卒的人物太少了。

有的指揮官有理由，如果走在最前面，打死了怎麼辦，誰來指揮攻擊呀！

人家丘文山不但在最後面，而且半天不出面。

丘文山有替身，丁三與焦風流二人是也。

丁三走在最前面，焦風流督軍在二線，甚麼消息也瞞不了丘文山。

丘文山在高處正啃吃着醬肘子肉吶！

丘文山的身邊，六大金剛在把守，他們才眞正是丘文山的心腹。

突然間七虎山莊傳出一陣的叫聲，這叫聲很大，引得七八個七虎山莊的伙計們奔出來。

就在這時候，四週爆發出狂烈的吼叫：「殺！」

「殺呀！」

七八個伙計突然發現來了這麼一大批強盜，還以爲是猴兒坡的山賊殺來了，紛紛往莊內跑，有兩個跑得慢的就慘了，亂刀砍死在莊門前。

這八十怒漢衝進了七虎山莊內，一路衝到了中樓前，忽見一位老太太，白髮蒼蒼的雙手端着龍頭拐杖，威風凜凜的站在那七層台階上。

她白髮抖擻，雙目犀利，大吼一聲：「站住！」

她的吼叫，還眞的阻住了衝進門來的幾十個大漢……

「那一位是當家的？站出來說話！」

「我……」丁三挺胸站出來：「你這老太婆，必是那宰父長風的娘了！」

「不錯，你們又是甚麼人？」

丁三吃吃笑道：「咱們拿刀上門來殺人，老太太，你以爲咱們甚麼人？」

「拿刀上門，不外兩件事，一爲尋仇，一爲取財！」

「老太婆，你說對了，咱們爲財！」

「你們是盜？猴兒坡的那批人不敢上門，而你們……憑甚麼？」

丁三道：「力量！」

這時候七虎山莊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集中在這位老太太的身後，數一數就有五十多！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燕子翔武功激進，遇到江蓀，結果由打鬥變上床……燕雁遇到大哥，勸他莫加入「人間天上」，此時的燕子翔已荒腔走板……江歡要燕子翔作副幫主，洪峯不服，二人對打，此際西門樂出現，說出他是譚起鳳的師叔，在江歡力邀下當上幫主，且帶人前去「一瓢山莊」屠莊，唐雲樓夫妻正閉關練功，幸虧阮少芬賺了魯純的火器……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袖內紫芒如匹練　飛劍斷頭除惡梟

西門樂的武功再高，也被炸傷。只不過他並未重傷，他也曾仆地，只是稍遲了些而已。

那知他剛剛躍起，又是兩枚火器在他身邊炸開。

他再次仆下，又是兩枚落在他的身邊附近。

現在的西門樂眞是灰頭土臉，江歡以爲魯純已叛了，本來魯純一直是不穩的一個人，江歡看他是此中好手，才不究既往，在這緊要關頭，果然又出了岔子。

江歡厲聲道：「魯純你這個叛賊，你躲得過今夜，你能永遠逃避本幫嗎？」

西門樂已經樂不起來了，鋒頭是出了，楣也倒了，他身上有五六處被炸傷，雖還能戰，這副狼狽相却怕部下們看到，先悄悄走了。

江歡下令撤退，一出莊又中了七八枚火器，死了七八個，傷了十來個，連洪峯父女都被炸傷。

蒙面的有二人，一個是辛南星另一個是燕子翔。他們再無恥，還是不敢以正面面對「一瓢山莊」中的人。

這工夫阮少芬才出現，對譚、顏等人說了一切。

顏君山慨然道：「阮姑娘，今夜要不是妳機靈過人，利用火器，只怕也會像潛龍堡一樣了。顏某代表所有的人向妳致謝！」

「顏前輩何必和晚輩客氣，晚輩以爲，邪不勝正，西門樂吃此大虧，只怕不久必然捲土重來，那就很不妙了！」

譚起鳳道：「正是，以西門樂的爲人，他的傷好了之後，必然前來，這邊要預作準備，要是唐大俠賢伉儷在此，那就比較穩妥了！」

顏君山道：「他們只怕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回來，不知譚大俠和石姑娘是否願意在此小住數日？」

譚起鳳道：「譚某在此，甚不方便……」

顏君山道：「潛龍堡的事，主要是江歡幹的，龍家的人雖然仍不諒解你，我想他們畢竟是想得開以大局爲重的人，譚兄不必放在心上。」

這工夫龍三道：「話是不錯，但我們龍家的人看到你姓譚的，眼前就是一片血紅，希望你走出我們的視野以外。」

龍天香道：「這感受我們姑姪二人最能深切體會，潛龍堡一百七十餘口，生還者不過二十人。我們不會那麼健忘……」

譚起鳳和石綿綿告辭。顏、呂及江豪等人送出莊外，譚起鳳道：「顏兄，我們絕不怪他們姑姪二人，事實上他們已給了我們不少的面子，我相信一個月之內，他們必會再來，下次再來，想必是雷霆萬

鈞的，所以我們二人不會離此太遠……」

顏君山抱拳道：「二位如此開誠相助，看來武林還有希望，顏某代表這邊的人向二位致謝……」

＊　＊　＊

唐耕心和胡大舌頭在飯館中小酌，洪峯又走了進來。

胡大舌頭暗叫「不妙」，却立刻迎上，道：「洪大哥，你的氣色好多哩！效果八成不錯吧！」

「小賊！你說你叫胡冲對不？」

「是啊！」

「你不是『人間天上』譚起鳳子女的僕人嗎？」

「僕人？我是李天佐的師弟呀！」

「小崽子，你居然敢愚弄我！」

「洪大哥，又怎麼哩？小弟的方子人人試了都有用，你怎麼就沒有用呢？」他迎上來，一副熟人的樣子，他又道：「洪大哥，你八成已忍不住玩過……」

「偶爾一兩次，有甚麼要緊！」

「大哥，在前半月千萬別接近女人，看來這一次要下猛藥了！」

「你眞的不是燕氏兄妹的僕人？」

「怎麼？還有別人也叫胡冲嗎？」

「哼！胡冲，你要是不能証明你眞有這方面的特長，我要宰了你！」

「好吧，不亮一手，洪大哥總以爲小弟是走方郎中，騙騙鄉愚而已。小弟治這毛病不下數百人之多，要是自己都不成，誰會信服？」

「對，不能証明一下，我再也不會上當了！」

這工夫胡冲靠緊桌邊，低聲道：「洪大哥，你看清楚了……」接着桌下傳來了「蓬蓬」聲，桌上的杯盤等跳動不已。

洪峯驚奇不已，蹲下來向桌下望去，只是胡冲下部褲襠中一根硬梆梆的東西抽打桌下，造成桌面震動。

洪峯道：「小子，這一手的確壯觀，但有人長得碩壯有力，是與生俱來的。」

「我不是，由於十三四歲就自瀆，到了十七八歲就去嫖妓，有時居然不舉，可以說陽萎、早洩、腎虛、頭暈，舉而不堅，堅而不久，眞是懊喪不已，後入師門，還是大師兄李天佐教我治療之法……」

洪峯剛才親眼欣賞過像鐵杵似地捶打桌子的威力，內心羨慕不已道：「你是說眞能治好？」

「豈止治好？也能使大哥縱橫床笫之間，即使是健婦也要向你求饒。」

「好好，讓我聽聽你的治療之道……」他坐下來，胡大舌頭又叫了幾個菜。由於小唐易了容，洪峯未認出來。

胡大舌頭對小姐十分忠心，早知燕雁愛慕小唐，今生不會再嫁別人，但在失身魯純之後，她十分自卑，胡冲必須促成這件好事。

胡冲道：「房中術與藥有密切關連，老子之師元君云：「長生之道，昇仙之要，在於神丹。」依照九鼎神丹經之經文擇要：上藥中之上藥——丹藥，亦分高低上下……」

「怎麼，爲了治這暗毛病，還要煉丹？」

「大哥你多心了！小弟不過是略述梗概，以便使大哥明瞭一些起碼的醫理。內丹不談，那太深奧，外丹即：金丹、神丹、餌丹、煉丹、柔丹、伏丹及寒丹等。要治陽萎不舉或舉而不堅，須服『長春不老湯』或『人參固本湯』，若要更上層樓，那就要服『怡情固精丹』或『太平公主萬聲嬌』了！這兩種能愈戰愈勇，根本不知甚麼叫早洩！」

洪峯又被他說服，有這毛病的人，是比較容易信服的，尤其剛才敲得桌上杯盤亂跳那一手，眞正羨煞人也。

洪峯道：「上次的藥效果不彰也是事實。」

「這是必然的，那是打基礎的藥，如果我第一次就告訴大哥那只是爲你打基礎，不可能立刻立『竿』見影，你一定不願治療的。」

「原來如此！」洪峯灌了一杯酒，道：「你是說這一次保証能……」

「不不，還要循序而進，這等於『老幹接新枝』，你的基礎已老，要接上新技，這過程很複雜，也就是下藥很費腦筋，不過你放心，再有兩次也差不多了！」

「好吧，我姑且信了你。開方子吧！」

「不急，不急，大哥近來很忙？」

「當然，本幫到『一瓢山莊』去過一次，可惜……」

他所以不怕胡冲，是因爲胡是譚起鳳的人，譚已垮，胡冲也像游魂似的到處晃蕩。另外，洪峯也不認識易容的小唐。

胡大舌頭心頭猛跳，却淡然道：「到『一瓢山莊』去一定殺了那些王八蛋個落花流水吧！」

洪峯自嘲地笑笑，道：「本來不成問題，誰知道魯純那小子本性反叛，又出了岔子，八成降了對方，用火器炸自己的人，多人受傷……」

胡大舌頭心頭略放，道：「這小子眞不是東西，但以雙方的實力，又怎能說是穩贏對方呢？」

「你知道甚麼？『人間天上』幫主讓位給另一高人，聽說過『逍遙居士』西門樂嗎？」

「西門樂？沒聽說過。」

「當然，他要是人人耳熟能詳，也就不稀奇了，他就是譚起鳳的師叔！」

「噢，這身份就很唬人哪，有他前去，只怕無人是他的敵手。」

「本來如此，只要魯純那個血賊不倒戈，『一瓢山莊』早就步『潛龍堡』的後塵！誰會想到……」洪峯乾了一杯酒，胡冲又爲他滿上。

「那一夜被炸傷的人很多，連西門樂也未倖免。」

「怎麼？這位高人也怕火器？」

「武功再高，却擋不住火器爆炸的威力，除非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胡冲道：「相信『人間天上』還有第二波反撲。」

「當然，這一次他們難逃此劫！」

「何時動手？」

「你問這個幹甚麼？」

「洪大哥，你多心了，小弟是識時務的人，目前誰也不幫，我祇是冷眼旁觀，因爲我對『一瓢山莊』那人和江歡都沒有好感。」

洪峯道：「第二波攻擊大約在兩個月以內。」

「萬一魯純眞的倒戈，到時候再以火器招呼怎麼辦？」

「魯純已經死了。」

「被誰弄死的？」

「還不大清楚，也許被『一瓢山莊』的人利用完畢殺了，也有可能是一開始就被『一瓢山莊』中人制住，利用他的火器佔了上風。」

「魯純死了，是不是穩操勝算？」

「當然，這次屠莊，一口不留，因爲他們用火器傷了我們不少的人，尤其是太上幫主，恨之入骨。」

胡大舌頭心驚不已，魯純已死，不知這次火併的勝負如何。

當然，胡大舌頭還不知道唐氏夫婦正在閉關，他以爲唐氏夫婦加上譚起鳳、石綿綿、顏君山、江豪以及龍天香等人，實力也非等閒。

胡大舌頭側看小唐，似乎無動於衷。

* * *

譚起鳳和石綿綿擺渡過河，到了對岸，祇見一個頭戴大斗笠之人佇立河岸，背河負手而立。

譚、石二人本沒注意，但經過此人身旁時，突然心頭一凜，這身材太熟了。

二人故作不見，自此人身旁走過，並沒回頭，此刻舢舨已經回到對岸去了，而這裡祇有他們三人。

「譚起鳳！」聲音低沉而冷厲。

譚起鳳頭也未回，道：「我知道是你。」

「知道是我而想打馬虎眼開溜？」

「爲甚麼要開溜，祇不過是面對一個被逐出門牆的長輩，覺得尷尬不已！」

「你大可不必尷尬，我沒有犯甚麼滔天大罪，老頭子小題大做而已！」

「笑話！和師祖身邊的藥童已搞七捻三，這也是小題大做？」

西門樂目光一厲，道：「造此謠言，你死有餘辜！」

「師祖親口對師父說的，你怕對質，殺了師祖的藥童，這也是造謠？」

西門樂摘下大斗笠順手一丟，掛在六七步外小樹枝上，道：「你們自衞保命吧！」

譚、石二人這一年來的默契是十分精密的，二人聯手，威力無儔。西門樂也不能不承認二人的不凡成就，祇不過現在的西門樂已和數十年前不同了。

二十招之後，譚、石二人就知道，能接下百招就不錯了。

這使譚起鳳相信，昔年師父奉師祖之命淸理門戶，兩人當時戰況激烈了。

祇不過譚起鳳也相信，如果西門樂不暗算師父，他仍非師父的敵手。

兩人力搏了八十招左右，勝負已見，而且不論二人如何賣力，還是抵擋不住，西門樂內力渾厚，招術精奇。

譚起鳳爲了掩護石綿綿，先挨了一掌。

不到百招，二人已經支持不住了，就在此時，來了一個蒙面女人，一言不發就向西門樂出了手。

譚、石二人祇要看一眼就知道這人八成是燕雨絲。

她能臨危相助，使二人心情感動，激盪不已。但是，加上一個燕雨絲，居然還是不成，也祇是又拖了四十多招而已。

當今武林中，能接下這三人聯手，幾乎是找不到第二人了。

燕雨絲不久被砸了一掌，這一掌正中要害，倒地不起。

石綿綿悲呼着：「雨絲姐……雨絲姐……我對不起妳……」

此刻燕雨絲臥地，口鼻中大量出血，這一掌就有這麼重嗎？當然不，主要是燕雨絲不要活了。

一個人响往死亡，甚麼名醫仙藥也救不了她，而此刻西門樂又撲向譚起鳳。

石綿綿急起迎戰，稍遲一步，譚起鳳已被砸退三大步，口角血絲隱現。石綿綿嘶叫道：「老賊，我和你拚了。」

西門樂哂然道：「和我拚了你也沒有資格。」

就在這時，附近忽然傳來一陣笑聲。

這笑聲太怪了，它有一股使人五臟翻騰的力道，甚至能使人暈倒。

果然，奇事出現，樹上的鳥兒驚飛，但才一展翅，忽然失力，紛紛掉落地上，欲飛而不起。

但笑聲一止，鳥兒立刻展翅飛去。

西門樂識貨，立刻離開了現場。

譚起鳳不知是誰？若無此人，今夜八成必死。西門樂殺了南宮政，是怕他傳播燕子翔在相公堂子的醜聞，他當然也不希望譚起鳳傳播他，把昔年他把師父「大悲散人」身邊的藥童玩了的事。

「雨絲姐……」石綿綿要爲她服藥，燕雨絲拒絕了，道：「綿綿，不必了，我已無救了，而妳也不必抱歉！一切不幸，我自己也……也要負大半責……責任。」

譚起鳳立在一邊，他能說甚麼呢？

「雨絲姐……有話妳就說吧！祇要我們能做到的，一定照辦。」

「善待子飛和雁兒，雁兒另有奇遇……敎她武功的老人似乎是起鳳的恩師『大悲散人』……

譚起鳳一震，道：「眞的？果眞如此，恩師八成還活在世上，而剛才發笑的高手，可能即爲恩師。」

石綿綿揮手示意一下，譚起鳳猶豫着。

石綿綿再次示意，譚起鳳才走近抱起燕雨絲，道：「都是我的錯。」

「不……也許誰都沒錯……」燕雨絲道：「是造物者錯誤的安排……起鳳，就讓我這樣死在你的臂彎中吧！」

幾十年的夫妻，歷經劫難，下場如此，譚起鳳也不由熱淚盈眶。

「如果能沾……沾光……將來你們也能和我葬……葬在一起嗎？」譚起鳳含淚說。

「當然……」燕雨絲喃喃地：「孩子們無辜，請善待他……他們……」僵存的笑容上有淚痕，縱橫滿臉。

* * *

西門樂離開現場，向發笑的相反方向遁去，他幾乎可以猜到是他的師兄「大悲散人」姚心皇。

西門樂這次重現江湖，信心十足，他並不怕任何人，包括他的師兄在內，祇是不願見面，怕舊話重提而已。

奔出十餘里，坐下噴了兩次鼻烟，剛剛收起鼻烟壺，一個小老頭走了過來，一頭白髮，眼睛奇小，樣子很滑稽。

西門樂道：「師兄！」

「不要這麼稱呼了，是不是想不通我爲甚麼沒有死？」

「大師兄吉人天相。」

「西門樂，昔年你如不以『天狼環』施襲，我大概能在百招內制服你，老夫命大，落江未死，可以說是一頭江豬救了我。」

「大師兄有何貴幹？」

「不要再作孽了，江歡不是個好東西，現在利用你，把你捧得高高在上，一旦失去了利用價値，你會很慘，譚起鳳就是一個血的敎訓。」

「小弟不是譚起鳳，自不會有他那種下場。」

「你要助紂爲虐，一意孤行？」

「姚心皇，祇怕情勢和昔年不一樣哩！」師兄弟同室操戈，而且不留餘力，他們都必須達到除去對方的目的。姚如被殺，西門樂可以造故事脫罪，如果西門樂死了，武林就能避免一次浩劫。

姚心皇這些年來在那桃源洞中固沒中止練功，但從沒想到西門樂似乎下的苦功比他還多。

甚至有些奇招異武極有創意和匠心，西門樂是個練武的胚子，數十年的成就非同小可。

一百二十招之後，姚心皇硬是佔不到上風。

一百五、兩百，兩百五，由午夜打到天明，太陽都出來了，已拚了兩百七十多招。

姚心皇本來比西門樂高明些的，但這數十年來他下的工夫太多太大，爲人又聰明過人，在三百招之後，他已漸趨上風。

雖佔上風，要使姚心皇失招，不知還要多少招？西門樂忽然收手，退了五步，道：「姚心皇，你老了！已經不成了。」

姚心皇不能否認這一點，道：「的確，但我活着一天，就絕不放棄除了你這個禍害。」

西門樂狂笑而去，似乎已經不在乎他。

姚心皇木然站了很久，敗了也無所謂，難過的是，未能完成淸理門戶的使命，甚至可遇見的未來也辦不到。

* * *

西門樂和江歡祖孫加上洪峯密議，他們都以爲唐氏夫婦久未露面有點蹊蹺。

江歡道：「我以爲他們二人必在閉關。」

西門樂點點頭道：「十分可能，果眞如此，此刻下手正是時候。」

江歡道：「洪老弟以爲如何？」

洪峯道：「十成十在閉關，若

非閉關，上次我們到『一瓢山莊』去，他們會一直未露面，須知他們是那面的主力，沒有他們二人，簡直不堪一擊。」

江歡道：「太上幫主請定奪。」

西門樂道：「五天內大舉發動進撲。」

＊　＊　＊

胡大舌頭得到「人間天上」要二次前去屠莊的消息，立刻和小唐返回「一瓢山莊」，對顏君山及江豪等人說了一切。

這當然是可信的，祇不過當時洪峯說是兩個月內，才過了一個月光景，如今對方猜到唐氏夫婦在閉關，把時間縮短了近一個月。

所以這就造成了時間上的估計錯誤，以爲「人間天上」一月後才來，絕對想不到三、五天就會到。

唐氏夫婦閉關，正是最緊要關頭。顏、江等人祇好立刻派人向幾個大門派求援，且希望能提早到來。

小唐渾渾噩噩地讓一些長輩躭心，也覺得對不起唐氏夫婦。

馬大風對小唐更親，就經常把小唐遲抱給小唐看，小唐遲不停地叫「爹」，小唐的表情很怪異。

譚、石二人到達時，也帶來了燕雁，小唐見了燕雁，仍似不太認識，卻又似曾相識。

胡大舌頭非撮合他們不可，他是燕雁的忠僕。正因爲胡大舌頭照料過唐耕心，顏君山和龍天香以及顏學古等人都對胡大舌頭另眼相看，分配住處，給他選擇的都很不錯。

今夜，燕雁在小唐院中聊天小酌，兩人喝的都差不多，卻都有七八分醉意。

「唐大哥……」

「燕雁……」

「小妹還配嗎？」

「配……配甚麼？」

燕雁有點慍怒，以爲他裝聾作啞。

「哥，你喜歡我嗎？」

搔搔頭皮，道：「讓我想想看。」

燕雁站起要走，小唐道：「燕雁，還沒喝完，妳爲甚麼要走？」

燕雁又坐下來，看樣子不像是裝憒扮傻，她坐在小唐的懷中。

燕雁有這麼開放嗎？才坐了一會，她忽然蹦了起來，道：「哥，你……你好可怕。」

這是本能的反應，小唐豈能例外，也就難怪燕雁像坐在一根巨大蠟燭之上了。

似乎在目前的情況下，即使是一塊不乾的木材也會燃起來，燕雁心跳如搗，又怯怯地回到他的懷中，爲他解了衣扣。

甚至還刻意地握了一下，已滿把盈握，還沒有握過來。

胡大舌頭在暗中窺伺，不由咋舌，他以爲自己的都已十分壯觀的了，想不到唐少俠的比他的更飽滿而可觀。

原來是他在酒中作了點手腳，假如燕雁是塊木頭，他非要小唐鑽出火來不可。

當然，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況且在小唐的潛意識中，他和燕雁是有很深的情感。

燕雁有過一次被强暴的經驗，已算是過來人了，在小唐的任意縱橫進出之下，最初還眞有點招架不住。

胡大舌頭基於對小姐的尊敬以及對唐少俠的忠心，他不便偷看進一步高潮戲。

他祇聽到小唐一會呼喚「鳳妮」，一會又叫「連蓮」，似乎他又把燕雁當作了兩個人。

燕雁固然不大是滋味，但她志在獲得。

祇要有了這關係，還愁不作唐家的媳婦？

絕對沒有想到，「人間天上」來得這麼快，今夜值夜的長輩是兩位。一位是龍天香，另一位是顏君山。

另有兩位年輕人，那是龍三和夏乾。

他們各帶幹練護院三五人以便支使。

首先是顏君山發現了敵踪，他以爲那人很像洪峯，立刻傳佈迎敵的消息。

不一會，全莊燈火通明，兩撥人在中院中對峙。

對方以西門樂爲首，以下是江歡祖孫，然後是洪峯父女，蒙了面的辛南星和燕子翔等。

當然還有江歡的一些班底，他們不是頂尖高手，卻認爲可靠。

這邊譚起鳳、燕雨絲、顏君山、龍天香、呂介人和三位左手師父，當然還有江豪和馬大風。

晚輩有小唐、龍三、燕雁、冷雪舫、夏乾、楚勝和筱飛，此人是「一瓢山莊」的外總管。

談天儀剛到，也算一把好手。

在這大對決的場面上又不見唐氏夫婦，西門樂和江歡交換了一個眼色，心照不宣。

已可斷定，唐氏夫婦正在閉關之中。

因此，雙方動上手，西門樂一人接下三個，那是江豪和譚、石二人，去了這三人，其餘的由江歡祖孫及洪峯父女等人接下，已是綽綽有餘。

這次「人間天上」來了近兩百人。

有人專門到處點火，擾亂這邊的人心，那知點火的人一個個被弄死，連人都未看到。

這人清除了點火之人，這才來到現場上。

譚起鳳叫了一聲「恩師！」這邊的人一齊住手見禮。可是西門樂已知姚心皇的實力，根本不交談，放棄了譚、石等人和姚動上手。

譚、石和江豪才不過接了西門樂四十多招，三人都受了點傷，原來西門樂上次藏了點拙。

近百招時，姚心皇已落下風。

原來昔年他被西門樂的「天狠環」所襲，身負重傷，好多年後才治癒。

也正因爲如此，在治病這些歲月中，他不能練功，他就吃虧在這方面。

雙方目前勢均力敵，就看西門樂和姚心皇的了。

百招之後，姚心皇自知不敵，故意挨了一下，也讓對方挨了一下，本來他想挨一下輕的，讓對方挨一下重的。

那知他挨得很重，擊中對方那一下卻很輕。

譚起鳳想去幫助恩師，卻被江歡纏住。

由於燕子翔已學了西門樂不少的絕活，在蒙面之下，連傷了冷雪舫、夏乾和楚勝。

連談天儀也遜他一籌。祇有小唐和他打成平手。燕雁是他的妹妹，立刻認出，大聲道：「大哥，你認賊作父，西門樂殺了我們的母親哪……」

燕子翔不出聲，五十招後，有些不支，他是速成的，儘管經過名家指點，畢竟基礎不好，中了小唐一掌。

此刻姚心皇和西門樂已打了近一百五十招，又中了兩掌，不支倒地，西門樂並未上前去行兇，却撲向小唐。

那是因爲小唐砸了燕子翔一掌，當場內傷吐血，他的孌童受傷，那還了得？

西門樂才五七招就把小唐逼退了五步，祇不過小唐的基礎太好，還不至於馬上失招挨打。

燕雁祇攻不守撲上，兩人都是年輕一輩中的頂尖，但在西門樂心目中仍是不足論的。

姚心皇躺在地上道：「西門樂，你有人性就別傷年輕人……」

「他們不自量力，不能怪我！」

在七十招上，燕雁先挨了兩掌，小唐才挨了一脚。

就在這時，左邊屋脊後有人道：「還是再讓你們嚐嚐我的火器吧……」

衆人一聽「火器」二字，都向那屋上望去。

燕雁推着小唐向一邊掠去，西門樂很精，他祇有向顏君山那些人接近，使魯純投鼠忌器。

事實上魯純早就被阮少芬點了死穴死去，剩下幾件火器，一直備而未用，由一個護院領班保管。

因爲此人的身手頗高，對火器也內行些，最重要的是口音像魯純。

就在這時，一件火器已落在西門樂身邊三尺左右處，而西門樂的身子已貼地平射而出。

西門樂未受傷，他們的小嘍囉不懂趨避之道，傷了七八個。

祇不過西門樂還沒站穩，左後側又落下一個，「轟」然一聲中，西門樂又失去了踪影，卻能在火器落地的前一刹貼地射出，所以祇炸破了衣衫而造成皮肉之傷。

龍三對上了辛南星，即使辛蒙了面他也認得出來，辛南星跟燕雨絲學過不少高招，洪天嬌也教過他，所以他目前非比等閑，祇不過這邊的老一輩，念在龍潛一家慘死，大家也都對龍三另眼相看，而他自己也收斂不少，像唐雲樓、顏君山、燕雁及龍天香等，都傳了他些絕招。

此刻師兄弟二人旗鼓相當，祇是在氣勢及心理上，辛南星自然振作不起來。

對方開始都有了傷亡，楚勝被江蓀連中兩掌，重傷而亡，呂介人老淚縱橫，也算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夏乾在幾個對方次流人物合擊下倒地不起。

筱飛斷了一臂，還在奮戰，就連談天儀也受了重傷。

西門樂見戰況絕對有利，就離開了現場，他要找到唐氏夫婦。找了很久，來到莊後。

這一次他當然並未看到嚴如霜之徒，祇是打量地形，對這一帶的環境有點懷疑。

薑是老的辣，一點也不錯，他看出此處似乎有個山洞，更重要的是，他更注意附近地面上的草地。

雖然爲了怕人看出，隱隱然有一條小路。

由這條極不明顯的小路即可看出洞口的位置，走近打量，立刻看出猜得不錯。這洞口還有些籐蔓遮掩。

西門樂弄開幾塊大石，洞口豁然而開。

阮少芬和黎蘭迎門而立，阮少芬道：「你是甚麼人？」

西門樂道：「我是譚起鳳的授藝之師，有極重要的事要見見唐氏賢伉儷。」

二女不認識此人，西門樂來過一次，可惜二女未到前面去，乍聞是譚的師門，有要事欲見主人，該不該說實話？

譚起鳳與這邊和好，二女自然知道，但他的師門和這邊有未言和

則無從知之。

阮少芬比較精明，斂衽為禮，道：「有緣瞻仰老前輩的風采，眞是三生有幸，不知老前輩怎知家師在此？」

西門樂道：「是起鳳說的。」

「如果是譚前輩說的，譚前輩該自已來才對，而且譚前輩正在本莊之中……」

西門樂一時語塞，又道：「本來起鳳要來，後來我想見見這位武林高人……」

「即使如此，譚大俠是不是也該陪前輩一起來？要不，前面一定發生了甚麼事！」

西門樂道：「會發生甚麼事？」

「和上次一樣，『人間天上』前來屠莊。」

西門樂笑笑，道：「女娃，妳不單純，就算妳猜對了，把唐雲樓夫婦叫出來！」

「家師已於昨夜離此了……」

「妳以為我會信？」

「前輩不信也要信，由於上次魯純來過，雖被我們制住，也表示此處不夠隱蔽，立刻遷往他處。」

「唐氏夫婦本是在此閉關嗎？」

「恕難奉告！」

「娃兒，妳說謊也不貼譜。告訴妳，閉關中是不能遷移的，更談不上長途跋涉了，有一種內功也許能中途出來活動一下，但長途遷徙是絕對不成的。」

阮少芬知道要糟，連忙向黎蘭使個眼色。

黎蘭連續打了三個噴嚏，原來這是暗語，另一徒梅凝春在內洞門外守護，聽到暗號，連忙在石門上連敲了三十二下。

這聲音要不大不小，不疾不徐，而且必須三十餘下才行。人在物我兩忘時要叫醒他，必須漸進，不可突進。

西門樂向內洞掠進，兩女全力攔截，甚至亮了兵刃。但幾乎連兩招都未到，二女各挨了一掌。

梅凝春見西門樂衝進來，仗劍而立道：「甚麼人？」

西門樂根本不理，他相信唐氏夫婦就在裏面。

這洞口是左右滑動式的，看來十分厚重，西門樂正要往上撲去，背後傳來飛掠聲。

西門樂是個大行家，一聽就知道來人身手不弱。

原來是小唐趕來，道：「西門樂，你雖不是君子，卻絕不會乘人之危吧？」

「對，我絕對不會，我祇是想見見唐氏夫婦。」

唐耕心道：「如我告訴你，家父母在閉關呢？」

「別開玩笑了！他們二人武功已自成一家，還閉甚麼關？我要進去看看……」

小唐亮劍攻上，此刻阮少芬、黎蘭和梅凝春三人也掄劍夾擊。他們知道差距太大，所以祇攻不守。

這四人祇攻不守，威力至大，祇不過西門樂能擊敗「大悲散人」姚心皇，這差距的確太大了。

尤其是小唐的造詣非凡，有幾次西門樂出險招想在十五招內先制服小唐，都沒有成功。

現在西門樂怕夜長夢多，要速戰速決，他用了「天狼環」。

這是五個金環連在一起，可連可開的連環，正因為如此，昔年姚心皇都吃過「天狼環」的虧。

現在這四個小輩又怎能逃過此劫，在天狼環丟出，看來似想當作七節鞭攻敵時，突然脫節散開。

一攻阮少芬，一攻梅凝春，一攻黎蘭，另外兩環合攻小唐，看來他一點也未低估小唐。

三女以劍格環，後果可以想像，環是圓的，格不勝格，每人中了一環。

唐耕心閃過一環，另一手去接另一環，看來力道不大，虎口竟被震出血來，還是未接住而擊中左腰。

正因為接了一下，卸掉一半以上的力道，小唐輕傷，但三女已不支倒地。

在此同時，西門樂趁機拉開了石門。

洞太深，門拉開仍未看到唐氏夫婦，而且洞內太暗。西門樂往內衝，小唐在後面緊追。

轉過洞壁，隱隱看到此洞的盡頭處，有二人併列坐在大石上，似乎不知有人侵入。

西門樂根本不出聲，相距五步左右連續劈出五絕劈空掌，祇見唐氏夫婦怪叫聲中，身子後翻，滾出很遠，寂然不動了。

唐耕心悲呼中狂攻三劍，都被西門樂閃過，現在西門樂眞是樂透了，弄死這二人，再弄死江歡，可預見的將來，已經沒有人足以構成他的威脅了，尤其是姚心皇也非他的敵手，且已重傷。

為了絕對除去唐氏夫婦，西門樂掠近，又是五絕劈空掌，兩人的身體骨骼寸斷，已變成鬼了。

小唐掠近兩具屍體邊，忽然仰天狂笑，聲如巫峽猿啼，淒厲已極，本來西門樂已在他身後揚起手就要拍下。但他畢竟恪於身份，況且他聽說小唐失去了記憶，何不留他的活口？任其自生自滅。

西門樂狂笑出洞而去，無儔的內力震得洞壁「颯颯」落塵。

不久，「一瓢山莊」陷入火海之中。

原來前面的混戰由於姚心皇、譚、石及顏君山等人重傷，西門樂

走後每下愈況，死傷迅速增加。

大火已起，這邊的人更是人心惶惶，龍天香、呂介人、江豪皆重傷不治，且被丟入火海中。

「大悲散人」重傷，本來燕雁背着他想脫出「一瓢山莊」，却被「人間天上」的人截住，燕雁放下姚心皇力戰，她殺了七八個人，但姚心皇又被砸了兩拳。

待燕雁把老人背出莊外，找了個隱蔽的山洞安置老人時，發現姚心皇已死。

老人是她的義父，不由悲痛欲絕，急忙再趕回「一瓢山莊」，却祇有滿地屍體及一片火海了。

和上次「潛龍堡」一樣，幾乎一口不留。當然，上天也不可能如此安排吧？

燕雁到處找人，她沒有找到父親譚起鳳和小唐，也未找到燕子飛，却看到了談天儀、馬大風及三位左手高手的屍體。

燕雁呼天搶地悲嘯，四山回應。這時屍堆中顫顫地站起一人，燕雁看了半天才認出，竟是二哥燕子飛。

兄妹二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說不出半句話，劫後餘生，親人死盡，苟活又有何益？

「二哥……爹呢？」

「小妹，妳要沉住氣……」

「怎麼？他……」

「我眼見江歡連續重擊爹和石阿姨，因為他們已在西門樂手下受了重傷，他們倒下時，眼見洪天嬌把他們的遺體丟入火窟中……」

兄妹二人淚下如雨，稍後去找人，他們幾乎都想先找到人——唐耕心。

稍後他們發現了幾個還活着的人，一是顏學古，一是龍三，他們也都是重傷，正因為當時重傷，倒在大量屍體之中，才以為他們已死而忙着搶掠財物去了。

兄妹二人失神落魄地到後洞去，他們的最後希望滅絕，因為兩道洞門大開，留下了三女徒的屍體。

唐氏夫婦已不見了，兄妹二人悲極，絕望之下，雙雙暈倒在地。

當他們醒來時，才發現洞外有五個道士探頭探腦地在向內張望，一問之下，竟是崆峒派的人。

他們前來支援，派來五人却都是三流脚色。

乍看是寒薄了些，但他們也要為自己設想，要是派出精英，「人間天上」大舉進犯怎麼辦？

為首的道士問過一切情況，大概也嚇壞了，也沒有問是否有需要幫助之處，匆匆離去。

「哥……耕心哥處處為人，從不為自己打算，像他這種人也沒有好下場嗎？」

「小妹，唐伯父伯母，不也是白道大善人，他們呢？最使小兄心如刀絞的是，唐大哥的獨子小唐遲……」

二人相對，淚眼模糊，一夜之間，可敬的長輩，親如手足的友輩，以及像小唐遲那樣人見人愛的稚子幼童，也都飛灰湮滅了。

「天道眞的存在嗎？眞的是『不是不報，時間未到』嗎？」燕雁近似虛脫。

「哥，唐伯父伯母在此洞中閉關，如已不幸，應該見屍，如果倖存，則該出面……」

「對，況且三個女徒都已經死了！」

「會不會重傷後被對方帶走了？」

「應該不會，他們目的在屠莊和劫掠，把人殺死即可，不必帶回去！」

燕雁道：「耕心哥當時往後院走，我看到他一個背影。」

「小妹，你是說耕心哥也到這洞中來了？」

「可能，他是臨危逃避那種人嗎？」

「當然不是。」

「人呢？也被帶走了嗎？」

這工夫重傷的顏學古及龍三都來了。他們不必說一句話，就知道這兒也未倖免。

當西門樂傷了譚、石及顏君山三人之後就退出到後面來了。

任何人即使高估唐氏夫婦，也不會以為他們能在一兩百招內擊敗西門樂，因為譚、石及顏君山三人聯手，也就等於唐氏夫婦的總和。

如此殘酷的屠莊竟然發生了兩次，誰還敢說邪不勝正？「人間天上」不能號令武林？

＊　＊　＊

廢墟中還有幾間屋子沒有全燬。顏學古、龍三和燕氏兄妹等暫作棲身所。

他們現在眞正是身無立錐之地了，這已經是事後十多天之後，死者都已安葬了。

少林派了七位大弟子來慰問過，不久離去。

武當派了一位護法和四個大徒弟來過，還算夠意思，力請四個劫後餘生的年輕人到武當去。在此仍不安全。

他們都不願走，因為他們都不死心，以為可能還有存活的人當時逃離了現場。

快一個月了，沒有生還者回來。却有兩個「人間天上」的人來下達命令，叫這四個生還者去報到。

而這兩個人之一，竟然是燕子翔。

燕氏兄妹發現是他，不由自主地開始噁心。而且眞的是作三日之

嘔，連隔夜的飯也吐出來了。

另一個是江歡的心腹，三十多歲，道：「是怎麼回事，裝病不去是不是？」

燕雁道：「不是，而是我們兄妹見了這個不忠不存、不仁不義的人妖，就忍不住要噁心……」

龍三和顏學古要動手，燕子翔和另一年輕人知道不敵，立刻迅速離去。

顏學古切齒道：「剛才該立刻包圍了他們，不該讓他們跑了！」

龍三道：「殺了這兩個解不了心頭之恨。但我們却不能再住在此處了！」

燕雁道：「他們絕不會放過我們，的確要立刻離開這廢墟。」

「你們走吧！我要留下。」顏學古此刻和上次「潛龍堡」被屠莊時不願離開廢墟的龍三心情一樣。但被三人架走。

這是深夜，天空漆黑。當然燕子飛扛着顏學古四人離開「一瓢山莊」的廢墟時，他們突然看到山後射出一道紫芒，直上雲霄。

龍三大聲道：「快看，那是甚麼？」

另外三人都看到，連被制住穴道的顏學古也看到了。在夜空那紫色光箭劃了個半孤，正要收斂，突然又升起一道淺紫色光箭，但很快就淡下去而不見了。

三人翹首仰望，好久好久，沒有再看到那耀眼的光芒。

三個人彼此相問，沒有人的答案正確，燕雁說，是狐狸精煉丹，深夜吐納煉丹的光芒。

龍三說是修練的人元神出竅。但出竅是變成元嬰，怎會是一道紫虹？

他們連夜來到「一瓢山莊」東北方約二十七八里外的桑樹窪。這是一個較大的村莊，原來是顏鳳妮的奶娘菊嫂的住處。

菊嫂不在，這兒沒有人，只有五間房子，四個人是夠住的了。

* * *

他們在此隱居，却常常化裝易容到廢墟附近去探看，尤其是燕氏兄妹。

他們對小唐都有極深的情感，這又是一個夜晚，他們兄妹又來到廢墟中，而且又看到了山後劃過一道紫芒。

「二哥，是閃電嗎？」

「不是，至少今夜晴空萬里，不下雨那來的閃電，再說閃電也不是那樣子，閃電一閃而沒，這紫芒到了天空還會繞繚迴環轉折，像一條紫色光帶……」

「二哥，咱們到山後去看看好不？」

燕子飛未反對，那座山雖不遠，也奔行了近兩個時辰才到達。

但是，舉目全是莽林和蔓草，紫芒也不見了。

二人徘徊了好一會，必須回去，要不龍、顏二人也不放心，但就是這時，忽然山風中傳來幾聲嬰啼。

「小妹，這兒有人！」

「是啊！沒有人煙哪會有嬰啼？」

「找找看好不好？」

「找甚麼，不是農家，就是獵戶，再說天快亮了，咱們要特別小心……」

二人返回桑樹窪，對顏、龍二人說了一切，顏學古想了一下，道：「二位在未被屠莊之前有未抱過小唐遲？」

「有！」二人都抱過數十次，數不清了。

「二位想想看，會不會是小唐遲的啼哭聲？」

二人一想，幾乎同時力拍前額，道：「一語驚醒夢中人，這一提起，果然很像小唐遲的啼聲。」

龍三道：「嬰兒的啼聲都差不多，這太武斷了。」

「不！」顏學古道：「現場上未找到小唐遲的遺體，而人所共知，照料小唐遲的人主要是菊嫂，她的遺體也未發現。」

龍三道：「很多人的屍體都被丟才火中……」

「但任何一位被丟入火中的屍體，事後都能辨認出來！」顏學古道：「所有的屍體中，一直未找到菊嫂，小唐遲，小唐以及唐伯父伯母的遺體……」

燕雁吶吶道：「顏大哥是說不見遺體的人還活着？」

顏學古道：「有此可能！」

四個劫後餘生的年輕人，必須弄清一件事，那就是不見遺體的唐氏夫婦及小唐等人是否仍活在世上？或者是否被擄，帶回「人間天上」了？

燕氏兄妹急欲印証這件事，願意潛入「人間天上」之中，弄清這件事。

此去十分冒險，但顏學古却有相反的看法，「人間天上」在大敵已除，勝利狂歡之下，戒備絕不會森嚴。

事實上也該如此，因為如今餘下的崆峒、武當及少林三派，他們只求守成，也就是閉關自守，絕不會主動去攻擊「人間天上」。

「人間天上」的敵人已經近乎完全消除了。

四少化裝易容來到「人間天上」附近，燕氏兄妹潛入「人間天上」之中，因為他們太熟了。

第一件事是看看那秘道，發現已經打開，也就是說已被發現而公開。此路已不能再作為緊急逃生之

用了。

他們十分小心。巧的是，他們誤走誤闖，進入了燕子翔的院落。其實屋中無人，只是他們兄妹認出燕子翔的兵刃及衣服。

「二哥，這必是大哥的住處！」

「小妹，自這次『一瓢山莊』被屠莊之後，我已放棄了這個哥哥，我把他當作禽獸！」

「是的，二哥，其實他對母親的亡故漠不關心，就已經是個畜生了！」

「小妹，妳看看這個屋子……」

二人探頭到這暗間一看，幾乎又開始噁心嘔吐了。

衣架上掛滿了年輕女子的宮裝和褻衣，鞋架上放着不少花色的繡花鞋，床上還有肚兜，粧枱上當然還有胭脂宮粉及古龍水甚麼的。

事實上探頭這屋中，就有刺鼻的古龍水氣味。

「咱們祖上三輩一定作盡了壞事才會有這麼一個子孫……」

「是嗎……」燕子翔已站在這暗房門口，由此可見，他已非泛泛之輩了。

燕子飛道：「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燕子翔道：「這不能怪我不念手足之情，是你們自己選擇的結局！」

燕雁道：「你只不過是一匹野獸而已，我們未必怕你！」

燕子翔笑笑，那是十分篤定的態度。

「『一瓢山莊』被屠莊，你也去過？」

「當然。」

「並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吧！」

「如果把你們二人留下，豈不是一口也未留？」

「沒有別的俘虜了嗎？」

「俘虜？我們才沒有那份閑工夫去照料俘虜哩！」

「你們都殺光了嗎？」

「連唐氏夫婦都死了，譚、石二人也賠上兩條命，更妙的是，譚的老鬼師父也燒成了焦炭，這不是已經殺光了嗎？」

燕氏兄妹終於弄清了一件事，唐伯父、伯母也已被殺，可是遺體呢？只不過又不便問。

萬一他們未死，一問遺體之事，反而使對方起疑。

燕子翔道：「我必須把你交給太上幫主，要不，以為我是循私袒護自己的弟妹，我現在的身份和江歡一樣高。」

燕子飛冷笑道：「我看你是牛棚裡放風箏——怎麼放也高不起來……」

燕子翔一出手，燕子飛差點被抓住胸衣，兄妹二人聯手，同心協力，只攻不守，居然沒有超過五十招。

他們被制住穴道，躺在地上。

這工夫西門樂走了進來，一看之下，大為激賞，道：「能大義滅親，眞正是大英雄，大豪俠，寶貝！你眞好……」居然在燕子翔額頭上親了一下。

燕子飛道：「假如你們眞的能統御武林，我們兄妹寧願立刻死掉，那表示正義已經泯滅！」

西門樂道：「有志氣！只要你們還不想死，我就不殺你們，就像我放過了唐耕心一樣！」

兩小心頭一動，燕雁道：「你是說唐大哥未死？」

「至少我殺了唐雲樓夫婦之後改變了主意，並未殺唐耕心，任他自生自滅，因為他已失去了記憶！」

兩小大為興奮，唐伯父伯母証實已死，但唐大哥却仍然活着，可是怎麼不見人呢？

八成唐大哥把唐伯父伯母的遺體弄走安葬了。

* * *

燕氏兄妹被俘，他們可說是「一瓢山莊」中除了唐耕心唯一還存活的人，江歡恨譚家的人，要當衆處決他們。

尤其是受過譚家的人打擊的部下，要求每人捅他們一刀或一劍。

江歡自然不反對，西門樂問過燕子翔，如果燕子翔念手足之情而搖頭，西門樂就會阻止這件事。

現在，夕陽如血，已近黃昏。

小院大廣場上圍滿了百餘人，燕氏兄妹被制住穴道倒臥地上。

先是西門樂講話，誇耀燕子翔大義滅親，繼而是江歡，講的也差不多，讚揚了燕子翔一番，只不過燕子翔可以看出那些輕蔑的眼光，對於這一點，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一個人的勢力再大，却不能阻止別人心中想甚麼。

第一劍由江蓀來捅，他恨燕雁，是因為她一直對小唐有興趣，却和魯純作了那事，而得到小唐的却是燕雁。

儘管燕雁也失身於魯純，但小唐並不計較。

江蓀持劍走近，本來她有時是用金鉞的。

「燕雁，妳有甚麼感想？」

「視死如歸！但我敢斷言，你們這些牛鬼蛇神不會有好下場的。」

「至少，我們可以欣賞明朝的太陽，你們却不能！」

燕雁正要反唇相譏，突然被一個十分突然的現象震住了。

是興奮抑是絕望，是救星還是多了一個陪葬之人？

在這刹那，他們兄妹都看到，在南面的屋頂上站定一人。正是失踪的唐耕心，穿了一身白衣，似是

帶孝。

他依然是容光煥發，甚至比屠莊時還要有精神，他站在那兒，有如一尊天神，無視於「人間天上」數百人的存在。也無視於天下無敵的西門樂的存在。

他的健忘症未痊癒吧？也只有健忘症未癒，才會如此大膽，自投羅網吧。

只不過看他的神采奕奕，不像是記憶未復的樣子，此刻，江蓀掄劍要刺燕雁的面孔，這是必然的。

陡然間一聲「天龍禪唄」來自空中，道：「且慢！」

聲音不大，但入耳如雷，一些嘍囉和功力淺的人掩耳不迭，有的甚至昏了過去。

現在，所有的人都發現了屋上的唐耕心。

只有他一個人，勇氣可嘉，西門樂道：「唐耕心，你大概是來歸順本幫的。剛才的「天龍禪唄」是你發出的嗎？」

「正是！」

「是甚麼人成全你的？」

「家父母……」

西門樂一楞，哈哈狂笑道：「小子，你說謊也很拙劣，本座在那洞中親手殺了正在閉關的唐雲樓夫婦，而你也當場看到，居然……」

唐耕心一字字地道：「被你殺的是吾妻顏鳳妮的奶娘菊嫂，和她的丈夫『一瓢山莊』的內總管藍九如。他們臨急冒充了家父母，因為那洞中還有個內洞。當時家父母正在緊要關頭，不能驚動，所以菊嫂夫婦為家父母犧牲了！」

西門樂冷笑道：「就算你父母還在，他們聯手，本座也能在百招內擊敗他們！」

江歡冷峻地道：「我以為『一瓢山莊』全部死亡，只有你們父母及你倖存，顯然有貪生怕死之嫌！」

「錯了！像你們這種小人，那知君子之心？家父母有感於一幫老友全部傷亡，悲痛欲絕，他們暗作決定，全部成全了我，雙雙油盡燈乾而逝世了……」

即使是「人間天上」的人，也有大部份對唐氏父婦的凜然大義感到肅然起敬，這正是他一身重孝的原因吧？

江歡道：「就算你父母把全部修為都給了你，又能如何，只怕也接不下太上幫主一百招！」

唐耕心道：「不必那麼麻煩了！我今天來此，目標只有十餘人。其餘的都是盲目附從的可憐虫。給他們一次自新的機會……」

江歡厲聲道：「你少吹……」人已向屋上飛掠。但是，人才躍起一丈五六，突見屋上的唐耕心的手一揚，袖內紫芒有如一道匹練，在江歡身子四周一繞。

奇特而慘烈的景象乍顯，江歡的身子下墜，他的頭顱却向上飛去，落地時一干人發出驚嘶，紛紛迴避。

江蓀悲呼着接住了江歡的頭顱。

只有西門樂識貨，這就是失傳已久的飛劍。

當然，這是飛劍的初段，再進一步即為「劍丸」，可以稱之為劍仙了。

不管他有多自負，也知道無法對付飛劍。他絕不輕估唐氏夫婦同居而修成此學，這在「養靈」及「導靈」方面須有極深的基礙。

不論佛家或道家，都有出家與在家之別，修法不同，進境各異，如佛家的傅大士與妻子合藉雙修而成正果即為一例。

西門樂一個倒縱，其疾逾電，他本想射回身後屋中。但屋上那道紫色匹練一閃而至。

只聞「刈」地一聲，西門樂的頭顱飛上了天空。

接着匹練繚繞迴旋，驚嘶聲中，人頭紛紛飛瀉，鮮血噴濺，洪峯父女，辛南星以及燕子翔等人都是身首異處，江蓀也未例外。

下級嘍囉們驚嘶潰散。

凡是知道這是飛劍的人，在那瞬間人頭都離開了他們的身子。

燕子飛和燕雁兄妹二人躺在地上，但小唐已站在他們身邊，一身白衣，英風颯爽，兩小激動熱淚盈眶。

當小唐解了二人的穴道站起時，燕雁顫聲道：「耕心哥……這是真的？不……不是作夢？」

「不是，燕雁……」

「耕心哥，真的是你？」

「當然……」他緩緩地張開了雙臂，燕子飛在妹妹背後一推，燕雁撲入小唐的懷中。

現場偌大的院子，除了一些無頭的屍體，僅這會工夫，對方一個人也不見了……

（全文完）